武俠世界

第33年

46

$15.00

編者話

石中蓮先生所撰寫的「兩秀士」在今期刊出，文中描述毒龍帮帮主趙公明妄圖稱霸江湖，更用詭計降服關外梟雄西門雄，並委任為副帮主，二人都心謀不軌，勾心鬥角。終南派掌門人駱君甫聯合江湖武林高手兩秀士朱明、管仲英，二俠莊的公孫堂、棣昆仲等人，由管仲英喬裝毒龍帮謀士藍無極作臥底，出謀獻策，使帮內內鬨，正副帮主互相傾軋，以致帮內高手發生武鬥，終南派則率領武林名門高手，一舉殲滅毒龍帮，其中情節詭異曲折，耐人尋味，切勿失諸交臂！

*　　　*　　　*

你願意顯示你的寫作才華嗎？本刊園地公開，歡迎有興趣寫作的朋友投稿，除徵求古今武俠小說之外，亦徵求現代偵探故事及黑社會秘聞等，文字以不超過十萬字為佳，適合者即給予刊登，並附上薄酬。

*　　　*　　　*

下期的巨型小說將刊登馬騰先生所著「俠氣動江湖」，另有石琪先生所著「義士」等。

*　　　*　　　*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督印人：羅　輝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五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　5466799
承印者：環球出版所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383.00
一年港幣　$766.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423.00
一年港幣　$84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500.00
一年港幣　$100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500半年26期NT.$13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武俠世界

第33年
第46期
（總號1698）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五四六六七九九

• 每册港幣十五元
H. K. $ 1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湖海風雲錄／石中蓮・文 可飛・圖

兩秀士

樹立淫威 妄圖稱霸

暗藍的夜空。

朦朧的月色。

時間子夜……

以險稱最西嶽蓮華峯頂，這時似幽靈般出現幾條行踪詭秘的人影。

是五個人，每人的頭上都罩着一隻黑布頭套，僅露出兩顆精芒的眸子，身上穿着一件極爲寬大的黑袍，根本分不出他是男是女，是肥是瘦。

他們見面，誰也沒有開口說話，只各人攤開手掌，亮出一枚色澤如墨，作長方型，上面浮彫着兩支交叉銀劍的牌子。

互驗過證件，即圍在一起，席地而坐。

片刻沉默後，其中一人低聲唸道：「義劍護江湖，」

依次接上：

「行仁總不虛。」

「烏雲掩皓月。」

「風過現蟾蜍，」

最後一人重複一句：「風過現蟾蜍。」

聲音低得僅他們五人可以模糊聽到。

再次對過聯絡暗語，其中一人探懷取出一封密函，互驗過封口火漆，才將密函封口撕開來。

函內僅寥寥八個字，而且字跡潦草，幾難辨認。

「朔日子正，襲黃家堡。」

密函看完，便合在掌中，一搓一揚，頓時化成一片紙粉，隨風散去，不落絲毫痕跡。

他們經過半個多時辰的討論，似已獲得結果了。

但因山風高勁，加以他們將說話的聲音壓得很低，內容如何，自非局外人知道。

幽靈般的來，鬼魅般的去，這五個人的行動，確是够詭異隱秘了，然而……

在相隔他們坐處數丈外的一塊巨石後面，却有雙灼灼的目光，正嚴密地注視他們的一切舉動。

* * *

這已是朔日後的第七天。

仍然是子夜。

朦朧的月色。

暗藍的夜空。

地點却是在太白山麓，飛龍堡的大廳之中了。

大廳之中，燈火通明，人影幢幢。

飛龍堡是「毒龍幫」的總壇所在地。

也是「毒龍幫」幫主「紫髯叟」趙公明的司令台。

到場的都是「毒龍幫」的精英，除了幫主之外，還有兩大護法，六大壇主，十八位香主，以及由鄰近各地分舵趕來的十數位正副舵主，眞是濟濟一堂，羣雄畢集。

聽中的氣氛，顯得無比的沉悶，每個人的臉上，都流露出內心的不安。

顯然地，這是「毒龍幫」一次極不尋常的集會。

幫主趙公明輕輕的咳了一聲，兩道毒蛇般的目光環掃了一瞥，然後沉聲道：「各位，老夫相信在座的每一位都有這種感覺，『毒龍幫』未組成之前，咱們在江湖上行道，因爲無門無派，人單勢孤，也受盡那班自詡爲名門正派的欺凌，而走告無門，只有忍氣吞聲。」

略頓，語聲激昂的又道：「老夫也曾迭受他們歧視和欺凌，正因身受其苦，才猛然醒悟，只有團結，才是力量，這便是老夫創組『毒龍幫』的宗旨。

「如今，咱們『毒龍幫』的勢力，已伸入長江上下游，而且，幾個過去氣燄不可一世，專找藉口欺壓咱們的門派，已在咱們雷霆萬鈞的襲擊之下冰消瓦解了，這固然是洩去咱們不少積怨，但咱們絕不能就此而滿足，因爲，咱們『毒龍幫』的最終目的，是欲席捲武林，君臨天下，使整個武林全都在咱們的脚下戰抖……」

這番激昂，而且極具煽動性的話，頓時掃盡了在座各人臉上的陰霾。

他稍爲歇了一口氣，臉上的神色也立時變得陰沉可怖，連說話的語氣也變得陰森森地道：「可是，咱們『毒龍幫』最近遭受到自創幫以來最大的挫折，襲擊黃家堡的行動不但徹底失敗，而且執行這次行動的兩舵高手，以及數十名幹練兄弟，竟均被人張網以待，無一生還，這是證明咱們內部已發生了問題，無論如何，非得查個水落石出不可！」

這番話，却又使在座之人面面相覷，臉上剛散去的陰霾重又凝聚起來。

「幫主，這一切都是屬下的錯誤，致貽誤戎機，如說咱們內部有敵人的奸細，屬下的嫌疑也最重，請幫主按幫規，予屬下以應得之處分吧！」一個丰神俊朗，身著白綢長衫的中年人緩緩站了起來，面色凝重的說。

「哈哈哈，」趙公明突然大笑道：「藍護法，你『毒手書生』藍無極的惡名，在一般自命俠義道的心目中，是萬惡不赦的，假如你有問題，則咱們『毒龍幫』就沒有一個值得信賴的人了！不錯，偷襲黃家堡的計劃是你主持的，但經過老夫的核准，而且那計劃的內容老夫曾詳細批閱過，可說是天衣無縫，應該是萬無一失，怎會料到有內奸洩密，



如說你應負責任，老夫也難辭其咎。」

「幫主，」藍無極神色極為嚴肅地道：「不管如何，屬下應負責任，否則，幫主以後何以馭人！」

趙公明確為藍無極這番話感到猶豫了，沉吟了好一會，才斷然的說道：「好，暫時摘去護法之職，不過，還得戴罪立功，以便將功贖罪。」

藍無極躬身道：「謝幫主慈悲。」

「本幫決不容許有奸細混入，」趙公明疾言厲色的道：「無極，這件事，老夫就交給你辦，無論如何，要把洩密的賊子查出來，老夫非給他遍歷『分筋錯骨』，『蛇餤搜魂』的苦楚不可！」

「幫主，」藍無極低聲道：「屬下已是戴罪解職之人，何況屬下本身也有嫌疑，這恐怕不大合適。」

「無極，這不要緊。」趙公明和顏悅色地道：「幫中兄弟都很了解你，況且這件事是老夫交給你處理的。」

說着，自左手無名指上，脫下了一隻非金非玉的斑指，親手為藍無極帶在手指上，又說道：「這斑指是老夫的信物，就算是代表老夫好了！」

藍無極又恭身道：「承幫主如此推心置腹，屬下敢不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趙公明似是突然想起了某一件事情，目光一掃，「咦」了一聲道：「陳香主怎未參加今夜的會議？」

藍無極道：「是屬下派他出去了！」

趙公明沒有再追問下去，却嘆了口氣道：「陳香主確是位難得的人才，為了與隆幫運，經常不辭辛勞地在外奔波，搜集敵人的情報，實在居功至偉，咱們襲擊黃家堡的前兩天，陳香主曾在華山蓮峯頂，發現五個行踪詭秘的武林人物聚會，他兼程趕回來，稟告老夫，只因老夫一時疏忽，並未在意，致有黃家堡之失，如今想起來，老夫感到萬分慚愧，也感到非常難過！」

大廳中一片默然。

良久。

趙公明又道：「以後凡有行動，各位應多多警惕，以免重蹈覆轍！」

集會結束了，廳中羣豪個個心懷鬼胎散去，但其中却有一個人在心裡竊竊冷笑。

* * *

飛龍堡佔地極廣，堡中樓閣連雲，極盡富麗堂皇之能事，即使那些涼亭水榭，假山荷池，也莫不匠心獨運，設計得極為雅緻。

幫主「紫髯叟」趙公明的書房，便是建在荷池的中央，型式如亭如閣，美奐美輪，門額上題着「引風軒」三個草書金字。

時際深秋，荷池中雖盡是些枯草敗葉，但活水源頭，水清魚現，凭窗觀魚，倒也別具情調。

這時天尚未明，但引風軒兩壁的矮花格子窗，都已高高支撐而起。

裡面是間小廳，佈置得樸素無華，幾盞琉璃角燈的光線，柔和得使人如在夢境。

靠窗擺着一張半圓型的桌子，桌上擺着幾色很精緻的菜餚，這時幫主趙公明和他的心腹智囊「毒手書生」藍無極，正在凭窗對望。

「無極，」趙公明雙目凝視着杯中的碧綠佳釀，緩緩地說：「你可聽說過『三絕神君』西門雄其人？」

「哦，屬下雖未見過，對他的底細却很清楚。」

「噢？說說看，他是怎麼樣的一個人？」

「據屬下所知，西門雄一直稱霸關外，從未踏入關內一步，他的武功奇高，尤以『無風指』，『天魔掌』，和一百零八根飛魚刺，合稱三絕，在關外，從未遇過敵手，情性雖然偏窄，心眼裡倒還坦直，否則，長白派老早就解體了……」

「嗯！你對他倒是知道得很清楚，評語也很中肯。」

「幫主怎麼會突然提及此君？」

「因為他找上老夫的痲煩了。」

「噢？」

「因為他近年來突發雄心，想圖霸中原，因此覬覦本幫的勢力，意圖來個鵲巢鳩佔！」趙公明的兩道濃眉揚了一揚，冷冷地說道：「目前，他向老夫下書邀鬥，而且坦白的說『勝者主幫，敗者臣服』……」

「幫主已答應他了？」

「老夫能示怯嗎？」

「日期和地點呢？」

「小陽春日，仰天坪。」

「幫主有必勝把握？」

「沒有！」

「幫主不會沒有企圖吧？」

「無極，老夫的心事是瞞不過你的。」趙公明笑道：「老實說，老夫很欣賞西門雄這個人，很想將他羅致到『毒龍幫』來，你七竅玲瓏，不會沒有主意吧？」

藍無極目注窗外夜空，沉思少頃，突然面現喜色，在桌上輕輕拍了一掌，自語道：「有了，非如此不足以鎮懾他，也非如此不足以籠絡他！」

趙公明急問道：「老弟，到底想到了甚麼好主意？看你那副得意忘形的樣子。」

趙公明突然稱呼藍無極為「老弟」，這對趙公明而言，在幫中是史無前例的，藍無極的內心也不禁

震動了一下。

於是他將想到的主意，指天劃地的詳細為趙公明說了一遍。

趙公明聽得不住的點頭，臉上也極自然的流露出由衷的讚佩。但藍無極說完了他的計劃，趙公明却出人意外的搖搖頭。「這不大妥當，老夫雖寄身草莽，却不願以詭詐算計對手，何況老夫還想將他收歸己用。」

「幫主的坦蕩胸懷，屬下萬分敬佩。」藍無極正色道：「不過，自古成大事者，恒不拘小節，況且這並無損幫主的清名令譽！」

「好，且讓老夫仔細考慮考慮。」趙公明含笑舉杯道：「天已微曦，該歇息了。」

* * *

風清。

月白。

露重。

夜寒。

華山落雁峯旁的仰天坪，這時有個軀幹修偉，身穿古銅色長袍的紫髯老人，正背負着雙手，欣賞月夜的山色烟嵐！他，正是來赴「三絕神君」西門雄約鬥的「紫髯叟」趙公明毒龍幫幫主。

突地，遠處傳來一聲厲嘯，响徹羣山。

趙公明久候西門雄不至，心中本已有點焦急，這時聽到厲嘯，知是西門雄所發，意在炫露內功，想先聲奪人，於是，他神色間越見從容，而且信口朗吟道：「仰天坪仰視，鏡天無一毫，泰華與秋色，氣勢兩相高！」

吟聲甫歇，忽聽身後有人桀桀笑道：「好個『泰華與秋色，氣勢兩相高』，趙幫主雖是竄改前人名句，和咱們今夜的約會，倒頗為切題呢！」

趙公明笑着轉過身去，目光一抬，見丈許處站着一個身材頎長的中年人，也正自目光炯炯向他仔細的打量。

四目交投，中年人含笑抱拳道：「尊駕可就是名震江湖的『毒龍幫』趙幫主？」

趙公明也抱拳笑道：「老夫趙公明。閣下想必是『三絕神君』西門雄兄了！」

西門雄道：「正是在下，在下因事糾纏，致晚到一步，有勞趙幫主久候，不當之處，就此謝過。」

趙公明正色道：「不！是老夫久欽西門兄俠名，渴思早瞻風采，太性急了點，所以來早了些兒。」

「承蒙抬愛，盛情心領，」西門雄面色倏沉，頓如罩上一層秋霜，聲音也冷得似是自冰窖子裡吹出來的寒風，陰惻惻地道：「趙幫主按時赴約，想已同意了在下的要求？」

趙公明仍是笑意盎然地道：「西門兄既然看得起趙某，而且划出道來了，老夫不同意行嗎？嗯！」

西門雄臉上的肌肉跳動了一下，冷聲道：「趙幫主既然如此豪爽，在下也不能太小家子氣，現在咱們增加一項口頭約定，西門雄如敗，任憑趙幫主處置，即使斧鐵加身，也絕不皺一下眉頭。」

趙公明笑道：「西門兄言重了，咱們只是切磋武藝，可並無一天二地之恨，三江四海之仇啊！假如老夫眞能僥倖贏得一招半式，只希望西門兄答應屈就敝幫副幫主一職，老夫就心滿意足了！」

略頓又道：「久聞西門兄以『無風指』，『天魔掌』和一百零八根飛魚刺威震關外，使老夫好生景仰，西門兄是否有意逐一指教？」

西門雄陰惻惻地道：「傳言常多失實，趙幫主可別上當，再說，一招一式的打下去，沒個千兒八百招的，恐難分出高下，也實在乏味得很……」

趙公明心中一陣波動，暗自忖道：「藍無極果眞料事如神，而且，看透了這小子的五臟六腑了！」於是便按照藍無極所授錦囊之計，逐步試探！

「西門兄想較量較量暗青子？」

西門雄突然縱聲笑道：「在下本有這個意思，經趙幫主這一點明，在下倒不好意思佔這個便宜了。」

趙公明哈哈的笑道：「西門兄千萬不要介意，這非老夫故意使詐，其實物競天擇，優勝劣敗，這是極自然的道理，西門兄既然有意一較暗青子，老夫不甘菲薄，一定捨命陪君子，同時也可借這機會，一開眼界！」

「不行！」西門雄的語氣斬釘截鐵，毫無迴旋餘地：「在下希望勝得光明磊落，輸得心服口服。」

趙公明頓時感到一陣內疚，臉上熱辣辣的發燒，好在是在夜晚，雖然月色甚朗，但兩下相隔丈外，不易為對方所覺察。

其實，他此時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而已。

「西門兄的確是條光明磊落的漢子，使老夫好生敬佩。」他違心地道：「四年來，老夫也暗下苦功，練得一種不成氣候的玩意，想向西門兄領教。」

西門雄道：「久聞趙幫主的量天尺和紫雲梭，稱為武林雙絕，不知趙幫主賜教的是那一種呢？」

趙公明笑道：「西門兄猜錯了，老夫說的是『流霞指』，一種失傳百年的武學，西門兄是方家，不會拒絕吧？」

西門雄楞住了，他想不通趙公

明的用意何在，因爲趙公明偏偏挑選較量「指」功，況且「流霞指」這個名詞也很陌生，莫非……莫非對手是有詐麼？

他心念電轉間，趙公明已在笑着道：「西門兄怎不說話，莫非認爲老夫不屑和你這方家賜教麼？」

西門雄暗忖：「較量的功夫既由你指定，我就決定較量的方法，這樣倒看你這老狐狸如何使詐？」

主意既定，便慨然道：「趙幫主既定較量指上功夫，來決定勝負誰屬，在下自然同意，不過……」

「西門兄還有甚麼意見？」

「在下建議就以三指爲決定輸贏！」

趙公明佯作一愕，說道：「噢，何謂三指定輸贏？」

「咱們面對面相距十步，各承受對方三指，以胸前各穴爲限，以沒倒地者爲勝方，趙幫主以爲如何？」

趙公明道：「這樣很好，老夫就先接西門兄三指。」

「不，這樣太不公平，咱們是應該同時出指，同時動手。」

趙公明處處表示大方，西門雄也步步進入陷阱。

兩人背靠背站好，西門雄道：「咱們各前行五步，即轉身發指。」

趙公明輕輕地「嗯」了一聲。一步，兩步……五步。

兩人同時轉身發指，西門雄練的「無風指」，自然無聲無息，想不到趙公明點出去的三指，竟也如出一轍。

西門雄的「無風指」，是他三絕中最霸道的一種絕學，發指時不但無聲無息，使人防不勝防，其強勁的指勁，足能洞穿二寸厚的堅韌木板，十步距離，威力雖已減少許多，但也絕非人的血肉之軀所能承受的。

然而，趙公明結結實實的挨了三指，僅只皺了一皺眉，臉上流露出一絲痛苦之色，却挺立如故，並未倒下。

而西門雄只承受趙公明一指，臉上却是一片駭異神色，手指着趙公明道：「你……你……」

聲音逐漸微弱，未說出下文，人已委頓不堪的倒了下去！

這種結果，本就是趙公明的預謀，不值得驚奇，然而當預謀的結果擺在他眼前，他却反而楞住了。

良久，趙公明終於長長地噓了口氣，走過去將昏迷不省的西門雄扛在肩上，迅速的離開了仰天坪。

＊　＊　＊

天方破曉，一輛豪華馬車，駛進了華陰縣城。

車把式是個濃眉巨目，滿面絡腮鬍子的中年漢子。

蹄聲得得，車聲轔轔，响在這座古城寧靜早晨的街道上，顯得分外刺耳。

馬車終於停在一家店名「悅來」的客棧門口！

客棧的大門，雖然仍在緊關着，但一班須要早行的商旅，業已起來整頓行裝。

車把式跳下馬車，捏緊拳頭在大門上重重擂了三下，裡面的伙計已大聲應道：「嗬！來啦！來啦！」

大門呀的開了，一個中年店伙，攔門而立。

車把式豎起大拇指，往馬車一指，低聲吩咐店伙道：「車上有病人，最好能騰出整間跨院來。」

伙記也翹起大拇指，也壓低聲音道：「東跨院正好空着，小的先去準備茶水，並給幫主張羅吃的。」

「很好，記住，不要太張揚！」

東跨院是個獨立的院子，裡面有三個相連的房間。

西門雄仍然是知覺未復，却是由趙公明和車把式兩人連扶帶抱的攙進了東跨院。安置在左側房間內。

「崔虎，你去外面看着，不准任何人進這院子。」趙公明望着橫躺榻上的西門雄，愼重其事的吩咐車把式。

「三絕神君」西門雄雙目微闔，神態安詳，似在熟睡中。

趙公明得意的笑了一笑，隨即取出一顆烏光發亮，大如鴿卵的鐵質圓球，並迅速地爲西門雄解開胸衣，只見他左乳上方約一寸，六分處的「膺窗穴」上，有針尖般大一個小紅點，色澤很淡，如非注意，很不容易發覺，趙公明便將烏黑圓球按在小紅點上。

約莫經過盞茶時間，趙公明方始拿起圓球，凝目一看，見上面緊吸着一根比頭髮還細的黑絲。

趙公明將圓球收入囊中，因恐西門雄體內沾有餘毒，便餵了他一顆丸藥，並順手點了「黑甜穴」。

這裡一切就緒，趙公明才回到自己的房間，先脫去古銅色長袍，露出裡面毫光耀眼的天蠶絲軟馬甲。

天蠶絲馬甲爲武林一寶，能禦鋒利的刀劍，難怪趙公明有恃無恐，硬受西門雄的三指凌厲「無風指」了！

午刻，西門雄才悠悠醒了過來，趙公明却靜靜的守候在他的身旁。

「西門兄，好睡啊！」

西門雄虎地的坐了起來，迷惑地道：「咱是在甚麼地方？」

「華陰縣城內的悅來客棧，」趙公明臉上有着一絲喜悅的歉意，低聲道：「老夫指上功力尚淺，一時無法控制，唐突之處，還請西門兄

多多包涵。」

西門雄臉色陰晴不定，顯然他內心正起着劇烈的衝突。

趙公明並不打擾他的思維，只靜靜的坐着等待事情的變化。

良久，良久，西門雄雙眉一挑，自榻上一躍而下，抱拳長揖道：「屬下西門雄，參見幫主，自今以後，願獻身『毒龍幫』，格守幫規，服膺幫主諭令！」

趙公明也站起來，相對一揖，笑道：「『毒龍幫』能邀得西門雄兄參加，前途正無可限量！」

隨即大聲叫道：「崔虎！」

崔虎應聲而入，躬身稟道：「幫主有何諭命？」

趙公明含笑道：「快參見副幫主！」

崔虎向西門雄深深一揖道：「崔虎參見副幫主。」

西門雄欠身還禮道：「不敢，崔兄請不必多禮。」

趙公明哈哈笑道：「崔虎，趕緊套車，咱們今天得趕返飛龍堡，大大的慶祝一番！」

＊　＊　＊

終南山的午心谷中，有一片很大的莊院，雖然這莊院內的房子很古老，每一戶人家都是男耕女織，機紓相聞，完全一派農村景象，但無論男女老幼，每個人的身手，都顯得異常矯捷。

原來這片莊院，是終南派的重地——歸農山莊。

凡是住在這農莊的，都是終南派門下的弟子，所以，無分男女老幼，都有着一身很好的武功。

這天歸農山莊的氣氛，顯然較平日有點異樣。

不止田裡看不到工作的人，連從無間斷的機紓聲，今天也破例的停頓了。

因爲今天從晨至今午，陸陸續續的來了很多陌生的客人，莊中的男女，都各派有職司，部份負責接待賓客事宜，但大部份的人都被暗中派遣出去，擔任明樁暗卡，以防敵人的偷襲。

終南派負責籌備這次俠義的集會，確是盡了全力，表面上，歸農山莊一片祥和，其實是外弛內張，暗中如臨大敵。

參加這次集會的俠義道人物，雖只有二十餘人，俱都在西北武林道上極負時譽。

午刻，由終南派掌門人「神杖翁」駱君甫設宴洗塵，筵席間，談到「毒龍幫」的膨脹勢力，和瘋狂的殺戮行爲，每個人的臉上，都流露出誓滅此毒龍的堅毅神色。

宴會散後，略事休息，就進入會議大廳。

成馬蹄型的會議桌，都坐滿了人，也許是心情沉重的關係，所以每個人的神色都顯得很嚴肅。

會議開始後，先由身爲地主的終南派掌門人駱君甫致詞，他大略的說明當今西北武林道的形勢，和「毒龍幫」如同失去人性的瘋狂殺戮行爲，並且舉出了幾位俠義道人物被殺的事實。

最後結論是：在「毒龍幫」恐怖壓力之下，俠義道如再不團結起來，將會被逐一消滅，或迫使臣服……

這番話雖然極爲沉痛，但也極具煽動力量。

當時即有許多人附和，將俠義道的力量集中起來，以組織對組織，和「毒龍幫」週旋到底。

「日月雙環」葉一帆，陳詞更是慷慨激昂，他呼籲捐棄門戶之見，獨善其身的做法只是給予「毒龍幫」蠶食及逐個擊破的機會，他並大聲疾呼，毀家保家，拚命保命！

在場之上，雖然大多不齒葉一帆的過去，但對他的慷慨陳詞，却報以熱烈的掌聲。

會議自午末未初開始，一直延續到戌正，提出的意見很多，却始終無法達成協議。

不能達成協議的原因很簡單，因爲參加這次集會之人，十之八九都是一方之雄，名位之爭，是個解不開的死結！

會議終於沒結果的結束了，滿懷希望來參加會議的人，也一個個的悄然離去了，歸農山莊又回復了它往日的平靜。

＊　＊　＊

「三絕神君」西門雄就任「毒龍幫」副幫主的當天，飛龍堡內張燈結綵，大排筵席。

晚間，幫主趙公明又去引風軒歡宴新任副幫主，奉命作陪的有，被摘去護法之職位的「毒手書生」藍無極，和另一位護法「九頭獅子」倪通靈，以及內外三壇的六位壇主，他們是——

「奪命金丸」甄鶚，內三壇掌黃旗。

「黑豹子」高嵐，內三壇掌紅旗。

「搜魂手」賈奉先，內三壇掌藍旗。

「桃花仙子」李嫣嫣，外三位掌紫旗。

「火鴿子」邵雲亭，外三壇掌綠旗。

「赤煉蛇」白彪，外三壇掌黑旗。

席間，趙公明將西門雄在關外的囂張跋扈行爲，大加稱讚一番之後，話鋒一轉，便談到「毒龍幫」的成就。

正當他談到與高采烈之際，一位中年壯漢掀簾而入，先一一行了參見之禮，然後走到趙公明身側，

躬着腰低聲道：「稟幫主，七號信鴿捎回機密。」

「噢！」趙公明目光一亮，側過頭去：「機密呢？」

中年漢子雙手呈上一根兩頭經過蠟封的小竹管，趙公明接過，微微用力一捏，竹管破裂，裡面有個小紙條。

他取出把字條攤開，略一過目，便縱聲笑道：「這眞是天奪其魄……哈……！」

笑了一會，見全桌之人都是滿目迷惘的望着他，才得意洋洋的說道：「這七號信鴿，是老夫在那班自命俠義道的中間，所埋下的一枚棋子，因此，他們的一舉一動，老夫都能瞭如指掌。」

西門雄道：「幫主雄才大略，機智天聰，屬下能追附驥尾，確是萬千榮幸！」

西門雄萬丈雄心，深藏不露，這一記馬屁，雖未必使趙公明全部接受，却也極爲受用，笑道：「三國時代，劉備得孔明的輔佐，說是『如魚得水』，老夫現在能得西門兄的合作，又何獨不然！嗯？哈哈哈！」

笑聲一收，隨即舉杯道：「來！大家爲咱們『毒龍幫』的絢爛前途乾一杯！」

大家乾杯後，趙公明的話題却突然轉到漢中府的「一劍堡」。

七號信鴿捎回來的機密內容如何，大家本很關切，但趙公明既不再提，誰也不敢多加追問。

「西門兄，」趙公明握着酒杯，以一種挑撥式的語氣向西門雄道：「你可曾聽說過『一劍堡』曹昇其人？」

西門雄淡淡一笑道：「屬下在關外時，曾聽人提及，此人劍術超羣，一趟『一字劍』法所向無敵，只是關山迢迢的無緣見識，常引以爲憾事。」

趙公明冷冷一笑道：「此人原是武當派的俗家弟子，因爲行爲失檢，被逐出門牆，後來從一個怪人處，剽竊到一套並不完整的『一字劍』法，因而聲名鵲起，且常自詡爲『武林第一劍』，而將住處命名爲『一劍堡』儼然爲西北劍派領袖，對一班無門無派，在綠林中討生活的朋友，極爲仇視，其實揭穿了，他只是披着一件僞裝俠義的外衣，骨子裡都幹着獨行大盜的勾當！」

「噢！幫主雄才大略，爲草莽朋友伸張正義，」西門雄別具用心地道：「卧榻之側，怎會容忍這種僞君子鼾睡呢？」

趙公明道：「老夫早就有意清側，只因有所顧忌，所以遲遲沒有採取行動。」

「哦？幫主有甚麼顧忌？」

趙公明笑笑道：「因爲一劍堡的勢力很雄厚，雖不能和本幫相提並論，但欲想消滅他，却也頗費周章，再說，本幫也正在大事擴張階段，老夫一人都無法兼顧，所以……」

西門雄已明白趙公明心意，不待他話完，便道：「幫主，屬下多蒙厚愛，無尺寸之功即昇以副幫主高位，這雖是幫主慈悲，但屬下總覺問心難安……」

趙公明仰天而笑，道：「西門兄是否有意一展所長？」

西門雄道：「屬下確是想向幫主討令，如不能踏平一劍堡，即從此埋名隱姓，退出江湖而去！」

趙公明哈哈笑道：「壯哉斯言！」

隨即向一旁侍候的漢子道：「取大觥來，老夫要好好敬副幫主三大觥！」

趙公明敬過三大觥後，又顯得很懇切的向西門雄問道：「西門兄大概對一劍堡的勢力尚不甚瞭解吧？」

西門雄點點頭道：「正是！」

「嗯！知己知彼，方能百戰百勝，無極對一劍堡的情形最瞭解了。」

趙公明轉向藍無極道：「無極，你好好的協助副幫主，希望不要使老夫失望。」

藍無極狀至恭謹的道：「屬下戴罪之身，承幫主慈悲，不加重責，敢不竭誠效力？」

趙公明頷首道：「望你好自爲之，能够將功贖罪。」

西門雄這時向藍無極抱拳道：「以後務請藍兄多多指教！」

藍無極離座起身道：「屬下隨時聽候副座差遣。」

散席之後，西門雄又將藍無極邀至他的住處。

那是掩映在翠林中的一座精舍，西門雄雖無女眷，但趙公明仍然派了幾名極標緻的年輕使女，供他使喚。

兩人在客堂落座後，即有使女獻上香茗。

西門雄看似不太用心機，其實城府很深。他知道藍無極剛被摘去護法職位，便想加以攏絡，所以處處表現得很謙虛。

當然，他在對付一劍堡這件任務上，更希望能表現得有聲有色，以贏取幫中兄弟的尊敬，所以，對一劍堡的一切，詢問得非常詳細，而藍無極也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於是這位「毒龍幫」的副幫主，便有了個瓦解一劍堡的腹案。

＊　＊　＊

褒城又名褒中，因縣在褒谷之中而得名。

晉王朝曾將褒中改爲苞中，後魏時且一度於此置褒中郡，直到唐

貞觀三年，才定名爲褒城縣，相沿至今。

褒斜道，是由漢中通往蜀中的一條棧道，因爲這條棧道的南口曰褒，北口曰斜，所以總稱褒斜。

褒斜谷長四百餘里，是梁州到長安的必經孔道。

褒城縣的縣城不大，而且地瘠民貧。

近日來，褒城的幾家客棧，生意突然鼎盛起來，幾大批往蜀中的布商，都在這座山谷小城歇脚。

一劍堡就在這褒城縣北的箕山山麓，站在北門城樓遙眺，便可很清楚的看到一大片雖不巍峨，但却異常堅固的房舍。

堡主「一字劍」曹昇，年約五十許，生得疏眉朗目，面如冠玉，頷下一撮短鬚，根根見肉，確稱得上是位美男子，只是他那一臉冷漠，使人有難以親近之感。

這日凌晨，曹昇尚留戀在第七妾的溫柔鄉中，一個眉言目語的俏麗使女，輕輕推開房門走了進去。

「甚麼人？」曹昇在茜紗帳裡，冷冷地喝問道。

「老爺，是婢子桃花。」

「……」

「老爺，杜總管有很急的事求見。」

「人呢？」

「在大廳。」

「……」

婢女桃花深知這位主人的脾氣，在他早餐時，即使發生天大的事情，也很難保他很快的離開食桌。

於是，她又輕輕的帶上房門，退了出來。

房內，却爆發出一串淫蕩的笑聲……

總管杜同，是個四十剛出頭的麻面漢子，所以得了個「滿天星」的綽號。

杜同在大廳裡來回不停的踱着步，臉上一副萬分焦急的樣子。

「總管，」婢女桃花嘟着咀道：「婢子可是代你稟報過了，不過堡主現正在……」

「早餐？」

桃花「噗嗤」一聲笑道：「原來總管也知道了……」

杜同不待桃花話完，已匆匆的離開大廳。

這時，却有一長列篷車，浩浩蕩蕩向一劍堡而來。

車上載着大綑細綑的布匹，也載滿了人。

篷車到了一劍堡前的廣場，車上的人都跳下車來，而且每人也結紮停當，腰中懸着一根黑黝黝的噴筒，懷中抱着一柄雪亮的鬼頭刀。

一劍堡方面，也由總管杜同召集了幾名武師，和數十名門下弟子，排列在廣場中等候。

布商方面是個身材頎長的中年人爲首，他身穿一件大藍色絲質夾袍，福字履，臉上神色極爲冷峻。

「尊駕可是一劍堡總管杜同？」中年人指着「滿天星」杜同冷冷地問。

「不錯，在下正是杜同。」杜同皮笑肉不笑地道：「朋友一清早來勢洶洶，不知有何貴幹？」

「嘿！想會會名傾西北武林的一劍堡曹堡主。」

「噢？請恕在下眼拙，還沒有請教朋友你尊姓大名呢？」

「西門雄。」

杜同心中暗驚，麻面仍在皮笑肉不笑地連聲「噢噢」地道：「久仰，久仰，原來是威震關外的『三絕神君』西門大俠……」

「現在已是『毒龍幫』的副幫主。」

杜同面色忽變，冷笑道：「想不到威震關外的『三絕神君』，竟然投靠『毒龍幫』中，助紂爲虐。」

西門雄雙目寒芒一閃，眉宇間突然罩上一股殺氣，冷哼一聲道：「杜同，你敢再對本座出言不遜，嘿，本座就要讓你試試『蛇談搜魂』的滋味！」

站在杜同右側的是個斷眉鼠目的乾瘦老者，桀桀的笑道：「老夫久聞毒龍幫高手如雲，很想見識見識一下，看看是否名副其實？」

這話簡直是對毒龍幫高手的一種蔑視，登時惱了隨西門雄來的一羣高手，皆怒形於色，露在臉上。

「赤煉蛇」白彪，是毒龍幫外三壇的黑旗壇壇主，在內外六位壇主之中，以他最爲年輕的一個，年僅三十左右，但性子也最暴燥，聞言怒喝道：「老狗，滾出來，白老子就讓你見識一下，看看是否名副其實？」

乾瘦老者——「鬼叟」于均面色深沉的走了出來，冷聲道：「小子，你知道你是站在甚麼地方說話？」

白彪閃身而出，冷笑道：「區區一座一劍堡，頃刻間便要被老子們踏爲平地！」

「鬼叟」于均冷冷一笑地道：「知道就好，小子，你今天是死定了！」

長劍展處，劃出一道耀眼的銀芒，向白彪刺去。

白彪閃身橫飄數尺，就是刹那間的工夫，他已解下圍在腰間的盤螭軟劍。

盤螭劍長二尺七寸，寬僅二指，色作暗藍，是武林中有名的一柄毒劍。

「鬼叟」于均兩道斷眉一皺，冷聲道：「小子，你那可是盤•劍麼？」

白彪扣指一彈劍葉，冷笑道：

「不錯，看不出你這老狗還有點見識。」

「小子，你和『毒娘子』是甚麼淵源？」

白彪陰惻惻地道：「老狗，別攀交情了。『毒娘子』算個甚麼東西，你方才攻了白老子一劍，現在也接受白老子一劍試試。」

右腕微抖，一柄軟綿綿的軟劍，突然挺直得如同一支筆，一招「分花拂柳」、軟劍帶起一片藍光，以快得目不暇給的速度，分襲于均左右雙眉及胸前數處大穴。

一劍堡隱有二個江湖高手，都是兩手沾滿血腥的人物，名雖爲堡中武師，其實曹昇款待有如上賓。

「鬼叟」于均便是其中之一，另一個吳大勇，綽號「插翅豹」，過去在江湖也是獨來獨往的大盜，因爲積案如山，不止官府偵騎四出，欲緝捕他歸案，就是武林中一班俠義道，也視他如仇敵，江湖雖大，幾乎無他容身之地，所以才投奔到一劍堡來托庇曹昇。

「赤煉蛇」白彪雖然劍毒招詭，但「鬼叟」于均也是武林中一等一高手，尤其是一身小巧功夫，滑溜得似是條泥鰍，兩人較上手，就是二十個回合，誰也沒有佔到半絲上風。

「插翅豹」吳大勇見于均久戰白彪不下，探手腰間，取下一支熟銅鬼手，喝道：「那位下場陪吳某玩幾招？」

西門雄冷哼一聲，這時一個瘦骨嶙峋的中年漢子，轉向西門雄躬身道：「屬下請令，鬥鬥這姓吳的？」

西門雄點首道：「邵壇主千萬留神姓吳的那支鬼手，裡面藏有九九八十一支豹尾毒針，其毒無比的。」

請令下場的是毒龍幫外三壇的綠旗壇主，「火鴿子」邵雲亭。聞言道：「謝謝副幫主的提點。」

話完，迎向「插翅豹」吳大勇那邊走過去。

吳大勇大聲道：「小子，亮兵刃吧！」

邵雲亭冷冷一笑，取出一支金桿烏毫閻王筆，不再答話，身形一晃，一筆向吳大勇咽喉點去。

起手就走中宮進招，這是一種輕敵的打法，吳大勇冷哼一聲，身子微側，熟銅鬼手猛向閻王筆砸去。

邵雲亭一縮手中閻王筆，身形一縱，又到吳大勇的正面，閻王筆一招，仍然是踏中宮進招，直點對方咽喉。

這一來，吳大勇只被迫得火冒三十丈，熟銅鬼手猛往上一揚，怒喝道：「小子，拿命來吧！」

趁着邵雲亭撤招收筆的刹那間，鬼手直指對方前胸，左手拇指一按機簧，只聽「颼颼」之聲不絕，一蓬暗藍色的光華，罩遍了邵雲亭前胸所有的穴道，端的是歹毒已極。

邵雲亭哈哈一笑道：「只怕未必！」

閻王筆護胸一攪，只見面盆大的一片暗藍光華，登時就收成一點，原來數十根豹尾針，都緊緊沾在閻王筆的烏毫上。

吳大勇一見豹尾針不能奏功，更是怒不可遏，熟銅鬼手一掄道：「吳老子今天跟你拚個你死我活了！」

一招「鬼手抓魂」熟銅鬼手斜劈而去。

邵雲亭朗聲一笑，往斜刺裡縱開，吳大勇正欲追踪而上，突聽一聲大喝：「住手！」

聲音雖然不甚宏亮，但似有無上權威，吳大勇已鐵青着面容，提着熟銅鬼手歸入原來位置，連正在打得難分難解的于均和白彪一對，也都停止了搶攻，各歸各位。

西門雄抬頭望去，見是一個修眉朗目，態度飄逸的中年人正站在大門外的石階上，雙目寒光如電，神色冷峻已極。

他本來就是眼高於頂，態度傲慢之人，怎受得對方那種冷峻神色，當下冷哼了一聲，明知來的是一劍堡堡主「一字劍」曹昇，却故意向站在身旁的內三壇紅旗壇壇主「黑豹子」高嵐大聲問道：「高壇主，那個大吼大叫『住手』的傢伙，是何許樣人物？」

高嵐是認識一字劍曹昇的，這時却迎合着道：「陌生得很，看氣派好像不凡，可能是他們一劍堡的堡主。」

白道密議　暗中反擊

「一字劍」曹昇已緩步走下台階，鐵青着臉指西門雄大聲道：「西門雄，在關外由得你耀武揚威，一劍堡可不容你撒野的。」

西門雄冷笑道：「噢？聽你的口氣，倒像是一劍堡的堡主……」

曹昇怒喝道：「西門雄，你敢再調侃曹某，哼！曹某就要你濺血五步，橫屍當場！」

西門雄陰森森地道：「姓曹的，別發狠，老子今天就是來搗你的龜窩子！」

突然手一揚，大聲喝道：「上！」

於是便展開了一場慘絕人間的混戰，也揭開了血洗一劍堡的序幕。

「三絕神君」西門雄半生稱霸關外，經過的打鬥不下百次，都是憑藉着他的三種絕學，「無風指」、「天魔掌」和一百零八根飛魚刺取勝

，其中僅有一次是使用兵刃——鐵骨摺扇，那是對長白派掌門人「雪叟」勞一塵時，對方譏他不會使用兵刃，其實，西門雄在鐵骨摺扇上的造詣，並不遜於他的三種絕學，只是他不常使用，所以才被人忽略了。

「一字劍」曹昇，雖是自誇爲「武林第一劍」，但始終未爲各劍派所反對，亦足見其在劍道的造詣，亦決非信口雌黃，無因而發的。

所以，西門雄雖是眼高於頂，對曹昇却是懷着戒備之心理，一點也不敢大意，竟然撤出輕易不用的鐵骨摺扇。

兩人一搭上手便對拆了五六十招，西門雄的鐵骨摺扇時闔時張，以詭異取勝，而曹昇的青鋼劍夭矯活潑，却以輕靈見長，誰也未曾佔到絲毫上風。

其餘三對，「黑豹子」高嵐和一劍堡總管「滿天星」杜同，也成了僵局，高嵐的三股托天叉雖然是尺寸長，份量重，使動起來虎虎生風，威力驚人，但杜同的一柄劍也非易與，趁虛搗隙，快捷無倫。

「赤煉蛇」白彪和「插翅豹」吳大勇勢均力敵，一時間也很難分出高下。

但西門雄帶來的百多壯漢，都是「火神隊」的勇士，不但個個武功高強，而且也是使用火器的高手，一劍堡的數十名堡中弟子雖也受過嚴格訓練，間或也會得到堡主的指點，但畢竟也難和火神隊的勇士頡頏，所以一劍堡中的弟子，開始便落了下風，不到半個時辰，已是死傷纍纍矣。

眼看數十名堡中弟子前仆後繼，陷於浴血苦鬥，堡內突然響起了一棒銅鑼聲，幾名武師又率領數十名堡中弟子衝了出來，加入戰鬥。

一劍堡的弟子突然得到這批生力軍之助，士氣一振，尤其是幾位武師，更如虎入羊羣，刹那間，火神隊勇士已被刺倒十幾個。

「火鴿子」邵雲亭眼見戰況逆轉，由自己一手訓練的火神隊勇士慘被殺戮，心中又驚又氣急，就在這心神微微一分之際，幾乎傷在吳大勇的熟銅鬼手之下。

高手過招，一着落了下風，便很不容易扳回平手，邵雲亭和吳大勇的武功，本就只在伯仲之間，邵雲亭驟失先機，便感到處處受制，幸而……

西門雄適時撮口一聲厲嘯，這正是使用火器的訊號，火神隊勇士一手以鬼頭刀對敵，另一手取下腰間噴筒，彈簧連聲響處，一蓬蓬碧綠火燄，只燒得堡中弟子皮焦肉綻，慘號不絕，連那幾個武師也未能倖免。

「一字劍」曹昇眼見堡中弟子被燒慘狀，已是急怒攻心，厲喝道：「好一羣狠毒的匪幫，曹老子和你們拚了！」

喝聲中，青鋼長劍突地劃起個半弧，自不能出劍的方位迅速無倫地刺出一劍，突見劍尖上精芒暴漲，猛刺西門雄腰腹和側背。

這一劍確是陰狠凌厲，西門雄也不禁駭然色變，逼得施一個懶驢打滾才逃過被腰斬之厄了。

懶驢打滾是武林人最不屑使用的下流招式，西門雄爲了保命，雖然避過腰斬之厄，但仍被劍尖在左腰部劃破一道寸許長的血口，登時血流如注。

曹昇殺機已起，豈容西門雄逃出劍下，笑聲中，劍勢更如奔雷疾電，向西門雄跟踪追殺過去。

西門雄躲過險惡的一招，已緩過一口氣來，人已一個鯉魚打挺，彈身而起，悄沒聲息地一指向曹昇點去。

曹昇深知西門雄「無風指」的厲害，橫劍一擋，只聽得「噹」的一聲響，震得劍葉戰動不停，足見「無風指」勁力之强。

西門雄受創後，更激發兇性，右手鐵骨摺扇大開大闔，更配合着左手的「天魔掌」和「無風指」着着搶攻，雖然創傷血流如注，疼痛難當，但他却能硬咬牙而强忍下去。

「黑豹子」高嵐久戰「滿天星」杜同不下，而且又見副幫主腰部受傷，心中異常焦急，於是，暗中做了個行險求勝的決心。

這時，杜同正好劍走輕靈，從一個意想不到的角度刺來一劍，高嵐却借着這個機會，故意顯露出張惶失措的樣子，疾退七八尺，但他却趁機將一支火龍鏢暗藏掌心，俟杜同追近不足五尺，才振腕發鏢，接着大聲喝道：「姓杜的，看鏢！」

由於兩下距離太近，火龍鏢出手即至，待杜同警覺應變，爲時已晚，只聽「轟隆」一聲巨響，杜同已被炸得血肉橫飛，慘不忍覩！

火龍鏢是種極霸道的暗器，以碎鋼爲體，其中填滿强烈炸藥，鏢的尖端，裝有點火機鈕，一經碰撞，立即引爆炸藥，端的是惡毒至極。

杜同之死，却使場中起一劇烈變化，曹昇和于均、吳大勇都驚愕得逼退對手，走向杜同血肉模糊的殘破屍體，西門雄却面含殘酷的笑意地做了個手勢。

曹昇面色鐵青，咬牙切齒的望着西門雄恨聲不絕地道：「西門雄，一劍堡與你們毒龍幫有何恨何仇？竟用這種卑鄙惡毒的手段！」

西門雄嘿嘿冷笑道：「問得好，毒龍幫和一劍堡並無仇恨，只因一劍堡成了毒龍幫的絆脚石，非踢掉不可，閣下現在該明白了這個原

因吧？」

曹昇冷哼聲道：「毒龍幫算是甚麼東西？也想稱尊武林，哼！有一劍堡在，你們就不用想稱心如願！」

西門雄桀桀的笑道：「閣下說得很對，所以一劍堡非消滅不可！」

曹昇怒極狂笑，道：「西門雄，你好狂妄啊！」

西門雄冷冷地道：「閣下已是籠中之鳥，釜中之魚……」

目光一掃，這時已有半數神火隊勇士，都將神火噴筒指着曹昇，于均和吳大勇三人，只要有所舉動，數十支神火噴筒噴出來的烈火，眞能將他們燒成焦炭。

曹昇當然也看到了，心中閃電般轉念，只要將他們爲首的幾個人纏住，就不怕他們的火攻了，然後再設法先脫身……

想到這裡，突然身形一閃，猛向西門雄撲去了。

于均和吳大勇因未得到堡主的暗示，起步較遲，登時被數十蓬强烈火燄掩沒，幾聲慘號過去，便聲息杳然。

曹昇見狀，已是膽裂魂飛，不過，他也是個城府甚深的人，片刻的失神，很快便鎭定下來，面上罩着一層寒霜，手中指向西門雄一指，猛聲道：「西門雄，你過去稱霸關外，應該是條鐵錚錚的漢子，現在曹某向你單獨挑戰，拳、掌、兵刃，任由你挑選……」

人，沒有不喜奉承的，西門雄自難例外，何況曹昇是當着西門雄的屬下指名挑戰，西門雄再鬼、再精，這個台可坍不起啊。

何況，他已在曹昇劍下受創，也很想扳回這個面子，略加思忖，便冷冷的道：「很好，閣下的劍法領過了，果然名不虛傳，西門某人想向閣下討教幾招掌法，不知閣下是否願意賜教？」

曹昇心裡暗笑，口中却道：「曹某無不奉陪！」

天魔掌法是西門雄「三絕」中之一絕，可說是出色至極，他相信能在百招之內將對方擊敗在掌下，一洩剛才被劍所傷之恥辱，登時欺身向前，一掌向曹昇砍去。

西門雄雖是隨意劈出一掌，但掌式虛幻空靈，玄奧莫測，足見並非浪得空虛之名。

曹昇雖然是因劍成名，但對拳、掌、指、脚功夫，亦均曾涉獵，亦且確曾下過一番苦功，不過，因劍的成就，被掩去了其他的光芒而已。

他深知西門雄的「天魔掌」法是以幻變詭異見長，他自然無法比擬，再說，他心裡也另有打算，所以採用平實的打法，每一招，不管是攻敵，或破招，都是沉沉穩穩的，先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然後再計較其他。

西門雄繞着曹昇飛旋，幢幢掌影，交織成一張巨網，曹昇看似是被罩在網中的一條魚。

以拙破巧，曹昇的這種平實打法，倒眞有效，西門雄雖使盡絕招，却仍未佔到絲毫便宜。

掌來掌往，剎那間已對拆了五十餘招，西門雄雖未佔上風，但面上却綻出了一絲得色。

原來曹昇毒掌都貫注了內力，掌風激盪數尺之遠，逼得西門雄不敢逼近，但這種打法也最耗精力，所以幾十招下來，已感內力無以爲繼，不但掌風由强而轉弱，而且鬢角和鼻樑都已冒出了汗珠。

西門雄暗忖：大概只需十掌硬碰，他不死也得重傷，便可洗刷方才一劍之辱了！

思忖間，又是十餘招式過去，曹昇似是越來越不濟了。

西門雄臉上突然露出了一絲獰厲之色。

突地，西門雄掌式一變，脚踩弓箭步，暗地運足內力，一個雙撞掌猛向曹昇胸前撞去。

曹昇似是猝不及防，「啊喲」一聲，也運集全力迎去，於是兩股掌力相遇，發出「砰」的一聲巨响，曹昇的身子宛如斷線的風箏般，被撞得凌空飛起，越過站在西門雄身後的白彪和邵雲亭的頭頂，翻翻滾滾，向三四丈以外落去，尙幸落在一道矮墻外面。

西門雄嘿嘿一笑，突然覺得情形不對，向「火鴿子」邵雲亭「赤煉蛇」白彪急急吩咐道：「兩位帶着所有兄弟血洗一劍堡！」

又轉向「黑豹子」高嵐道：「曹昇有詐，高壇主請隨本座來。」

話完，一縱而起，向那道矮墻上落去。

墻外是一道丈許寬的淺溪，淸流潺潺，對岸是一片稠密的黑松林，那裡還有「一字劍」曹昇的影子？

西門雄氣得吹鬍子瞪眼睛，恨聲不絕地道：「好個狡猾的老匹夫，我倒不相信你眞能扔下家小一走了事！」

這時，那邊傳來了一聲慘厲、嚎叫聲。

只見烈燄交織，幾十個被困的武師和堡中弟子，在數十支噴筒的强烈火燄下，全被活活燒死，無一倖免。

奇怪的是，堡門外倒坍了牆壁，而堡內却靜寂如死城，沒有一絲動靜。

邵雲亭和白彪分率八九十名弟兄進入堡中，竟然不見一個人影，不禁感到異常納悶，於是着人稟告副幫主。

西門雄絕不相信一劍堡內已空無一人，他推斷可能有地窖或複壁之類的建築物，人都躱藏在那些地方，便吩咐搜尋時，應該特別注意。

可是却出乎西門雄意料之外，經過多個時辰的搜查，竟是毫無所獲。

西門雄兇睛一轉，向「火鴿子」邵雲亭道：「燒，將一劍堡夷爲平地，本座就不相信他們眞會打遁。」

片刻後，一劍堡偌大的一片房舍，已是烈燄冲天，火龍亂舞……

* * *

臨潼二俠莊的二位莊主，正在謝塵軒吹奏「天風引」降魔之曲。

二俠莊的二位莊主是雙胞胎兄弟，複姓公孫，年約五旬，都是面白長髯，身材頎長，相貌酷似，唯一能分別的就是老大的左耳朵，長着一顆赤紅的朱砂痣。

大莊主單名一個棠字，綽號「鐵笛子」，二莊主名棣，人稱「玉簫生」。

簫笛相和，簫音婉約，如一泓清淺溪流，予人一種平和感覺，但笛音激亢，似施威狂飆，摧房拔樹，天地變色。

一曲既罷，猶自餘音迴盪，久久不絕。

這時，一個三十許的漢子走過軒中，躬身道：「稟莊主，外面有個文士裝束，自稱姓朱的年輕人求見。」

「鐵笛子」公孫棠望了乃弟一眼，連聲道：「快請，就說老夫兄弟在謝塵軒相候！」

報事漢子離去後，公孫棠沉聲道：「老二，『珠璣秀士』朱明年紀輕輕的，不但文武兼修，聰明過人，尤其是他那種任勞任怨精神，以他那年齡來說，確是難能可貴。」

「玉簫生」公孫棣笑笑道：「大哥，小弟明白你的意思，其實小弟並不是胸襟窄狹之人，祇是覺得一般年輕人稍有成就，便狂妄不可一世，根本不知天高地厚，至於這位『珠璣秀士』朱明，年紀輕輕的，不祇謙虛穩重，而上能繼承乃師遺命，一肩擔當武林的安危，毒龍幫雖然勢力龐大，但對眞正俠義道人物，却毫髮無損，這不能不歸功於他的機智和辛勞了，你說是嗎？」

「賢弟說的是，所以愚兄……」

公孫棠剛說到這裡，公孫棣忙低聲道：「大哥，朱少俠來了，咱們出去迎吧！」

公孫棠一笑起身，兄弟倆佇候在謝塵軒外。

只見方才報事的漢子，領着一個玉面丹唇神采飛揚的年輕人緩步而來。

兩下相距尙有百步，公孫兄弟已含笑抱拳，大聲道：「朱老弟辛苦了，老夫兄弟未曾遠迎，還請包涵包涵。」

「珠璣秀士」朱明急趕前深深一揖，道：「晚輩不才，怎敢勞二位莊主遠迎，晚輩來得冒昧，還請二位莊主多多原諒呢。」

公孫棠呵呵笑道：「朱老弟跋涉辛勞，請不必客氣，快請入內待茶。」

說罷，兄弟倆側身肅客。

朱明不安地抱拳道：「兩位莊主年高德劭，名震武林，晚輩怎敢僭先，還是二位莊主先請。」

公孫棠兄弟爽朗一笑，走過來各挽着朱明一隻胳膊，笑道：「老夫兄弟身爲主人，自亦無僭先之理，朱老弟既然謙虛，咱們就仿效古人來個挽臂而行吧！」

三人入內分賓主落座，報事的漢子獻過香茗，公孫棠吩咐道：「李義，去告訴厨下，速備一桌酒席送來謝塵軒。」

朱明忙道：「二位莊主請不必張羅，晚輩已在前面打過尖了。」

公孫棠笑道：「朱老弟是嫌敝莊餚粗酒劣，不堪入口？」

朱明急道：「晚輩怎敢，晚輩怎敢！」

公孫棣正色道：「朱老弟爲武林安危，不計辛勞，愚兄弟萬分敬佩，一杯水酒談不到敬意，朱老弟又何必客氣呢？」

朱明道：「承二位莊主讚美褒獎，使晚輩萬分慚愧！」

賓主三人客套了一番，又談了一會兒武林現勢，厨房已將酒菜送了上來。

酒過三巡，朱明才說明來意，他道：「晚輩前天接到『神算子』管仲英的密函，一劍堡已被毒龍幫夷爲平地，堡中幾位武師和數十名堡中弟子都被『神火』活活燒死，祇有一字劍曹昇隻身逃脫，倖免於難……」

公孫棠忙問道：「這是甚麼時候的事？」

朱明道：「兩天前。」

「兩天前？」公孫棠詫異地道：「這麼大的事情已發生了兩三天，咱們怎麼一點消息也未聽到？」

朱明微微一笑，沒有答覆這個問題。

公孫棣却冷冷一笑道：「曹昇一生僞善，打着俠義道的旗幟，暗地裡强搶豪奪，作奸犯科，使俠義道中人都爲之蒙羞，這種兩面人死有餘辜，早該天譴，竟然被他逃脫了，眞是天道無憑。」

朱明接口道：「曹昇經過這次打擊，如再不回頭猛省，洗心革面，報應遲早會臨到他頭上的。」

公孫棠悲天憫人的嘆道：「曹昇固然是咎由自取，只是堡中婦孺

不下百人，罹此慘劫，也太可憐了！」

朱明正色道：「一劍堡雖然化為灰燼，但死難的祇有出外應戰的數十人，其餘的都未受到傷害。」

公孫兄弟同時詫異地道：

「哦？」

朱明接口又道：「因為堡內之人見外面情況不妙，早已從一條隱蔽的暗道，逃往山腹中去了，所以並未罹難。」

深深嘆了口氣，又道：「據『神算子』密報說，自『三絕神君』西門雄加入毒龍幫後，毒龍幫簡直如虎添翼，雖然正副幫主間在互相暗中勾心鬥角，造成了毒龍幫潛伏的危機，但這種潛伏危機，尚須時間才能爆發，所以在這段時間內，俠義道的處境是非常危險的，隨時都有被襲擊的可能！」

公孫棠一聲微喟道：「道消魔長，是顛撲不破的道理，就以上次歸農山莊的聚會來說，駱掌門人和『日月雙環』葉一帆的大聲疾呼，是多麼沉痛而啓發人猛省，然而……唉，老夫眞為西北俠義道的未來命運憂心！」

公孫棣皺了皺眉問道：「朱老弟，管先生的密函有否指示如何渡過這個難關？」

朱明神色極為肅穆地道：「有的，祇是他這個計劃執行起來，將暫時有損害幾位前輩的威名。」

公孫棠苦笑道：「如眞能滅此禍害，解除這場武林浩劫，老夫何惜此區區微名！」

朱明肅然起敬，離座深深一揖道：「前輩的高風亮節，令晚輩無限欽佩。」

公孫棠忙起身還禮，笑道：「朱老弟，老夫可不敢當此重禮，老實說，眞值得敬佩的，還是你這位『珠璣秀士』呢。」

歸座後，朱明便將「神算子」密函中的計劃，以壓低得僅使公孫兄弟聽清的聲音，詳詳細細地說了一遍。

公孫兄弟聽得先是攢眉，繼而點頭，最後終露出了笑容。

* * *

半月後。

西北武林道上，發生了一連串駭人聽聞的事故。

——黃家堡堡主「風鈴劍」黃巍，門未開，窗未啓，神不知，鬼不覺的被人刺殺在書房裡，兇器是留在後腦勺的一枚蜂尾針。

黃巍個性耿介，俠名甚著，三十六支風鈴劍，尤稱武林一絕。

他之驟然遇害，不啻使俠義道突失棟樑，白道中人無論識與不識，莫不為之扼腕嘆惜！

所以，希望能瞻仰遺容的武林朋友，連日來均絡繹不絕於途。

——崆峒派第一高手「鐵掃帚」上官清，被刺於華亭縣旅邸，也是後腦勺留有一支蜂尾毒針。

——終南派掌門人的師弟「醉裡乾坤」伍無痕，陳屍橋山絕頂。

——丐幫長老「風塵怪丐」王嵩，死後屍體被高懸在西安府關帝廟內一棵四五丈高的梧桐樹上面。

——臨漳二俠莊的公孫兄弟，也雙雙死在謝塵軒內。

被害的這些人，莫不是武林中叱咤風雲的人物，而且都是喪命在一支蜂尾針之上，實在玄得使人難以相信，然而事實擺在眼前，又由不得你不信。

因之，西北俠義道震動了……

不！應該包括毒龍幫在內，因為該幫的第一大舵，漢中舵，也遭到了同樣的厄運，舵主和屬下三位香主無一倖免，每人的後腦勺也都插着一支蜂尾針。

* * *

蜂尾針！

蜂尾針！

「蜂尾針」這三個字，在西北武林引起了劇烈的震撼！

無論是白道或黑道，莫不聞「蜂尾針」而色變的。

但，使用蜂尾針的人是何許人物？誰也沒有見過，而捕風捉影的謠言卻不脛而走。

有的謠傳，行兇的是喜怒無常，隱跡已二十餘年的老魔頭，因靜思動，復出江湖行兇。

有的說，這種纖細的蜂尾針，應屬於婦人女子使用之物。

也有的人說……

總之，人言言殊，而被害者，又都是一方之雄，個個都是武林中一流頂尖兒高手，難怪一班在武林中稍有名望地位的人，莫不是人人自危，岌岌不可終日了！

* * *

俠義道，由終南派掌門人「終南大俠」駱君甫具名，散發俠義帖，仍在歸農山莊集會，商議對策。

毒龍幫主「紫髯叟」趙公明也感到事態嚴重，而飛鴿傳書，召集各舵首腦回到總壇舉行緊急會議。

* * *

午後，天色灰暗，大雨滂沱。

「紫髯叟」趙公明獨坐窗前，默默地凝視着窗外自簷上垂下的雨簾。

他似乎在全神貫注的考慮着一件重大的事情，兩隻眉毛時皺時舒，臉上的神色也陰晴不定的。

良久，他突然長長的呼了一口氣，低聲喚道：「崔虎！」

外廂，一個短裝中年漢子應聲而入，垂手躬身道：「屬下在。」

「去請藍護法來一次。」

「是！」

一會兒「毒手書生」藍無極冒雨

而至。他在外廂略為抖去身上的雨水，才入內躬身道：「屬下藍無極參見幫主！」

趙公明點點頭，道：「無極，不必行禮，快坐下來，老夫有事要和你商量。」

藍無極落座後，趙公明道：「無極，最近所發生的一連串事故，老夫曾經再三思慮，仍是毫無頭緒，你可有甚麼發現？」

「稟幫主，依屬下的看法，這西北武林中，可能暗中崛起了一股新興勢力。」藍無極面色凝重的說。

「噢？」

「『風鈴劍』黃巍被殺之時，屬下曾懷疑是他們故弄玄虛，接到第六舵飛鴿傳書，才證實了黃巍被害的消息，」藍無極道：「當時屬下曾忖，既非黃巍故弄玄虛，而本派又未派人前往暗算，很可能是黃巍的仇家所為？不料接二連三的有『鐵掃帚』上官清、『醉裡乾坤』伍無痕、『風塵怪丐』王嵩和二俠莊的公孫兄弟等人，相繼被害，屬下才知道判斷錯誤，仇家尋仇，株連決不會如此之廣，因此……」

「無極，因此甚麼？」

藍無極面有難色的道：「幫主，屬下雖然動疑，但事無佐證……」

趙公明不耐煩的道：「無極，怎麼說話吞吞吐吐的？」

「幫主，」藍無極惶恐地道：「屬下是恐萬一猜測錯誤！」

趙公明沉聲道：「但說無妨，老夫自有定奪。」

藍無極似被迫無奈，但事關重大，於是上身前傾，盡量壓低着聲音道：「屬下曾經有過一個可怕的念頭！」

趙公明目光灼灼，緊緊的盯在藍無極臉上，眼睛都不眨一下，沉聲道：「說下去！」

藍無極道：「西門副幫主過去稱雄關外，手下定少不了一批黨羽，然而他這次進關來向幫主挑戰，是抱着勃勃雄心，所以屬下判斷，他絕非隻身入關。」

「嗯，這有可能！」

「所以屬下疑心這一連串暗殺行動，都是副幫主暗中授意，由他那班迄未露面的黨羽執行。」

趙公明搖頭道：「這不太可能吧？別忘了本幫的漢中第一舵也被挑了呢？該舵舵主和三位香主也都慘死在蜂尾針下，如你說是副幫主的手下所為，怎會向自己人下手？」

藍無極冷冷一笑，道：「如屬下所料不差，這正是他的可怕之處！」

「哦？你是說他另有陰謀？」

「嗯。西門雄有主宰整個武林的野心。」藍無極道：「當初下書約鬥幫主，祇不過是個幌子，他明白欲駕馭整個武林，一定得有雄厚的勢力，他黨羽中雖不乏高手，畢竟人數有限，所以，才想利用毒龍幫的龐大勢力，為他打天下……」

趙公明嘿嘿的冷笑道：「他和老夫倒是英雄所見略同，哼，老夫就不信他猴兒崽子翻得過老夫的手掌心！」

藍無極急道：「幫主，這還祇是屬下的忖測吧！」

趙公明哈哈笑道：「老夫也祇是在推測而已，好，繼續說下去吧！」

藍無極點點頭又道：「當然西門雄已經過深思熟慮，毒龍幫人多勢衆，遍佈太廣，是無法一下全收歸己用的，而副幫主又踏上幫主寶座的最捷途徑，所以……」

趙公明插口道：「無極，你想的未免太玄了，他又怎知輸招後，老夫一定會委他當副幫主呢？」

藍無極苦笑道：「或許他已摸透了幫主的脾氣，屬下當初獻計時，也未料到他會如此輕易就範的呢？」

趙公明沉思了一會之後，道：「這些暫時先別提它，你說那一連串暗殺，都出自西門雄授意，用意又何在呢？」

藍無極斬釘截鐵的道：「威脅。」

趙公明道：「威脅？是威脅老夫？」

藍無極道：「該說是威脅整個毒龍幫！」

趙公明突然面色一沉，雙目中精芒如電地望着藍無極道：「無極，幫中的情形，你應比老夫瞭解，是否覺得有何不妥之處？」

藍無極沒有立刻接言，他雙目凝視窗外。

雨仍在不停的下，但已比他來時小了很多了。

約莫過了盞茶光景，他才收回目光，嘆口氣道：「幫主，屬下本不當言，因為這很可能加速本幫的內鬨。」

「嘿嘿！」趙公明冷笑道：「如果我們能及時補救，也許能弭禍於無形，若諱疾忌醫，養疾成患，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屬下瞭解，所以……」藍無極囁嚅地說道：「自西門副幫主率隊夷平了一劍堡後，他和高、白、邵三位壇主之間，似顯得特別熱絡……」

趙公明道：「也許是他們共過一次患難的關係吧！」

藍無極冷冷一笑道：「三位壇主都是本幫的創幫功臣，他們追隨幫主從極困難中掙扎，才有現在這個局面，和幫主不僅是共過患難，

而且共過生死，屬下所以懷疑，並非是空穴來風……」

「可是有了發現？」

「這屬下可不敢肯定，屬下只能說出事實經過，提供幫主參考。」藍無極回憶着道：「前天，屬下覺得極端無聊，想找副幫主弈一局，正欲穿過『望虹亭』旁那座低棚時，忽見白壇主鬼鬼祟祟的走進了『白雪小築』，當時屬下躊躇是否該進去找副幫主，就在片刻猶豫，旋見高壇主和邵壇主也相繼進入副幫主住處了。」

「後來呢？」趙公明急不及待的問。

「屬下只是感到無聊，想找副幫主弈一局，既然三位壇主先後來找副幫主，想必有事相商，所以屬下就打消了原意……」

「嘿，無極，你應該跟去看看的。」

「屬下去了……」

「哦？」

「當時屬下本已轉身，準備往回走，但繼而一想，三位壇主欲找副幫主商量事情，應該冠冕堂皇地來去，這樣鬼鬼祟祟顯然事有蹊蹺，因此，屬下還是去了。」

「可會發現甚麼可疑之處？」

藍無極搖頭苦笑道：「白雪小築原是屬下常去的地方，本不用通報，卻不料這次竟碰了壁！」

「哦！不准你進去？」趙公明臉上已蒙上了一片怒色。

藍無極仍是搖頭苦笑道：「他們當然不敢，不過他們的話說得委婉，因爲副幫主有交代，任何人來都須先行通報，屬下心忖，假如他們是有軌外行動，通報進去，不但於事無補，反而會打草驚蛇，所以屬下並未讓他們通報，便回去了。」

趙公明臉上怒色越來越濃，突然一掌拍在窗下擺設的條桌上，獰聲道：「他們竟敢背叛老夫，哼！」

怒視着藍無極道：「你爲甚麼不早稟告老夫！嗯？」

藍無極道：「因茲事體大，屬下並未獲得確實的証據，今日如非幫主垂詢，屬下還是不敢說呢。」

趙公明長長噓了口氣，略平心中怒火，沉聲道：「無極，年輕處事，穩重固然要緊，但要分輕重緩急，否則便會誤事，因爲很多情況瞬息萬變，所以處理事情，不僅要慎謀，而且要能斷，這才能把握勝券！」

略頓又道：「本幫決不容有叛徒存在，但至今他們叛跡未露，遽予處置，恐難服衆……無極，你有何妙策？」

藍無極低頭沉思少頃，突然雙眉一揚，面含詭異的笑和趙公明一陣耳語，然後道：「幫主以爲此計如何？」

趙公明展眉道：「好是好，只是太毒辣了些吧！」

藍無極卻不以爲然的道：「量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何況叛徒爲肘腋之患，比敵人尤爲可惡，自更應採取霹靂手段！」

* * *

北京的天橋，南京的夫子廟，都是很有名的遊樂場所地方，但也是龍蛇混雜，藏污納垢的地方。

長安的孔廟，雖然比不上天橋和夫子廟的名氣，卻也是個吸引遊客最多的地方。

這裡討生活的人，眞是五花八門，甚麼活兒都有，包括吃喝玩樂，只要你荷包裡有銀子，有時間，甚麼都行。

最吸引人的還是那對賣藝的姊妹花，不但人長得美，而且武功也眞有根底，姊妹倆對拆，都是用眞刀眞槍，打得火爆熱烈，驚心動魄，所以圍觀的人墻，又是一圈一圈的，眞個是水洩不通。

但離這姊妹倆的賣藝場地約一箭遠之處，有一座卦棚，一個年約五旬開外，容色枯槁的相士，卻坐在卦棚裡打盹兒。

「鐵口論相張半仙」的布招兒雖很是惹眼，卻抵不過小妞兒的眞刀眞槍的誘惑，難怪他只有打盹兒了。

「呔！別盡睡了，給爺們算個命吧！」

那相士張半仙緩緩的睜開眼睛，只見卦攤前站着兩個四旬開外的漢子，兩眼通紅，滿口酒氣，顯然是一對酒鬼。

「兩位是問休咎？」

「廢話、不問休咎，來你這裡幹甚麼？」

「噢，兩位請坐。」

「少囉嗦，爺們只想問問今晚的手氣如何？」

「既然如此，就測個字吧，」張半仙指着桌上裝滿紙捲兒的籃子，道：「請隨便拈一個來。」

兩個酒鬼之一的拈了個紙捲兒交給張半仙，張半仙瞇着眼兒將紙捲攤開，招着指頭兒口中唸唸有詞的算了算，便提起筆在水牌上一陣振筆疾書，突然擲筆笑道：「好，兩位今晚正交偏運，一定大勝特勝，滿載而歸。」

酒鬼之一目注水牌，以一種不大相信的口吻冷聲道：「如果不靈呢？」

「明天可來砸我的卦攤子！」

「嘿！我看算命的都是信口雌黃的，爺們測字，不過是討個彩頭，你用不着害怕，輸贏與你無關。」

說完，擲下一塊碎銀便扶肩搭背跟蹌而去了。

張半仙拭去水牌的字跡，拈起碎銀在掌心裡掂了一掂，微笑自語道：「够開銷就行，在酒館坐比在這兒枯坐的舒服多了。」

他正準備收攤子，突然有一隻强而有力的手掌搭在他的肩上，沉聲問道：「你方才和那兩個酒鬼說了些甚麼？快說！」

張半仙轉頭一望，見是個面目森冷的中年漢子，不由笑道：「看相算命的，說的當然是離不開命運囉！」

面目陰森冷漠的漢子五指一緊，張半仙痛得齜牙咧嘴的大聲道：「你要幹甚麼？」

「甚麼也不幹！只希望老老實實的告訴我，在水牌上寫了些甚麼？」

「測字呀！」

「嘿，老子可先警告你。」面目森冷的漢子獰聲道：「你敢再跟老子裝瘋賣傻的打馬虎眼，老子就捏碎你的肩胛骨，快說，你到底在水牌上寫了些甚麼？」

張半仙苦着臉道：「眞是測字嘛。」

「老子看過測字的，只是在水牌上勾勾畫畫，而你卻是振筆疾書，說，到底寫些甚麼？」

「壯士，鬆鬆手好嗎？小老兒的肩骨，眞快要被你捏碎了，哎喲！」

「嗯！」

「壯士，說實在的，測字只是根據字形字義解釋，再依求卜者的意願，信口開河，胡說一番，根本用不上水牌，小老兒之所以在水牌上振筆疾書，那純粹是噱頭，其實寫的只是『甲乙木，丙丁火，庚辛金一類的詞兒……哎喲，壯士饒命……」

「哼！老子暫不與你計較。」面目森冷的漢子鬆開了手，冷冷地道：「如果老子查出你說的話不老實……」

「壯士只管砸小老兒這卦攤子。」

「老子會將你全身不足四兩之肉，一塊塊削下來餵狗。」

* * *

星輝。

月朗。

夜風如濤。

長安東門外的興慶寺，這時正在做晚課。興慶寺的規模很大，據說是唐溫國公蘇長嗣的故宅。

幾十個和尚，都披着鮮明的袈裟，匍匐在大蒲團上，一聲聲着着的木魚聲，和低沉的梵唱聲，間或響起一陣清越的磬聲，在這謐靜的晚上，愈顯得莊嚴肅穆，令人油然而生皈依我佛之感。

興慶寺最後面的一座閣樓，是寺中藏經的地方，平日都是重門深鎖，寺中僧衆，非經方丈或藏經樓住持的老和尚准許，是不能隨便進入的。

時約戌初。

閣樓上有六個黑衣人席地而坐。

從窗櫺射進來的月色，可以很清楚的辨識每個人的相貌和衣着。

如果是個不知內情，而又和這六個人不相識的人驟然看到他們，一定會驚駭欲絕，疑心遇到了鬼魂。

閣樓上這六人雖是一色黑衣，但各人裝束不同，他們已化裝成各式出賣勞力的小人物，而且在每個人的衣襟上，都別着一隻製作極爲精巧的人皮面具。

這六人正是先後被害，死在蜂尾針的俠義道中一方之雄，他們是：

黃家堡堡主「風鈴劍」黃巍。

崆峒派第一高手「鐵掃帚」上官清。

終南派掌門人的師弟「醉裡乾坤」伍無痕。

丐幫長老「風塵怪丐」王嵩。

二俠莊的大莊主「鐵笛子」公孫棠和二莊主公孫棣昆仲。

片刻沉默後，「風鈴劍」黃巍手拈頷下疏落的微鬚，道：「毒龍幫人果然手眼靈通，黃某行藏，幾乎被他們識破。」

「鐵笛子」公孫棠道：「由此可見，毒龍幫的勢力確是不可輕侮的，區區一個分舵，竟也眼綫密佈，咱們能輕易挑掉漢中分舵，確有幾分僥倖。」

「風塵怪丐」王嵩咧嘴輕笑道：「如非咱們幾個人詐死，使他們疏於防範，也不會那麼容易的。」

「醉裡乾坤」伍無痕從腰上解下盛酒的羊皮袋，咕咕嚕嚕的喝了幾口，用衣袖拭去鬍鬚上的殘瀝，才道：「黃兄的張半仙雖然扮得很傳神，但面目陌生，攤位新設，在毒龍幫爪牙的眼中，你自然難逃嫌疑了。」

「鐵掃帚」上官清生性最是躁急，聽他們盡說些無關緊要的話，已大感不耐，沉聲道：「現在時已不早，正如公孫兄說的，長安是毒龍幫的第二大分舵，勢力不可輕侮，咱們應該儘快計議定當，以免行事時亂了步驟。」

王嵩說道：「上官兄說得不錯，咱們是應該趕快計議，據老花子所知，長安分舵舵主『臂猿』李道明人很精明，而且武功也不錯，尤其是他的『通臂功』，伸縮之間極爲霸道，聽說武當派掌門人靈風道長未接掌門之前，因不明就裡，曾吃過李道明『通臂功』的虧，所以咱們如遇此人時，特別注意他的二條伸縮自如的手臂。」

「該舵的三個香主，也都算得上是一流高手，」黃巍補充道：「如『無影刀』譚昌，他不僅刀法快，而且刀是緬鐵所鑄，極爲鋒利，其次是『八手猿』俞建勳，武功雖然平庸無奇，但他的一身暗器，却令人防不勝防，最後一個是『飛鳶』湯興，此人以輕功見長，『七禽掌』法的造詣也頗高，加以該舵的數十名弟兄，這股力量確是不可輕視的。」

微微一笑又道：「兄弟之所以如此詳細說明，是因爲該舵正在鬧事，如驚動官府中人出面干涉，說不定會給咱們套上個明火執仗的罪名，那就太冤枉了！」

「嗯！黃兄的顧慮很對，這倒確是個值得研究的問題！」公孫棠道：「如果不能速戰速決，勢必驚動官府，而咱們可不能藐視王法，和官府正面爲敵，即使咱們能及時撤退，但已打草驚蛇了，以後再想挑他們的垜子窰，就更費週章了。」

一直在垂首沉思的公孫棣，這時才低聲道：「兄弟倒想了個辦法，只不知是否行得通。」

公孫棠忙問道：「老二，你有甚麼辦法，還不快點說出來，也好讓大夥兒斟酌斟酌。」

公孫棣一個字一個字地道：

「調——虎——離——山！」

「調虎離山？」

「嗯！調虎離山！」

於是公孫棣便大略的說明了他的計劃，黃巍等人聽得不住點頭。

勾心鬥角　互相傾軋

毒龍幫長安分舵所在地，離縣城不過兩條街，是一座很大的四合院房子，中間的空地，便是他們的練武場。

正面一排五棟房子，是舵主和三位香主的住處，另一棟便是放置金銀珠寶的所在，由兩個精明幹練的頭目看管。

兩側和前面的幾排房子，住的是舵上幾十名兄弟。

這四合院裡雖然是沒有巡更的，却派有兩個弟兄值夜。

約莫子丑相交時刻，正面那棟放置金銀珠寶的房子裡，突然冒出兩條黑影，每人的肩上都扛着一隻脹鼓鼓的袋子，大概是作賊心虛，驚動了值夜兄弟，登時高呼：「有賊！」

「飛鳶」湯興應變最速，高叫聲方落，他已像陣風般自門內捲了出來，沉聲喝道：「出了甚麼事？」

值夜躬了躬腰，然後用手指着二條黑影逃走方向道：「稟湯香主，兩個賊人偷了藏金庫的東西，向這方面逃去了。」

湯興來不及細問，一晃身形，飛身上房，擶目略加搜尋，果然見前面百餘丈處，隱約有二條黑影，縱躍如飛。

湯興綽號「飛鳶」，輕身功夫確是不同凡响，只見他伏身一竄，竟迅逾掠波海燕，跟踪兩條黑影追去。

幾乎是湯興起步追賊的同時，藏金的房子裡又冒起了兩條黑影，裝束和前兩條完全相同，黑色夜行衣靠，臉上罩着一塊黑紗，僅露出一雙精光閃閃的眼睛，肩上也是各扛着一隻脹鼓鼓的袋子，顯然是逃走的兩人同黨。

不過這兩人的運氣似欠佳，剛好被「通臂猿」李道明和「八手仙猿」俞建勳、「無影刀」譚昌堵住。

李道明嘿嘿笑道：「朋友，你是那條線上的？也不睜開招子，竟偷到咱們這裡來了。」

兩個夜行人一言不發，屹立如故，因臉上蒙着黑紗，看不到他們的神色，但從灼灼逼人的目光中，似對當前情況已毫無所懼。

譚昌「嗆郎」聲中，緬刀出鞘，大聲道：「舵主，這種見不得人的毛賊，和他多說則甚，拿下再說。」

兩個夜行人同時一聲冷笑，有點興奮的將肩上布袋托在雙掌上，暗運一個眞氣，突然吐氣開聲，將布袋猛朝前推去，布袋經內力一震，登時碎成片片，布袋的金銀，竟如滿天雨洒般，帶着破空銳嘯，向李道明三人身上射去。

這一手確出乎李道明三人意料之外，雖然傷不着他們，却也足使他們三人忙亂了一下。

那兩個夜行人却趁着對方一亂的刹那間，飛身上房，也循着先前兩個夜行人逃走的方向，倉皇逃去。

李道明氣得暴跳如雷，雙臂一揮，喝道：「追！如不將這兩個匹夫生擒，碎屍萬段，誓不爲人！」

三人連袂縱起，取包圍之勢，李道明居中、譚昌在左、俞建勳在右，跟着前面的兩個夜行人，緊追不捨。

先前一亂之間，兩下原已拉開了十餘丈距離，雖經過半個更次，風馳電掣般追趕，却仍無法將距離拉近分毫。

「八臂仙猿」俞建勳空有一身霸道暗器，却因距離太遠，而英雄無用武之地，徒自氣得咬牙切齒。

半個多時辰的追逐，早已遠離長安城，霸陵亦已在望。

由長安到霸陵，不過三十餘里，沿途都是既平坦，而又寬敞的馬道，且有不少紅墻綠瓦，富麗堂皇的宮殿式建築物。

距霸陵尚有七八里之遙，有一片疏疏落落的樹林，「飛鳶」湯興正和一個身穿夜行衣靠的蒙面人拚死相搏。



兩個黑衣人被李明截住。

另一個蒙面人却負手站在一邊觀戰，兩個布袋，就扔在蒙面人的脚旁。

湯興的「七禽掌」法雖然輕靈飄逸，頗具火候，怎奈和他對敵的蒙面人功力更見精純，湯興雖交替使用「七禽掌」法的絕招，却並未佔到絲毫上風，且反被對方奇異的掌法逼住，有時連招都遞不出去。

而一旁觀戰的蒙面人偏偏得勢不讓人，不時的冷諷熱嘲道：「朋友，我看你這『飛鳶』該變成『鴨子』了，至於『七禽掌』法，更連鴨子都不如，不過你也不必氣餒，能再支持幾個回合，你的幫手就可趕到來了。」

話聲方落，只聽得「颼颼颼……」然後五條人影竄入林中，前面是二個蒙人，後面三人正是長安分舵舵主「通臂猿」李道明，和「無影刀」譚昌，「八手仙猿」俞建勳兩位香主。

「飛鳶」湯興一見舵主與其餘兩位香主都追賊追到這片林子裡來了，便知道進了敵人有計劃的圈套裡。便一邊出掌應敵，一邊大聲叫道：「舵主，咱們都中了賊人『調虎離山』的圈套了！」

李道明嘿嘿笑道：「中了他們『調虎離山』之計又如何，咱們如不能將這幾個見不得人的毛賊抓住，還有何面目去見幫主，更不能在江湖上混了。」

隨即向譚昌、俞建勳二人振臂一揮道：「不論死活，但決不容許逃走一人！」

譚昌與俞建勳應聲道：「遵命！」便撲向被他們追來的兩個蒙面人。

另一個在旁觀戰的蒙面人，這時却向「通臂猿」李道明走了過來，咧嘴一笑，道：「看人家打架多沒意思，來，老夫也陪你玩幾招兒，鬆鬆筋骨。」

聲落指出，一指向李道明「肩井穴」點了過去。

這一指確是快速之極，凌厲的指風，也發出「茲茲」破空之聲，李道明不禁心中一凜，來不及轉念，匆促中，急往側一閃，只聽得「嗤」的一聲，雖然避開了「肩井穴」，但指風擦着皮膚而過，宛似被燒紅的鐵條烙了一下，痛得他一咬牙，再看近肩處衣服，已被指風洞穿了一個小孔。

李道明確不愧一舵之主，雖然吃了這麼大的一個暗虧，却反而將激動的情緒平靜了下來，凝眸望着前面的蒙面人冷聲道：「尊駕好精純的坎離指！」

蒙面人冷聲道：「哼，坎離指是丐幫中不傳之秘，老夫可不敢掠

人之美。」

李道明一愣道：「不是坎離指？」

蒙面人冷聲道：「尊駕又怎能斷定是坎離指？」

李道明自然不願說出傷及手臂的感受，因爲敵人出手一指，自己即告受傷，總是有失面子的事，所以他並未往下接話，冷聲道：「看閣下功力不弱，應非無名之輩，爲何不敢以眞面目示人，而幹這種鷄鳴狗盜的勾當？」

蒙面人冷聲道：「老夫不是不敢，而是羞以眞面目示人，因爲年頭變了，魑魅魍魎橫行無忌，老夫既無能像鍾馗般捉鬼而啖之，由此對鄉閭心生愧念。至於，你罵老夫爲鷄鳴狗盜，老夫也絕不否認，不過咱們偷的盜的，都是不義之財……」

李道明方才吃過一次暗虧，心存報復，不待對方的話說完，突然閃身而上，左臂突長逕尺，一拳向蒙面人心窩搗去，同時沉聲喝道：「毛賊，你也嚐嚐這個滋味！」

兩下相距，原本不過七八尺之遠，李道明突起發難，加以右臂突然暴長逕尺，照理雖不能將蒙面人斃於拳下，至少也得負傷，然而結果却大出李道明意料之外，蒙面人的一個身子，竟像柳絮般輕飄，迎着李道明的拳風飄飛而起，輕盈悅目。

李道明駭然叫道：「柳絮身法！」

蒙面人一飄而落，冷笑道：「不錯。」

李道明深深吸了口氣，鎭定了一下心神，才厲聲道：「柳絮身法也是丐幫三種絕技之一，原來尊駕是丐幫中人！」

蒙面人的聲音冷得像冰，說道：「你既看出老化子的來歷，老化子就索性告訴你吧……」

話未說完，李道明已截口道：「你不說本舵也知你是誰了！」

蒙面人嘿聲道：「是誰？快說！」

李道明道：「丐幫幫主舒老叫化子。」

蒙面人冷笑一聲，道：「有眼無珠，胡扯一通。」

李道明詫異地說道：「你不是『俠丐』舒適？」

蒙面人道：「老化子王嵩。」

李道明駭然道：「你……你是『風塵怪丐』王嵩？你沒有死？」

王嵩冷聲道：「老化子如果死了，今天誰來收拾你們，一併告訴你吧，喏，那是『鐵笛子』公孫棠、那是『醉裡乾坤』伍無痕、『鐵掃帚』上官清，嘿嘿，咱們的行藏已經洩漏出來了，大舵主，你就拿命來吧！」

他這次是亮出了門戶，然後駢指如戟，疾向李道明的喉部點去。

李道明知道對方幾人身份後，便知今天絕難討好，能全身而退，便是萬幸，於是心裡有了打算，這見王嵩指出如風，喝道：「來得好！」左手五指箕張如鈎，疾扣對方腕脈，右手却握拳隱在左臂之下，砰的擊出一拳。

王嵩冷笑聲中，身形一轉，兩人登時電閃雲飄般，展開了一場惡鬥。

那邊的對手是「鐵笛子」公孫棠，這時戰鬥已近尾聲，湯興的七禽掌法雖然頗具火候，但和二俠莊的大莊主公孫棠相較，顯然仍遜一籌，湯興的身法和掌法，都是以輕靈奇詭見長，而公孫棠的每一招每一式，都是很平常，沒有太多的變化，但勁風激盪，威力驚人。

湯興竭盡所能，仍無法扳回劣勢，已是心浮氣躁，情急之下，彈身而起，兩臂凝聚十成功力，一招「猛鷹搏兔」，身子凌空下撲，同時雙掌一揚，兩股凌厲的掌風，直向公孫棠當頭壓下。

公孫棠喝聲：「找死！」雙掌掌心突往上一翻。

四股勁力相交，只聽得「啪啪」連聲，公孫棠被震得往後退了一大步，再看湯興時，却如斷了綫的紙鳶，竟被反震之力震飛到兩三丈以外，而且一連撞折了數株杯口般粗的樹木，才「叭達」一聲，摔在地上，登時了帳。

湯興一死，李道明更無心戀戰，王嵩何等人物，早看透了他的心意，招式突然一緊，將李道明裹了個風雨不透，嘴裡還不停地大聲嚷叫道：「大舵主想開溜，那太不夠意思了吧！看你的三個屬下，一個已經躺下了，兩個還在拚命呢，你總不能撇下他們不管，而只顧自己逃命呀！」

李道明心裡又是駭、又急、又氣，經對方一嚷，更是怒極如狂，激起了慓悍之性，大喝一聲，左臂驟長半尺，一拳向王嵩當胸擂去。

這一拳是李道明全身的功力所凝，王嵩技藝雖高一二籌，却也不敢輕攖其鋒，逼得往側一閃。

李道明看見有機可趁，再不怠慢，突地又是一拳擊去，身形却倒縱而起，向相反的方向射去。

王嵩並未追趕，仍然站在原地嘻嘻笑道：「大舵主，你想逃恐怕沒有那麼容易，這林裡的四週，老化子都下了禁制的呢。」

話聲方落，突聽一聲清叱起處，李道明果然逃得快，回來得更快，而且嘴角已沁出縷縷血漬。

李道明回到場中，用衣袖拭去嘴角血漬，獰視着王嵩道：「賊化子，李老子與你們何仇何怨，竟是

如此這般趕盡殺絕。」

王嵩笑道：「邪正不兩立，冰炭不同爐，毒龍幫不滅，武林中永無寧日，大舵主，你們濫殺白道人時，可能想到爲他們留一條生路？嗯！」

李道明一聲大喝：「賊化子，李老子和你拚了！」

但見他鬚髮蝟立，雙目暴張，顯然已將畢生修爲的功力，完全凝聚在一條臂上，目光炯炯，企圖作孤注一擲。

論功力，王嵩確較對方爲高，但在這種一搏分生死的骨節眼裡，却也不敢大意，忙暗自凝聚功力，準備接受對方石破天驚的一擊。

「無影刀」譚昌和「鐵掃帚」上官清這一對拆已近百招，仍然是錙銖必較，却也沒有佔着上風。

戰場上勝負之分，武功高低固然是決定因素之一，但心理上的沉着與否，都也能左右戰機，尤其是勢均力敵的對手，更爲重要。

譚昌和上官清的功力，本在伯仲之間，但譚昌却受了李道明的影响，失去戰鬥意志而逐漸落下風。

「八手仙猿」俞建勳功力平平，早被「醉裡乾坤」伍無痕逼得手忙脚亂，他雖有「八手」之名，滿身都是暗器，却苦於抽不出使用暗器的空隙，以伍無痕的功力，應可早將俞建勳斃於掌下，但他却靈貓戲鼠般遲遲不下殺手。

「砰！」一聲暴響，接着一聲悶哼！

李道明和王嵩終於拚了決定生死的一掌。

王嵩伸手摘去蒙面紗巾，但見他面色蒼白，顯然這石破天驚的一掌，也使他的內腑受到了傷害。

李道明却七孔流血，面色猙獰如鬼，指着王嵩道：「你……」頹然倒了下去。

李道明死後，譚昌冷冷的一笑，突然一招「野戰八方」，將上官清逼退數步，然後橫刀喝道：「且住！」

上官清冷聲道：「咱們兩人還未分出高下來呢？」

譚昌沉着臉冷聲道：「上官清，你用不着說風涼話，譚某既已認敗服輸，要殺要剮，悉聽尊便，譚某人決不會皺皺眉頭。」

說完，「噹」的一聲，將緬刀扔在地上。

上官清性情耿直，他倒由衷欣賞譚昌的這種作風，聞言笑道：「咱們未分高下是實，上官清沒有說風涼話的意思，譚兄請不要介意啊！」

譚昌冷聲道：「敗軍之將，介意又當如何呢？」

上官清本不善於說話，這時被譚昌咄咄一逼，一時愣在當場，不知如何回答。

公孫棠這時走過來，揭去蒙面黑布，向譚昌抱拳道：「兄弟公孫棠……」

譚昌却傲不爲禮的冷聲道：「二俠莊的大莊主，譚某久仰得很。」

公孫棠不以爲意的淡淡一笑道：「不敢，兄弟和譚兄雖然過去緣慳一面，但對譚兄的爲人，却知之甚稔。」

譚昌冷笑道：「一個幫匪，當然不是好人，是嗎？」

公孫棠語氣肯定地道：「不！譚兄雖是身在毒龍幫，却是出污泥而不染，更使兄弟萬分敬佩！」

譚昌嘿然無語，緩緩低下了頭。

俞建勳眼見剛來的四人已兩死一降，已完全失了鬥志，只是戰、降之間，一時有點委決難下。

伍無痕目光何等銳利，業已看破了對方心意，這時俞建勳正一招「天外來鴻」，駢指疾點伍無痕「太陽穴」，但伍無痕雙掌如刀般截削對方「腕脈穴」，脚下一旋，一式「枯籐繞樹」，欺入對方掌影之中，低聲道：「俞兄，識時務者爲俊傑，毒龍幫主趙公明，豺狼之性，多行不義，覆滅之期不遠，俞兄明珠暗投，現在正是棄暗投明的時候了，尚請三思！」

這番話大義凜然，落地有聲，俞建勳深爲感動，一聲嘆息，驟然收式道：「俞某並非頑石，只是……只是……」

伍無痕含笑道：「俞兄可是有什麼困難？可否相告？」

俞建勳欲言又止，最後終於說道：「不瞞尊駕說，俞某和那位譚兄早萌脫幫遠引之心，只因家小聚居在太白山的仙源谷中，那裡是毒龍幫總壇所在地，恐因此累及家小，才逼爲所用，唉！」

這時公孫棠等人都走了過來，他們也聽到了俞建勳所說的一切。

譚昌鎖着雙眉，低嘆了一聲，道：「事難兩全，咱們也祇有走一步，算一步，顧不得那麼多了。」

公孫棠沉吟道：「這件事關係重大，咱們還是從長計議的好。」

王嵩道：「火都燒到眉毛了，還有時間從長計議？」

上官清大聲道：「乾脆咱們就去飛龍堡大鬧一場，分散他們的注意力，譚、俞二兄就趁亂走進仙源谷去，悄悄的將家小接出來。」

黃巍笑着搖搖頭道：「飛龍堡人多勢衆，戒備森嚴，假如這樣好對付，咱們也用不着詐死了。」

上官清微慍道：「你說我這辦法不好，你有什麼好的主意？嗯？」

黃巍道：「在下一時也沒有好

的主意。」

譚昌嘆了口氣道：「諸位也不必爭執了，譚某相信只要暫時不露面，趙公明還不至對咱們的家小不利。」

「好辦法。」一條人影自樹梢頭撲下，是個文士裝扮的年輕人，身法美妙已極。

「啊！朱老弟，是你！」上官清眼睛一亮，興奮的道：「咱們正在爲計窮發愁，你來得正好。」

接着給譚昌、俞建勳引見道：「這位老弟姓朱名明，綽號『珠璣秀士』，別看他嘴上無毛，鬼心眼兒可多得很呢，是咱們的卧龍先生哩！」

譚昌、俞建勳和朱明互相抱拳道：「久仰！」朱明微笑道：「失禮得很，晚輩偸聽了各位說的話。」

伍無痕哈哈笑道：「好小子，別臭美了，別人駡我醉鬼，其實人醉我獨醒，你以爲你來得無聲無息，瞞過了所有的人？哈哈，你來時是貼地飛掠，然後猱升上那棵大樹，隱在一片稠密的樹葉之中……」

朱明笑道：「前輩神目如電，晚輩的這點道行，自然瞞不過你老人家了。」

王嵩笑道：「大凡喜歡駡別人『臭美』的人，自己更是臭美使人作三日嘔。」

伍無痕瞪眼道：「老化子，你敢揭伍某的瘡疤？」

王嵩笑道：「有什麼不敢，大不了你再把老化子灌醉了。」

伍無痕笑道：「你想，伍某可再不上你的當了。」

朱明笑道：「兩位前輩別鬧笑了，現在時已不早了，方才譚前輩說『暫不露面』，晚輩倒覺得這是個好辦法，不過……」

上官清道：「不過怎麼樣了？」

朱明道：「辦法雖好，不過需要略加補充，就完美了。」

於是他低聲說出補充的意見，當他們依計將現場處理了完畢，遠處霸陵城中傳來第一聲報曉的鷄啼。

＊　＊　＊

趙公明滿面怒容，在引風軒中不停地來回蹀步。

藍無極匆匆來到引風軒，向趙公明躬身道：「幫主召見屬下，不知有何指示？」

趙公明道：「你可知長安分舵發生了事情？」

藍無極愕然道：「屬下不知，長安分舵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

趙公明恨恨地道：「被挑了。」

藍無極問道：「這是什麼時候的事？」

「昨晚。」趙公明將一張字條交給藍無極道：「這是信鴿方才捎回來的消息。」

藍無極略一過目，道：「幫主，屬下覺得這件事情大有可疑。」

趙公明蹀到書案前落座，揮手道：「無極，坐下來說，嗯，老夫也有點覺得奇怪，譚昌和俞建勳的家小都留在谷中，如萌異心，可以想像到是什麼後果。」

藍無極就座後，即垂首沉思不語。

趙公明對這位心腹諸葛瞭解極深，知道他此時正在運用智慧，倒也住口不言。

約莫過了盞茶光景，藍無極才緩緩的抬起頭來，目注趙公明沉聲道：「幫主，依屬下的分析，這完全是一着『移花接木』之計。」

趙公明道：「眞是『移花接木』之計嗎？」

藍無極道：「不錯，這正如幫主方才所說的，譚昌和俞建勳的家小都留在仙源谷中，屬下不相信他們能忍心不顧家小的死活，至於霸陵附近那片林子裡的兩具屍體，俱已被砸得面目全非，雖從衣着及遺物辨認出是李舵主和湯興香主，焉知不是故弄玄虛，其實都是譚、俞二位香主的屍體，再說，譚、俞二位香主都是幫主一手提拔的，當初往長安分舵時，自願將家小留在谷中，幫主還曾對他着實嘉勉了一番呢。」

「嗯。」趙公明沉吟着，不住的點頭。「這就對了，李道明和湯興也是老夫提拔的，但當初派往長安時，都是高壇主和白壇主極力保荐的，哼，這就脈絡分明了！」

藍無極眸子裡掠過一抹詭異之色，低聲道：「幫主最好不要揭穿他們這條詭異之計，先聽了高、白、邵那三位壇主的意見……」

「不行！」趙公明道：「如果眞是譚昌和俞建勳叛幫，他們的家小就得全部處死，老夫怎能這樣做！」

藍無極微微一笑道：「幫主可以推說譚、俞二位香主失踪了，很可能是被敵人擄了去。」

趙公明點點頭道：「也只好如此了。」

話題一轉，又道：「老夫上次命你調查之事，是否有了眉目？」

藍無極道：「屬下祇作了初步調查，可能有六七位香主不穩，不過屬下還不十分肯定。」

趙公明道：「嗯！這件事情關係太大，調查時千萬要愼重！」

藍無極道：「幫主萬安，請放心，這等大事，屬下怎敢輕率從事。」

「很好！」趙公明欠欠身，道：「你傳命下去，今晚酉刻，副幫主之下，香主以上，在第一密室集會。」

藍無極躬身應道：「遵命，屬

下先行告退。」

＊　＊　＊

第一密室，開山而建，其實是一座極大的洞府。

酉刻，第一密室中央圓型會議桌，疏疏落落的坐滿了二十餘人。

這間密室極爲寬敞，足可容納千人，二十餘人在這間密室中，自然顯得極爲空洞。

雖從三丈餘高的室頂懸下數十盞巨型琉璃燈，但均未使用，僅在會議桌週圍燃了十餘支兒臂粗的牛油巨燭，燭火熒熒，吐着黃色的光暈，愈襯托得這座空曠密室陰森森的，如同鬼域一般。

幫主趙公明端坐在一張虎皮交椅上，左側是副幫主「三絕神君」西門雄，右側是護法「九頭獅子」倪通。

由副幫主左側延伸，是內三壇和外三壇的六位壇主，倪護法右邊是十八位香主。

唯一使副幫主以下所有在場之人感到納悶的，是這個會議竟沒有幫主智囊「毒手書生」藍無極參加。

藍無極爲幫主趙公明親信智囊，雖因誤失戎機被摘去護法銜頭，但信任未衰，仍然是幫中炙手可熱的人物，這次假第一密室召集幫中香主以上的人開會，顯然是個極重要的會議，而藍無極竟然無故缺席，自難免使人驚異懷疑，他們雖未敢在會議上竊竊私議，但從他們臉上的表情，眼中的神色，業已流露無遺。

趙公明看在眼裡，暗暗點頭，欣然以爲得計，當然還得說明藍無極不能參加這次會議的理由。

「本幫主這次召集香主以上人員假第一密室開會，是因爲這次會議有極度機密性，依據本幫規定，凡屬機密性會議，非香主以上職司人員，均不准列席參加，藍無極雖爲本幫迭建功勳，但因前次誤失戎機，已被摘去護法之職，現仍投閒置散，並無職司，自不能參加本次會議。」

這是一篇很美的謊言，在場之人雖覺得理由很牽强，却又找不出反駁的漏洞。

當然，即使能找出反駁漏洞，但在一幫之主的威嚴下，誰又願意惹上這樣與自己毫無關連的無謂麻煩。

當然，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忖測，各懷鬼胎，而這種結果，也正是趙公明和藍無極所預期的。

說得明白點，藍無極比較趙公明更殷切獲得這種預期的效果。

趙公明終於依照飛鴿傳書所載的簡略地宣佈了長安分舵被挑的情形，提到舵主李道明和香主湯興的被殺，語詞閃爍不定而曖昧，使人感覺其中另有文章。

尤其是紅旗壇壇主「黑豹子」高嵐，和黑旗壇壇主「赤煉蛇」白彪二人，更加如芒刺背，坐卧不安。

會議中討論到殺害李道明和湯興的蒙面兇手，都懷疑是俠義道中人喬裝，但趙公明却含笑斜睨着西門雄不置可否。

至於譚昌和俞建勳的失踪，更是諸多忖測，自然也都言之成理，而無法使之成定論。

最後終於決定了兩件事。

一件事是派高嵐、白彪和邵雲亭三位壇主赴長安調查眞相。

第二件事是派人打入俠義道組織，刺探俠義道的動靜。

第一件事是解決了，但第二件事是費煞周章，原則雖然決定了，但派什麼人去才合適？如何接近對方而能順利打入對方組織？而對方什麼人比較容易接近？

這問題經過一個多時辰的討論，最後終於採納了外三壇紫旗壇主「桃花娘子」李嫣嫣的提議——色誘。目標人物就是「日月雙環」葉一帆。

＊　＊　＊

葉一帆，年約四旬上下，生得風流倜儻，一表人材，善使日月雙環，在武林中也是個耳熟能詳的人物。

洛川縣東城，有一座宏偉巨第，門額上題着「潛廬」兩個金字，體仿瘦金，筆法蒼勁已極，顯是出自名家手筆。

這座潛廬，即係「日月雙環」葉一帆於數年前落籍洛川時所置的產業。

潛廬佔地極廣，自葉一帆購置之後，即鳩工大事增建，不僅極盡堂皇富麗，且亭台掩映，花木扶疏，頗具園林之勝。

葉一帆雖未娶親，但艷姬美婢環繞，享盡人間艷福。

這天正午，他正在沁春閣和艷姬飲酒取樂，一個垂髫丫鬟匆匆進來彎腰道：「啓稟老爺，外面有位李夫人求見。」

葉一帆楞道：「李夫人？」

垂髫小鬟應聲道：「是的，是王福這樣說的。」

「王福人呢？」

「在閣子外面。」

「喚他進來！」

「是！」

王福進入閣中，躬身稟道：「王福見過老爺。」

葉一帆道：「王福，那位『李夫人』是個什麼樣的女人？你可曾查問她的來歷？」

王福道：「那位李夫人坐在一輛豪華馬車內，因車簾低垂，小的沒有見着人，不過她隔簾囑咐小人的，如果老爺忘懷了，可提『富春舊友』，老爺便回想起來了。」

葉一帆「啊」了一聲，接着哈哈笑道：「是媽媽，王福，你先去招呼，說主人親自出去迎接便是。」

王福離去後，一個面目妖嬈的年輕女人嬌聲道：「那姓李的女人是不是你的老相好呀？」

葉一帆笑着在她臉上輕輕的捏了一下，道：「怎麼？吃醋？」

接着臉色一正，沉聲道：「她現在是毒龍幫紫旗壇壇主……」

妖嬈女人接口冷聲道：「原來只是個女幫匪。」

葉一帆低聲喝道：「不准亂說話，她可是個殺人不眨眼的母夜叉，小心她宰了妳。」

嬌嬈女人冷哼一聲，賭氣閉口不言。

葉一帆微微一笑道：「妳們都回房去吧！」

又轉向侍立一旁的垂髫小環吩咐道：「小紅，妳吩咐廚下，撤去殘席，重整一席盛筵送上來。」

一切交代好，才匆匆離開沁春閣，向前廳而去。

一輛裝飾豪華的油壁香車仍然停在門口前，車簾也仍然低垂着，家人王福垂手躬身站在階上。

「哈哈哈，眞是貴客，眞是貴客！」葉一帆人未到，爽朗的笑聲已先自傳了過來。

車簾緩緩捲起，葉一帆人也正好到了階前。

李媽媽走出車廂，向葉一帆含笑襝衽道：「賤妾無端端過府打擾，葉大俠不會不高興了吧？」

李媽媽年約三十餘，雖然美人遲暮，但那股醉人的風韻，仍極撩人。

葉一帆抱拳笑道：「芳駕蒞臨，使蓬華生輝，只是葉某迎接來遲，還請李女俠多多擔待爲是。」

李媽媽嫣然一笑，轉向車廂內輕聲道：「妹子，妳可以出來，難道還要大姐攙妳不成？」

「妹子怎敢。」聲如出谷黃鶯，聲音悅耳已極。

突地，葉一帆頓覺眼前一亮，一個淡裝素服、淸麗絕俗的雙十年華少女，出現在他的眼前，精神爲之一振。

葉一帆性好漁色，爲花中之魔王，獵艷半生，可說閱人無數，但從未遇見過像眼前這般迷人的少女，不禁一時看得呆了。

李媽媽微微一笑道：「葉大俠，讓賤妾給你們引見。」

她說這話時，暗注內勁，直送入葉一帆的耳內。

葉一帆猛然驚覺，不由尷尬萬分地抱拳道：「葉某一時失神，深爲抱歉，兩位請先下車，候入內奉茶再引見不遲。」

在大廳分賓主坐落後，一個紅衣美婢奉上香茗。

淡粧少女始終粉頸低垂，一副不勝嬌羞之狀。

李媽媽這時笑着輕拉少女一把，道：「妹子，看妳這麼大的人，還害羞……來，姐給妳引見，這位就是姐姐常常跟妳提及的『日月雙環』葉一帆大俠了。」

淡裝少女粉面飛紅，襝衽道：「見過葉大俠！」

葉一帆嘻嘻的笑道：「姑娘請不要多禮！」

李媽媽又道：「這是我妹子柳媚娘，很少在外走動，失禮之處，還請葉大俠多多包涵爲是。」

葉一帆已色迷迷地望着柳媚娘道：「不敢！令妹天姿國色，無殊小謫塵凡的瑤池仙子，葉某有幸得睹令妹芳容，誠不辜負此生了！」

話完，向柳媚娘深深一揖，只驚得柳媚娘連忙襝衽還禮不迭。

葉一帆和李媽媽稍作寒暄，剛才奉茶的紅衣美婢又入廳中向葉一帆嬌聲道：「爺！酒席已準備妥當，請爺陪客人入席吧！」

葉一帆向紅衣美婢揮手，然後起身肅容道：「濁酒粗餚，不成敬意，請二位賞光！」

李媽媽笑道：「這不太打攪了嗎？」

說着，已和柳媚娘盈盈起身。

* * *

沁春閣已支起長窗，雖是深秋，但窗外仍然花團錦簇，一片葱籠。

李媽媽被推在首位，柳媚娘橫坐，葉一帆坐在下首主位相陪。

三個紅衣美婢，分站在三人身後侍候。

酒過三巡，葉一帆笑向李媽媽道：「自富春江一別，倏忽數年，最近才知李女俠榮任毒龍幫紫旗壇壇主，眞是可喜可賀，葉某應敬李女俠一杯，藉表祝賀之意。」

李媽媽媚笑道：「算啦，既屬舊交，應知賤妾素不擅飲，倒是這位媚娘妹子，天生海量，葉大俠不妨多敬幾杯。」

葉一帆哈哈一笑，將杯中酒一飲而盡，自有紅衣美婢又爲他將空杯注滿，擎杯目注柳媚娘道：「在下和柳姑娘雖是風萍偶聚，但因李女俠的關係，亦無異是舊交，在下敬姑娘三杯，請姑娘賞光。」

柳媚娘羞澀的一笑，兩抹紅暈登時飛上雙頰，愈顯得嬌艷無邪，媚態撩人，葉一帆看得一呆。

李媽媽看在眼內，心中暗笑，嘴裡內却湊趣道：「媚妹，妳是怎麼樣的，人家葉大俠在敬妳的酒呀？」

柳媚娘一陣忸怩，終於還是喝了三杯，但李媽媽又慫恿着道：「來而不往非禮也，媚妹子，也應回敬三杯，才是道理。」

柳媚娘嬌笑道：「妹子酒量淺薄，怎能和葉大俠較量，媽姐，請妳不要捉弄妹子。」

葉一帆笑道：「姑娘但喝無妨，這酒性極溫和，不易醉人的。」

李媽媽接口接着笑道：「媚妹，聽到了沒有，這酒不易醉人，愚姐也品嚐過了，以妳的酒量，三五斗決無問題，並非愚姐捉弄妳，而是咱們不能輸了禮數啊！」

柳媚娘白了李媽媽一眼，終於舉杯道：「葉大俠，小妹借花敬佛，也回敬你三杯。」

就這樣由李媽媽從中撥弄，柳媚娘和葉一帆三杯來，三杯去，十餘斤重的一埕酒頃刻而盡。

柳媚娘已是嬌臉緋紅，醉態可掬，嬌喘吁吁地道：「葉……葉大俠，小妹實在不勝酒力了……噢……」

李媽媽笑道：「我這妹子今天確是醉了，葉兄，還是留點餘興吧！」

葉一帆狡獪一笑道：「在下着人去調製點醒酒湯來，好爲柳姑娘醒酒。」

李媽媽道：「不用了，府上客房在那裡？我這妹子只須小睡片刻，便不礙事了。」

柳媚娘人本嬌艷，加上幾分撩人醉態，更如出水紅蓮，美得不可方物，葉一帆早已被逗得心旌搖搖，幾難自持，他深恐這雙尤物宴後即行離去，空留一片綺思，這時聽說還要小睡片刻，正中下懷，忙殷勤地道：「啊，客房離此不遠，就由在下領二位姑娘去吧。」

李媽媽看看窗外天色，已是「夕陽無限好」的傍晚時分，向葉一帆嬌媚地一笑道：「賤妾尚有其他事故，必須出去一下，最遲明天午時前一定回來，我這妹子就交給你了，希望葉兄能好好的照顧她……」

葉一帆這時可心花怒放了，全身的毛孔都張開了，說不出的舒暢，笑道：「柳姑娘是葉某的貴賓，怎敢怠慢，請李女俠儘管放心好了。」

「放心，哈哈哈！」李媽媽笑得極爲淫蕩地道：「別人，賤妾是不大清楚，你葉大俠呀，哼！賤妾可眞有點不大放心！」

一語道中葉一帆心事，葉一帆也不禁感到臉上一陣臊熱，涎着臉嘿嘿笑道：「媽媽，妳怎能這樣的不相信在下。」

李媽媽冷聲道：「我很希望能相信你，也希望你眞能使我相信，請記着你的諾言，不准碰她。」

說完，柳腰款擺，向外而去。

「媽媽，讓我送妳出去。」

「不必了，能好好的照顧我妹子就行。」

李媽媽離去後，葉一帆冷冷一笑，隨吩咐兩個紅衣美婢道：「將這位柳姑娘攙扶到綴錦園歇憩，非經我的許可，誰也不准去打擾她。」

兩紅衣美婢相視會心一笑，便攙扶柳媚娘往綴錦園而去。

綴錦園自成一格，一棟精緻樓房，裝潢得美奐美輪，四週奇花異卉，燦爛繽紛。

二樓佈置極富浪漫情調，四週墻壁和一應傢具事物，都是粉紅色彩。

柳媚娘秀目微張，仰臥在綉榻上，身上蓋着一張粉紅色綾羅錦被，鼻息微微，顯已熟睡着了。

兩個紅衣美婢已退到外室，不時的指點着內房，交頭接耳，談論不休。

天，漸漸的暗了下來，二樓內外都已燃點燈火。

葉一帆已換上了一領白綢綉花長衫，手持摺扇，顯得文質彬彬的，確不遑多讓那擲果潘郎。

他搖搖擺擺的到了綴錦園，徐徐的登上了二樓。

兩個紅衣美婢連忙站了起來，葉一帆作了個不要高聲說話的手勢，然後輕聲問道：「柳姑娘醒了沒有？」

兩個紅衣美婢之一作了個鬼臉，也輕聲嬌笑，道：「睡得正甜呢，爺，這正是偷香竊玉的大好機會，要不要婢子們留下？」

葉一帆走過去，在那說話的紅衣美婢臉蛋上輕擰了一下，笑道：「我兒眞乖，爺要找個適當的機會好好報答妳一下。」

那紅衣美婢嬌媚地一笑道：「聽說爺是天生異稟，婢子可消受不起。」

葉一帆淫邪地一笑道：「是否天生異稟，以後妳自然會知道的，從現在起，柳姑娘有爺服侍，妳們也累了一天，歇息去吧！」

「爺，祝你好運。」

葉一帆待二女去後，便輕輕把房門掩上。

摺扇輕搖，進入內室。

湊巧柳媚娘夢囈似的輕呼叫道：「水……水……」

葉一帆忙將摺扇收攏插在衣領上，斟了一杯茶送至榻前，低聲道：「姑娘，請用茶。」

連呼數聲，柳媚娘才醉眼微睜，當她看清送茶的是葉一帆時，似是驟吃一驚，道：「怎麼是你？」

葉一帆小心地陪着笑臉道：「是葉某害姑娘醉酒，理應親自侍候。」

柳媚娘道：「這怎麼敢當，怕不折煞奴家了。」

用力搖搖頭道：「我的頭還好昏啊！」說着，又用力搖搖頭。

葉一帆笑笑道：「這茶有醒酒之作用，還是由葉某扶姑娘起來用茶吧！」

說完，坐到床沿，左手伸入柳媚娘頸下，將她輕輕的托着坐了起來。

柳媚娘斜睨着葉一帆輕輕一笑道：「你好壞！」

葉一帆老於花叢，得到「你好壞」這三個字的暗示，便左臂用力一勾，柳媚娘的上半身便倒進了他的懷裡。

柳媚娘嚶嚀一聲道：「你……」下面的話，却被兩片熱的嘴唇堵住了。

開始時，她還「唔唔唔」的掙扎，慢慢地，她竟變成了一隻八爪魚，先將葉一帆手中的茶杯接過放在床頭櫃上，然後手脚並用，將葉一帆緊緊的纏住。

葉一帆騰出雙手，一邊在柳媚娘的身上上下其手，大施輕薄，一邊也得柳媚娘之合作，衣服一件一件的像花蝴蝶般滿室飛舞，最後，一副柔軟滑膩，像白玉般凹凸分明的胴體，完全展現在葉一帆的眼底。

然後，小樓內的燈熄了，無邊春色，帶來一陣滿足的嬌喘……

* * *

天尚未曙，葉一帆和柳媚娘終宵糾纏，這時仍在交頸貼股而眠，突然一條纖細人影，如狸貓一般毫無聲息地溜進了房中。

內室燈光雖滅，外室燈光仍明，來人一身翠綠，正是葉一帆的富春舊識，現任毒龍幫的紫旗壇壇主李嫣嫣也。

李嫣嫣嘴角含着一絲冷峻的笑意，眸子裡浮動着心情複雜的光彩，默立床前良久，手中「嗆郎」一聲，拔出背後長劍，指着葉一帆一聲嬌叱：「姓葉的，你幹得好事！」

葉一帆驟然驚醒，頭微側，頓覺寒鋒逼面，不禁駭然道：「李女俠，有話好說，妳這又是何必呢？」

李嫣嫣冷聲道：「還有什麼好說的，我將妹子托你照顧，你趁她酒醉姦污她，你，你簡直是人面獸心了。」

柳媚娘似也驚醒過來，睡眼惺忪地從葉一帆的肩頭望過去，李嫣嫣向她使了個眼色，她頓如受了極大的委屈般，雙手掩面嚶嚶啜泣了起來。

葉一帆道：「李女俠，在下知罪了，甘願領罰。」

李嫣嫣冷笑道：「領罰？嘿！你將女人的名節看得這樣微不足道，葉一帆，姑奶奶今天欲用你的血，洗去我妹子所受的污辱！」

柳媚娘說道：「我該怎麼辦啊？嗚嗚，我這一輩子……倒不如死了乾淨！」

李嫣嫣忙勸道：「妹子，妳可不能做傻事，這並不是妳的錯，妳放心，愚姐一定給妳出這一口鳥氣，將這個人面獸心的傢伙，寸寸凌遲，刀刀剮剮。」

柳媚娘似哭得更傷心，哽咽道：「姐姐，那就勞妳費心，將小妹一齊殺了吧！」

葉一帆已聽出柳媚娘的弦外之音，也附和着懇求道：「李女俠，葉某雖年逾不惑，但還是中饋尤虛，只要柳姑娘不嫌棄，葉某願意大肆舖張，明媒正娶！」

李嫣嫣聽二人的口氣，倒有了將錯就錯，化嫌隙結連理的意思，其實這本來就是個騙局，她自然是見階下台，不過她還是狠狠的將葉一帆折磨了一番，才收劍入鞘道：「你們快穿上衣服，我在外面房裡等候。」

這時天已大明，三人就在這座小樓促膝而談。

葉一帆雖花中魔鬼，被他糟塌過的女人不知凡幾，但他對艷光四射的柳媚娘，確是產生了一份發自內心的愛意，所以對李嫣嫣所提出的若干條件，雖覺太苛，但最後還是勉强的應允接受了。

葉一帆和柳媚娘的婚禮，果然大肆舖張，極盡浮誇奢靡之能事，祇要在西北武林上稍有名氣的江湖朋友，莫不收到一份燙金的大紅喜帖。

當然是毒龍幫例外，因為葉一帆不願抖出他和李嫣嫣的關係，所以連柳媚娘也改名換姓為屠珍珍了。

內外結合　殲滅毒龍

太白山後，有一座人跡罕到的絕谷，谷中亂石縱橫，蓑草高過人頭，是狐鼠野兔的棲息之處。

這天晚上，星月無光，强勁的西北風，在谷中打着迴旋，風吹草偃，發出一片「刷刷」聲響。

谷中，蓑草叢裡，這時圍聚着黑黝黝的一堆影子。

是狐？是鼠？

兩者都不是，而是圍聚着七八個萬物之靈的人物。

這些人在毒龍幫中都有相當地位，為首的就是副幫主「三絕神君」西門雄，依次是內三壇的紅旗壇壇主「黑豹子」高嵐，和外三壇的黑旗壇壇主「赤煉蛇」白彪，綠旗壇壇主「火鴿子」邵雲亭、「病尉遲」周凱、黑旗壇香主「飛毛腿」蔡萬里，綠旗壇香主「巧燕子」畢參。

雖是在這種荒涼的山谷中，而他們說話的聲音，仍然是謹慎地抑制得極小，僅堪他們圍聚在一起的人聽到，距離稍遠，那點極小的聲

音便被風聲草聲掩沒了，一無所聞。

在這樣深的夜裡，他們秘密地在這種荒涼山谷中聚會，喁喁密議，到底在密議些什麼呢？

因為他們說話的聲音實在太小，加上風聲草聲的掩護，外人自是無法得知，不過最後的幾句話倒頗堪玩味。

最後的幾句話，也許是情緒激動的關係，聲音漸漸極高，那是副幫主西門雄的聲音，道：「老實說，我西門雄從未服過任何人，當初敗在趙公明的『流霞指』下，便曾疑心有詐，不過西門某素重諾言，既成事實，也就不作計較，却想不到趙公明器淺量小，不能容物，且累及在場諸位，使西門雄萬分過意不去！」

「副幫主大可不必自責，」這是「黑豹子」高嵐的聲音：「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毒龍幫雖然表面日益壯大，其實內部勾心鬥角，互相傾軋，而趙幫主又耳朵奇軟，相信讒言，即使沒有副幫主加入本幫這檔子事，毒龍幫遲早也會內鬨火併，不過現在咱們有了副幫主作主，在氣勢上也不遜他們多少了。」

「藍無極這個人很可怕，諸位要特別的防着他點。」

「藍無極平時倒和屬下很談得來，」這是「火鴿子」邵雲亭的聲音。「他雖是趙幫主的親信智囊，但對趙幫主的為人處世，怨言最多，常於不經意間流露，自被摘去護法之職，更是憤懣萬分，近來趙幫主好像對他愈來愈疏遠，幾次極重要的集會都未讓他參加，由此可見一斑了。」

「副幫主的指示很對，」這是「赤煉蛇」白彪的聲音：「不管藍無極的居心如何，咱們要多些防着他，總是不會錯的。」

然後，聲音又突然轉低了……

約莫又經過半個時辰的密議，才見一條條的黑影宛如狡狐黠鼠般，分批竄出了這座荒涼的山谷，消失在黝黑的夜色之中。

過了片刻，在離西門雄等人密議處不遠的一叢蔓草內，「颼」地竄出兩個身穿着寬大黑袍，面覆黑紗的人來，其中一個身材略高的嘿嘿笑道：「西門雄這斯背叛老夫，猶自可恕，想不到高嵐、白彪、邵雲亭竟也敢鼓動手下香主背叛老夫，簡直罪該萬死！哼，老夫非讓這些叛徒嚐嚐百毒攻心的滋味不可，令那居心背叛者戒，無極，走！」

* * *

烟嵐四合，大地蒼茫。

終南山午心谷的終南派重地——歸農山莊，家家屋頂上都冒着了炊烟，一班門下弟子為農事辛勞了一天，也相繼荷鋤牽犢歸去。

終南派式微有年，尤幸掌門人駱君甫目光如炬，未雨綢繆，不但嚴禁門下弟子行走江湖，而且將所有弟子聚集在午心谷，耕種及紡織，以韜光隱晦，才能夠免於江湖洶湧波濤的淘汰。

這次毒龍幫崛起西北，且和終南派密邇相鄰，所以未向終南派挑衅，一則因為終南派並不參與江湖上的是非恩怨，雖然臥榻之側，不容他人鼾睡，却可留心緩圖，主要原因是終南派雖然式微，總還是武林中九大門派之一，曾有過光輝的歷史，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就算能將終南派一鼓盪平，亦必須付出慘重的代價，使毒龍幫元氣大傷，這是趙公明所不願為也。因之這相鄰的一派一幫，一正一邪，得以暫時相安無事。

以上是毒龍幫趙公明一廂情願的想法，也是他的親信智囊藍無極向他分析武林形勢所獻的策略。

其實，駱君甫早另有打算，覆巢之下無完卵，在暴力的範圍內，雖可苟安一時，一旦毒龍幫的勢力茁壯得能輕易毀滅終南派時，終南派仍難逃覆滅之禍了。

所以駱君甫雖未有明顯地和毒龍幫公然為敵，但暗地裡已積極參與瓦解毒龍幫的行動。

終南派表面上是寧靜的，其實每個人的心上，都如壓着一塊重鉛似的。

突然傳來一陣急如驟雨的馬蹄聲，頓給這座表面平靜的山莊，帶來些許訝異和一陣莫名的騷動。

歸農山莊男耕女織，確像一處世外桃源，誰知他們無時無刻都緊繃心絃，做了應變的準備工夫，馬蹄聲漸行漸近，是單人獨騎。

那是一匹全身毛色潔白的長程健馬，馬上人英挺俊逸，年約二十七、八，一身白綢長衫，鞍旁掛着一支帶鞘長劍，原來是今「珠璣秀士」朱明。

馬至莊前，朱明一提長衫，飛身而下，含笑抱拳道：「諸位辛苦了。」

朱明已數度來過歸農山莊，終南派的弟子全都認識，這時也都抱拳道：「朱少俠辛苦！」

朱明道：「在下有急事須面謁貴掌門人駱老前輩，煩那一位仁兄代為傳報一下。」

一個荷鋤的中年漢子笑道：「家師正和幾位師叔在大廳議事，朱少俠不是外人，用不着傳報了，請自便吧！」

說完，向一個年輕漢子呶呶嘴道：「去好好照顧朱少俠的坐騎，多上飼料。」

朱明道了聲多謝，便逕向一棟較高大的房子走了過去。

大廳中，駱君甫正和三位師弟

娓娓而談，一見朱明進來，便笑着欠身而起，道：「朱老弟辛苦了！」

朱明抱拳長揖道：「晚輩朱明，拜見駱老前輩！」

駱君甫笑道：「朱老弟請不必多禮！」

一指他的三個師弟，問道：「朱老弟可認識他們？」

朱明打量了三人一眼，歉然地道：「晚輩眼拙，請老前輩賜予介紹，以便晚輩一一拜見，以盡禮數。」

駱君甫笑道：「他們都是老夫的師弟，落籍湖廣一帶，久已不問武事，日前才被老夫馳函召回……」

接着便為雙方一一引見。

面如古月顎下長鬚的是「玉麒麟」盧彬。

豹頭環眼虬鬚繞頰的是「賽張飛」解垣。

前二人的年紀都在五旬左右，另一個的年紀和朱明相仿，生得眉清目秀，一派斯文，姓楚名慕漁，此人人雅名雅，可惜綽號太不雅，「八步追魂」，完全像個黑道人物的匪號。

經過一番寒暄，落座後，朱明道：「晚輩此來，是奉了管大俠的指示，向老前輩報告一件機密大事。」

話至此處，遲疑的溜了盧彬等三人一眼。

駱君甫會意，笑道：「老夫這三位師弟，都是嫉惡如仇的血性漢子，老弟但說無妨！」

朱明不禁臉上一熱，囁嚅地道：「晚輩怎敢……」

駱君甫拈鬚笑道：「年輕人謹慎是應該的啊！」

朱明抱拳道：「謝老前輩寬宥。」稍停，又道：「管大俠密函指示，毒龍幫已被他用離間計一裂為二，毒龍幫主趙公明準備在本月十五日，該幫為創幫五週年的慶祝宴上，將叛幫之人悉數鴆殺，但到時這個秘密一定外洩，以引發他們火併……」

駱君甫登時興奮得以手加額，老淚縱橫地道：「這確是個好消息，也虧仲英這孩子受盡委屈，總算這兩年下的功夫沒有白費。」

「玉麒麟」盧彬笑道：「大師兄，小弟和解、楚兩位師弟奉大師兄諭召，間關千里，馳援師門，想不到這位朱少俠捎來如此大好消息，眞是師門福澤深厚，大師兄德望所化……」

駱君甫拭去臉上淚痕，呵呵笑道：「盧師弟，愚兄何德何能，你奉承為兄不要緊，可要笑掉這位朱老弟的大牙了。」

朱明笑道：「老前輩德高望重，武林所共欽的！」

駱君甫雙手亂搖笑道：「得啦，得啦，老夫如眞有德望，也不致躲到此山谷裡來做農夫了，朱老弟，還是說正經的要緊。」

朱明道：「管大俠希望老前輩能出面，暗中召集白道羣雄，望月午刻前須到達飛龍幫堡附近隱匿，決不能稍露形跡，以免啓毒龍幫徒疑竇，一見沖天青燐蛇燄箭訊號，便可直撲飛龍堡內……不過……」

駱君甫道：「不過什麼？」

朱明道：「管大俠密函中說，希望諸位前輩善體天和，除元兇巨惡之外，莫廣事株連，多造殺劫！」

駱君甫哈哈笑道：「仲英不僅機智百出，這份善良心地，尤難能可貴，老夫和他一比，倒感有些自慚形穢了。」

雙眉一皺，又道：「聯絡其他同道非難，只是那五位詐死的行踪飄忽，不知是否能及時聯絡上。」

朱明笑道：「那五位前輩行踪，晚輩倒是知道，就由晚輩聯絡好了。」

駱君甫道：「如此就多辛苦你朱老弟了。」

朱明起身，深深一揖道：「晚輩尚須趕往黃前輩等人處傳訊，就此告辭了。」

駱君甫和他的三位師弟也站了起來，沉聲道：「老弟現在有正事在身，老夫也不留你了，俟將來武林靖平，老夫當專誠邀請老弟來莊中盤桓盤桓！」

朱明正待離去，突然「哦」一聲道：「晚輩眞該死，幾乎忘了件重要事情。」

駱君甫微笑道：「老弟忘了什麼？」

朱明趨前一步，低聲道：「老前輩千萬莫通知『日月雙環』葉一帆！」

駱君甫愕然道：「為什麼？」

朱明道：「因為如果給葉一帆知道了這個秘密，很快便會傳到趙公明的耳中，則咱們等待了幾年的機會，就功虧一簣了！」

駱君甫不以為然地道：「葉一帆早年是聲名狼藉，但自落藉洛川後，業已改邪歸正，和以前判若兩人，上次在敝莊集會時，他陳詞何等慷慨激昂，決非矯飾，老弟既然提出警告，當非空穴來風，必有所本？」

朱明道：「前次在老前輩莊上集會，葉一帆的慷慨陳詞雖然言不由衷，倒確是並無二心，但自他新婚後，情況却完全變了。」

駱君甫竟似不信的道：「哦？」

朱明道：「老前輩可知他的新婚夫人是誰？」

駱君甫道：「聽說是姓屠，芳

名珍珍。」

朱明冷笑道：「那只是化名，她的眞姓名是柳媚娘，連城山三妖姬之一，毒龍幫紫旗壇壇主『桃花仙子』李嫣嫣的二妹子。」

「啊！」駱君甫眞的驚愕怔住了，半晌才噓了口氣道：「好險！如非朱老弟告知眞相，可眞要誤了大事了！」

說着，抬手自額上抹下了一串冷汗。

* * *

十月，望月。

天上雲層堆得很厚，沒有風，顯得陰沉沉的，似是欲下雪的樣子。

早上，離飛龍堡七八里處的周家集，來了一大批的皮貨商人。

西北氣候寒冷，皮貨最為暢銷，每年這個時候，總有很多批皮貨商人經過周家集，當然也順便做點生意。

周家集是個不算小的鎮甸，有三五百戶人家，因正當交通孔道，往來的商旅很多，所以客棧業一枝獨秀。

這批皮貨商共有十餘人，五輛滿載皮貨的車子。

他們到了周家集，便將車子一逕趕往集尾的三和客棧，原來他們早先派來的人，在三和客棧訂好了房間。

十幾個人分住在東西兩座跨院，地方尚算寬敞。

先來的是個眉毛很濃，膚色黝黑的中年漢子，大伙兒都叫他朱老七，這時來到了東跨院，向一個髮鬚斑白的老人拱拱手道：「駱大爺，酒席已準備齊了，是分開來吃？還是聚在一起？」

駱大爺也拱拱手，含笑道：「朱老七，這一路來辛苦你了，酒菜都擺在這裡吧，大伙兒聚在一起聊聊，也比較熱鬧些。」

朱老七轉頭向候在跨院門口的伙記大聲道：「伙計，聽到了嗎？兩桌都擺在這裡，快點兒辦吧！」

伙記應聲離去後，朱老七又轉向駱大爺低聲道：「老前輩，一切均按照計劃行事，飛龍堡現在忙得緊呢！」

* * *

飛龍堡確是忙得緊，打曙色微曦開始，幾乎用上全堡人的力量，懸燈結綵，大事舖張的佈置。

今天負責總提調的人是「毒手書生」藍無極，毒龍幫創幫五年來，幾乎席捲了整個西北武林，而且還在暗中積極向中原武林伸展其勢力，這種成就，撇開是非邪正不談，確是值得驕傲和誇張的。

藍無極運籌帷幄，確是費煞苦心，他不止是指揮佈置場所，有關飲食安全等問題，他都得做全盤計劃籌備。

飛龍堡平時的明樁暗卡，是由一班普通徒衆擔任，但今天情形特殊，藍無極商得「火鴿子」邵雲亭的同意，全改由神火隊接替。

至於藍無極為何要商得邵雲亭同意？其中是否另有文章？因事關他二人的機密，自非局外人所知了。

飛龍堡附近各舵，均奉到幫令，除舵主必須參加外，並得選派一位香主為代表，隨同舵主趕回總壇參加慶典。

巳正，慶典開始。

一十二支青燐蛇燄箭射入高空，拉開了慶祝儀式的序幕，接着鼓樂喧天，爆竹聲震騰。

慶祝儀式整整進行了一個時辰，才在悠揚的鼓樂聲中結束。

大廳中，宴開三十餘桌，幫中眷屬，則另在第一密室設宴。

香主以上的座位，都設有名牌，所以入座時用不着客套謙讓，各自找名牌入座，秩序井然不亂。

午刻，藍無極點查人數，均已到齊，只有正副幫主的兩個位子仍然空着。

大廳中將近有兩百人，但沉默得幾乎可以聽到每個人的心在跳動，竟然靜寂無聲。

又過了約莫盞茶光景，才聽到內室傳來清楚步履聲。

藍無極站起來做了個手勢，大廳中所有的人，全都站了起來，但仍然異常沉靜。

先露面的是個軀幹修長，身着古銅色長袍，顎下一部紫髯老人，他正是毒龍幫幫主趙公明。

緊隨在藍無極右肩略後的，是個身軀頎長，面色陰沉的中年人，是副幫主「三絕神君」西門雄。

藍無極領先鼓掌，一响羣隨，大廳中立刻响起了如雷般的掌聲。

趙公明和西門雄在掌聲中步入各自的座位，揮揮手大聲道：「請坐下，各位請坐下！」衆人這才就座。

趙公明自己並未坐下，毒蛇般的眼光掃了全場一瞥，然後假謙虛、眞賣弄的將諦造毒龍幫的艱辛，和五年來的成就簡略的說了一遍，才舉杯道：「總之，毒龍幫有今日的這番氣象，都是在座各位弟兄的功績，本幫主無以為敬，希望與各位同乾一杯……」

「且慢！」西門雄一聲大喝，儼如打個焦雷，使得所有在場各人之心情倏怔，全將酒杯靠在唇邊，不敢將酒汁傾入喉中。

趙公明面色一沉，怒視西門雄喝道：「副幫主，你這是什麼意思？」

西門雄冷笑道：「幫主，屬下覺得今天這個宴會，含有某種意義

，可否請幫主坦白說明眞相？」

趙公明毒蛇般的眸子裡掠過一抹狡獪的兇光，冷冷的道：「副幫主，本幫主倒欲請教，你說這番話的用意何在？」

西門雄冷笑道：「用意嗎？嘿嘿，西門某覺得今天這個盛大的宴會，並非眞正慶祝創幫五週年……」

趙公明怒聲截道：「不是慶祝創幫五週年？你倒說說看，是爲了什麼？」

西門雄一字一字地大聲道：「清——除——異——己！」

趙公明沉聲喝道：「西門雄，你想在本幫中挑撥是非，製造風潮，哼！那你也太不自量力了！」

西門雄冷笑一聲，道：「姓趙的，你的卑鄙手段，西門某在仰天坪就已經領教過了，是否西門某挑撥是非，製造風潮，喏，這就是最好的證明！」

說完，自囊中取出一塊白花花的碎銀，往杯中一塞，取出一看，只見沾酒的部份，已變成烏黑顏色，顯然酒中下有劇毒。

目光一抬，「黑豹子」高嵐已倏地站了起來，伸手揑着半截烏黑的白銀，指着趙公明大喝道：「姓趙的，你實在太狠毒了，高某和各位兄弟出生入死，助你成名立萬，有那一點對不起你，你竟對咱們妄加猜疑，使出這種卑鄙惡毒的手段，欲置咱們於死地。姓趙的，你還有理性嗎？今天不還咱們一個公道，誓不與你干休！」

趙公明一臉猙獰之色，咬牙狠聲道：「敢背叛老夫的，除死無他途，本幫主原念你們對本幫不無微勞，想給你們一個全屍，你們既然不知好歹，就怨不得本幫主狠心，欲使你們形神俱滅了。」

藍無極這時在趙公明耳畔低聲道：「幫主，一切均按原定計劃行事，屬下這就去準備。」

趙公明「嗯」了一聲，突然雙臂一揮，厲聲喝道：「殺！決不能讓叛幫賊漏網！」

登時碗盞齊飛，叫罵喝叱並起，一場自相殘殺的混戰，就此開始了！

西門雄戟指趙公明喝道：「趙老賊，你也不用閒着，咱們是舊恨新仇一起算，這裡地方太狹窄，你的『流霞指』恐施展不開，有種就隨西門老子到外面去分個高低！」

趙公明面目猙獰，大聲道：「你是肇禍之源，老夫決不會容你活着離開飛龍堡！」

西門雄冷笑道：「咱們不分個強存弱亡，誰也別想離開！」

「颼，颼！」趙公明和西門雄宛如兩隻穿簾巧燕，凌空射出了大廳。

* * *

藍無極的第三支青燐蛇燄箭，正好射空而起。

三支青燐蛇燄箭出手雖有先後，但昇空時却似同時出手，三團藍色火燄，成品字形緩緩上昇。

趙公明仰面望了三團藍色火燄一眼，然後目光轉到藍無極猙獰的臉上，綻出一絲陰沉的笑意。

西門雄目光中流露出一片興奮的色彩，似有意無意地投了藍無極一瞥，讚許地微微點了點頭。

* * *

周家集，三和客棧的東跨院內，這時正酒至半酣。

朱老七突興奮地道：「看！規定訊號射出來了！」

駱老大放下酒杯，沉聲道：「賊巢裡已經開始火併，咱們也得準備往裡淌了。」

文中交代這一批皮貨商人，正是俠義道中人所喬裝，駱老大是終南派掌門人「神杖翁」駱君甫，朱七自然是「珠璣秀士」朱明了。

不到半個時辰，他們每人挽着一小捲皮貨，從容地離開了三和客棧。

* * *

西北的十月，夜色來得很早，申時尚未到盡，四際已是暮色蒼茫了。

經過了兩個時辰的火併，飛龍堡中已是死傷狼藉，慘不忍睹！

「黑豹子」高嵐和「奪命金丸」甄鶚，都是內三壇的壇主，高嵐掌紅旗壇、甄鶚掌黃旗壇，二人平日的交情尚不惡，可是碰到這種節骨眼裡，却有如臨大敵般，各展生平所學，互不相讓，恨不得將對方三五招內置之死地，因而出手甚爲狠毒。

高嵐和甄鶚如此，藍旗壇主「搜魂手」賈奉先和對手黑旗壇主「赤煉蛇」白彪，紫旗壇主「桃花娘子」李嫣嫣，和綠旗壇主「火鴿子」邵雲亭以及各舵主、香主、頭目和所有幫徒之間，也莫不如此。

他們根本不理會本是同幫共事的患難兄弟，這也許就是黑道人物之所以稱爲黑道人物吧！

「紫髯叟」趙公明與「三絕神君」西門雄已酣戰數百回合，仍是勢均力敵，誰也無法搶制機先。

趙公明一雙龍虎雙環，各重十餘斤，招招大開大闔，硬擋，西門雄的鐵骨摺扇雖不敢硬招硬架，但扇走輕靈，配合奇異的招式，却也毫不遜色，顯非短時間內可以分出勝負。

* * *

「神杖翁」駱君甫等一行十餘人，在快接近飛龍堡時，便很快的各自卸去僞裝，恢復了本來眞面目。

皮貨捲內暗藏的兵刃都取了出

來，皮貨捲兒都隨手棄在路旁。

他們坐在一起略爲商議，便分散開來，很快的隱入蒼茫夜色之中。

* * *

夜色終於垂了下來，雖是十五的晚上，但天上沒有圓圓的月亮，也沒有閃爍的星辰。

天，暗沉沉的，對面難辨五官面目。

風，入夜已轉勁，刮得呼呼作響。

飛龍堡沒有半點兒燈火，但廣場却常因兵刃磕碰，冒出一溜溜刺眼的火花。

空氣中瀰漫着刺鼻的血腥味，傷殘者的呻吟，和正在拚搏的喝叱聲，使人不禁有種激忿的衝動。

場中的火併，顯然已進入殊死的階段，大部份的匪徒非死即傷，所剩下來的僅功力悉敵的十餘對而已。

「紫髯叟」趙公明和「三絕神君」西門雄二人，心裡都懷有斗大的疑團——藍無極施放三支青燐蛇燄箭後，即行離開了打鬥場所，再也未見露面，而幫中的一支神火勇士，已交由藍無極指揮，藍無極事前曾暗中分別和雙方約定，施放三支蛇燄箭，是通知神火隊勇士準備支援，施放一支是行動開始，然而準備訊號已放出多時，而行動訊號却石沉大海，尤其在這戰況慘烈，膠着之際，雙方都將勝負之數，期望於神火隊勇士的應援，可是他們作夢也未想到竟完全受了藍無極的愚弄。

神火隊勇士見到了三支冲天而起的蛇焰箭，不止未做應援的準備，反而各將神火筒卸下，袖手作壁上觀。

當然，這也是藍無極所運奇謀的一部份，使白道各人能很順利地解決這一支極爲霸道的火器隊伍，進而控制全盤局勢。

然而，藍無極施放三支蛇焰箭之後，突然失去下落，就像突然在空氣中消失一般，使幾方面的人都爲之惴惴不安，他究竟去了那裡呢？各人均心存疑竇。

* * *

藍無極施放了三支蛇焰箭之後，見場中雙方已死傷纍纍，但惡鬥更趨劇烈，不由冷冷一笑，自言自語道：「哼！看你們去狗咬狗，一嘴毛吧！」

說完，倒縱而起，向一片叢林中隱去。

這片叢林中原派有幾名神火隊員插樁，但却着了藍無極的道兒，被點了昏穴，軟綿綿地躺在地上。

藍無極原想去和白道人物會合，不料螳螂捕蟬，黃雀在後，他剛進入林中，便聽到一陣陰惻惻的笑聲，來自一棵擎天古樹的梢頭。

藍無極心頭微微一震，忙凝神戒備，低聲喝道：「朋友，鬼鬼祟祟的豈是大丈夫行徑！如是衝着藍某來的，就請現身賜教。」

「嘿嘿，閣下借屍還魂，來飛龍堡臥底，以惡毒的離間詭計，使毒龍幫自相殘殺，難道這就是堂堂正正的行徑？」

說話的聲音極爲怪異，像是故意揑着鼻子說的，顯見是平時常見面的，而且是十分熟悉的人矯飾的。

藍無極哈哈笑道：「朋友既認爲藍某是『借屍還魂』，必有所本，想不是信口雌黃的了？」

「哈……」

長笑聲中，一條黑影凌空飛撲而下，落地處與藍無極相距不足七尺。

林中光線雖然黑暗，但藍無極內功深湛，目力何等銳利，業已看清楚來人面目，正是毒龍幫中，位居左護法之職的「九頭獅子」倪通，不禁發出聲驚「咦」道：「原來是倪兄！」

倪通微笑道：「正是區區，藍兄，不！現在應該稱呼一聲管大俠了，管大俠覺得很意外吧？」

藍無極一怔道：「倪兄怎知在下姓管？」

倪通道：「在下區區不但知道管大俠姓管，而且還知道管大俠是怎麼李代桃僵，冒充藍無極混進毒龍幫臥底哩！」

略頓，又道：「也許管大俠懷疑，區區怎會知道得如此清楚？」

藍無極道：「不錯，在下正欲請教！」

倪通微微一笑道：「因爲在下正是如假包換的『毒手書生』藍無極哩！」

說至此處，雙手由兩頸側往上一掀，一張人皮面具應手而起，登時露出一張英俊的面孔，變成兩個面目、身材完全酷肖的藍無極，洒脫地笑道：「管兄，想不到我藍無極雖然惡名滿武林，却有『九頭獅子』倪通冒充於前，復有你『神機秀士』管仲英僭用於後，實大出藍某意料之外！」

藍無極，不，現在應該稱他「神機秀士」管仲英了，錯愕良久，才疑惑地道：「管某在潯陽江畔所殺的，是『九頭獅子』倪通？」

藍無極笑道：「不錯，管大俠代藍某誅此惡獠，藍某正欲向管大俠道謝哩。」

管仲英一時摸不清藍無極的意向，沒有多說話，只是輕輕地「哦」了一聲，表示心中的疑問。

藍無極笑容倏斂，神情肅然地又道：「藍某不否認三年前的彰彰惡行，但自與『非非僧』在佛陀岩一

夕長談，竟使藍某氣質盡變，不啻昨死今生……至於藍某近三年來的遭遇，說來話長，現管大俠身繫消魔衛道重責，分秒必爭，藍某不欲因個人而使管大俠貽誤大事，管大俠請！」

這確是大出管仲英意料之外的一個變故！但愕然良久，才抱拳由衷地說：「浪子回頭金不換，藍兄明珠去翳，暗室生明，正是武林之福，現在毒龍幫傾覆在即，尚望藍兄一本初衷，從旁協助，俾得早了此殘局。」

藍無極道：「趙公明豺狠心性，恐遷怒於家屬，兄弟願略盡棉力，負起仙源谷的安全之責。」

管仲英抱拳一拱，道：「如此就有勞藍兄了，請！請！」

「請！」

兩條黑影同時彈身而起，一東一西，刹那間便人影無踪。

* * *

夜色，愈來愈深。

夜風，愈來愈勁。

飛龍堡前，毒龍幫徒的自相殘殺，仍陷於膠着的狀態中。

* * *

管仲英與駱君甫一干俠義道會合了，並善言將一班改邪歸正的神火隊勇士安慰一番，才轉向駱君甫道：「駱老前輩，趙公明勢窮力竭，覆亡在即，晚輩深恐他遷怒背叛者的家屬，所以想請老前輩分一部分人手去保護他們，不知老前輩意下如何？」

駱君甫頷首言道：「你的顧慮極是，就請公孫兄昆仲偏勞吧！」

管仲英道：「仙源谷已有『毒手書生』藍無極負責保護，兩位前輩就請負責第一密室好了。」

公孫棠兄弟聞言一愕，其實發愕的不僅是公孫兄弟，所有在場的人都愕住了。

駱君甫迷惑地問道：「仲英，你說『毒手書生』藍無極在仙源谷中？」

管仲英答道：「是呀！」

駱君甫更加迷惑了，詫異的道：「藍無極不是在潯陽江畔死在你劍下了嗎？」

管仲英道：「那個藍無極是『九頭獅子』倪通喬裝的。」

駱君甫笑了道：「你簡直把老夫搞得迷糊了，『九頭獅子』倪通不是『毒龍幫』的左護法嗎？怎會……」

管仲英微微一笑道：「他才是如假包換的『毒手書生』藍無極呀，不過他已被聖僧禪師點化了，如今已改惡從善了。」

接着便將藍無極在林中和他相遇所說的話，複述一遍，羣俠才瞭解眞相，同聲道：「哦！原來是如此！」

公孫棠兄弟離去之後，羣俠也不停留，齊向飛龍堡前的廣場而去。

* * *

毒龍幫徒的火併，仍在捨死忘生，都恨不得將對方擲上幾個血洞。

一干俠義道現身之後，熾烈的火併場面反而鬆弛下來。

趙公明生性陰鷙狡詐，他本已對今晚的情形起疑，羣俠的出現，更使他的猜想獲得了證實。

他與西門雄的功力，原只在伯仲之間，雖已惡鬥了五六百個回合，却仍錙銖必較，勝負難分。

這時，西門雄的鐵骨摺扇正一招「樵子指路」，點向趙公明的膺窗穴，趙公明身形微側，右手龍環却向鐵骨扇輕輕敲去。

趙公明這一着，是無敵意的表示，西門雄自然是明白，於是也放緩了攻勢。

「西門兄，你可曾看出今晚的情勢？」

「嗯！咱們似乎都中了人家的圈套！」

「藍無極那狗娘養的，有朝一日落在老夫手中，非把他銼骨揚灰不可。」

「幫主，那是以後的事情了，問題是咱們目前的處境！」

「西門兄說的是，其實咱們祇是場誤會，都是受了藍無極的愚弄，只要咱們能同心合力，大事尚可有爲！」

西門雄收招躬身道：「在下願聽候幫主差遣！」

趙公明道：「西門兄不必客氣，請趕快招呼他們住手，先合力對付强敵。」

西門雄躬身道：「屬下遵命！」

場中的惡鬥，經過西門雄大聲一喝，登時停了下來，趙公明走過去老淚縱橫地道：「各位弟兄們自相殘殺……唉！現在已眞相大白，老夫眞是內疚，汗顏無地，好在各位都是老夫同生共死，共患難的好兄弟，必可見諒的……」

「黑豹子」高嵐嘿嘿的冷笑道：「姓趙的，你也別貓哭老鼠假慈悲了，你如果眞的將咱們當作同生死、共患難的好兄弟，也不會輕信人言，在酒中下毒，忍心將咱們置於死地了！」

趙公明雙目中兇光一閃而逝，嘆了口氣道：「高老弟，老夫已知錯了，如今强敵當前，咱們豈能……」

「火鴿子」邵雲亭大聲接口道：「姓趙的，你不必再假惺惺了，邵某也不會再替你賣命，從現在起，邵某宣佈脫離毒龍幫！」

「赤煉蛇」白彪登時立刻大聲應和道：「對！咱白彪也從現在起和毒龍幫一刀兩斷！」

白彪大聲一嚷，影响所及，連被趙公明視爲心腹的「奪命金丸」甄鶚，「搜魂手」賈奉先、「桃花仙子」李嫣嫣，以及殘存的十幾個舵主和香主，都受到了感染，當然他們並不是盲目附和，而是經過了片刻的沉思，對高嵐等人的遭遇，油然而生兔死狐悲之感，所以衆口同聲，一致宣佈脫離毒龍幫。

西門雄更想爲自身利益，出面斡旋，却被李嫣嫣遙指着鼻子嬌叱道：「你與趙公明都是一丘之貉，都不是什麼好東西。」

西門雄面色一沉道：「李姑娘，君子絕交不出惡言，妳……」

一旁守候多時的終南派掌門人駱君甫這時接口道：「照說這時貴幫的家務事，外人不便干預，不過今晚情況特殊，老夫不得不出面說幾句話。」

趙公明突越過西門雄，面對駱君甫，雙目中寒芒如電，獰聲道：「駱君甫，趙老子好悔恨，沒有及時將歸農山莊夷爲平地，才由得你此刻在這裡耀武揚威！」

駱君甫哈哈大笑：「終南派雖然式微，但歸農山莊也並不是可以任人踩躪的地方，閣下大可不必悔恨，致於貴屬欲脫離毒龍幫，老夫覺得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何況人各有志，大可不必勉强。」

趙公明怒喝道：「住口，駱老兒，你別以爲毒龍幫業已解體，趙老子就奈何你不了，哼！你先嚐嚐趙老子這對圈兒的味道。」

話聲未終，龍虎雙環已挾着雷霆萬鈞之勢，猛砸駱君甫雙肩。

駱君甫一閃身，避開雙環攻勢，正欲拔劍應敵，忽聽「風鈴劍」黃巍大聲道：「駱老，殺鷄焉用牛刀，請讓在下接他幾招！」

駱君甫微微一笑道：「黃兄偏勞了！」

趙公明憋了一肚子氣，也不再多話，雙環電掣，攻向黃巍。

趙公明能領導毒龍幫雄霸西北，進窺中原，下屬自不乏桀傲不馴的頂尖兒高手，尤其在黑道上，弱肉强食，被認爲天經地義之事，由此可見趙公明的一身功力，必有其驚人之處。

黃巍雖然也是一方之雄，但與趙公明的功力相較，已遜了一籌，更何況趙公明是積怨出招，威力倍增，才數招後，黃巍已不堪壓力負荷，左支右絀，險象環生。

終南派掌門人駱君甫的師弟「賽張飛」解垣「哇哇」一聲怪叫，提着重達三十餘斤的竹節鋼鞭縱身而上，和黃巍雙戰趙公明，才算勉强扳回劣勢。

「三絕神君」西門雄也是以一敵二，對手是「鐵掃帚」上官清和「風塵怪丐」王嵩，不過西門雄可不若趙公明這麼輕鬆，十數招後，已被逼得毫無還手之力，加以老叫化的一張嘴死不饒人，使西門雄徒自氣破肚皮，却是對他毫無辦法了。

駱君甫掃了全場一眼，然後低聲向管仲英問道：「仲英，那班已脫離毒龍幫的人，咱們如何處置？」

管仲英含蓄地一笑道：「老前輩悲天憫人，已有成竹在胸，何必讓晚輩掠美。」

駱君甫哈哈一笑，擧步向甄鶚等人走了過去。

「奪命金丸」甄鶚在毒龍幫中，職掌黃旗壇之首，平日在幫中亦頗受同儕尊敬。這時，自然而然地越衆而出。

駱君甫含笑抱拳道：「甄大俠和諸位朋友，能及時認淸趙公明的猙獰面目，毅然脫離了毒龍幫，這明智的抉擇，老朽深以爲諸位慶賀。」

甄鶚嘆口氣道：「臨陣而叛，在下只有感到愧慚，駱掌門人有何教言，就請直截了當的說吧！」

駱君甫道：「教言不敢，因爲老朽和甄大俠以及諸位朋友，都是同源，有幾句諍言，不當之處，還請見諒。」

甄鶚道：「駱掌門人有話祇管直說，在下等都在洗耳恭聽。」

駱君甫莊容道：「諸位都是武林中有聲望，有地位的人物，只因一時不察，受了趙公明的蠱惑，助紂爲虐，戕害同源，而成武林公敵！尤幸諸位及時神淸智朗，這固然是武林之幸，也是諸位之幸，如今諸位宣佈脫離毒龍幫，也無異毒龍幫正式解體，希望各位以趙公明爲殷鑑，今後能善用所學，多爲武林造福。」

甄鶚抱拳正欲答話，「桃花娘子」李嫣嫣已搶先冷笑道：「駱老兒，你這是在教訓咱們？嗯！」

駱君甫淡淡一笑，說道：「李女俠言重了，方才老朽已經說過，這是諍言，請不要誤會才好。」

李嫣嫣道：「我不管你是什麼『諍言』、『教言』，只問你，咱們是否還要比劃比劃才能離去？」

駱君甫道：「李女俠和各位朋友欲走，就儘管請便，只希望今後各位能善體天心，多爲武林造福爲盼。」

甄鶚極爲感動地抱拳道：「駱掌門人宅心仁厚，語重心長，在下等當緊記在心，青山不改，綠水長流，在下就此告辭了！」

駱君甫也抱拳道：「願各位前途珍重！」

「刷刷刷」黑影連閃，甄鶚十數人利那間走得一個不留……

* * *

場中斷殺仍很激烈，趙公明雙戰「風鈴劍」黃巍和「賽張飛」解垣不下，已換上他的成名兵刃量天尺，並暗扣一支紫雲梭在左掌掌心中。

今晚他弄巧反拙，致衆叛親離，陷於羣俠包圍之中，心知欲想衝出重圍，比登天還難，因之激發兇性，一支量天尺施展出來，奇招詭式層出不窮，而且全是進手招式，毫不理會自己的安全，這種不要命的打法，倒頗見效，登時將黃巍和解垣壓迫得毫無還手之力。

西門雄見賢思齊，邯鄲學步，竟然也將鐵骨摺扇，無風指和天魔掌的威力發揮得淋漓盡致，十數招後，不但扳回已失去的先機，取到了主動，且反使上官清和王嵩處處受制，陷於苦鬥惡戰之中。

駱君甫等一干俠義道雖目睹黃巍等四人險象橫生，徒自暗暗焦急，因爲欲解這四人之危，却難免貽人以車輪戰或羣毆之譏，這或許就是白道不同於黑道之處吧！

正當一干俠義道束手無策之際，突地，遠處傳來一聲充滿悲憤的厲嘯，好快的身法，嘯聲甫歇，一條黑影已如殞星墮地般縱落當場，隨即沉聲喝道：「住手！」

喝聲雖然不大，却有股震懾的力量，拚鬥雙方果然應聲而停，各自倒縱數步。

來人一身黑色勁服，五綹長鬚，背後交叉背負着兩枝帶鞘長劍，雙目煞光灼灼地指着趙公明恨聲道：「趙公明，一劍堡與你何恨何仇？竟然派遣西門雄率人大擧進犯，哼！你摧毀一劍堡曹某並不痛心，但被毒火燒死的百餘條人命，曹某今夜非討還這筆血債不可！」

趙公明仰天大笑：「趙某人一生殺人無算，欠下血債計不勝計，曹昇，你大言不慚的欲向趙某討還血債，但你可曾衡量過你自己？」

原來此人竟是「一劍堡」堡主曹昇，聞言獰聲道：「姓趙的，不必張狂，你應該知道『善者不來』的道理，哼！曹某就率性賣次狂，今夜就憑背後雙劍，鬥鬥毒龍幫的正副兩位幫主。」

趙公明狂笑道：「有種！有種！」

黃巍暗忖：「曹昇大概是被仇恨冲昏了頭腦，自往死路上鑽！」忙大聲相攔道：「曹兄，千萬使不得！」

曹昇冷冷地道：「爲什麼？」

黃巍雖對曹昇不知好歹的冷漠態度，極爲不滿，但並未形於色，仍婉言相勸道：「趙公明和西門雄，已如甕中之鱉，網中之魚，曹兄又何必……」

曹昇似感不耐，不待黃巍的話說完，便冷冷地接口道：「黃兄盛情心領，曹某如不能親殲這一雙惡獠，實難一雪心頭之恨！」

西門雄嘿嘿冷笑道：「就憑你們這幾塊料也配？」

黃巍淡淡一笑，道：「配與不配，很快便見分曉了。」

曹昇突地拔出背後雙劍，併交左手往懷中一挽，揚聲向俠義中人道：「曹某已立誓親手爲百餘人命討還血債，諸位都是曹某素所敬佩之人，但如插手管曹某這檔子事，不論是出諸善意或惡意，曹某均將視爲生死大敵，不情之處，還請諸位見諒。」

在場諸俠都對曹昇平日爲人知道得極爲清楚，他並不是個有正義感的人，雖是掛着俠義道的幌子，但投機取巧，城府極深，平日的所作所爲，有時尤甚於綠林大盜……所以大家都暗暗詫異曹昇的這種反常行爲。

黃巍等四人也只有迷惑地搖搖頭，退到一旁了。

曹昇雙劍一分，一指趙公明，一指西門雄，沉聲喝道：「你們最好兩個一齊上，也免得曹某多浪費時間。」

趙公明陰惻惻地道：「曹昇，放眼當今武林，大概還沒有人敢在趙某人面前發此狂言，你，想死得光彩點，趙某和西門兄也只有勉爲其難的成全你了。」

又轉向西門雄道：「西門兄以爲如何呢？」

西門雄抱拳道：「幫主決定之事，屬下唯命是從！」

曹昇冷笑道：「兩位這樣一唱一和，也不怕人笑掉了大牙，嘿，其實誰死誰活，還很難逆料呢。」

話完，雙臂緩緩平伸，掌中一劍指天，一劍指地，目光微抬，凝視上指的劍尖，脚下不丁不八，顯得虛飄飄的，似是毫無根基的樣子。

這種怪異的起手式，確是見所未見，聞所未聞，在場的正邪雙方，都算得是老於江湖的人，經驗極豐富，然而對曹昇這個起手式，都毫無所知，心中暗暗奇怪。

管仲英突然一聲驚咦道：「是陰陽和合劍法！」

駱君甫說道：「管老弟，甚麼是『陰陽和合劍法』？」

管仲英道：「『陰陽和合劍』是百餘年前，一雙男女老妖邪所創的劍法……啊！老前輩請看，他們已經交上了手！」

曹昇和藍無極、西門雄是打起來了，趙公明的量天尺每出一招，莫不是風雷併發，威勢驚人，西門雄的一支鐵骨摺扇也是怪招迭出，配合着無風指的不時奇襲，眞是令人防不勝防的了！

反觀曹昇，似在網中亂竄的游魚，兩支劍東刺西劈，顯得漫無章法，然而，趙公明和西門雄的聯手合擊，僅止於威勢驚人而已，對曹昇漫無章法的劍法，毫無辦法。

駱君甫迷惑地道：「管老弟，趙公明確非吹噓，你看他和西門雄聯手的那種威勢，細數當今武林中的絕頂高手，眞能接得下數十招的，恐怕無一人？曹昇可眞難爲了他，就憑一套雜亂無章的陰陽和合劍法，居然能戰數十招，眞是異數！」

管仲英微微一笑道：「陰陽和合劍法就妙在漫無章法，老前輩可曾注意趙公明和西門雄的招式，也被逐漸引得亂了章法。」

駱君甫注視少頃，連聲道：「嗯！嗯！果然不錯，果然不錯。」

說話間稍一分神，突然聽到傳來兩聲慘叫，駱君甫悚然一驚，抬頭望去，只見西門雄已被劈丟半邊腦袋，屍橫就地，曹昇的另一柄劍却刺進了趙公明的心窩。

趙公明面色慘厲，量天尺不知何時丟失了，戟指着曹昇斷斷續續地道：「你……使的……是什……麼劍法，邪門劍法？」

曹昇陰森森地冷笑道：「一字劍！」

趙公明不屑地冷笑道：「一……字劍？」

呸，一口血水，疾如勁矢，向曹昇臉上噴去。

曹昇不防趙公明死前有此一着，偏頭，拔劍，飛起一脚向趙公明襠下踢去，但作夢也未想到趙公明的左掌心內暗扣着一支紫雲梭，竟在他劍離心窩時的刹那間，憑藉着一口眞氣，手腕微震，紫雲梭電射而出，轟隆一聲巨响，曹昇竟被炸得屍首無存……

羣俠睹此風雲突然變色，刹那間如此巨變，實出在場羣俠意想不到的事，竟會如此變化收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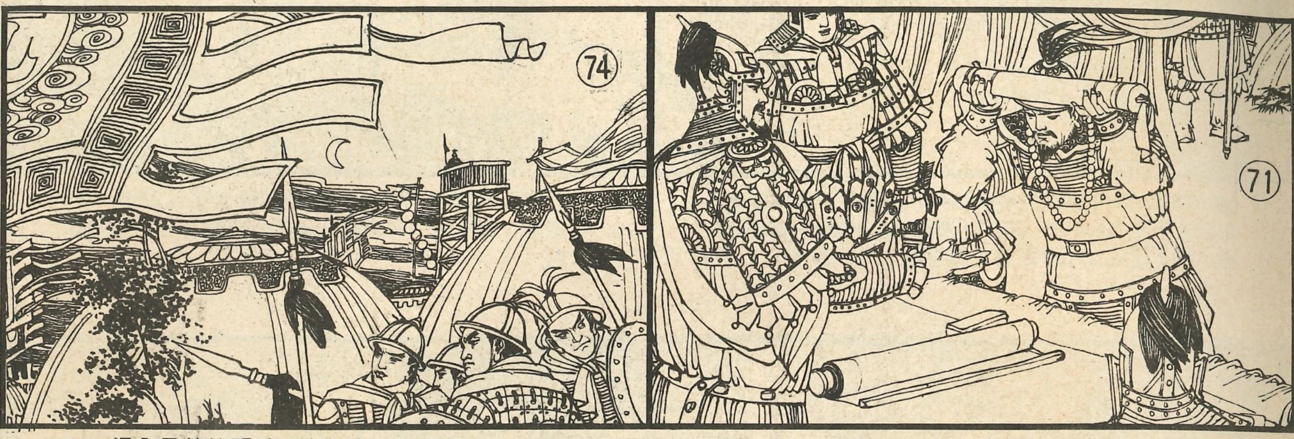
羣俠相繼面面相覷的嘆息，看看天上微微發亮了，搖搖頭的走出了飛龍堡，各自珍重而去！

（本文完）

明代開國英烈傳之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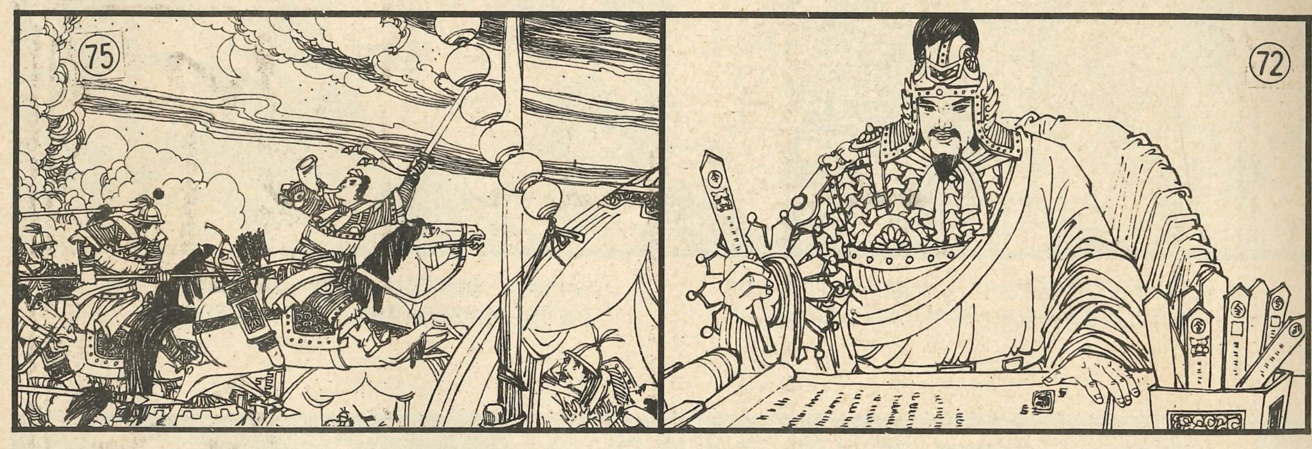
定河山（三）

張龍 · 編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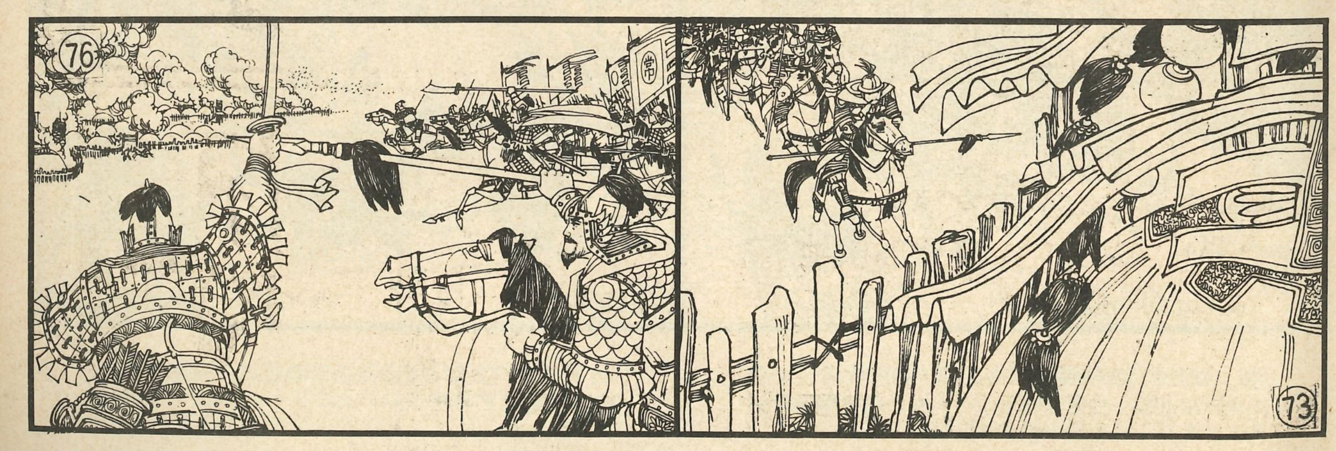
71　徐達命令門衛把來使請進來。來使向前稟道：「左部將領豁鼻馬特着小人求降，且願為內應。」說罷呈上豁鼻馬的親筆信。

74　混入元營的明兵，夾雜在元兵隊伍中，個個嚴陣以待，準備隨時聽從號令，與敵人厮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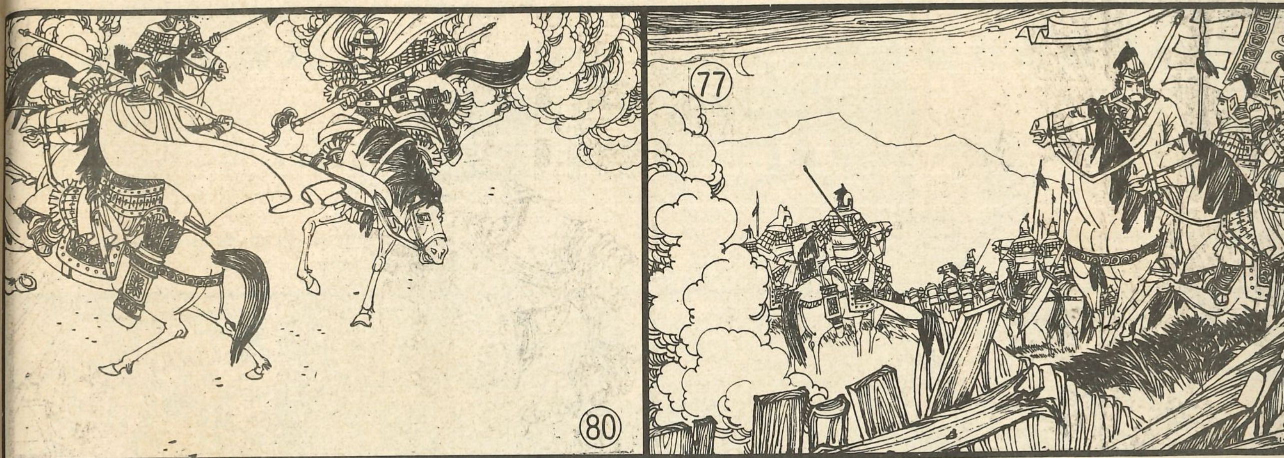
72　徐達看完信，詳細詢問了元兵內部情況，來使一一作了回答。徐達非常高興，決定按豁鼻馬的計劃行事。

75　半夜時分，郭英估計在元營四周埋伏的明兵都已到齊，便突然吹起號角。



73　按豁鼻馬約定的時間，徐達派郭英、傅友德率領兩千名身着元裝的鐵騎，隨來使混入元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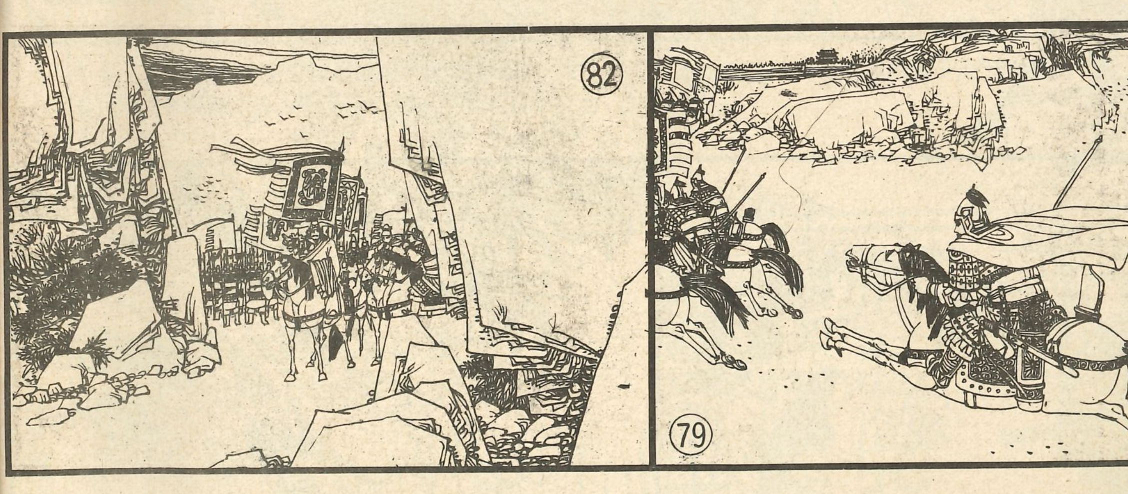
76　頓時，元營內外殺聲四起，火焰衝天。埋伏在元營四面的朱亮祖、康茂才、常遇春和湯和同時發起了攻擊。



77　明兵攻勢猛烈，元兵臨戰慌亂，又無準備，死傷過半，戰不到一個時辰，元兵全綫潰敗，明兵獲得大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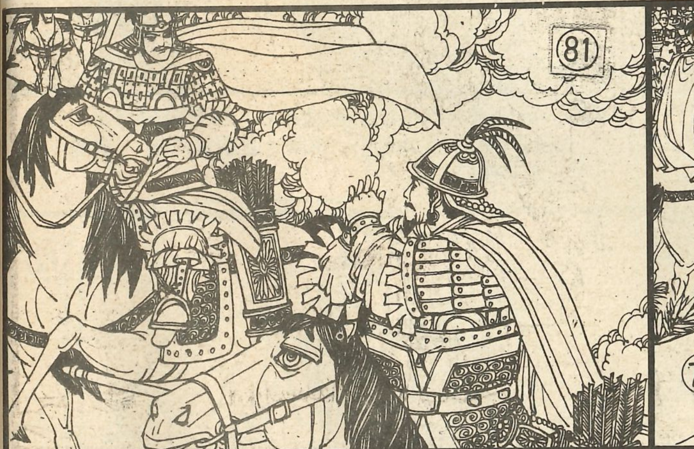


78　這時，豁鼻馬率領餘衆來向徐達叩首、投降。徐達得元兵六萬七千餘衆，刀劍、輜重不計其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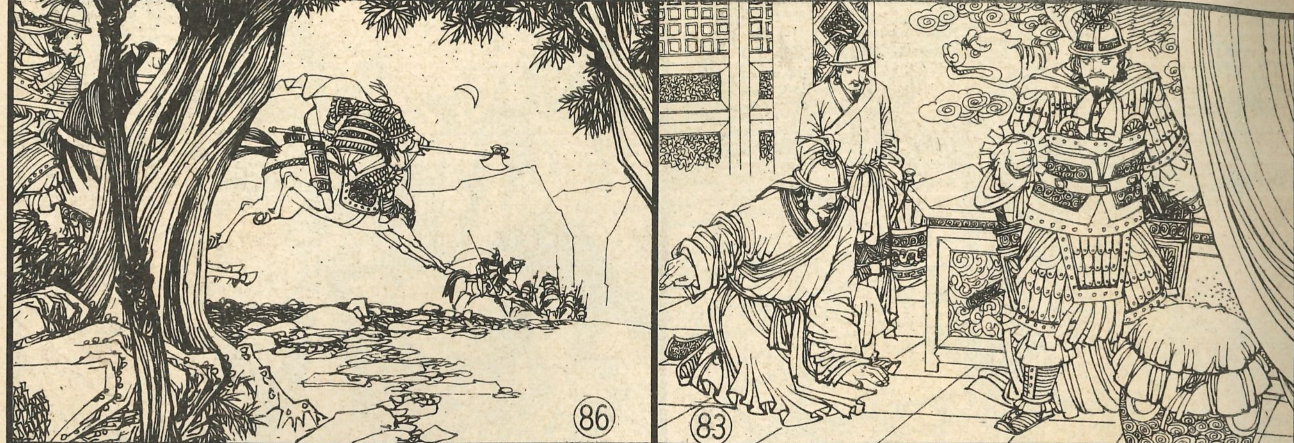
79　消滅了援兵，徐達命令常遇春馬不停蹄，乘勝直逼太原城下。

80　守太原的元兵名將王保保衝出城外，便與常遇春幾員猛將大戰起來。王保保果然名不虛傳，英勇頑强，與常遇春從早晨戰到太陽當頂，不分勝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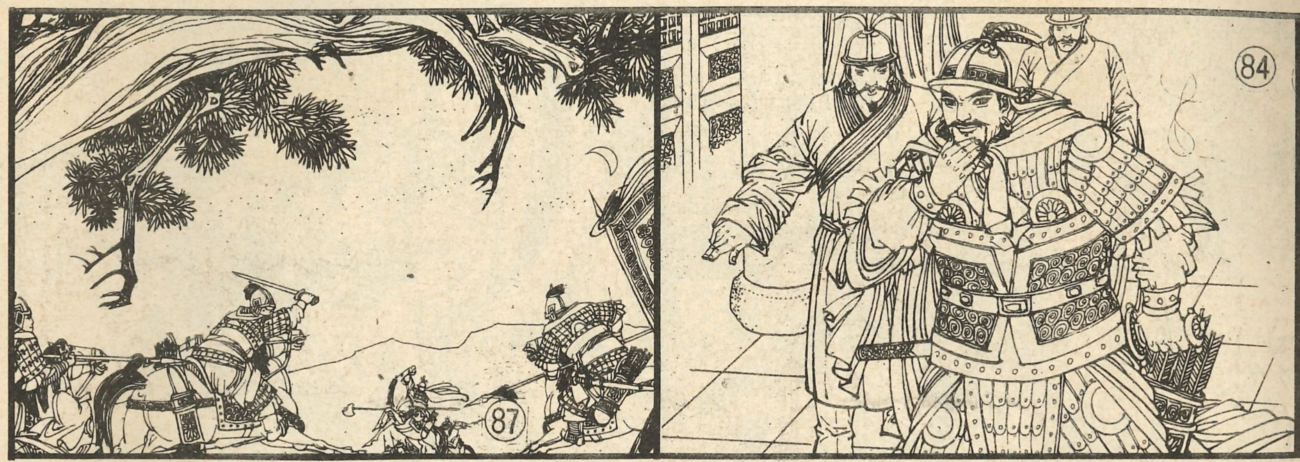
81　王保保道：「時已至午，你我收兵明日再戰如何？」說罷引兵回營。常遇春任其自去，沒有追趕。

82　徐達深知王保保係一夫之勇，好勝要强，勢必趁機再來進犯。他便命廖永忠、吳禎二將各帶鐵騎一萬人，在城下和離城十里處埋伏候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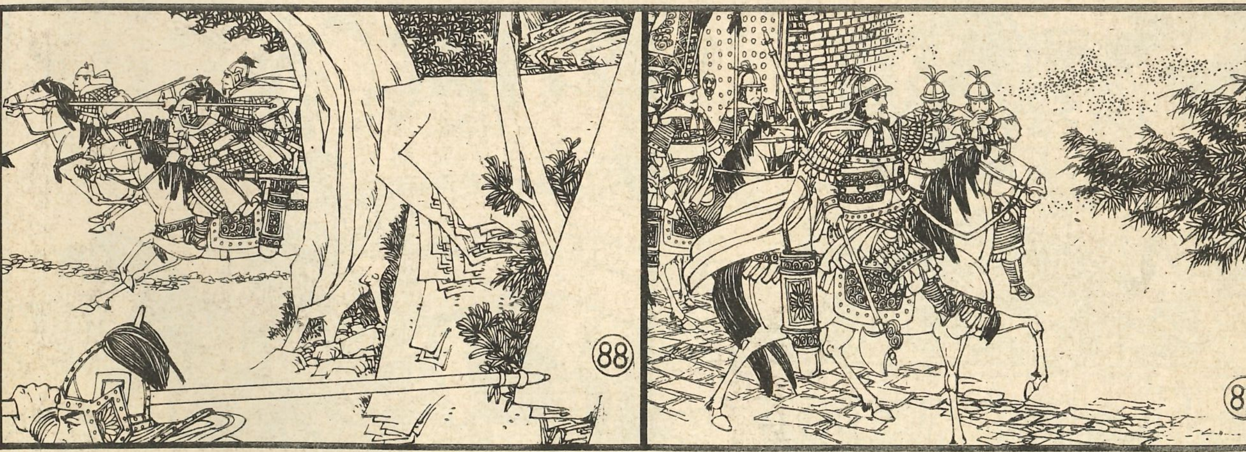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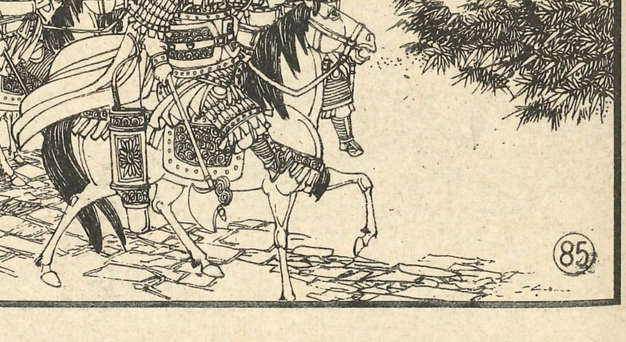


83　徐達布置完畢，親自帶領人馬仗火掌燈移營遷寨。元兵探哨馬上將此情況報告了王保保。



84　王保保暗笑道：「我今日力敵十將，敵怯遷營，不如乘夜殺他個措手不及。」





85　王保保跨上戰馬，令三萬鐵騎隨自己追敵，留大將貊高守營。

86　王保保引兵出營，閃電般地殺向明兵，明兵倒戈而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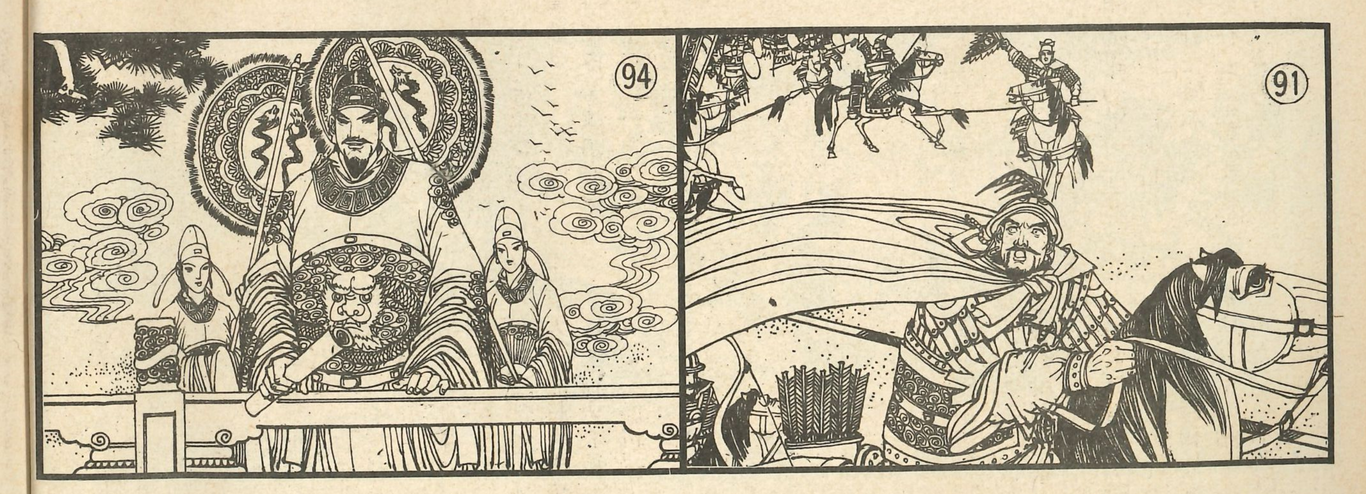
87　王保保窮追不捨，當追到十里遠的一片黑林子地方，埋伏在這裏四員明將，突然衝殺出來，殺得王保保進退維谷。

88　這時，埋伏在元營附近的朱亮祖等八位戰將，聽見震天的衝殺聲，知道王保保已中埋伏，便率領兵馬向留守元營的貊高殺去。

89 貂高挺槍迎戰，被傅友德一箭射中左肩，朱亮祖上去一刀將貂高砍在馬下。



90 明兵擁進元營，大砍大殺。元兵大亂，降者三萬餘衆。



91 衝殺了一夜的王保保和三萬鐵騎，剩下不到十分之一。他一抬頭，只聽見明兵四下高呼：「徐元帥令各將暫且收兵，聽任王保保自去。」

92 王保保一驚，見舊營已化爲灰燼，又立即縱馬回到太原城下。只見城上迎風飄揚的都是大明的旗幟。原來，昨夜廖永忠、吳貝等將依計佯裝王保保的部隊，叫開城門，一擁殺入，佔領了太原。



93 太祖接到徐達的捷報，得知太原已拔，順帝棄昌府，逃往西北荒漠去了，便高興地說道：「大明江山已定，我當封臣賜爵，以求長治久安，不負臣民。」

94 至此，明太祖朱元璋，自起兵以來，經歷了上百次的戰爭，終於推翻了元廷，奠定了在我國歷史上統治三百年之久的明王朝。

（全篇完）



新派湖海恩仇錄／諸葛連・文　可飛・圖

七絕金釵

血仇未報心難息　恩怨糾纏恨不休

故都長安，是一個「數天下風流，唯我獨尊」的所在地，那「三曲」中的風塵歌妓不知風靡了多少騷人墨客殷商巨賈，以及那些自作多情的少年文士。

到長安而不入「三曲」，那似乎是一件憾事。

「三曲」各有門戶，尤以「南曲」與「北曲」競爭得非常激烈，「北曲」在「三曲橋」以北，大概佔了一個「北」字的關係，「曲」中的歌妓也都以北國兒女體態健美，性格爽朗，精於酒令，善於豪飲。

「南曲」則恰恰相反，搜羅俱多是江南佳麗，體態嬌小玲瓏，能歌善舞，且都精於文墨，論風情風味，這「南曲」「北曲」可說是各擅勝場，不相上下。

這天傍晚，「南曲」中最大最闊的「瀟湘軒」正待上燈之際，就在「瀟湘軒」氣派萬千的大門外面，忽然傳來了一聲慘呼，一個灰衣壯漢當街仆下，胸口處隱約透出血漬，待行走的人羣圍攏過來時，那灰衣壯漢已經沒氣了。

街上喧嘩嘈雜之聲，驚動了「瀟湘軒」，立刻就有一個年輕人疾步搶到街心，排開圍觀的衆人，去打量那死去的灰衣壯漢，壯漢面孔向上仰躺，雙目微睜，嘴唇歪曲，這副死相使得那個從「瀟湘軒」中趕來察看的青年人暗暗地吃了一驚。

這個青年人姓倫名浩天，是「三曲」中聞名的二霸之一，憑一套劍法，和暗器「火彈墨烟」的絕招，保護着「南曲」的地盤，和另一個稱霸「北曲」的年輕好手楊柳青分庭抗禮，誰也不敢踰越雷池一步。

大凡娼家、賭枱、茶樓、酒肆，都是惹事生非之所，雖說日進千金，收益不惡，却不是任誰都可以來做老闆。如果沒有兩下子，單是那些江湖豪客，綠林梟雄，白吃白嫖一頓，臨走時還得要兩文錢路費，三天就能將你弄垮。

且說倫浩天和死者打了個照面之後，匆匆地折回「瀟湘軒」的大門，低沉地喝道：「來人！」

一個門子應聲過去，恭恭敬敬打了個躬。

「看清楚是怎麼回事麼？」倫浩天凝聲問道。

「小人正待到大門上上燈，突聞一聲慘呼，待小人聞聲跑出去，那傢伙已經躺下了！」

倫浩天皺眉沉吟了一陣，才又聲音低沉地道：「被殺那個小子名叫『灰鷹』段常，是『北曲』『單眼獨臂』楊大桐的手下，死在咱們的門前，這事可有點蹊蹺。記住，衙門派人來問，就照你方才的那樣回話，若是楊大桐和他那寶貝義子楊柳青帶人前來的話，一面往花廳裡迎，一面快着人來告訴我。」

「小人記下了!」

倫浩天又返身朝大門外瞄了一眼，這才疾步向西跨院而去。

「瀟湘軒」佔地甚廣，偌大的一座花廳內又分設了許多小廳子，可以同時席開百桌，這裡豢養的粉頭數以百計，其中名藝雙絕，享譽長安的也不少，眞可以說是長安「三曲」中數一數二的銷金窩。

每當華燈初上，夜幕低垂之際，「瀟湘軒」的門口眞個是「車如流水馬如龍」。今晚薄暮時分雖然出了一件離奇命案，不但未影响這兒的買賣，反而比平日還要興旺，爲什麼?原因是名重金陵的「金花班」班主金花夫人帶着她調敎出來的七個粉頭來到了「瀟湘軒」，今晚頭一天亮相，自然那些王孫公子，殷商巨賈之流要趨之若鶩了。

戌正光景，「瀟湘軒」的門口來了一夥客人，爲首一個年約五旬，面目冷峻，由於左眼只有一個不見眼睛的血洞，更見幾分猙獰，右手拿着一把摺扇，左邊那條袖管塞在腰帶上，原來他就是方才倫浩天嘴裡說的那個外號「單臂獨目」的楊大桐。

在楊大桐身邊，緊隨着一個面目俊秀，丰神飄逸的年輕小伙子，他就是楊大桐的義子楊柳青，人稱「玉面煞劍」，他今晚穿了一件簇新粉藍大氅，一截青銅劍柄在腰際處露了出來。

在他們兩人身後，還跟着幾個橫眉豎目，虎背熊腰的彪形大漢。

「瀟湘軒」的門子既然早就得到了倫浩天的吩咐，一見這夥來人，立刻就迎了上去，笑呵呵地說道：「嘿嘿，楊大爺，楊少爺可眞是稀客，是要見咱們店東?還是……」

不待門子的話說完，楊大桐就沉聲吼道：「少說廢話，咱們是花錢找樂子來的，快給咱們看座擺酒!」

「是!是!」門子一面彎腰，一面退，同時扯高了嗓門，叫道：「北城楊大爺到，桂花廳看座擺酒。」

「慢點!」楊大桐手中的摺扇嘩地一聲收了起來，往那門子的頭頂上虛空一指，道：「你家大爺要牡丹廳!」

那門子陪着笑臉道：「回楊大爺的話，今晚買賣特別好，牡丹廳、金蘭廳什麼都滿了啦!這桂花廳還是特意留下來的，楊大爺請包涵一點。」

楊大桐面色一沉，那隻獨目發出了兇光，冷聲說道：「少在你大爺面前說廢話，去給我將牡丹廳騰了出來。」

「這……這……」那門子不知該如何去應付眼前的局面，左顧右盼，偏偏又見不到倫浩天的影兒。

「爹!」楊柳青開始打圓場道：「咱們今晚是給范掌櫃捧場而來的，身在客位，將就點吧，即使坐在廊簷底下，也貶不了咱們的身份呀!」

「哼!」楊大桐「嘩」地一聲，又打開了摺扇，打從鼻孔裡噴出一股冷氣，然後向桂花廳走去。

他們這夥人一抬腿，「楊大爺到，桂花廳看座!」的喊聲又此起彼落地呼叫起來。

「瀟湘軒」的花廳分由二十四個大小不等的小廳組成，各以花卉爲名，桂花廳雖不如牡丹廳、金蘭廳那樣華麗、寬敞，却也十分雅緻，至於場地，擺上四桌酒席還不成問題。

一夥人來到桂花廳坐定之後，青衣小斯忙着奉茶，跟班打雜的則忙着端酒上菜，須臾一桌豐盛的酒席就已擺好了。

管粉頭的鴇兒趨向席前，福了一福，滿面笑容地說道：「楊大爺不但是貴客，也是稀客，不知要那一種模樣的姑娘來侍候您……」

楊大桐似乎生就了一副火爆的脾氣，手中拿住的摺扇重重地往枱面上一拍，低吼道：「你楊大爺早不來遲不來，偏偏選上了個『金花班』亮相的日子，這還用問嗎?」

「老婆子理會了，不過……」說到這裡，那鴇兒壓低了聲音，道：「得請大爺耐着性子先喝兩杯酒，她們正在席上，老婆子儘快給大爺送過來就是。」

「你大爺等到明天天亮也要看看『金花班』那七個女粉頭到底有什麼迷人的地方!」楊大桐一揮手，那鴇兒忙不迭的退出。

楊大桐又揚聲喚住了她，道：「慢點，告訴你們這些小斯丫環，跟班打雜的不要進來。在『金花班』的姑娘未到之前，咱們自斟自酌，用不着你們派人侍候。」

「是!是!」鴇兒退到了門邊又福了一福，這才轉身走出桂花廳，而且還將垂簾放了下來。

楊大桐壓低了聲音道：「青兒，你看該怎麼動法，務必要快，給對方來個措手不及。」

楊柳青手中端着一杯酒，神情泰然笑道：「爹!據孩兒看，咱們今晚白來了。」

「這是什麼話?」楊大桐的獨目瞪得圓大。

楊柳青神色平靜地道：「段常不是被范少陽派人殺的。」

「何以見得?」

「爹!」楊柳青的上身微微前傾，輕言細語道：「當孩兒接到段常被殺的死訊時就曾經思索過，認爲不可能是范少陽派人下手。因爲范掌櫃手底下那員大將倫浩天也算是個智慧過人的人，在南、北二『曲』

爭執尖銳之際，絕不會將咱們的人殺死在他們的門口之上，不過，孩兒雖有這種想法，却還拿不準，來此一看才證明孩兒的想法不錯。你老人家留意了沒有?院裡院外，沒有一絲毫戒備，既敢公然向咱挑釁，就不會事後將腦袋縮回去，看樣子咱們今晚眞得要花幾十兩銀子吃吃花酒啦!」

楊大桐似乎很信任他的義子言行，此刻神色已緩和了一些，仍是不免悻悻的說道：「咱們自己有勾欄，却跑到人家的勾欄院來吃花酒，這還像是什麼話?」

楊柳青忽然放肆地大笑道：「爹!您也別小器啦，咱們今兒晚上到這兒作客，花個三五十兩銀子哈哈笑，明兒晚上范掌櫃一定回報，咱們又將銀子賺了回來啦!」

楊大桐不禁一愕，楊柳青素來穩重，言行從未如此放肆過，正想板下面孔來叱罵數句，忽自廳外傳來笑語之聲。

「哈哈，少掌櫃不但精通劍術，還精於買賣，我范少陽明兒晚上不去『北曲』走走，怕是不成了。」

話聲未落，人已掀簾而進，五十來歲，目露精光，正是「瀟湘軒」的主人范少陽。

原來楊柳青聽得有人向桂花廳行來，所以故意說了那麼一段題外話。

這時，見范少陽進來，連忙站起來拱拱手說道：「范掌櫃，買賣不壞嘛。」

「托福!托福!」范少陽笑哈哈地說，同時目光向一邊低頭無語的楊大桐瞟了一眼，道：「連咱們同行都成了『瀟湘軒』的座上客，這買賣還能夠不好嗎?」

楊大桐立刻就要發作，楊柳青連忙大笑，同時在桌子下面暗暗拉了楊大桐一把，示意不要鬧意氣之爭。

就在此時，鴇兒也掀簾而進，向楊大桐福了一福，道：「楊大爺，好不容易將『金花班』七姊妹老大和老七給你送過來了，先侍候你喝着，另外五姊妹也少不了要拜見你一番的。」

范少陽不過是來看看動靜，見無異狀，也就趁機拱拱手道：「慢用!慢用!明晚范某人一定前往『枕留香』一試北地胭脂的妙趣。」

范少陽一退出桂花廳，一個穿紫、一個穿綠的兩個絕色女子正由四名丫環扶着走了進來。

楊柳青趁此機會低聲說道：「爹，你請回吧，孩兒在此盤桓一會，也許可以探聽消息，再說，咱們爺兒倆同吃花酒，傳揚出去也不大好聽啦。」

楊大桐本是準備前來興問罪之師，然後大幹一場的，既然他義子楊柳青不主張逞意氣之爭，他也就不想多作停留，此時，「金花班」的老大、老七剛好雙雙來到席前，正要報名行禮，他却趁機離座而起，冷笑道：「所謂名重金陵的『金花班』，看來也不過如此。青兒，你一個人留下來吃喝玩樂吧!可別便宜了誰。咱們走了。」

他的手一揮，除了楊柳青之外，跟來的大漢立刻走了一個乾乾淨淨。

那鴇兒先是一怔，此刻又眉開眼笑地說道：「少爺，楊大爺是有福不會享，你正好趁此機會左擁右抱。妳們二人還不上前給楊少爺行禮?」

穿紫的麗人連忙向楊柳青福了一福，道：「妾身金蘭，拜見相公。」

那穿綠的麗人目光澄朗，面貌特別秀麗，而神情却似冷若冰霜，福了一福，道：「『金花班』七妹楚婷拜見相公。」

「請坐!請坐!」楊柳青笑呵呵地道。

二女分別在楊柳青的兩側入座。

鴇兒向二女吩咐道：「楊少爺不但是貴客，更是稀客，妳們要小心侍候啊!」說罷，向楊柳青行禮告退。

楊柳青年紀雖輕，但却年少老成，他單獨留下來並不是爲了追逐風月，而是另有目的，他輕笑道：「二位眞是天姿國色，名不虛傳，在下有幸與兩位同桌共飲，眞是艷福不淺了!」

楚婷撇了撇嘴，那是一個不屑神色，也沒有答腔，老大金蘭却笑意盈盈地嬌笑道：「相公也是丰神俊秀，一表人材，妾身能夠隨侍，那眞是前生修來的哩。」

話聲中，纖纖柔荑端了一杯酒，往楊柳青嘴邊送了過去。楊柳青也裝着輕佻的樣子，一搭金蘭的皓腕，將嘴凑在杯口，喝乾了杯中之酒。

金蘭是艷如桃李，楚婷是冷若冰霜，楊柳青就自然和前者談得十分熟絡，眉來眼去，彼此心照，桌面底下兩人還作了不少「文章」。

這一席花酒，一直喝到子正，雖已到了「瀟湘軒」熄燈關門的時刻，楊柳青似乎意猶未盡，連呼添酒加菜不迭。

這時，金蘭和楚婷二人站了起來，道：「相公請稍待，容妾身等更衣之後再來侍候。」

二女退出後約莫盞茶光景，鴇兒掀簾而進，低聲笑道：「老婆子在簾外聽得清楚，看得明白，少爺和那金蘭姑娘似乎十分投緣，容老婆子作個現成的媒人如何?」

「噢!」楊柳青心中在笑，臉上

卻裝着吃驚的樣子，口氣猶疑地道：「怕不行吧？」

「少爺！『金花班』的七位姑娘都是淸倌，不知道有多少達官貴人，想用金山銀庫買她們的身子，可都沒有辦到，想必是你少爺年少英俊打動了金蘭姑娘的芳心。實不相瞞，是她托老婆子來問問少爺的。」

楊柳青皺了皺眉頭說道：「絕世美人當量珠而聘，楊某人那裡拿得出這許多金錢？」

鴇兒搖了搖頭說道：「你又說錯了！『金花班』的姑娘，都是自由之身，班主都作不了主，方才金蘭姑娘已經說過，只要少爺不嫌棄，她是分文不收取。」

「那怎麼行的？」

「少爺！」鴇兒諂媚地笑着道：「可千萬別辜負美人之恩，隨老婆子來吧！」

這正是楊柳青留此未去的原因目的。面上雖有猶疑之色，脚下卻毫不趦趄，跟隨着那鴇兒的身後，出花廳，跨廻廊，來到了東跨院的上房。

重重疊疊最少也有好幾十間上房，來到一間上房的門口，只見四個丫環向楊柳青盈盈一拜，同聲道：「金蘭姑娘恭候相公多時了！」

楊柳青被丫環簇擁着進入房中，金蘭起身笑道：「待妾身侍候相公寬衣。」

楊柳青面色一冷，正聲道：「姑娘！想必妳也知道在下無意尋芳，假戲已經做完，請金花夫人出來一見如何？」

金蘭不禁神情一愣，繼而又莞爾一笑道：「你要見金花夫人做甚麼？」

「我不見她，她也要見我，不過那得等到寬衣之後，自然那時在下的佩劍已不在身邊。姑娘，請轉告金花夫人，在下求見，完全是一片善意，用不着施展美人計先奪去在下的佩劍。非逼不得已，在下是不輕易向金花夫人動武的。」金蘭神色數變，不知如何回答才好。

就在此時，傳來一聲輕笑，通往內間的一扇房門霍然而開，六個絕色女子翩翩閃進，內中有一個是楊柳青方才見過的楚婷。一十二道冰冷的目光一齊凝注在楊柳青的臉上。

接着一個花信年華的美婦人也走了出來。她向楊柳青瞟了一眼，輕笑道：「你不但人長大了，也變得精明多了，不像你小時候那樣憨憨的，放心，請你到金蘭房中，我也是一片善意。」

楊柳青神情一怔，喃喃說道：「夫人眞是駐顏有術，十年不見了，依然是當年模樣，眞是難得了。」

「別說客氣話了！」金花夫人話題一轉，道：「你怎知金花夫人就是我？」

楊柳青不答反問道：「請問夫人，今天是甚麼日子？」

「八月初五日。」

「夫人於十年前之仲秋留書出走，聲言『十年後此日』當回長安一報血海深仇，今日離十年之約只差十天。『灰鷹』段常是唯一識得夫人的故人，我差他留心夫人的行踪，他突然被殺，必是因爲他與夫人打了照面，所以夫人才要殺他滅口，免得洩漏行踪，到時行事不易，夫人！我沒有猜錯吧？」

金花夫人着着實實的吃了一驚，半晌氣呼呼道：「楊柳青，你端的聰明過人，可惜認賊作父，還是差了一着。」

「這是甚麼話？」

「楊大桐根本不是你生身之父。」

「雖非生身之父，養育我二十年，情逾親生，怎能算是認賊作父？」

金花夫人嘆了一口氣，道：「想不到你竟然爲此執迷不悟，老實告訴你，楊大桐謀害了先父，而後假意厚葬，使我當其恩人而委身以事，屈辱一年，被我得悉前情，他竟然想以毒酒將我害死。幸我得以脫逃，我只是看在你是一個年少英才，所以才勸你置身事外，免受株連，所謂『來者不善，善者不來』，你如硬充英雄好漢，我也毫不含糊。」

楊柳青平靜地道：「夫人可否聽在下一言？」

「你講。」

「段常一死，在下就猜想到夫人到了長安，但，在下並未對家父說破，只因念在夫人曾經受屈辱……」

金花夫人插口道：「這幾句話倒像是一個男子漢說的，不過，你對楊大桐說破我也不會含糊，我殺段常並不是怕他洩漏行踪，而是楊大桐當年謀害先父時，是由段常設計，所以我先拿他開刀。」

「夫人！在下要進一句忠言。」

「要我此仇不報麼？」

楊柳青點點頭，道：「夫人說對了，十年歲月都已隱忍過去，又何必不隱忍到底？夫人這十年也許在高人處學得一身高藝，不過在下又得說句狂話，想殺家父却還不太簡單，僅僅在下這一關，恐怕就很難闖過。」

金花夫人杏眼圓睜，氣呼呼的道：「那麼，我該怎麼辦？」

楊柳青字字鏘然地說道：「連夜離開長安，在下絕不追究段常被殺之事，而且派人護送夫人安然離境。」

金花夫人哈哈大笑道：「楊柳青，你好大的口氣啊！」

「請夫人體念在下一片善意……」

「住口！」一聲暴叱從楚婷那張微噘的小嘴吐了出來，道：「你簡直是夜郎自大，不知天高地厚，夫人要你置身事外，是看得起你饒你一命，你反而大放狂辭，不知死活，姓楊的，你若在我楚婷面前拔得出劍，就算你姓楊的還眞有點本事。」

楊柳青不禁怔住了，那小妮子的口氣大得眞是聞所未聞，換了旁人，必定立刻拔劍一試。但楊柳青語氣淡漠地說道：「姑娘稍安勿躁，只要夫人執意不肯離開長安，較量的機會太多了。」

楚婷一轉身，面對金花夫人道：「夫人！留下這個不知好歹的狂徒作甚麼？」

金花夫人一揚手，止住了楚婷說話，然後向楊柳青問道：「知道她是誰麼？」

楊柳青冷聲答道：「『金花班』老七楚婷，一風塵歌妓而已。」

這句話使得楚婷柳眉倒豎，杏眼冒火，幾乎就要撲過去和楊柳青拚個死活。

金花夫人連忙用眼色制止楚婷，然後說道：「楊柳青，你只是見到長安城頭頂上那麼大一片天，就憑你剛才那一句話，楚婷就會要你的命。」

楊柳青冷笑道：「嘿嘿，在下可不願作短命鬼哩。」

楚婷嬌叱道：「夫人，待我教訓教訓他……」

「七妹！不可造次！」金花夫人連忙加以阻止，然後對楊柳青問道：「聽說過『索命金釵』戚楚婷這個人嗎？」

楊柳青心頭大大一震，沒有去回答金花夫人的話，轉頭向金蘭問道：「那麼姑娘該是『迷魂金釵』尹金蘭了？」

金蘭點點頭道：「相公說對了！」

楊柳青反而不像先前那樣心頭大震了，聳聳雙肩，苦笑道：「難怪夫人言辭强硬，一到長安就殺了段常，原來旗下七姝是橫行大江南北的『金釵七絕』，倒眞是來勢洶洶。」

金花夫人委婉地說道：「爲報殺父之仇，我化費了十年心血，你是男子漢就不該礙我的事。」

「夫人妳爲盡人子之孝，難道在下就不盡人子孝麼？妳要殺之人，正是在下的父親……」

金花夫人插口道：「我方才就說過了，楊大桐不是你之父。」

楊柳青語氣堅定道：「我却已視他老人家爲生身之父，絕不容許任何人對他加害。」

金花夫人面色一沉，怒叱道：「你是存心要礙我的事？」

「夫人，妳太看得起我了，憑我楊柳青這點玩藝，怎可能是『金釵七絕』的對手，不過，我楊柳青祇要有一口氣在，妳們就別想碰家父一根汗毛。」說罷，抬頭挺胸，大踏步向房門口走去。

「躺下！」楚婷嬌叱一聲，同時皓腕一揚，一道金光向楊柳青喉間急射而去。

楊柳青聞聲知警，探手入懷，「颼」一聲拔出長劍，聽「噹」一聲响，一根長不足三寸的閃爍金釵被他用長劍撥落在地上。

「大家住手。」金花夫人大吼一聲，然後向楊柳青沉聲說道：「看一看吧，七人，每人七根金釵，七七四十九，你撥掉一根，另外四十八根就要將你打成刺蝟，總之一句話，我不願毀掉你這年輕小伙子，回去好好想想，反正，離八月十五中秋之夜還有十天。如果你眞的執迷不悟，那就休怪我下手無情，現在請吧。」

楊柳青氣定神閒地回劍入鞘，安步向房門口走去，打開房門後又回過身來說道：「夫人！請勿以爲在下咄咄逼人，若是夫人行踪被家父知曉，勢必逼使在下有所行動，那時在下就只有冒犯夫人了！」言罷，掉頭而去。

金花夫人喟然嘆道：「這傢伙眞是又狂又傲！」

七姝紛紛說道：「夫人，這種不知天高地厚的狂徒，還和他講甚麼情面？他既然想死，我們就送他上西天好了。」

金花夫人搖搖頭道：「妳們不知道……」

正說到這裡，范少陽匆匆進來，疾聲問道：「夫人，妳怎麼放走了楊柳青？」

「我不想殺他。」金花夫人直截了當地說。

「不想殺他？」范少陽兩道眉毛突地緊了起來，道：「請問夫人妳重回長安的目的何在？殺了楊柳青，楊大桐只有束手待斃，除非夫人不想報殺父之仇了。」

金花夫人冷哼道：「范掌櫃，你少管，報不報仇是我的事。」

「嘿嘿，」范少陽冷笑了一聲，道：「話不是這樣說，因爲妳想在殺死楊大桐之前好生折磨他一番，也好出出妳多年來的冤氣，所以選中我這『瀟湘軒』落脚之所，我姓范的和楊大桐也有點過節，所以欣然同意，今晚好不容易教楊柳青落進了圈套，妳却又放過了他，夫人，莫非妳想『隔山觀虎鬥』麼？果然是這樣的話，報仇一事只不過是個幌子……」他愈說愈有勁，金花夫人

卻愈聽愈有氣，不禁喘喘然吼道：

「胡說！」

「那麼請夫人說個道理給我范少陽聽聽。」

「我並不想親手殺死楊大桐。」

「妳手下的七絕金釵殺死也是一樣。」

金花夫人搖搖頭道：「也不，我要楊柳青去殺死楊大桐，當楊大桐被他養育了二十年的養子殺死時，他必然痛心萬分，死後靈魂也難安息。」

范少陽喃喃道：「倒是一條毒計，只怕不易辦到。」

「我要試試！」金花夫人語氣堅定地，似是胸有成竹的樣子。

＊　＊　＊

「枕留香」在「北曲」勾欄中取名最誘人的一家，也是最大最闊的一家，聲色之艷，氣勢之壯，與「南曲」中的『瀟湘軒』不相伯仲的。

楊柳青回到「枕留香」時已是丑初光景，楊大桐却還沒有就寢，一聽說楊柳青歸來，即派人將楊柳青叫到房中來。

楊大桐皺着眉頭說道：「青兒，方才我想起一件事，『灰鷹』段常被殺，可能與秦素娟有關，那個賤人可能當眞回到長安來了。」

「爹是指夫人麼？」

楊大桐低吼道：「甚麼夫人！名不正言不順的，最後私自潛逃，我說過不准叫她夫人！」

「是！」楊柳青恭順的應着，然後又沉吟道：「爹！有句話孩兒不知道該不該問？」

「甚麼話？」

「有人說素娟的父親秦中雲是被爹爹暗中謀害，不知是眞是假？」

楊大桐單目一瞪，沉聲道：「青兒！想不到你也這樣講。」

「爹！你老人家不要生氣，孩兒因爲懷疑這項傳言，所以才來問你老人家啊。」

「是誰告訴你？」

「段常。」

其實，是另有其人，楊柳青故意推到已死的段常身上，免得楊大桐追究。

楊大桐咒罵道：「這該死的傢伙！」

「爹！我見過夫人了！」

「那個夫人？」那隻獨目中充滿了驚異之色。

「金花夫人。」

「金花夫人？」楊大桐想了一下，接着振聲道：「金花班的班主，莫非就是秦素娟那個賤人？」

楊柳青點點頭，道：「正是她。」

楊大桐霍地的跳了起來，指着楊柳青的鼻尖，氣呼呼地說道：「你身佩利劍何用？你爲甚麼不拔出劍來將那個賤人一揮兩段？」

「爹！」楊柳青竭力鎮定地說：「孩兒說出來，你老人家千萬別吃驚，金花夫人手下那七個歌妓，實際上就是橫行大江南北的『七絕金釵』，她們若是向孩兒動手，孩兒此時怕已見不到你老人家了！」

楊大桐吸了一口氣，喃喃地道：「七絕金釵？」

楊柳青點點頭說道：「一點也沒有錯，老七『索命金釵』還向孩兒露了一手飛釵絕技，被孩兒長劍撥落，如果她們七人羣攻，金釵齊飛，孩兒只怕難以保命。」

楊大桐雖遠居長安，對「七絕金釵」在大江南北的動態也時有所聞。當時不禁楞住了。半晌之後，突地獨目一瞪，沉聲說道：「秦素娟那個賤人，明明知道你稱霸『北曲』，有你在，她想行兇就大爲不方便，既然見了你，她怎肯放過你？」

「她……」楊柳青不禁被問住了，吶吶地說不出話來。

楊大桐臉色一沉，厲叱道：「她怎麼樣？」

「她要孩兒置身事外。」

「甚麼？」楊大桐額上青筋暴露，氣勢洶洶地吼道：「你忘了是我的兒子，你忘了二十年來我對你的養育之恩？你……你……」

楊柳青一見楊大桐盛怒不已，連忙跪下去，分辯道：「爹！孩兒絕不會忘記你老人家的養育之恩，所以孩兒嚴辭拒絕了她。」

「拒絕了她？既然拒絕了她，她就不會放你回來。」

「孩兒也不知她有何用意？請你老人家相信孩兒的絕不會忤逆不孝。」

在一剎之間，楊大桐的表情有了急速的變化，儘管他那張缺少了一個眼睛的臉孔顯得異常猙獰，此時却浮現了無限慈祥之色，一把拉起了楊柳青，用手拍拍他的肩頭，語氣十分溫和說道：「青兒，我知道你是一個懂得孝道的孩子，我一提到那賤人就氣了，方才錯怪你了！」

「爹！你早些睡吧！」

「你也早該安歇。」

楊柳青行禮退出，吩咐了巡邏的武士小心值夜，這才回到了自己的房中。

房中無燈，但是憑藉練武人獨特的敏銳聽覺，楊柳青就發覺房中有人，他抬足踢開房門，「颼」的拔出長劍，正待向對方藏身之處刺去，突然傳來一聲細聲尖叫：「少爺，是我！」

楊柳青連忙撤招收勢，因爲他聽出了說話之人是侍候楊大桐的于娘，那是一個軟弱而又是善良的女人，却暗中關懷楊柳青。

楊柳青也知道這份關懷之情，但是他却不敢過份和她接近，因爲于娘是楊大桐的侍妾，而且又過份年輕。

現在竟於夜半更深之時躲在他房中，不禁使楊柳青暗暗吃驚，他很快取出火摺子燃上了燈。然後背着身子冷冷的說道：「于娘，夜已很深，妳也該安歇！」

于娘囁嚅地說道：「少爺，我有點事想和你談談。」

「明天再說吧！」

「不！」于娘說話時竟然是從未用過的堅定語氣。「我今晚如不說出來，一定不能安枕。」

「那就長話短說吧！」

「聽說……聽說素娟夫人回來了？」

「嗯……妳已知道了？」

「很多人都在談起這件事！」

「噢！」楊柳青不禁暗暗奇怪，在他回來之前，連楊大桐也不知道，別人怎麼會知道呢？不由道：「這消息是從那兒來的？」

「老爺回來說的啊！」接着于娘又補充地說道：「聽說目下在『瀟湘軒』駐脚的『金花班』就是她帶來的，而且也改了名叫金花夫人的！」

「噢！」這一次却是楊柳青大大的吃驚。

楊大桐既然心裡早已有數，爲甚麼要故作不知呢？楊柳青自然不能懷疑自己的父親在他面前有何居心，但是楊大桐的心意却是使人費解的。

見他沉吟不語，于娘又說道：「聽說素娟夫人這次回長安是專爲殺老爺而來的。」

「哼！」楊柳青冷笑了一聲，道：「只要我還有一口氣，她休想行兇。」

「少爺！」于娘叫了一聲，又停了下來。半晌，方才鼓足了勇氣，道：「素娟夫人在的時候也是很疼你的哩！」

楊柳青不假思索地道：「她疼我只不過半天，而爹却養育我有二十年，誰親誰疏我分得清清楚楚。」

「可是教你以利劍對付素娟夫人，你未必能下得了手。」

楊柳青心頭一怔，沉聲道：「于娘，你是在試探我的心意麼？」

「不！我絕對沒有這個意思。少爺的性格我是非常之清楚，一定會感到左右爲難。」于娘連連搖頭道。

于娘說的是實情，可是楊柳青却無選擇的餘地，因此他毫不思索地道：「素娟夫人若無害老爺的心，我絕不與她爲難，她如果想逞強行兇，我就饒不了她。」

于娘喟然道：「少爺，得饒人處且饒人，素娟夫人也太慘了！」

楊柳青明知她是指秦中雲被害之事，却故意沉聲問道：「于娘，妳這話是甚麼意思？」

于娘囁嚅地說道：「素娟夫人的父親……死得太慘了！」

「秦中雲的死，與咱們有甚麼關係？」

于娘鼓足了勇氣道：「恕我說句實話，其實這不能完全怪老爺，只因他太迷戀素娟夫人的姿色，聽信了段常的詭計……」

楊柳青忙一揮手，制止她說下去，然後壓低聲音道：「于娘！此事不管是假是眞，妳都不該對我說，難道妳有甚麼特別的用意嗎？」

「少爺，我的確是冒死前來查明眞相，因我素知少爺心地善良，胸懷磊落，不願意看到少爺做出傷陰德，昧天良的事情。」

「好了！于娘，妳該去侍候我爹爹，望妳從今以後勿再向我提及這件事情。」

于娘喟嘆了一聲，退了出去。

楊柳青正想熄燈就寢，突然窗外傳來一個冷冷的聲音，道：「楊柳青，不辨是非、黑白，愚忠愚孝者，根本不是一個男子漢。」

「甚麼人？」

楊柳青喝聲未落，窗戶砰然打開，一個矯捷的身影一躍而進，赫然是那「索命金釵」戚楚婷。

楊柳青手握劍柄，沉叱道：「妳來作甚麼？」

戚楚婷冷哼了一聲道：「來試試你們『枕留香』有甚麼狠處。內外巡邏如蟻，可惜都是瞎子，本姑娘進出自如，若不是爲了讓金花夫人手刃仇家，楊大桐的頭顱早就被本姑娘的利劍割了下來了。」

對方那種咄咄逼人的語氣，激起了楊柳青的怒火，不禁沉叱道：「想不到妳還是用劍的，那就拔出劍來吧，我楊柳青可不能裝瞎。」

「甚麼？要想拿下我向你假老子請功麼？」

「住口！」

「長安城內誰不知道楊大桐是你的假老子，我來問你，你的父母雙親呢？」

「少說廢話！快拔劍吧！」

戚楚婷却一點怒氣也沒有，笑了一笑道：「別神氣，我今天不是和你比武較量來的，不然我早就拔劍了。」

「那妳是爲何而來？」

「老實說，我也是個無父無母的孩子，我倆可說是同病相憐，所以來和你聊聊天。」

她說得極其天眞而又誠懇，但是站在楊柳青的立場，却無法接受對方的攀交，因而冷冷地說道：「用不着說這些話，既無勇氣拔劍，那就請吧，我也不難爲妳這個弱女子！」

戚楚婷突然面色一寒，指尖兒指着自己的鼻尖，氣呼呼的道：「我是弱女子？我沒有勇氣拔劍，看看這是甚麼？」

話聲未落，晶光乍現，一把只長尺許精鋼的短劍已自戚楚婷袖管中抽了出來，左手劍訣一捻，直向楊柳青前胸刺來，招式辛辣，勁道十足。

楊柳青有「煞劍」之號，劍法也是非同凡响，「嗆」地一聲長劍出鞘，閃電般橫胸平舉，「鏘」地一聲將來劍格住。

戚楚婷猛一沉腕，短劍又向楊柳青小腹中刺去。

楊柳青飄身後退，低叱道：「住手！」

戚楚婷冷笑道：「怕了麼？」

「妳眞是個不知死活的丫頭，有人進來，快躲一躲。」

「我爲甚麼躲？」

「我不願以人多勝妳。」

話聲未落，已响起了敲門聲，同時响起了一個低沉的聲音問道：「少爺，有甚麼動靜麼？」

來人是總護院武師雷標。也是楊大桐的心腹，幸好戚楚婷也很乖巧地閃身帳後藏了起來，楊柳青連忙打開了門，故作訝然地問道：「雷武師，怎麼回事？」

雷標一雙銳利目光不停地向屋內搜索，同時說道：「據巡邏武士報稱，彷彿是一黑影向此處行來，所以連忙趕來看看。」

楊柳青搖搖頭道：「不會吧？我在打坐調息，沒有聽到任何响聲，到別處去看看吧！」

雷標忽然指着大開的窗戶問道：「少爺，窗子開着，是你打開的嗎？」

深秋寒氣甚重，斷無在夜晚打開窗戶的道理，楊柳青不禁被問住了。

雷標臉上含着一股詭異的笑意，突然一道金光向他撲面飛來，他連忙一閃，肩膊上却難免捱了戚楚婷一支金釵，立刻血光迸現。

雷標大叫道：「帳後面躲着的賊人，快出來吧！」

「出來就出來，我倒要看看你能將本姑娘怎麼樣！」戚楚婷一邊說一邊從帳幔後面大模大樣地走了出來。

楊柳青可暗暗叫苦了，此時祇得虛應故事地拔出了長劍，沉叱道：「妳是何人？」

戚楚婷哈哈嬌笑道：「你這個人眞有意思，我是何人你會不知道？我們今晚已經見過兩次了。」

楊柳青情知愈說下去愈糟，也不答話，就一劍刺了過去，他方才已見過了戚楚婷的身手，知道這一劍絕對傷不了她的。

戚楚婷飛身飄過，同時大叫大嚷地說道：「噯！噯……你這個人是怎麼回事？方才明明是你教我躲了起來，此刻又怎麼裝起糊塗來了呢？」

楊柳青心頭猛地一震，他意識到對方可能是使用離間之計，頓時氣憤塡膺，怒火中燒，長劍一揮，如靈蛇吐信般向對方喉間刺去。

戚楚婷又是一退，躍上了窗台，高叫：「我不同你較量，你這人反覆無常，眞沒有意思。」話聲未落，人已躍出窗去了。

楊柳青也撲身而起，突然，聽得身後楊大桐的低聲叱喝道：「不必追了！」

楊柳青祇得站住了脚，回轉身來恭恭敬敬叫了一聲：「爹！」

楊大桐沉聲道：「別叫得那麼動聽，那位姑娘方才說你反覆無常，我看一點也沒有錯。」

「爹，這是對方的離間之計。」

「對方是誰？」

「『七絕金釵』的老七戚楚婷。」

「既然知道她的來歷姓名，方才那一聲喝問，顯然是想要遮人耳目，是也不是？」

「爹！你老人家請息怒……」

「住口！對方藏入你卧室帳幔之中，你也能說不知麼？」

「爹！」楊柳青的口氣軟了下來道：「孩兒只是不想和對方鬧得太絕裂……」

楊大桐冷笑道：「好堂皇的藉口，床頭人背節私奔，反而說我謀害了她的父親，現在我的兒子也反叛我了，你還有甚麼可說！」

「爹……」

「住口！」楊大桐回身向一個壯漢揮揮手道：「將這個不肖子的長劍解下來！」

楊柳青明知多說無益，不待那壯漢走過來，就將長劍入鞘，恭恭敬敬地走到楊大桐的面前去。

楊大桐一把奪過，怒氣冲冲地道：「來人呀！將這不肖子送到地牢裡去關起來。」

憑楊柳青的身手即使奪了他的長劍，也休想制服他。

奈何二十年養育之恩如泰山壓頂，使他一絲也無法反抗。

這是多年來「枕留香」這家名震「北曲」的勾欄院不曾有過的軒然巨波。

時辰已經交寅，軒然巨波總算是暫時平息了，但是，對楊大桐，無一不心懷忐忑，强敵當前，內部不和，眞有點「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朕兆了。

* * *

「索命金釵」戚楚婷匆匆回到「瀟湘軒」，她剛自院墻上一縱而下，身後突然傳來一聲沉叱：「站住！」

戚楚婷回頭一看，就像老鼠見了貓，一動也不敢動。

原來發話的人是金花夫人。

戚楚婷期期艾艾地說了一句：「夫人還沒有睡麼？」

「到那兒去？」

「我去……去了一趟『枕留香』……」

「誰叫妳去的？」

「我……我……」戚楚婷囁嚅了半晌，終於鼓足了勇氣道：「我看那楊柳青太不近人情，拂逆夫人一番好意，所以我去整整他。」

「胡鬧。」

戚楚婷振聲道：「夫人，我施展了一着挑撥離間之計，讓他們父子二人反目。」

金花夫人不禁一驚，道：「妳說甚麼？」

戚楚婷將她的「傑作」原原本本敘述一遍，最後說道：「夫人，楊大桐只要不相信他的寶貝兒子，咱們復仇的計劃不會礙手礙脚了。」

金花夫人沉聲道：「楚婷，妳太不知輕重了，楊大桐面惡心狠，甚麼狠事都作得出，他撫養楊柳青成人，授之以藝並不是疼愛他，而是利用楊柳青爲他賣命賺銀子，根本就談不上甚麼父子之情。妳這樣一來，楊柳青很可能會遭到楊大桐的毒手。」

戚楚婷振振有辭道：「夫人，楊柳青又不是傻子，而且他的武功又比楊大桐高明，如果楊大桐對他施以毒手，他必然起而反抗，這豈不是對我們有利麼？」

金花夫人搖搖頭道：「妳錯了！楊柳青非常懂得孝道，楊大桐如要殺他，他只會引頸就戮的。」

「管他的！楊家的人多死一個就少一個。」

「不！」金花夫人連連搖着頭道：「這孩子我不能讓他死。」

「爲甚麼？」

「他……他很善良。」金花夫人慨嘆了一聲，接着道：「自幼失去雙親，而且姓氏不明，顯然是他本身還有一段血海深仇待復，我們這樣作法，顯得太不公平了。」

「那……那……」

金花夫人問道：「楚婷，楊大桐是否很生氣？」

戚楚婷道：「豈止生氣，簡直是暴跳如雷。我臨走時，聽見他吩咐手下解去他的佩劍，然後將楊柳青關到甚麼地牢裡去。楊柳青可能沒有反抗。」

「眞的？」

「嗯！我躍上墻頭後並未立刻離去，伏在墻頭偷聽到的。」

金花夫人微微沉吟，就招招手道：「隨我來！」

二人向西跨院走去，金花夫人在西跨院的角門上輕彈兩下，角門打開，露出一個小童的面孔。

「噢！是金花夫人！要見范掌櫃嗎？他已經睡了哩！」

金花夫人悄聲道：「我要見倫武師，請他到牡丹廳來一下，別驚動旁人。」

「是！」那小童畢恭畢敬地應着。

花廳之中早已華宴盡散，只剩下幾盞燭火搖曳的壁燈。

金花夫人與楚婷進入牡丹廳坐下。

他們剛落座，倫浩天隨後就到了，顯然他還未入睡，小童一告訴他，就連忙來了。

「夫人有事？」

「請坐！」金花夫人擺擺手，然後說道：「聽說范掌櫃已睡，所以不想打擾他，有點小事，不知倫武師能不能作主？」

倫浩天微一沉吟，就答道：「那得要看是什麼事情。」

金花夫人並未直接提出是什麼事，正了正身子，先來個話說從頭：「這次金花班落脚貴處，可說是水傍魚，魚傍水，各取所需，我得報殺父之仇，你們則去一死敵，奪下『北曲』地盤，那日我與范掌櫃商議時，你也在座，這話沒錯吧？」

倫浩天點點頭，道：「不錯。」

「如何殺楊大桐是我的事……」

倫浩天接口道：「范掌櫃並未阻攔啊！」

「聽我說，」金花夫人玉掌一揚，又接着說道：「我的意思是想要楊柳青親手宰他，要他被殺之前，還難過一陣子。」

「好主意，只怕難以辦到。」

「本來不難，現在倒眞難了！」

倫浩天訝然地問道：「這話怎麼說？」

「楊大桐似乎洞察了我的詭計，將楊柳青關進了地牢之中。」

倫浩天聞說之後，不禁低呼了一聲：道：「噢！那太好了，楊大桐年事已老，獨目不靈，這正是夫人報仇雪恨的好時候了。」

金花夫人搖搖頭，道：「我却不想這樣做。」

「怎麼呢？」

「如果倫武師多加思索，他也不會這樣想的。」

「夫人……」倫浩天滿面不解之色。

金花夫人不待他說完，就接口說道：「倫武師，在長安城內與倫武師共享威名者，能有幾人？」

倫浩天沉吟良久，才喃喃道：「恐怕只有楊柳青了。」

「對了，長安城內喜愛動刀使劍的，玩槍弄棒的人，莫不知這『北楊南倫』這句話，倫武師可有雄心與楊柳青一決高下？」

「早有此心。」

「可是，楊柳青已被楊大桐囚入地牢之中，怕沒有一決高下的機會了。」

「夫人……」倫浩天叫了一聲，却又說不出話來，金花夫人的話簡直將他弄糊塗了。

金花夫人沉聲道：「如果我們趁楊柳青被囚於地牢之時，去攻打『枕留香』，那就是乘人之危，勝之不武，倫武師爲一英雄豪傑，想必更不屑爲之。」

這一句「英雄豪傑」頗爲受用，倫浩天多少有點躊躇志滿，當即問道：「那該怎麼樣？」

「去將楊柳青救了出來。」

「什麼？」倫浩天霍然離座而起。

金花夫人沉靜地道：「這並沒有什麼可驚，楊柳青稱『北曲』，我們絕不能在他失信楊大桐之時向『北曲』動手，那麼勝得也不光榮。」

倫浩天激起了豪氣，雙掌一擊，道：「那！就這樣辦。」

金花夫人一揮手道：「走！咱們三個人足足夠用了。」

「慢點！」一聲低叱起自廳外，接着范少陽在門口出現，沉下了臉色說道：「夫人，楊柳青失信於乃父，囚於地牢，這正是咱們動手的大好機會，怎麼反而要去救出楊柳青？請問金花夫人居心何在？」

金花夫人也沉聲道：「范掌櫃，事前我們曾取得協議，『金花班』在貴坊落脚，其他的事你一概不問，楊大桐一死，『北曲』地盤整數歸你，我如何對付楊大桐是我的事，請范掌櫃少管閒事。」

范少陽冷笑道：「范某人可以不管，但是別忘了倫浩天是范某人的武師。」

戚楚婷氣呼呼地插口道：「夫人，我就不信憑咱們『七絕金釵』還搗不開『枕留香』的地牢。」

「范掌櫃，」金花夫人說道：「我請倫武師去一趟，只不過因他地勢熟悉，並非要借重他的武功，既然范掌櫃這樣說，那我就不敢勞動倫武師大駕了。」

范少陽冷冷地一擺手道：「夫人請便！」

金花夫人轉身向戚楚婷道：「快叫老大，老五穿衣起床，我在院子裡等妳們，快去吧！」說罷，和戚楚婷聯袂出了牡丹廳。

范少陽壓低了聲音叱道：「倫武師，你怎麼如此糊塗？楊大桐囚禁楊柳青也許是計，你這一露面，就公然表露了咱們要和他作對，事成了倒沒有話說，萬一不成，秦素娟一走了之，咱們那時候該怎麼辦？」

倫浩天不禁訝然道：「咱們難道還怕麼？」

「這不是怕不怕的問題，咱們得作個有把握的事。」說到這裡，范少陽又壓低了聲音道：「待她們去後，你帶二十個弓箭手跟着去，她們若將楊柳青救出地牢，暗放弩矢，將楊柳青和金花夫人一齊幹掉了。」

倫浩天驚叫道：「那怎麼行？」

范少陽沉聲說道：「你懂得什麼？楊大桐被殺後，『北曲』地盤眞會落到我范少陽手裡麼？別做夢了啦，秦素娟可不是傻瓜，白花花的銀子她能不愛？」

「這……這……」

「怎麼？」范少陽雙目一瞪，厲叱道：「你打算違命麼？」

倫浩天連忙彎腰恭聲道：「屬下不敢。」

「那還不回去調集弓弩手，準備行動？」

倫浩天行禮退去，從他的神色中可以看出，他是極爲勉强的。

＊　＊　＊

天色一片朦朧，四更天，是黑夜的時刻。

在「三曲」寧靜的青石板大街上，有四條矯捷的身影向「北曲」撲出。這正是金花夫人和她的三個如花似玉的金釵。

「七絕金釵」所以能橫行大江南北，就是她們七人各有一套絕招，各逞所能，再加上金花夫人的提調，那更是無往而不利。

就拿老五「追魂金釵」伍湘雲來說吧，她那條「追魂索」可說是施展得出神入化，今晚金花夫人就要利用她的絕招。

那消盞茶光景，四個人已經來到了「北曲」。最前面金花夫人一揚手，大家就距離「枕留香」一箭之地的一棵大槐樹之下停了下來。

金花夫人悄聲道：「『枕留香』在這十年來屢經擴建，已不是當年模樣，我也很難摸清道路，進去後大家要多加小心，湘雲先施展妳的『追魂索』，上得牆頭之後，留心將暗椿拔掉，咱們然後再上。」

「夫人！」戚楚婷說道：「不必那樣愼重其事，進入『枕留香』的大院可說不費吹灰之力，就是硬闖，咱們也不含糊。」

「別大意！」金花夫人低叱道：「據我所知，院中機關處處，陷阱也多。」

「我却一樣也沒有遇上。」

「那是妳走運！」說到這裡，金花夫人揮揮手道：「湘雲，妳先去，得手後，將妳的『追魂索』在半空中甩個迴旋，我們見到索影立刻就動。」

湘雲點點頭，緊了緊紮在腰間的繩索，正待向「枕留香」的大院縱去，突然一個人影閃到她們面前，沉叱道：「四位想偸襲『枕留香』大

院麼？」

金花夫人抬頭一看，發現是個白髮蕭蕭的老婆子，看她的身手，就知對方很有點武功底子，先向三金釵打了一個戒備的手勢，然後問道：「妳是幹什麼的？」

那老婆子冷冷的說道：「別問，從那兒來就從那兒去，否則，老婆子就對妳們不客氣！」

金花夫人向戚楚婷一擺手，道：「楚婷，別放過她。」

戚楚婷有準備，金花夫人話聲一落，三支金釵已連接飛出，一取右腕、二取雙脚，她倒沒有施出要命的煞手。

只見那老婆子右腕一虛空一撈，三支金釵完全落在她的手中，同時冷笑道：「姑娘，金釵該插在髮髻之上，怎可用來傷人呢？」語聲未落，右手微微一甩！

「颼颼颼」一連串破空之聲，三支金釵全部插上了戚楚婷的髮髻。

戚楚婷不禁大駭，若是對方存心歹毒，她已死在自己的金釵之下了，當時既驚又怒，「颼」地一聲拔出佩劍，厲聲低叱道：「原來是位高手！看劍！」

她的長劍方待刺出，金花夫人忙叫道：「楚婷停手！」

老婆子一揮手道：「請回吧，只要妳們不闖進『枕留香』方圓五十尺內，我老婆子就不與妳們爲敵。」

金花夫人想不到會有這樣一位高手爲楊大桐撐腰，當即問道：「妳是楊大桐的什麼人？」

「老身與楊大桐毫無瓜葛。」

「那麼，妳爲什麼要暗助楊大桐？」

「老身並非暗助楊大桐，而是不許妳們去救出囚於地牢中的楊柳青。」

金花夫人訝然道：「那是爲了什麼？」

「少問。」

「妳又如何知道我們是要去救楊柳青？」

「妳們言行俱落在老身耳目之中。」

「原來如此，想必妳與楊柳青有過節了？」說到此處，金花夫人聲音一沉道：「像妳這種高手，若眞與楊柳青有仇，也該面對面地解決，如此落井下石的手法未免太小家子氣了。」

老婆子並不强辯，也未激怒，只是冷冷的說道：「隨妳怎麼說，老身就是不許妳們去救楊柳青，快請回去吧！」

金花夫人點點頭道：「好，我們立刻折回去，但是妳得說出因何不讓我們拯救楊柳青。」

老婆子冷聲道：「老身平生無大願，只求楊柳青被楊大桐親手所殺，心願已足。」

金花夫人不禁大駭，這正好和自己的心願背道而馳，連忙振聲道：「這是爲何？」

「妳問得太多了。」

這個老婆子不但阻礙了金花夫人的復仇大計，也威脅着楊柳青的生命，金花夫人自然不會放過她，右手輕微地一動，已向立於那老婆子身後的伍湘雲發出了一個動手的暗示。

伍湘雲的手剛剛往纏在腰上的繩索一摸，那老婆子就沉聲叱道：「伍姑娘的「追魂索」最好別打出來，西北地區不出生絲，若是被老婆子毀了，十天半月還無法另製一根，那就不妙了！」

伍湘雲不禁一駭，不過，那老婆子揚言要毀掉她手裡的「追魂索」，却使她很不服氣，繩索是生絲編織而成，韌性極大，利劍難斷，別說一雙空手，於是，毫不思索，她將繩套向對方項間打出。

「叭」地一響，那繩套被那老婆子左手緊緊的抓住，而她的身軀一絲也沒有移動。

「追魂索」是伍湘雲的絕招，自然不容易輕易破解，飛向項間的活套剛剛飛去，同時另一活套也向那老婆子的足下打去。

老婆子一抬脚，硬將那繩套踏住了。

伍湘雲心中大喜，全力將繩套「追魂索」往回一帶，不料那老婆子身沉如磐，不但未能挪動分毫，反而使伍湘雲虎口發麻。

站在另一邊的戚楚婷也顧不了聯手圍攻的江湖大忌，一劍向那老婆子的右脅刺去。

又是「叭」地一響，那老婆子竟然神乎其技地用兩根指頭，將戚楚婷的劍尖夾住了。

尹金蘭見戚楚婷一動手，連忙也手扣金釵，準備向那老婆子喉嚨打去，因爲此刻那老婆子雙手各有所執，門戶大開，可說是一個絕佳的機會。

這時，金花夫人却大聲叫道：「金蘭！不得妄動！」

老婆子雙手一鬆，往後飄退三尺，笑道：「夫人不愧老江湖，及時喝令制止，否則『七絕金釵』之三聯手圍攻老身一人而不得手，那就有點難看了。」

金花夫人襝衽一禮，恭聲道：「請教前輩如何稱呼？」

老婆子冷冷的回答道：「不勞動問。」

金花夫人道：「以前輩的武功修爲來說，要殺楊柳青可說不費吹灰之力，何必假諸旁人之手？」

「那是老身心願。」

「總有原因吧？」

「不勞動問。」

「那麼，我們要殺楊大桐，前輩會不會加以阻攔呢？」

「那得等到楊柳青被殺之後。」

「如果楊大桐並無殺死楊柳青之存心呢？」

老婆子道：「老身自有妙計。」

金花夫人雖暗暗為楊柳青擔心，却也沒有辦法，只得向三金釵一揮手，頹然地說道：「咱們走吧！面對前輩這樣的高手，妳們今天未傷毫髮，已是幸運了。」

她們四人回身正走不遠，正好遇上倫浩天帶着弓箭手疾步行來。

長街之上，倫浩天已無法躲避，只得硬着頭皮迎上了去，問道：「夫人，怎麼又回來了？」

金花夫人一看那些人都手拿弩箭，不禁一楞，問道：「倫武師，你帶領如此許多的弓弩手作甚麼？」

「接應夫人啊！」

「奉范掌櫃之命？」

倫浩天雖然被迫幹這事，却也不願洩漏范少陽的陰謀，於是回道：「實不相瞞，范掌櫃並不知道我帶人來。」

「你倒是個血性漢子，咱們回去吧！」

「怎麼？夫人不是去救楊柳青的麼？」

「想想有些不妥，所以半途折了回來，明晚再說吧！」

倫浩天頗為迷惑不解，不過這一轉變使他鬆了一大口氣，他不必幹違背自己心意的勾當了。

楊大桐將楊柳青囚於地牢，可說是迫不得已之事。

這一夜自然煩躁不安，倒楣的是于娘，一會兒茶，一會兒酒，轉過去挨打，轉過來挨罵，折騰到快要到天明，才有了喘息的機會，沉沉睡去。

楊大桐喝足了酒，在于娘身上又發洩了淫慾，此時也是倦意甚濃，就在此時，一個矯捷的身影無聲無息地閃入了楊大桐的房中，原來就是方才攔阻金花夫人她們去救楊柳青的那個老婆子。

老婆子先在于娘身上一點，然後在楊大桐的肩頭上輕輕一拍。

楊大桐一驚而醒，喝問道：「甚麼人？」

老婆子冷冷地說道：「楊大桐，睜開你的獨眼看看，眼中釘潘紫雲又回來了！」

「妳……」楊大桐睜大了眼睛，待看清楚之後，冷笑一聲道：「嘿嘿，當年離家私奔，想不到妳還有面目來見我？」

潘紫雲沉聲道：「楊大桐，你說話乾淨點，我姓潘的是明媒正娶，只因你另結新歡，我是被迫離家出走的。」

敢情潘紫雲還是楊大桐的原配。

楊大桐獨目一翻，冷冷地說道：「事隔二十年了，出走也好，私奔也好，我已不打算追究了，說說妳來幹甚麼？」

「聽說你混得不錯。」

「嘿嘿，想要點銀子養老麼？」

「哼！銀子不在我姓潘的眼中。」

「那麼妳那……」說到這裡，楊大桐突然發現了潘紫雲目中所透露射出來的冷芒，心頭暗驚，霍地從床上跳了起來。

潘紫雲冷笑道：「楊大桐，你最好別妄動，『枕留香』裡裡外外，遍佈明哨暗樁，我姓潘的能進出自如，你不動也罷。」

「嘿嘿！」楊大桐乾笑了一聲，道：「古語說得好，一夜夫妻百夜恩，咱們總算是同床共枕過……」

潘紫雲冷叱道：「少廢話，我姓潘要殺你只要一根指頭，二十年的苦練你不可小看了！」

楊大桐不禁打了個寒噤！他看出潘紫雲不是在唬人，於是戰抖抖地說：「紫雲！你要……甚麼，我都依妳……」

「眞的麼？」

楊大桐點點頭道：「當然，是眞的，一夜夫妻百夜恩……」

「別說這些肉麻的話了！」潘紫雲打斷了他的話道：「我只要你辦一件事。」

「甚麼事？妳說。」

「殺掉你的養子楊柳青。」

「噢，」楊大桐想不到是這樣一件事，楞了許久，才說道：「為甚麼要殺死他呢？是他得罪了妳麼？」

「別問。而且還要你親自下手。」

「紫雲！」楊大桐神色為難地說道：「青兒雖非我的骨肉，却相依了二十年，而且這個孩子心地善良，教我如何下手？」

潘紫雲語氣強硬地說道：「你非殺他不可，否則我就殺死你。」

楊大桐看到潘雲面上殺氣騰騰，不禁大駭，他雖不願置楊柳青於死地，却更顧及自己的性命，於是喟嘆着說道：「紫雲，既然妳一定要置他於死地，我也沒有話說，不過，千萬別逼我去動手。妳自己去殺他好了，他在地牢裡。」

潘紫雲沉叱道：「住口，這是唯一能交換你性命的條件，明晚子時以前楊柳青如果還活在世上，我就殺你。」

「那麼我派人去殺他好了。」

「不行！定要你自己動手，而且還要當眾殺他，別耍花樣，我有耳目。」說罷出房而去了。

楊大桐彈身而起，赤腳向房外追出，忽然一股強勁的掌風撲面而

來，將楊大桐逼退了數步。

潘紫雲又出現在他面前，沉聲道：「上床睡你的覺，別找死。」

楊大桐噤若寒蟬，半句話也不敢說。

* * *

地牢設在後院，本是用來囚禁那些不聽擺佈的姑娘，現在却關了一個大少爺，而且還派重兵巡邏把守，委實使人想不透了。

在地牢的入口處，有兩個手執鋼刀的大漢在把守，突然一個人影向他們緩緩行來。

兩個大漢同時喝問道：「甚麼人？」

對方連理都沒有理，一直走到兩個大漢面前，原來這人是潘紫雲。

「妳！妳是幹甚麼的？」兩個大漢說話的聲音已很不自在，眼前這個銀髮蕭蕭的老婆子形容古怪，神情冷漠，頗似一具活殭屍。

潘紫雲右手輕輕一揚，其中一個大漢就砰然向後摔倒了，另一個想舉刀來砍，只覺得肘彎處一麻，鋼刀就落在地上，同時手腕也被潘紫雲握住，他只感到像是加上了一道鐵箍。

潘紫雲揚手抓住了那大漢以後，低叱道：「打開地牢。」

「妳……妳放手呀……」

「放開了你也休想跑掉，」手一鬆，摔得那個大漢一個踉蹌，再叱道：「快些給我打開地牢的門。」

地牢之門是一塊厚重的石板，上面有鐵鍊大鎖，大漢取出鎖匙，開啓了大鎖，又轉動一個「轆轤」，厚重的石板門緩緩移開，出現了一道石級。

潘紫雲一揚手就點住了那大漢的「昏穴」之上，放倒了大漢，這才一縱身沿石級而下。

地牢上有四間石室，其中一間自孔穴露出一綫昏暗的燈光，潘紫雲稍一用力，就推開了石室之門。

楊柳青正盤膝靜坐，聞聲睜開了眼睛，神情不禁一楞。

潘紫雲站在門口，低聲道：「楊柳青，要不要我揭開你身世之謎？」

楊柳青心頭一怔，忙問道：「妳是何人？」

潘紫雲搖搖頭說道：「不要問這些，你應該問你的親生父母是誰。」

「妳知道？」

「當然！否則不會問你。」

「我怎知道妳所說的是眞話？因為妳的身份來歷我一點也不明白。」

「我會拿出憑証。」

「那麼妳說吧！」

潘紫雲輕咳了一聲，然後從容的說道：「你父親名叫戚龍飛，和楊大桐的同門習藝，藝成之後分道揚鑣。你父行道江湖，人稱『善俠』，而楊大桐却仗藝為惡，弄了幾個錢之後，就在長安城內落籍，開了這間『枕留香』。」

「那麼我的父親呢？」

「聽我說下去。」潘紫雲打了個手勢，又接着道：「楊大桐的惡行傳到他師傅耳中，非常震怒，就派你父親奉師傅令牌前來加以懲治，並嚴令你父務必要將楊大桐的首級帶回去覆命。」

「後……來呢？」楊柳青似乎已情知不妙了。

「你父親生性善良，而楊大桐却心地險惡，他情知不是你父親的對手，便詐稱願遵門規，自行了斷，不過，要求你父親給予他一個對時的時間以便將他身後之事預作安排，你父竟然上了他的當。」

「啊……」楊柳青情不自禁地低呼了一聲。

潘紫雲吁了一口氣，又接着說道：「就在那天晚上，楊大桐施展毒計，不但在床內暗放毒藥，而且放了一把火，你父親連屍首也不曾留下。」

「眞的？」楊柳青霍地的跳了起來。

「信不信由你。」

「難道他們的師父就不來找楊大桐麼？」

「那個老頭兒訂了一個此生不離山門的規矩，所以眼看楊大桐作惡多端，也奈何他不得。」

楊柳青素性冷靜，不免疑惑地問道：「妳如何知得這樣清楚？」

「我是楊大桐的髮妻。」

「妳……」楊柳青驚疑地說道：「我從來沒有聽說呀！」

「二十年前我就離開這兒了。」

「為甚麼要離開呢？」

潘紫雲喟嘆了一聲說道：「說起來也是一段孽緣，在你父親遇害之後六個月，門口來了一個很美艷的少婦，手中抱着一個襁褓中小兒，要求謀一棲身之所，為奴為婢均在所不計，那個小婦人就是你的母親，懷抱中的小兒就是你。」

楊柳青驚道：「她來幹甚麼？」

「俟機報仇。」

「想必她失敗了。」

「單是報仇不成倒還無所謂，却發生一件令她畢生引以為憾的事情。」

「怎麼呢？」

「當時你母親上門，求一棲身之所時，楊大桐滿口答應，原來他貪戀你母親的美色，當夜就往你母房中，你母若是只想報仇，那晚必定成功，可惜她既想報仇，又想全節，結果是報仇不成，反受其辱。」

「甚麼？」楊柳青面上殺氣昇騰

，猙獰可怖。

「你必須鎮定地聽下去！」潘紫雲安撫了楊柳青之後，又接着說道：「楊大桐在逞其獸慾之後，還要殺你母親，因爲你母曾圖以匕首刺殺他未遂，結果你母亡命逃脫，將你遺留下來了。」

「楊大桐爲甚麼不殺我？」

「我和楊大桐結婚數載，從未生育，所以你甚得楊大桐鍾愛，而且楊大桐並不知道你是戚龍飛的兒子。」

「妳爲甚麼會知道的？」

「當時，我並不瞭解你母親的身份，只覺得楊大桐將其凌辱後還要置之死地的作爲太過可怕，所以我離他出走，途中遇到你母親，才明白這些情況。」

楊柳青內心苦痛異常，喃喃地說道：「母親怎對得起我爹啊！」

「她想自盡，可是又想活着報仇，就在她猶豫不決的時候，另一件可怕的事發生了。」

「甚麼事？」

「你母珠胎暗結，懷了孽種。」

「啊！」

「瓜熟蒂落，生下一個女兒，你母親想捏死她，被我勸着，孩子是無辜的。」

楊柳青喃喃道：「是的，她是無罪的。」

「你母親就將她送到一個尼姑庵去，她自己也在那庵中削髮爲尼，從此古佛青燈，向你父親悔罪。」

楊柳青吁嘆道：「唉！她有甚麼錯呢？」

潘紫雲點點頭道：「她可說沒有錯，但她却以失節之事含愧在心，若不是佛經爲伴，她是片刻也難安的。」

「那個孽種呢？」

「她也在尼姑庵中長大，及至成年之後就讓她下山，剛好遇到了秦素娟。」

楊柳青驚呼道：「啊！戚楚婷嗎？」

潘紫雲點點頭，道：「就是她，你姓楊，却是戚龍飛的後代，她姓戚，却是楊大桐的女兒，眞是陰差陽錯，造化弄人了。」

「啊！」楊柳青雙手掩面，痛苦流淚。

「父被殺，母被辱，而你却認賊作父，所以我來點破你！」

「我……我該怎麼樣辦？」

「父仇不共戴天，能不報麼？」

「可是楊大桐二十年養育之恩呢？」

「我知道你下不了手，所以早就安排好了。」

「妳怎麼安排的？」

潘紫雲沉聲說道：「我要楊大桐在一個對時內親手殺你，不然我就殺他，他爲了惜命，必然會向你動手，那時你就不會有甚麼顧忌了。」

「還有，戚楚婷那邊？」

潘紫雲搖搖手道：「不要管那些，祇要想到了父仇母恨就行了。」

「她眞是我母親生的麼？」

潘紫雲不答反問：「你身上是不是佩掛了一塊盤龍圖形的金牌？」

楊柳青點點頭，道：「有的。」

「戚楚婷身上佩掛了一塊翔鳳圖形的金牌，這兩塊金牌是你母親出嫁時，你外祖父所送的『龍鳳雙牌』，你們將可以對照。」

楊柳青喃喃的說道：「我殺了她的親生父親，她會怎麼樣呢？」

潘紫雲沉聲說道：「楊大桐罪該萬死，人人得而誅之，父仇母恨不報，你就會枉爲人子了。」

楊柳青唯唯道：「我記下了。」

突在此時，突然傳來楊大桐陰冷的笑聲。

「嘿嘿！好賤人，想不到妳兩下挑撥，青兒，斃了她！」

兩人抬眼觀望，發現石壁上有個小孔，聲音從孔中發出。

潘紫雲神情一楞，飛身向出口處奔去，只見那厚重石板門業已閉上了。

她用力拍出一掌，「嗡」地一响，地牢內沙石飛揚，而那塊石板却未動分毫。

楊柳青也隨後趕到，凝聲問道：「怎麼了？」

「出路被楊大桐封死了！」

「噢！」楊柳青不禁大吃一驚道：「那麼，該怎麼辦？」

「哈哈！」又傳來了楊大桐的笑聲，道：「原來你們兩人聯上了手，那就教你們死在一起吧！不吃不喝，看你們能支持多久？」

潘紫雲厲聲喝道：「楊大桐，別打錯主意！我後面尚有伏兵，天亮以前就要來到！」

楊大桐狂笑道：「哈哈，潘紫雲！妳多年來在外面的情形我也略知一二，少唬人，乖乖地躺着吧！」

潘紫雲心頭不禁有一陣發虛了，沉吟了一陣，又揚聲道：「楊大桐，你若不放我出來，管教你死無葬身之地。」

「潘紫雲！」楊大桐聲音陰冷地道：「平心靜氣而說，你的武功對我的確構成了極大的威脅，幸虧守更之人發現地牢門破，前來稟告，我才急急趕來，妳是天堂有路不走，地獄無門闖進來，妳就認命吧！」

「楊大桐……」潘紫雲大聲疾呼。

再沒有回聲，楊大桐想必業已

離去。

潘紫雲鎭定了片刻，悄聲道：「楊大桐也許還沒有聽到我們全部談話，既不知道你是戚龍飛的兒子，也不知道戚楚婷是他的女兒，不然，他一定會立刻下毒手。」

楊柳青吁嘆了一聲道：「那也只不過多活幾天而已，我們絕對不可能離開這地牢的。」

潘紫雲喃喃道：「也許有機會。」

「甚麼機會？」

「金花夫人好像很關心你，她可能會設法救你出去。」

* * *

太陽在東山一露面，秦素娟就起來了，她知道「瀟湘軒」後進有一塊空地曠場，每天早晨倫浩天都在那裡督導護院武士練功，於是梳洗完畢之後，就向後院的練武場走去。

倫浩天主動的迎了上來，恭聲道：「夫人！您早！」

秦素娟心中關心的仍是楊柳青的安危，她曾經和兒時的楊柳青相處了一段不算太短的日子，深知他心地善良，注重孝道，只要楊大桐存下殺害之心，楊柳青就萬難逃過他的魔掌。

「倫武師！」秦素娟目光凝視着他。「我打算盡全力將楊柳青救出地牢。」

「夫人昨夜……」

秦素娟接口道：「昨夜有一個武功卓越的老婆子攔住我們的去路，不許拯救楊柳青，而且還說要楊柳青被他養父所殺，她才甘心。」

「噢！那老婆子是誰？」

「她沒有說，也不許問，而且我帶去的老五和老七聯手對付她，都不能得手。」

倫浩天道：「武功如此好，她自己也可以殺楊柳青的。」

秦素娟點點頭，道：「我也是這樣的想，這顯然是因爲和楊家有深仇大恨，所以要楊家父子自相殘殺，方能使她稱快。」

倫浩天喃喃自語道：「這種復仇的方法，實在太可怕了！」

秦素娟壓低了聲音道：「倫武師，不管怎麼樣，楊柳青都不能被殺，我們去將他救了出來。」

「現在嗎？」

「是的！」秦素娟點點頭，接着說出她的計劃。「楊大桐絕對想不到我們會在白天耍甚麼花樣。由我帶領『七絕金釵』公然自門前而入，找他談判，主要是吸引他的注意力，你對『枕留香』院內的地形非常熟悉，由你帶領人從後院翻牆而入，破開地牢。萬一楊大桐發覺回兵挽救，我們就動手絆住他……」

倫浩天接口道：「萬一那神秘的老婆子又出面攔阻呢？」

「她不是神仙，白天總要休息養神的吧！」

倫浩天微作沉吟，道：「試一試吧！夫人，不過我對於我的行爲感到好笑。」

「怎麼呢？」

「這幾年來『北楊南倫』勢成水火，不管楊大桐和咱們范掌柜的恩怨如何，我倫某人和楊柳青分一高下却是早晚的事，我此刻去營救他，如成，他將來或許再被我殺，或許是我被他殺，不管是那一種結果，都顯示出我現在要去救他的行爲是非常可笑的。」

秦素娟搖搖頭，道：「倫武師，你這話說錯了。」

「願聽高見。」

「你是用劍的人，所謂『劍道即人道』，這一句話你一定是耳熟能詳，如果有一個你終日追殺的仇人在荒郊深澤中被羣狼圍攻，你絕不能因他是你的追殺仇人而見死不救……」

倫浩天接口道：「我一定先使他免遭狼噬，然後再殺他報仇。」

「你可曾想到當你打算救他時，你也可能被狼噬麼？這個道理和目前的情勢是完全相同的，如果你早有除去楊柳青而獨霸長安之心，你此時就該前往挽救他出地牢，否則豈不成了假諸他人之手而達到你稱雄稱霸的雄心麼？那樣就不夠光明磊落的了。」

倫浩天苦笑道：「所謂英雄本色，也都是一些愚不可及的事，倫某人想作英雄，就得作傻事，夫人，咱們現在就動手吧！可是……」

「還有甚麼顧忌？」

倫浩天無言地搖搖頭，他只是想到昨夜范少陽教他下手殺她們的陰謀，若是被他知道了自己走去救楊柳青，一定不會同意。倫浩天沉吟了良久，仍然拿不定主意，是否該向秦素娟明言直講呢？

秦素娟一看神色就心中有數了，雖然尚不知道范少陽要置她於死地，却知道倫浩天是怕范少陽出面攔阻。

她走近一步，悄聲道：「倫武師，不管那方面來說，你也是一個英雄的人物，可惜跟錯了主，大丈夫該有自己的主張，此事並不影响『瀟湘軒』的利益，也不算反叛范掌柜，不必有任何顧忌的。」

倫浩天點點頭道：「夫人，倫某遵命！請先行！」

秦素娟早有安排，一回到東廂上房就向「七絕金釵」發出了暗示，一個個先後縱出高牆，專走僻靜小路，向「北曲」奔去。

此時不過辰正光景。「枕留香」的大門口的三盞油紙燈籠仍然紅燭高燒，金漆大門深閉未啟。

（未完・一）

神尼

武林傳奇故事／雲飛雁・文
　　　　　　　可飛・圖

贜官盜取賑災款　神尼師徒懲飛賊

這天，下河縣衙門口格外熱鬧，在那塊十丈見方的坪裡，挨肩靠背地圍着一圈人。

圈子中間只見一條棍舞得風車似的飛轉，棍風帶着寒氣，直逼得看熱鬧的人目瞪口呆。

凡是練過三拳兩腿的人都知道，「槍紮一條綫，棍打一大片」。眼前的這條棍眞可以說是練到家了。

就在這時，不知是誰自言自語說道：「傳說棍練得好，可以達到潑水難進的地步，看這架勢，也許是眞的呢！」

話音沒落，就被一名身着皂服的衙役接過去了：「什麼傳說，不信，來潑給大家看看，讓你們開開眼界！」說完，就抄起大葫蘆瓢朝那片棍花中潑起水來。

說來眞絕，那潑上去的水，一碰上那棍，立刻就化成了霧氣，這霧氣越來越濃，越來越大，周圍的人頓時感到一陣牛毛細雨從頭上落了下來。那斜陽照在這團霧氣上，映出赤、橙、黃、綠、靑、藍、紫七種顏色，壯觀極了。看熱鬧的人，立刻爆發出一片掌聲和叫好聲。

舞棍的人是位深知武林規矩的行家，遵照「遇好而止」的說法立即收住了棍。

他這一收棍，另一個奇異的場面出現了，方才用棍護着的地面現出了溜圓的一塊乾地，乾地周圍都是濕地方，不用說，舞棍的人身上自然沒沾一星水了。

此刻人們才看淸楚，舞棍人年紀不過二十四五歲，大眼睛、高鼻樑、兩道劍眉直插雙鬢，眞是一身超羣武藝，一臉凜然英氣。

他放下棍，朝看熱鬧的人打了揖說道：「在下姓花名豫春，是本縣捕快班班頭。今日在各位父老鄉親、英雄豪傑面前獻技，一不是賣膏藥，二不是索錢財，只是奉了縣太爺之命，在這裡以武會友，共緝盜竊下河縣救災銀子的大盜，望身懷絕技的英雄或慈悲爲懷的世外高人，能揭下這張招募捕快的告示！」

沒料到這位花豫春的手指出一半時停住了，周圍的人爲之怔住了，衙門口的大牆上哪有什麼告示？不知誰已經揭下了。

其實，捕快頭花豫春說的句句是實言。三個月前，下河縣令以救災、根治黃河爲名，在老百姓中强徵暴斂，弄了大量白花花的銀子，鎖在縣衙西側的大庫裡。沒出五天，大庫門窗未動，白銀却被盜走不少。

縣太爺一面風風火火地責令捕快指日緝拿這個神出鬼沒的惡賊，一面派遣衙役和鄉紳、里正接二連三的向老百姓逼「水捐」災銀。拿不出的人家，被拆屋清產；略有反

抗的被加上個長毛餘黨的罪名關進南牢。

下河縣的老百姓被逼得傾家蕩產、休妻賣子的幕幕悲劇暫且不說，就是縣衙的捕快也被折騰的夠受。

縣太爺爲了向主子交差復命，便對衆捕快立下了「十天一小限、三十天一大限」的章則。小限之內抓不住飛賊，打二十大板；大限之內抓不住飛賊，挨四十大棍。眼睜睜三個月過去了，盜賊踪影都沒找到，幾個身體較差的捕快，早被打得皮開肉綻，生了棍瘡。

只有這位花豫春由於受過異人指點，內功練得十分了得，才沒有被揍得趴下。

縣太爺見知府那裡催得緊，便想出了個花花點子，貼告示，招捕快，重金相聘。

可是告示貼出去七天了，只有人看，沒有人揭。哪個不知道，這是「送鼓進廟門——挨打的貨」，誰幹呀？

現在，這張告示是誰揭了呢？這不僅捕快花豫春感到詫異，周圍的百姓感到蹊蹺。就連本來已經伏在桌上打瞌睡的縣太爺也感到出乎意料。

他站起身來，想看看這位吃了熊心豹膽，長有三頭六臂的英雄，正在邊望邊想邊猜疑的當兒，猛聽得他的公案右側發出了輕而有節奏的「篤篤」聲，他收回目光一看，乖乖兒，眞叫他大失所望。

原來，提着告示前來報名應試的是位十八、九歲的姑娘。

這姑娘身着白衣白褲，綫條分明而富有彈性，兩條柳眉彎彎，一對秋水靈靈，亭亭端立在縣太爺面前，猶如初綻的梨花，帶露的雪蓮，再加上她右肩頭上蹲着的那隻銀絲白玉猴，在鬢那朵素絹白菊花，更使人感到這姑娘漂亮、端庄、高雅、風韻自然。

縣太爺望着這姑娘，很有幾分不自在。他暗想：這不知是誰家寵慣了的千金，跑出來揭了告示，戲弄本官。

便以長者的口吻說：「小姑娘，本官雖小，但告示却有王法，朝廷的尊嚴，兒戲不得，現在貼回原處還來得及。」

誰知這姑娘聽罷，微微一笑說：「大人，此中干係，我自然明白。告示我既然敢揭，這個爲民除害的捕快我也敢當，如果讓我貼回原處，不僅我自輕自賤，對大人不是也戲弄了麼？」

縣太爺一聽，覺得話中有幾分份量，看來得假戲眞演了。

於是，他整整衣冠，重新在大堂落坐，正色問道：「那麼，請報上名來！」

姑娘應聲回答：「小女子姓李，名素花。」

縣太爺指了指堂上的衙役：「這四個衙役之中任你選一名，如果能比贏，就算初試通過。請選吧！」

李素花連眼角掃都沒掃：「不必選，讓他們一道上吧！」

「你使用何種兵器？他們都是水火棍！」

「我不需要兵器，免得傷了他們。」

這姑娘的傲慢神氣，不僅縣太爺很反感，就連四名衙役也氣得手心裡沁出汗來了。

事已至此，縣太爺把手一招，四名衙役像籠子裡放出的四條惡狠，掄着水火無情棍，朝李素花撲了上來。雖說這些衙役稱不上武藝高强，但多少都練過幾下。他們圍定這個李素花，上來「立劈華山」、下來「枯樹盤根」，中來「惡蟒纏腰」，凡是所學的，幾乎是全盤捧出了。

再看李素花，既不招，也不架，只是用了些閃、躲、騰、挪的步法、身法，輕飄飄地像片白羽毛在棍叢中翻來閃去，毫不介意。最有意思的是那隻小白猴，它也不驚不恐，望着這些揮棒舞棍的衙役，抓耳搔腮，齜牙咧嘴，樂不可支。

縣太爺連把驚堂木亂拍，爲這幾名越來越洩勁的衙役鼓氣。然而，四名累得精疲力盡的衙役却已抖抖顫顫立在地上，汗水順大腿流到脚下，一副狼狽相。

李素花臉不紅，氣不喘地問：「大人，不知還有什麼比試？」

縣太爺如夢初醒，連說：「姑娘好本事，好本事！」突然臉上隱一笑：「請到衙門外，花班頭那裡去領賞銀吧！」

所謂領賞銀，其實是另一種比試：五十兩銀子，分成兩大元寶放在花豫春的場子中央。

花豫春此刻手裡正拎着一支軟鏢，軟鏢像一條百節銀環蛇，隨時都準備着出擊。

明眼人一看就淸楚，要在花豫春這支軟鏢下取走這兩錠「賞銀」，眞比從虎口奪食還要困難百倍！

常言道，「藝高人膽壯」。李素花毫無懼色，從腰間抽出一塊白綾手帕，把那滿頭烏黑的頭髮包好，將手帕兩角在額頭上方結成個燕尾結，然後，伸出左手在銀絲白玉猴的臀後輕輕拍了拍，一步一步朝圈子走來。

看熱鬧的人正想爲她讓開個缺口，放她進去。可姑娘沒待大家動身，就脚尖一點地，旋風似的躍到了場子正中，直接伸手拿左邊的那錠二十五兩大元寶。

就在同一瞬間，花豫春左膀一轉，臂一揮，右手腕一抖，那支軟

鏢從左腋下突然飛出，快似流星，急如閃電，朝姑娘的左眼射來。

這一手名叫「葉裡藏花」。花豫春轉膀子是在蓄力，揮左臂是虛招，爲了迷惑對方的視綫和判斷力，只有右手腕這一抖才是殺手眞招，沒實戰經驗的人是萬萬看不破、躲不過的。

也就在這鏢頭將要舔到姑娘左眼的刹那，李素花左手抓着大元寶一抬。

只聽見「噹」的一聲，元寶腰中的凹窩正好護住了眼睛，迎住了鏢頭。

周圍的人們不禁破口喊出了：「好手段！」花豫春見來者破了這招數，而且破的是那樣漫不經心，輕而易擧，心中不僅佩服，也有幾分火了。

就花豫春方才那一鏢而言，一般人看來很險很毒，但花豫春還是留了餘地的。他覺得，一個同行好心來揭告示，有勇氣來領「賞銀」比試，自己應以禮相待，只要「賞銀」領不走，掃不了自己的面子，何必要傷人呢？假如當時李素花沒能力提防，那麼，鏢到她眼前，花豫春就會輕輕一帶，把鏢收住了，如今見姑娘武藝不同凡響，破了他那從不虛發的招數，手下可眞不留情了。

只見他右手往回一拉，那鏢立刻回頭。接着，他又將右臂向下一接，肩一沉，順勢大轉體，像條游魚似的鏢頭牽着軟索，順花豫春的前胸進入前襠，此刻他用右脚貼住軟索，來了個「死雞纏腿」，再用力向後上方一蹬，一甩，只聽得「吱」的一聲怪叫，一招「黑蟒出洞」，鏢成水平朝姑娘的右眼飛來。

姑娘見鏢勢兇狠，不敢怠慢，忙用右手抓住另一錠元寶，腕子一抬，護住右眼，元寶腰中的凹窩又擋住了來鏢。

看熱鬧的人被鏢的來勢嚇呆了，此刻還未反應過來，就聽見白衣姑娘說了聲「俺去了！」「啪」的一聲，一個「一聲霹靂上九霄」飛到了場子外。那圍觀的百姓看到如此絕技，不約而同地喊道：「神！神！神極了！」

李素花抱起「賞銀」徑直走向幾位衣衫襤褸，面色枯瘦的難民面前說：「鄉親們，我初次下山，沒什麼送給你們，從這位大哥鏢下領來的這點銀子，原來是你們的，拿去吧。」

那些難民既不推辭，也不伸手，只睜大眼睛呆呆地看看元寶，又看看姑娘。

花豫春像根石柱子釘在原處，半天作聲不得。銀子丟了，面子掃了，他眞是又愧、又羞、又恨。他驚愕了片刻，突然把鏢頭往嘴裡一放，牙關一緊，「格崩」一聲，把五寸長，七分厚的鏢頭咬作了兩段……

縣太爺站在衙門口，手捻着短鬚，面帶疑團在想：這小女子到底是從何處而來？不可小覷呵……

李素花這個白衣女子，揭告示，領「賞銀」，小露鋒芒，驚了縣令，挫了壯士，一下轟動了整個下河縣，人們都在猜想，這姑娘到底是什麼人呢？要知端詳，這還得從十八年前嵩山達摩洞廣寂和尚說起……

這一日，斜陽銜山，晚霞如血。嵩山少林古寺的住持廣寂和尚正在寺西北方向的達摩洞口閉目打坐，突然從山後蹭蹭蹭竄上一條漢子來。這漢子年紀三十開外，身子如同鋼澆鋼鑄，兩目好似寒星冷月，手執三尺青鋒劍，滿臉殺氣，渾身威風。他對着廣寂和尚大吼一聲：「和尚，你可認得我麼？」

廣寂和尚聽到這炸雷般的吼聲，微微將眼睛睜開，看了看這漢子，輕輕搖搖頭，表示不認得，很快又把眼睛閉上，繼續數起那串佛珠來。那漢子怒不可遏，又問：「三年前在雞公山前，你殺死一個鏢師，還記得嗎？」

和尚見問，再次把眼睛微微睜開：「記得那鏢師刺探太平軍軍機，密報清軍，他之死，是他咎由自取。」

漢子聞言，將劍一橫說：「告訴你，我就是那鏢師的兒子，今日找你索命來了！」他不待和尚開口，刷的一劍，便朝廣寂和尚刺來。

廣寂和尚紋絲不動，好像是要坐以待斃。

眼看着那劍尖就要刺進和尚的胸膛，說時遲，那時快，不知從哪裡鑽出個十六七歲的小和尚來。把手中的馬尾拂塵一搭，便攔住了那漢子的劍，似笑非笑地說：「施主息怒，佛門淨地，不可亂開殺戒呀！」

那漢子並不答話，一手把小和尚撥開，挺劍又朝廣寂刺去。

小和尚再次用拂塵將劍攔住，笑着說：「施主，你眞要殺我師父麼？那就從我這裡過去吧！」

那漢子聽到小和尚如此一說，便側過身來，直撲小和尚，可是小和尚並不介意。漢子那把劍使得神出鬼沒，劍劍都逼小和尚的要害。

小和尚手無寸鐵，依然是用那根馬尾拂塵甩來甩去，敵住那呼呼生風的寶劍，漢子佔不到半點便宜。

他報仇心切，急待取勝，便使出了絕招「索命三劍」：上取咽喉，中取前胸，下取小腹。

小和尚深知此招厲害，更感到

這漢子心毒手狠，臉上笑容頓消，把拂塵狠勁一掃，纏住劍柄，運力一抖，那劍便脫手而出。

小和尚又把脚一點，氣一提：「颯」一下躍起八尺多高，頭朝下，脚朝上，揮掌朝漢子劈下。

那漢子見勢，知道這叫：「陰陽羅漢掌」，當年父親就死在這一招下。他把雙眼一閉暗自想道：「我命休矣！」

漢子閉目等死，可是小和尚的「陰陽羅漢掌」並沒劈下。他睜開眼睛，只見小和尚右臂上不知怎的掛了一串佛珠，雙手合什地跪在地上。

原來，就在這小和尚萌動殺機，一掌劈下時，猛覺得胳膊一沉，師父手中的佛珠已飛掛在他的臂上。

他知道師父的意思：不許輕易殺生！小和尚哪敢有半點違拗，慌忙雙手合什，口念「阿彌陀佛」以膝着地，一步步返回達摩洞去了。

那漢子見自己沒死，四處無人，老和尚還原地打坐。便從地上撿起三尺青鋒劍，一個箭步衝上，將劍插進了廣寂和尚的胸膛……

廣寂住持被刺，頃刻驚動了整個少林古寺。幾十名大小和尚，均手持兵刃，把那漢子團團圍定。那漢子不僅沒有懼色，反而仰天大笑。

衆和尚正待一擁而上，廣寂突然把兩眼睜開，左手捂住胸膛，右手輕輕擺了擺說：「放他下山去吧！」

大小和尚立刻低頭垂手，分列兩廂，讓出了一條路來。

那漢子直挺挺往路中一站，對大小和尚說出一段話來：「明人不做暗事，我姓李，名潛龍，人稱『索命郎君』。三年前廣寂和尚用你們的看山掌劈死了我的親父，我今天是爲父報仇而來，父仇已報，隨你們處置。如果你們當着廣寂和尚的面不便殺我，可以在我轉過身去之後暗算，也可以在半山途中埋伏，我絕不還手！」說罷，轉過身，大踏步朝山下走去。

李潛龍在下山道上走着，斜陽餘暉把他的身影扯得愈來愈長。山空鳥語，碧泉叮咚，一派幽靜，他既沒被人暗算，也沒見有人埋伏，他的心不知怎的倒懸起來，感到空蕩蕩的。

當他走到半山腰時，從山頂突然飄來了「噹！噹！噹！」的報喪鐘聲。這種聲在幽靜的山谷中響着，使人加倍地感到悲壯、肅穆。

李潛龍不由得戛然收住脚步。鐘聲震撼着他的耳膜、他的心、他的神經。忽然間，他好像得到了什麼啓示，大叫一聲回身朝山上跑去……

待他一口氣跑到達摩洞前，除了地上有灘殷紅殷紅的血跡外，什麼都看不到了。他又一口氣跑到少林寺山門前，山門早已關閉了。他叫，他哭。

裡面沒半點反應；他用拳擂，用頭撞，山門依然鐵青着面孔緊緊關閉着。從此後，在廣寂和尚靜坐的達摩洞前，多了一個瘋瘋癲癲的苦行僧……

不知過了多少時日，這一天，苦行僧在如醒如夢之中，忽聽到一個女孩子問道：「你可是我爹？睜開眼看看我，也讓我看看你。」

苦行僧不由渾身一顫，微微睜開雙眼，果然是個十二歲的小姑娘半跪半坐在他面前。這小姑娘衣服又髒又破，脚上的鞋子已掉了一隻，頭髮又黃又稀，臉上又是灰，又是汗，大片大片的灰和淚都變成泥了。

苦行僧把小姑娘看了又看，小姑娘用希望、乞求的大眼睛望看他，多想聽到他喚一聲「女兒」呵。誰知苦行僧望着望着，又把眼閉上了。他把頭艱難地擺擺，半句話都沒說。

小姑娘撲上前去，扯着苦行僧的袖子哭着、訴着：「你爲什麼不認我呀？你就忘了，我娘還懷我在肚子裡的時候，你說有人接遞香火了。還說，如果生個男的，取名叫瓊宇；如果是女孩，那就叫素花。我就是素花呀！爹，認了我吧！」

苦行僧依然不動。

「你爲了報爺爺的仇，一出來就是十二年，我娘想你都想死了，我現在沒娘了，你又不認我，叫我咋活。認了我吧……」

小姑娘的哭訴，石頭都該動情了，可這個苦行僧比石頭還冷漠。

小姑娘見他不認自己，突然站起身來：「你眞是不認我，我就撞死在這兒，把這點骨肉還給你！」這個烈性的小姑娘說完，就往石壁上一頭撞去。

苦行僧剛伸手去攔，可是有一隻手卻比他更快，那是一位神彩飄逸的青衣老尼。

老尼捧着泣不成聲的小姑娘，厲聲問道：「情爲天地之靈，你爲什麼不認這孩子？如此無心無肝，再修行又有何益？」

苦行僧睜開雙目，說道：「師叔有所不知，我連做人的資格都沒有，還有什麼資格去做別人的父親？我面壁修行，並非想成仙得道，只是想懺悔終身罷了！」

老尼聽了，怒容頓消：「既然如此，這孩子我帶去了，日後你們自有見面的機會！」

苦行僧聞言，急忙起身，長揖到地，說：「師叔若能垂憐小女，只管帶去，我塵念已消，何敢再有

重逢的奢求！」

老尼將小素花背在背上，逸雲清風一般，飄然而去。

十二歲的李素花也不知這位慈然老尼把她背到了一座什麼山上，只見這山上古木參天，白雲遮日。雲繞樹遮之中有個很深很深的山洞，洞上方有「風雲洞」三個大字，兩邊刻一副對聯：

雲含山山含雲雲濃雲淡山自在

風生洞洞生風風收風捲洞無心

頭前兩年，老尼什麼也沒授給她，只是每天要她跟猴子一塊玩耍。

這些猴子很通靈性，它們對老尼很親熱，對小素花也很友好，只要是素花樂意玩，猴子們就帶着她在林子裡跳來跳去，在石壁上翻上翻下。

渴了，猴子爲她採各色野果；餓了，帶她摘又香又脆的松子，這樣兩年過去，李素花的輕功練得已不同凡響，她也可以隨手抓住任何一隻猴子，可以從樹梢上跳下來不帶多少響動……

第三年，老尼說素花不小了，不能再和那羣毛猴子廝混了，要她和自己練劍。

不過這種劍很怪，就是兩片長長的高粱葉子，她拿一片，老尼拿一片。

只見老尼把「劍」一揮，素花手中的那片就被老尼的高粱葉子整齊地削斷了。

李素花吃驚地睜大眼睛，不知這是什麼，老尼笑道：「這就叫功夫！」

「功夫？」李素花感到功夫二字有點神秘。老尼告訴她：「其實功夫就是時間，練的時間久了，功夫也就有了。人不是常說『拳練千遍自然精』嗎？就是這個道理！」

老尼爲了讓小素花的武功達到出神入化的地步，便把少林如何練功、武當如何練氣、太極如何練意，都精心地作了傳授。

有着武術天資的李素花在慈然老尼的傳授點撥下，武藝逐日精深，眼看着冬去春來，三年又過去了。

到了第六個年頭上，老尼突然對已經成材的李素花說：「你隨我做伴，已經快六年了，該下山爲百姓做一番事業了。這幾日你先守在洞裡，我出去一趟，爲你找些相贈的禮物。多則五天，少則三日就回。」

素花聽說要自己出山，突然眼圈濕了，她帶着哭聲道：「師父，我哪裡也不去，永遠守着你老人家！」

老尼聞言，正色道：「我一番心血，不是要和你老死深山。人生一世，草木一春。草木一春，要給世上留些芬芳；人生一世，要給黎民百姓做一番功業。」說罷，拂袖而去。

老尼到第四天，果然回來了。肩頭坐隻小白猴，身後背一個大包袱，樣子十分高興。

她把李素花拉到身邊坐下，微笑地打開一個紙包，紙包裡不是別的，是兩斤牛肉和一小葫蘆酒。老尼指指說：「六年來，要你總是吃素，苦壞了你。從這頓飯起，你開葷了……望着幹麼，快吃吧！香着呢！」

慈然老尼象慈母似的看着徒弟吃完這頓出家人望都不能望的美餐。才打開那隻大包說：「我這次遠出，一共爲你弄來了三件禮物。」

她把肩上的小白猴抓下來，道：「這小玩藝叫銀絲白玉猴，只有峨嵋山才能找到。你帶着它，一來和你做個伴，二來也可以給你做個幫手。」

素花剛要伸手去接，銀絲白玉猴卻赤溜一下子鑽進了她寬大的袖口，她感到胸前一陣癢滋滋的，小東西又從她的另一隻袖口鑽出來，跳到了她的左肩上。這下把素花弄個大紅臉，老尼笑了個滿臉菊花開。

老尼又拿出第二件禮品——一朵素絹製成的白菊花說：「我共收過兩個徒弟，每個徒弟我都送了這一朵白菊花。你師兄在你上山前下山去了，至今下落不明，你此番下山，若能有緣相逢，把這朵花示他。希望兩朵花能夠並蒂，我也算了卻了一樁心事。」

素花把頭低下，喃喃地說：「師父，弟子不願……」話沒講完，老尼就開導道：「孩子，男女婚配，不是醜事。如果人們都像我一樣永遠爲尼，炎黃子孫如何繁衍呢？我是師，也是母，你應記住我的話。」

李素花心頭怦怦亂撞，但沒再開口。

老尼收起笑容，站起身來，從腰內抖出一條亮閃閃的「帶子」來。她一用內功，這「帶子」立刻直立起來。

素花此刻才看清，這不是什麼「帶子」，而是一柄水一般清澈、白綾一般輕飄的寶劍。她驚住了。

慈然老尼告訴她：「這劍是我三年來自製的，它名叫『冰綃皇極劍』。爲師我自製此劍，一是爲了紀念被清軍殺害的英烈，二是要你繼承他們的遺願，幹一番事業。」

她把劍遞給徒弟。素花雙手接過，定睛細看，上面刻有一首七言古詩：

手持三尺定山河，四海爲家共飲和。

擒盡妖邪歸地網，收殘奸宄落天羅。

東西南北敦皇極，日月星辰奏凱歌。

虎嘯龍吟光世界，太平一統樂如何。

李素花看罷，又吃驚地問：「師父，你老人家……」老尼把手搖搖：「你不要問我的身世和經歷。過去的讓它過去，沒來的接它早些來！」她又告訴弟子：「這劍在世上不要輕易露出，平時你可把它當做腰帶繫了，十分方便。三年前我爲什麼要你以高粱葉爲劍苦練？就是爲使用此劍打基礎呵！」

李素花將劍在腰內繫好，問道：「弟子下山，師父還有何教誨？」

老尼沉思一下道：「你祖父和你父親都是武林高手，本應爲百姓做一番事業，他們卻一個爲虎作倀，一個善惡不分，結果造成一個喪生，一個遺恨。你切要記住：本事應效力黎民，不然不如不練，這是武林宗旨，不可有違！」

李素花雙膝跪倒表示：「弟子若敢有違，天地皆誅！」拜畢，站起身來，揮淚出山。

老尼送到山口，又囑咐：「你父親那裡，暫不可去。」

素花不解：「這是怎麼回事？」

老尼解釋：「你父親兇狠，可他是個很重感情的人。他今日所以能苦苦支撐，是爲望你成人。若你父女相見，他願已遂，心歸寂矣！」

李素花連連點頭，再拜師父。隨即消逝在下山的路上……

＊　＊　＊

李素花招爲下河縣捕快，縣太爺化憂爲喜，對這位奇女子格外垂青。

其他捕快自然更不敢怠慢。他們匆匆備了一桌酒宴，擺在捕快房的前庭，爲李素花接風把盞。李素花見上首那紫木椅子空着。知道是花豫春因賞銀一事面子抹不開，有意不來，她也毫不介意。

其實，她對花豫春的武藝，心中暗暗佩服。從他的舞棍和軟鏢來看，絕不是等閒人物。尤其是他那第一鏢手下留情的舉動，更叫李素花感到此人很講義氣，很重武德。

她暗自在心中說道：「花壯士呀花壯士，揭告示，領賞銀，並不是我有意掃你的面子，實是出於無奈。假如我不把賞銀從你鏢下奪出，那我怎能當上捕快爲民除害呀！」

花豫春此刻哪裡去了呢？他沒有走多遠，只是一個人蹲在練功房裡自己生自己的悶氣。

他回想起幾年前，師父說他的武功練得還不夠火候，不可輕易下山。可他卻認爲自己練得不錯，這個世界上除了師父，大概就是他了。

沒想到今日竟在大庭廣衆之中，光天化日之下，輸給了一個年紀輕輕的白衣女子，該多晦氣呀！

他的氣沒處發，便順手摸到身邊的一把八十斤重的石鎖，狠勁一按，把這把石鎖按入地下一尺多深。他又將腳尖順石鎖往地下一插，輕輕往上一挑，石鎖又飛回到手中。

就在這時，聽得身後一聲冷笑：「嘿嘿，花班頭一個人在這裡……是不是有些想不開呀？」

花豫春聞聲回頭，原來是縣太爺站在他身後。他連忙站起身說：「啊，是大人。」他稍平平氣，「天外有天，山外有山，沒什麼想不開的。」

縣太爺眯着眼睛說：「本來麼，勝敗乃兵家常事，不能拿一件事成敗論英雄的。」接着，縣太爺把話題一轉：「不過，話又得說回來。你這麼一個大英雄，今日竟敗在一個小女子手中，今後怎好見人呢？更別說在捕快中的威信了。」

年輕氣盛，氣血方剛的花豫春，哪能受這個氣，便紅着臉說：「這不用大人擔心，我既不稱職，願馬上離開貴縣！」說畢，一跺腳走了。

花豫春的離去，縣太爺毫無挽留之意，倒是新來乍到的李素花覺得過意不去，同時也隱隱感到若有所失。

李素花來後，一連三天沒見到這個飛賊的影子。不但沒見到影子，就連這個飛賊如何門窗不動盜走銀兩的奧妙也沒查出來。倘若這賊十天一小限抓不到，大姑娘被按倒打板子才難爲情呢！

到了第四個夜晚，李素花又悄悄到大庫隱蔽起來，一定要查個水落石出。一更過了，二更過了，三更也過了，還是沒有任何動靜。她想：看來今夜又白等了。

就在她估計飛賊可能又不來時，突然一條黑影飛奔而來，在大墻內略一停腳，便颯的一聲躍上了大庫的屋脊。

李素花立刻緊張起來，悄悄地將「冰綃皇極劍」抽在手裡。飛賊用黑紗遮面，看不清面孔，單憑那一停一躍就知道此賊的輕功不在自己之下，她準備等那賊躍入庫內再來個「關門打狗，閉籠捉雞」。

她想，憑她的所學和銀絲白玉猴相助，抓這個賊還是有把握的。誰知就在此刻，從東南角上又躍出一條黑影。李素花見了，心中不由得一緊，抓賊的把握似乎又減了幾分。

不過，這條黑影她很快便辨認出來了，他不是別人，正是捕快頭

花豫春。

花豫春不是一氣之下跺腳出走了嗎？其實他並沒有離開下河縣城。他想，就如此離去太不甘心，一定要把這個飛賊捕住，挽回那失賞銀的面子。

於是，他就在城郊找了個安靜的地方住了下來。白天，怕人發現，他大門不出，二門不邁。到了夜晚，他身穿夜行服，手執「柳葉清風刀」，來到大庫捉賊。他也是一連等了三夜，沒看到賊的影子。此刻一見，奪功心切，便縱身躍上房去。

花豫春這一上房不要緊，那飛賊機警得像隻兔子。沒等花豫春的脚尖站穩，他便從手中撒出一股白霧，逼住了花豫春。花豫春先是一怔，接着挺刀就要往裡進招，可是那賊早不知去向了。

李素花在下面看得比較眞切，但她沒有直接去追那賊。她怕花壯士傷着，便一縱身趕上房去。花豫春又見一道人影飛來，那敢怠慢，把寶刀一揮，朝來人一個「小鬼推磨」掃去。對方沒有還手，也沒有招架，只是把頭微微一側讓過，輕輕喊了一聲：「花壯士！可曾被那賊傷着？」

花豫春聽聲音便知道問話人是誰，心頭微微一震，沒有答話，便收住招式，飛身躍下，眨眼之間，便不見了。

李素花沒喊也沒追他。她知道，如果追上去，反而會把事弄得更糟。她站在房上尋思：連連等了四夜，才看到這個飛賊。沒想到這賊剛露面又被花壯士驚走了。

看來這賊今夜不會重來了。她以防萬一，還是把銀絲白玉猴留在大庫上，自己在一片雞啼聲中順原路回房休息。

待第二天把眼睜開，太陽已染紅了窗櫺，她慌忙起床梳洗時，發現銀絲白玉猴到現在還沒回來。她預感到事情有些不妙，匆匆忙忙朝大庫奔去……

她來到大庫，縱身躍上屋脊，一眼便看見白玉猴被人撕成兩半，血淋淋的被丟在那裡。

李素花雖然年輕，不過由於老尼對她訓練有素，她懂得一定的探案方法和手段。她用理智控制住感情，圍着銀絲白玉猴轉了幾圈，仔細地觀察現場。

她發現：大庫頂上的三片明瓦有移動痕跡，周圍有一片白石灰粉和細鐵屑末。她再俯下身，發現白玉猴的前爪裡抓着一縷黑色布絲，眼下有濕濕的淚痕，面部絨毛中有灰粉和鐵屑末。

根據現場，李素花推斷出，這個飛賊昨晚被花豫春驚走後，沒去多遠，很可能就在附近隱身窺視，看到花豫春和自己雙雙離去後又第二次上房行盜。

盜賊就是揭開這三片明瓦進庫的，出來後又將三片明瓦復原蓋好，所以門窗不動。

不過這次盜銀未能得手，可能是他只看見花豫春、李素花走了，沒看到銀絲白玉猴還留在這裡。

當他剛揭動明瓦的時刻，敏捷的白玉猴突然撲上，抓住了這個飛賊的某一部份。飛賊反應靈敏過人，及時準確地把石灰和鐵屑末撒向了白玉猴的雙眼。然後，抓住白玉猴揉眼睛的瞬間，他就下了毒手。

李素花想着，將白玉猴雙手捧起，含淚把它葬了……

李素花是位重情重義的女子，把銀絲白玉猴安葬後，心中一直很難過。

她清楚，這是飛賊用的「欲斷其人先斷其愛」的盜中之術，企圖借此來破壞自己的情緒，打擊自己的鬥志。

她估計，此賊有可能會誤認她失去心愛的白玉猴後，情緒低落，今夜不會到大庫去。她要利用此賊估計上的偏差，抓住時機，一舉捕獲。因此，晚上她又潛伏在庫房附近。

果然不出李素花所料，這賊眞的又來作案了。李素花剛剛上到屋脊，正準備隱蔽的時刻，那賊已經得手，正身背隻大包從三片明瓦處飛身出來。年輕的女捕快知道，機不可失，喊了聲：「哪裡走！」便揮劍擋住了去路。

那賊原想女捕快今夜是不會來的，現在見她厲聲而出，擋住了去路，不免吃了一驚。然而，他畢竟是個盜中高手，很快就鎮靜了下來。

他把兩條胳膊一掄，從兩個袖筒裡同時飛出兩個「金龍五爪飛抓」。

這種兵器造得很巧，五爪的每個關節都能活動，能抓、能掐、能撕。抓骨骨折，掐筋筋斷，撕肉肉裂，十分厲害。它還具有九節鞭、鏈子錘的特點，就是爪腕的後面那條鐵索能纏人，纏兵器。再加上這種兵器携帶方便，所以黑道上的人物都喜歡用它。

不過，它也有兩個弱點：一是難練，練不好會被它抓得渾身皮開肉綻；再就碰不得重兵器和削鐵斷玉的利刃，因爲是碰到重兵器會將它彈回去，遇到利刃會把鐵索削斷，失去殺傷能力。現在此賊雖然和李素花接上了手，但他懼怕她那柄「冰綃皇極劍」。此爪總是躲躲閃閃，不敢硬碰硬，所以他只能邊打邊退，想找空子奪路而走。

女捕快李素花呢？應該是佔主動的。常言道「一正壓三邪」、「強

賊怕弱主」！再加上兵刃上的優勢，更是得心應手。其實並不完全如此，因爲那賊會暗放生石灰和鐵屑末，她必須順風勢搶佔上風，使這種暗器失去借風傷人的威力。

所以，李素花也是繞着、躲着，不可能很快取勝。兩個人各有利弊，打了個平手。

李素花暗暗想着：這賊的功夫實在罕見，可嘆走了邪途。這就是恩師訓導的：「功夫越深越該走正道，入了邪道，功夫越深便罪過越大。」

她正想之間，那賊突然來了個倒插步，身子接着又一個「蟒翻身」，便神速換了方向搶佔了上風。女捕快道聲「不好！」正準備防暗器時，那賊卻乘機奪路而去。

李素花哪裡肯捨，把氣一提，直追下去。當追至一座四合大院時，那賊突然不見了。

女捕快覺得奇怪，這是什麼地方呢？她略略定了定方向，立刻明白了這個四合院正是縣太爺的住宅。

她吃驚地收住脚步，暗自沉思：追進去？不行，夜闖官府會定行刺罪的。就是縣太爺不定罪，一個單身女子深更半夜跑到縣太爺房裡，也是好說不好聽的醜聞。不追進去吧，又怕飛賊跑了，失去良機，她爲難了。

她埋怨那位花壯士：昨天夜裡，不該出現的時刻你出現了，結果打草驚蛇，讓飛賊走了。今晚該出現的時候你又不知在什麼地方。如果今晚花壯士能幫助堵截一下，那飛賊將插翅難逃……她一邊想一邊在這座四合院外來回巡視着。

就在女捕快暗自埋怨的時刻，縣太爺的房門突然開了，從裡面鑽出條黑影，跌跌撞撞朝外奔去。

女捕快脚前脚後，死追不捨，一直追到了城郊。那條黑影速度愈來愈慢，當李素花將要追上時，黑影「噗通」一聲，重重地栽倒了。李素花這才看清這條黑影不是那賊，而是方才她暗自想到和埋怨的花豫春。

這是怎麼回事呢？花豫春艱難地張嘴，道出一段話來。原來，今晚花豫春也來到了大庫偵探破案，只是比李素花來晚了一步。他見李素花把黑影追進了縣太爺住的四合院，不敢貿然往裡追的時候，他過去懷疑的綫索此刻便明朗起來。

他顧不得多想，便跳進四合院，闖進了縣太爺的臥室。就在這時他猛覺得周身一痳，糟了，他身中「五毒梅花針」，遭受暗算了。爲了不倒在房內被這位「父母官」論成是行刺本官，他便迅速跑了出來，沒想到這種暗器的毒性太大，發作得竟是如此之快……

花豫春斷斷續續說到這裡，已是臉如死灰，嘴都張不開了。

李素花慌忙俯下身，扶花豫春坐起，這時才發現他腦後啞門穴上有一紅點。在山上學藝時，慈然老尼在向她講解「銅人•穴圖」時告訴過她，此穴很險，若用「五毒梅花針」射中此穴，見血封喉，必死無疑。此時的花豫春，正是被這種五毒梅花針射中了這個穴位。

良久，花豫春竭盡全力睜開眼睛，從懷裡摸出一朵「白絹菊花」，遞給了身旁的李素花：「原諒……我吧。花……開……並蒂，不……不可能了。師父呵……師妹……你……」他幾乎每個字都是擠出來的。

李素花驚得呆了。過了好久，她才恢復了理智：「是他！是他！恩師講的花開並蒂……他不是姓『花』嗎，我也有個『花』字呵。」她無限悲戚地問：「你怎麼不早說呀？你……」花豫春再次睜開眼睛：「都怪我，『英雄氣短』呵。」

花豫春說完，眼睛合上了，眼角滾出了兩顆淚珠。

李素花跪倒，接過花豫春手中那朵花，和着自己頭上那朵，在手心裡揉碎，又慢慢地一瓣撒在花豫春的心窩上。拂曉的微風吹來，花瓣像對對白蝴蝶在比翼翻飛着……

這天晚上，李素花躺在床上，怎麼也不能入睡，她想到出山才幾天，就看到了人世間那麼多不平，自己就經歷了這麼多打擊。

那隻像雪堆玉琢的銀絲白玉猴，那麼通人性，而今，竟橫死敵手。

最叫她拋不開、忘不掉，肝腸寸斷的還是花豫春。她想起慈然老尼「花開並蒂」的囑咐，想起當時她羞澀的面孔和亂跳的心。而今，飛賊未獲，情侶先折，此恨何日能消？怪自己，都怪自己呀！她越思越想越覺得不如同師父一道，削髮爲尼，老死深山。她輾轉反側不能入睡，索性披衣起來，點燃了素燭。

銀絲白玉猴死去了，素絹製成的白菊花揉碎了，身邊就只有師父贈送的「冰綃皇極劍」了。她沉痛地抽出來，運用內功一抖動，那劍「吱颯颯」一聲直立起來，在燭影裡閃着清冷的寒光。

天王那首「咏劍」詩躍入她的眼簾，使她頓時一震。她把這首詩看了一遍又一遍，心裡像油鍋似的翻騰起來。她眼前又出現了在路上看見的滔滔洪水，茫茫災情，被天災人禍逼得走投無路的百姓。「擒盡妖邪歸地網，收殘奸宄落天羅。」我不就是爲這而來的嗎？師父的身世她雖然說不太清楚，但她猜想得到她是個「擒妖邪」，「收奸宄」的巾

幗英雄。爲民除害，將一身武藝用到「東西南北敦皇極，日月星辰奏凱歌」的事業上，這不正是師訓麼？她越思越想躍振奮起來，睡意、倦容、愁緒都沒有了。

聽聽梆打三更了，李素花還端坐在桌前。這時刻，李素花忽然隱隱聽到房裡有響動。她不由得心頭一緊，知道有刺客。

她沒有回頭，也沒有左顧右盼，只是雙目的餘光瞄着梳妝台上的菱花鏡。她這樣做，是讓刺客誤認她沒有察覺響動，沒有任何戒備。單待刺客行刺時，她再以靜制動，後發制人。

她在菱花鏡裡，看到身後五六尺遠的磚地上，有四塊青磚微微向上掀了起來。啊！她住的這間房裡原來有暗道機關。

她還是一動不動。那四塊青磚越掀越高，下面果然是個黑黑的洞口。洞口裡慢慢地伸出個頭來，左右搖晃了兩下。她意識到，這是刺客用的「替身探路」的花招，那頭是假的。

果然，那個假頭晃了兩下便縮了回去。少頃，洞裡又探出一個黑紗罩面的頭來。這個頭，口裡銜把「鬼頭」大砍刀，先貼在地面上停了停，接着身子也爬出了洞口。

她依然不動，眼睛不眨地盯着菱花鏡裡。她要看看這個「客」是如何行刺的。

那蒙面刺客四肢貼地，像條四腳蛇，「吱吱吱」地朝前爬了三下，以快得難以叫人置信的動作，右手接過口中的鬼頭大砍刀。一個「秋風掃落葉」的招數，便朝女捕快李素花雙腳削去。

李素花耳邊聽見了風聲，脚下感到了寒氣，她把丹田氣猛一提，一個「旱地拔葱」身子騰空而起。那鬼頭大砍刀走空了，沒有削到李素花的雙脚，却把椅子的四隻脚，齊齊地削斷。

李素花沒待那刀收回，便在空中亮出「冰綃皇極劍」來，順勢「颯」的就是一劍。只聽得噹郎一聲，那把鬼頭大砍刀被斬成兩截。

李素花一怕刺客逃走，二怕洞裡再鑽出人來，一個「豹子跳澗」竄到洞口後方，把住了洞口。蒙面刺客沒料到這位女捕快有這麼精深的內功，一時也怔住了。

待他清醒過來，便把手中那半截刀朝李素花擲了過來，李素花把頭略略一偏，那半截刀砰的一聲，便釘在身後的柱子上。

蒙面刺客不敢戀戰，「三十六計，走爲上計」，借着李素花偏頭的一霎那，身子一躍，一個「鯉魚跳龍門」便從窗子裡飛了出去。

李素花怕置身虎穴之內，慌忙拔下頭上那支玉簪，朝窗外擲去，雖說李素花從未練過暗器，但憑着她驚人的腕力，想來那支玉簪是不會落空的。

天剛朦朦亮，李素花照常在梳妝鏡前梳妝完畢，裝作出外散步，走出房門，奔刺客逃遁的方向走去。邊走邊搜尋，大約距她的窗口三十步遠近的地方，她找到了那根玉簪。

回到房裡，她迅速地關好門，點燃素燭，再把那支玉簪小心翼翼的在燭苗上烘烤。烤着烤着，玉簪上慢慢現出了一層薄薄的血印。

她嘴角泛起了微笑：這一簪射中了。她斷定，這支玉簪能帶血落在地上，很可能是中了刺客面部的某一地方。如果中在有衣服遮着的身上，那麼這玉簪不會很快落地。就是落了地，也不會有如此明顯的血印。

爲了證實她的推斷，爲了驗證刺客、飛賊是否是同一個人，她便裝作「小限到期願意受罰」來到縣衙，求見縣太爺。

誰知到了縣衙門口，守門的衙役卻告訴她：今日縣太爺不昇堂問事。她說：「有勞大哥，進去通報一聲，就說小女子當捕快已有十天，盜銀賊人沒能捕到，前來受罰。」

那個衙役要她稍等片刻，轉身進去通報去了。沒多大一會兒，那衙役從裡走了出來：「李捕快，你回去休息吧，縣太爺今日身上不舒服，受罰之事，就算你新來乍到，這次免了。」

李素花見縣太爺不昇堂，心裡有些火急火燎。她想：這幾天見不到他，過幾天那傷好了可能就又要大費周折了。該怎麼辦呢？

眞是「無巧不成書」，就在一個不見，一個要見的時候，外面昂首闊步走來一個差人，對着方才那個衙役喊道：「巡撫大人轎臨貴縣，請通報縣太爺迎接！」

那衙役「喳」了一聲，轉身往裡通報去了。

李素花心中不由暗喜：「這次看你出來不出來！」片刻功夫，二十多個衙役、捕快匆匆忙忙跑出來，隨後是坐着四人小轎的縣太爺。

李素花敏銳的眼睛把縣太爺打量了一番，沒有發現縣太爺有什麼傷痕。

李素花正在那裡暗自想着，縣太爺已經把巡撫大人迎到了衙門口，她眼睛再一次盯着縣太爺，發現縣太爺的帽子比往日戴得低了一些，幾乎遮住了眉毛。莫非那支玉簪就傷在眉梢上麼？李素花心中一動。

巡撫大人在堂上坐定，如狼似虎的親兵兩廂排開。平時威風十足的縣太爺只在旁邊落了個座位。

巡撫這次來得很急，事先沒有下帖通知，到衙也顧不上休息，便昇堂理案了。他把眼睛掃了縣太爺問道：「尊縣大人，災銀竊案已百日有餘，不知此案是否了結？」

縣太爺見問，忙欠了欠身：「這個……」一時沒回上話來。

「尊縣不知，皇上已大爲不悅。匪軍雖已撲滅，可百姓中仍有餘黨作亂。大清也要體諒民情，不可逼他們太甚。此案不結，百姓怨聲四起，此乃禍殃之端矣！」說罷，巡撫把兩目盯住了縣太爺。

縣太爺十分老練，立刻起身編出段話來：「稟大人，小官自案情發生，日夜苦思良策。現已查明，作案者乃本縣原捕快花豫春也。他本爲長毛餘黨，乘虛混入本縣，盜竊災銀，以做日後作亂之資。在小官多方偵緝下，此賊已於昨日攜銀倉皇潛逃。大人不必爲念，不出三日，下官必將此賊緝拿歸案。」

李素花站在堂下，怎麼也沒料到他會編造出這段謊言來。她實在忍不住了，上前幾步，跪下說：「巡撫大人容稟，方才縣令所言，都是謊報之詞。花壯士爲人磊落，武藝出衆，爲災銀一案，忍辱負重，已偵破在即。」

縣太爺不待巡撫開口，便冷冷一笑：「你說花豫春對此案偵破在即，他人在哪裡？」

李素花見問，怒火中燒：「花壯士已被此賊用五毒梅花針所害，爲國捐軀了。這，大人，你不會不清楚吧？」

巡撫見堂下這年輕女子竟敢如此放肆，勃然大怒。將驚堂木重重一拍：「大膽！你說花豫春被賊殺死，那賊在哪裡？」

李素花對縣太爺一指：「盜銀大盜就是他！」

巡撫正待開口，縣太爺「嘟」的一聲：「你這刁民，竟敢同花豫春伙同一起，陷害本官。左右，還不與我速速拿下！」

堂上的衆捕快、衙役正要動手。只見李素花騰的一下站了起來，運起「五陰功」，「噗」的一口氣，便吹掉了縣太爺頭上頂戴的花翎，那條玉簪留下的傷口，有兩寸來長，在縣太爺的左鬢上像條毒蜈蚣似的露了出來。

眞相大白，縣太爺這個飛賊知道再也掩蓋不住本相。便一聲冷笑，一步躍上公案，抓住大印，「颯」地一聲朝李素花擲來，趁李素花側身的空子，脚一用力，便從衆捕快頭上飛了過去。幾個捕快正想動手，眼睛被這賊「呼呼」兩下撒出的石灰粉和鐵屑末迷住了……

大堂上一片混亂。巡撫早已魂不附體戰戰兢兢地躲在堂桌底下……

李素花此刻自然也顧不得巡撫不巡撫，偏頭閃過賊太爺擲過來的大印，一跺脚，也追了出來。

李素花弄不清他逃走的方向，沒敢瞎追。她看到離衙門不遠的地方，有一座七層玲瓏浮屠，是這個縣城的制高點，便立即來到塔前，施展開她的輕身功夫攀緣而上。一忽兒，便攀上了塔頂。

她一隻脚站在塔頂的那個琉璃葫蘆尖上，來了個「金雞獨立」。手搭「涼篷兒」，由近至遠望去。發現城東南方的大道上有條黑影閃動着，正是這個賊縣令。他已甩掉身上的肥大官服，着青一色的短打緊身衣褲，頭上那個驢尾巴似的辮子，在迅跑中拉成了一條和地面平行的黑綫。

李素花看得眞切，也甩脫身上那件白底藍花罩衫，露出了潔白的武功服。她把腰中那條兩寸五分寬的「打帶」緊了緊，從塔上一個「燕子穿雲」飛下，徑直向東南方向追去……

大約追了二十餘里，看看就快追上了，誰知賊太爺一閃身鑽進了一片茂密的楊樹林。按說，李素花在慈然老尼的教誨下，完全懂得「窮寇莫追，遇林莫入」這話的意思。但她爲了逮住這個作惡多端的武林敗類，盜銀飛賊，早把個人的安危置於度外，也閃身鑽進了楊樹林。

她進得林來，除了一株接一株的高大楊樹外，什麼也看不見了。她不得不收住脚步，貼在一棵楊樹上尋找追捕的目標。

就在她左顧右盼的時候，猛聽見身後「呼」的一聲風響，涼嗖嗖朝腦後撲來一樣東西。她知道事情不好，正準備舉劍還擊，可是來不及了。只覺得頭皮一麻，滿頭烏黑的長髮散了下來，擋住了她的雙目。她明白自己遭賊人的暗算了，身上的汗冒了出來。

原來賊縣令借着密麻麻的大樹隱住身子，從身後將「金龍五爪抓」擲出，欲掀女捕快的天靈蓋，由於樹太密，五爪抓使喚不靈便，才只抓散了對方的頭髮。當他再發出左手那隻五爪抓時，李素花已面臨生命危險了。

就在這萬分危急的時刻，不知從什麼地方飛來一把七八斤重的開山大斧，正砸在縣太爺的左肩上，爪還沒完全擲出，就一個趔趄，差點栽倒。

李素花趁這短暫的機會，挽好散亂的長髮，回身挺劍殺來。賊縣令遭方才那莫明其妙的一擊，吃驚不小，一拔腿又逃走了。

李素花這時沒立即追趕，她想找一找那位「拔刀相助」的救命恩人。一抬頭，看見從一株六七丈高

的大楊樹上滑下一位白鬢白髮的老人，忙上前一揖說：「方才若不是你老人家從中相救，小女子險些送命。」

那老頭一聽，忙哈哈一笑：「怎麼，姑娘不認識我了？小老兒有禮了。」老頭的話和那大禮更把李素花弄了個「丈二和尚，摸不到頭腦」。老頭笑着說：「姑娘那天揭告示，領賞銀時，小老兒便是在場觀看的一個。姑娘想想，你不是把賞銀送給一個老朽麼？那老朽就是我呀！」

原來，這個老頭兒就住在附近，每日都到這楊樹林來砍柴。今天，爬在樹上正砍着，猛然見有個人鑽了進來，這個人賊頭鼠眼，一臉邪氣。老頭兒是個久經世故的人，連忙收住斧頭觀察動靜。

沒過多久，老頭兒又看到進來一個白衣白褲，手執利劍的女子，定睛一看，才認出就是那位贈銀的俠義姑娘，沒待他想清楚，就看到姑娘遭那漢子暗算了，老頭兒這下可急壞了，從樹上就朝賊爺砸了一斧頭，爲李素花解了圍。

老頭兒又樂呵呵地說：「其實，我除了種地便是打柴，什麼文的武的都不會。剛才那下能砸準，一是姑娘命大，有神佑着；二是那賊晦氣，有鬼纏着。」

李素花不敢再和老頭久談，生怕賊縣令跑遠了。可老頭告訴她說：「那賊跑不了多遠，八成是到林子外面老爺嶺那個山洞去了。」

李素花問他如何曉得，他收住笑容說：「小老兒每天都在此打柴，有兩次看到個蒙面人從腳下穿過，背個包袱奔那個山洞。」

女捕快忙向老頭兒問清楚到老爺嶺山洞的道路，便囑咐說：「老丈速速離開這裡，到城裡通個信，請巡撫大人派捕快、衙役來接應。」

老頭兒把嘴一撇：「巡撫、巡撫，如狠似虎，只巡皇上債，不撫百姓苦。找他頂屁用。」他一邊說着，一邊提起斧頭出楊樹林去了。

砍柴的老人沒有猜錯，賊縣令確實到老爺嶺的山洞來了。這個山洞很秘密也很險要。它在老爺嶺的半山腰裡，上面是條飛流直下的瀑布，下面是百尺絕壁。

此時是秋末，那股瀑布還不太猛，絕壁也不太滑。如果在夏初的雨季，萬里之外都可以聽到它的呼嘯聲，千山萬峯都被它震得發抖。那絕壁又是蘚苔又是泥水，滑得像根才從羊肚裡掏出來的腸子。這地方莫說是人不敢來，就是鬼也得被嚇散骨頭架子。

賊縣令是個「單打一」的江湖黑道人物，並沒有什麼團伙。他偷盜來的珠寶銀兩都藏到這個神鬼犯愁

的洞裡來了。今日見女捕快李素花揭去了他的面紗，識破了他的機關，只得匆匆忙忙來這裡取走贓物，準備逃往他的老家福建。

他原來是福建一個破落戶的子弟，兒時很有武術天資。後來，一個偶然的機會，他拜了福建南少林寺游脚武僧岸然和尚爲師，學藝八年，練就了一身驚人絕技。誰知他不走正道，嚴重地破壞了少林寺中的「三毒十二戒」。這事被岸然和尚知道後十分氣忿，欲將他處死，後想出家人不該動殺戒，就將他吊在深山老林中的一棵塔松上，生死由天定。

他在這深山老林中三天三夜，又饑又渴，蚊叮蟲咬，可把他折磨得九死一生。誰知這小子命不該絕，就在第四天，他被一個官員的前哨探馬救下。這個官員不是別人，乃是當朝皇上愛新覺羅奕寧的一位遠房親戚，這個武林敗類，當時撒了個彌天大謊，說什麼自幼父母雙亡，自己是鑿壁偸光日夜攻讀，怎奈時運不濟，鄉試兩次，都名落孫山，去年才改行經商，不料今日在此遭强人打劫，險些送命等等。

愛新覺羅氏遠親聽他訴得可憐，便收在門下作一些差事。看看一年過去，他幹得倒還不錯，便向皇上討了個情，放他當了個地方小官。

他曉得自己在當地早已聲名狼藉，不敢任職，便出任了河南下河縣的七品縣令。這個縣太爺上任之後，眞個是如何想便如何幹，果然發了橫財。

* * *

他很快就收拾了鼓鼓的一大包世間罕見的珠寶，轉過身來，正待出洞，不料頃刻驚嚇得他個三魂出竅，原來女捕快已仗劍站在他的身後。

他連忙將兩條金龍五爪抓拎在手中，强作笑臉說：「你我往日無寃，近日無仇，何必如此苦苦相逼呢？這裡都是我的積蓄，你若要，可以隨便挑選。」

李素花冷冷一笑：「我要挑選，不過挑選的不是這些珠寶，而是……」

「是什麼？」賊太爺忙問。

「是你頸上的人頭。」女捕快冷冷地說。

賊太爺不再答話。他知道此時此地，不是魚死，就是網破，只有一拚了。他嘴歪眼斜地掄動那對金龍五爪抓，一個「鳳凰亂點頭」的招數撲了上來。

李素花哪敢怠慢，連忙抖開冰綃皇極劍架住相迎。前面已經講過，賊太爺手中的五爪抓雖說厲害，但不敢碰那削鐵斷玉的冰綃皇極劍。李素花在兵器上不免要佔幾分便宜。可是在這黑得難見五指的山洞裡，情況就不同了，這飛賊一身黑色衣褲，使的是一對無光澤的五爪抓，黑暗的山洞成爲了他的保護色。

而李素花呢，穿一身潔白的緊身短打衣褲，那柄冰綃劍又寒光閃閃，整個目標暴露得比較明顯，這使她反而感到有些被動了。

那對五爪抓撕、抓、拿、纏，猶如無數隻山鷹的利爪，不離李素花的前後左右。一會一個「惡龍探爪」，一會一個「山鷹抖翅」，神出鬼沒，發出「吱吱」的怪叫聲。不過，李素花畢竟是藝高人膽大，雖說看不眞切，但憑着她敏銳的耳朵和超人的判斷，那柄劍也施展得破綻全無。她一會一個「哪吒鬧海」，一會一個「彎弓射門」，使那雙抓近身不得。

他倆戰了約有五十多個回合，絲毫未見勝負。就在這時，一個意想不到的怪事出現了。

這個山洞的四壁，爬滿了數不清的蝙蝠。這些蝙蝠原只有夜晚出去尋食，白天都在洞裡棲息。現在這場拚死爭鬥，驚得它們亂飛起來。由於它們畏光，所以不朝一片白的李素花飛，專朝一身黑的賊太爺臉上亂撞，把個賊太爺弄了個又慌又急。稍一走神，左手的那五爪抓碰上了冰綃劍，只聽得「錚」的一聲，被削去了兩「指」。

賊太爺心裡一慌，想到在洞裡不可久戰，惡狠狠罵了一句「該死的孽物！」便收住招數，往洞外死逃。逃至洞口，雙腳一拼，整個後身貼住百尺絕壁，「吱溜」一下，便滑到了地面。

李素花哪裡肯捨，也收住招數，朝洞外追來。她來到洞口，用了個「蠍子倒背槍」的動作，頭朝下腳朝上，前胸貼壁而下……

狡猾的惡賊，出洞後沒有逃跑，而是直挺挺地站在地面等李素花下來，想打她個措手不及。

果然，李素花快滑到地面時，飛賊的那副五爪抓「吱」的一聲，來撕李素花的後胸，李素花此刻腳不生根，手不應心，實在被動極了。她知道生死存亡，在此一舉。

她一邊下滑不止，一面把冰綃劍往身後一背，亮了個「蘇秦背劍下仙山」的門戶。接着右手腕一抖，冰綃劍忽閃閃亮了個劍花。

李素花這一招是飛賊想都未曾想過的，他滿以爲這一抓就把對手「抓」了呢，壓根兒沒想到會有解招。五爪抓一下沒收回，嘶的一下，又被冰綃劍削去了一爪。

飛賊縣太爺這次可眞急傻了，當他看到李素花兩脚往下一翻，整

個身子彎成了一個弓形，雙腳剛剛着地的時候，他抓住時機，一個「惡狗撲食」朝女捕快的小腹、前胸壓去，雙手就要掐李素花的咽喉，眼看着那飛賊就要得手了。

誰知，李素花待他的身子似壓而未壓上來的時刻，左腳立地，右腳朝胸前捲了回來，然後一用力，既像是「朝天蹬」，又像是「踹心腿」勢子，鑽到了飛賊的面門前。只見她右腳尖輕輕往前一點，再微微往下一掛，妙着出來了。

原來，她這雙配絨球的軟幫硬底鞋子是特製的。鞋尖上的那個白絨球不只是當時女子的裝飾品，她在裡面裝了兩個鋼鈎子，剛才她一點一掛，不偏不倚，兩個鋼鈎就勾住了飛賊的兩隻下眼皮。這賊死死地抱住姑娘那隻小腳，既不敢扯，可又不敢鬆，眞是難堪極了。

李素花得手，立刻以左腳點地，旋風似地打起轉轉來。她怎麼轉，飛賊就得怎麼跟，慢不得半步，也快不得半步。這時刻，巡撫大人的捕快、衙役、親兵都趕來了。那位砍柴老人把周圍的百姓、災民也帶來了。

大家看到這場面，不由好笑起來。人羣裡突然有人喊道：「那不是下河縣的太爺麼？怎麼如此下流，死死抱着人家姑娘的腳嗅呀？太不像話！」

飛賊縣令聽到這種喊聲，渾身的血管都要爆炸了。他不顧疼痛，把頭猛向後一仰，「卡吱」一下，掙脫了那隻三寸金蓮。不過，下眼皮、上鼻樑、雙眼球都被那兩個鋼鈎扯下來了。李素花揮劍殺來，賊縣令便大叫一聲，死在絕壁下……

李素花經過這一場生死相拚的搏鬥，也已經精疲力盡，搖搖欲倒了。這時，幾名捕快衝上來，舉着一副三十斤的大枷說：「女壯士，你雖說爲民除了害，可是你殺了皇上的命官，有『犯上』的罪。」

此刻女捕快李素花已支持不住，「噗通」一聲栽倒在地，昏了過去！

當她在百姓的呼喚中醒來的時候，那張冰冷的鐵葉大枷已經被扣在她的頸上了……

女捕快李素花在老爺嶺誅飛賊的義舉，像長了翅膀一般，很快就使下河縣方圓幾百里的老百姓家喻戶曉，人人皆知了。

好心的百姓一傳十、十傳百，越傳越廣，越傳越奇。開始傳得大體還像本來的事件面目，接着傳成了這位李素花是假名字。你道說她是誰？說她就是洪天王的親妹妹，西王肖朝貴的妻子洪宣嬌。誰說洪宣嬌被清兵殺了？她根本沒有死，只是受了點傷躲起來了，現在是傷好了又帶領百姓竪桿子來了。

最後又傳成了洪宣嬌確實死了，但她英魂不散，奉了天王洪秀全的鈞旨，借了李素花這個三世修行的半仙之體，來挽救黎民百姓出水火了。還繪聲繪色地說什麼，李素花手中那柄「冰綃皇極劍」是仙家之寶，它可以聚則成劍，散則成氣。不論是劍還是氣，都能殺清兵。

因爲那劍是洪秀全昇天之後，依然掛牽着下界的老百姓，依然不忘推翻清政權的殘酷統治，便借太上老君那座煉丹爐，和西王肖朝貴一塊煉製的。如果誰要有點不信，那傳話人就又說：怎麼，不信？你沒看見那柄劍上洪天王親手寫的「咏劍」詩嗎？那還有假的？

人們在這種種傳說中，更懷念太平軍，更敬佩李素花。即使有人明知道有些傳說是荒唐的，但爲了尋到安慰，也不願意去窮根問底了。

清政府本來就已經虛弱，惶惶不可終日，聽到這些傳說，更加坐立不安。爲了鎮住這陣風，便給李素花定了個「誅殺朝廷命官」之罪，要於七月十日午時三刻問斬。

這消息一傳出，下河縣城可就熱鬧了，還隔七月十日有三四天，這個不大的縣城就擠滿了人：有推車的、挑擔的、耍猴的、玩蛇的、大叫化、小乞丐……各色人物，應有盡有。河南巡撫見勢不對，忙一面奏明朝廷，一面四處加設崗哨，眞是如臨大敵。

七月十日這天，太陽快昇到頭頂時，幾十名清兵、衙役、捕快在前頭開路，接着就是囚禁李素花的刑車、掌刑官坐的八抬大轎。

這些執刑的隊伍走不到里把路，就讓上百個大叫化擋住了。這些叫化子東倒西歪橫在路上，一人身邊一根打狗棍，樣子又好笑又可怕。前面幾個衙役上前喝道：「還不閃開，在這裡鬧騰什麼？」便連推帶勸地擠出一條路來，讓囚車和掌刑官的大轎穿了過去。

執刑的隊伍大概又走了里把路，迎面又被幾十號子人的送葬隊伍擋住了。這個送葬隊伍很古怪，棺木大得出了號，而且不是一具，有五六具。披麻戴孝的孝子也不是一個，有六、七個。送葬的哭聲要多高有多高，要多大有多大，好像是哭喪大比賽。

幾個衙役上前喝斥道：「你們瞎嚎些什麼，快閃開，沒看見官府的刑車嗎？」

那些出葬的倒也不反抗，只是一邊讓路一邊哭喊：「你們不是也在送葬嗎？你們這些孝子賢孫爲什麼這麼不講理呀！」

衙役聽着不是滋味，但公務在身，只得忍着火，護着囚車和八抬大轎從哭鬧聲中通過。

又走了里把路，總算來到了法場。這法場設在一座破爛不堪的山神廟前，廟門前的旗桿下搭起一個斷頭台，斷頭台上，設着一個簡單的香案和擺着三牲祭酒。監斬官、掌刑官都躲在廟前的石砌台階上，身邊密密麻麻站滿了手執各種兵刃的捕快、保鏢和衙役。一個個橫眉竪目，活像山神廟的小鬼。法場上人山人海，水洩不通，監斬官、掌刑官望着這人山人海，心裡直發毛，好像這「山」這「海」隨時都會把他們壓死、淹死似的。

就在這些清官清兵心裡發毛的時候，突然慌慌張張跑來個衙役報告說：「那一大羣叫化子在街上鬧事了，打傷了不少清兵。」監斬官聽了忙吩咐一名捕快，帶一些衙役和清兵支援去了。

這裡剛走，又慌慌張張跑來一名衙役報告說：「那一幫送葬的人也鬧事了，那七、八具大棺材開了，裡面全都是各種兵器，送葬的人一人一樣兵器，和官兵交上手了。」監斬官聽罷大驚，連忙又派了一名捕快帶些人去支援。

監斬官和掌刑官正交頭接耳地議論什麼，忽然法場的東南角上發生了騷亂。監斬官忙派人查看是怎麼回事。原來是個身高馬大的和尚，瘋瘋癲癲往裡擠來。他一邊擠一邊唱着：

奇奇奇！怪怪怪！好人專遭惡人害。你也來，我也來，看看英雄掉腦袋。

監斬官馬上吩咐：「速把這瘋和尚拿下！」沒想到這瘋和尚力大無窮，上來的幾名捕快和衙役都被他的大偏衫袖子掃倒了，根本近身不得。

李素花被綁在斷頭台上，無意中朝這個奇怪的瘋和尚掃了一眼，不由得心頭又驚又喜。你道這瘋和尚是哪個？不是別人，就是她那在達摩洞修行懺悔的老爹爹。

李素花知道老爹爹此來必然有異，便沒有開口。她兩目微閉，把一口氣上提「百會」，下催「湧泉」，中守「丹田」，暗暗地運起「五陰功」來。

那掌刑官和監斬官也預感到今天苗頭不對，便決定不再等到午時三刻，立刻斬首。

決定已畢，令提前放響了「追魂炮」。「咚！咚！」響了兩聲，只消第三聲追魂炮響，女捕快的人頭就落地。

說時遲，那時快，正當第三聲追魂炮「咚」的一聲響起，劊子手的鬼頭大砍刀即將落下的時候，只見廟前那根旗桿上的旗斗裡，倏地飛下一條人影來，這人影快得像鷹鷲一般。

隨着這條人影在斷頭台前一轉，兩個劊子手的腦袋便似脫蒂的西瓜，咕轆轆滾了下來……

李素花這時突然把雙目一瞪，只叫了聲：「開！」幾十斤重的大枷便一分兩半，郎噹噹飛落塵埃。

接着她抓住黑影，飛一般地朝南城墻撲去。

這黑影是誰？乃是她的恩師慈然老尼。此刻法場被劫，下河縣城大亂，叫化子、送葬的、玩蛇的、耍猴的，都大打出手，一場血拚展開了，李素花也終於逃出法場。

（全文完）

上文提要： 吏部尚書孫兒蕭郎在京思念丹孃得病，醫藥罔效，尚書委託人請江湖賣藝三兄妹去劫丹孃來京會蕭郎，三兄妹中之黑牡丹姑娘人嬌俏武藝強，蕭丹見她可愛，時在其面前扮風流調戲。三兄妹不知丹孃已隱居莫愁湖，夤夜潛入梨花園，找遍均不見丹孃踪跡。蕭丹悄悄已捷足先登，熊熊大火驚擾了酒綠燈紅的人們，蕭丹已背走一袋不義之財飄然而去，臨走還在黑牡丹臉上擰了一下……



情俠希夷故事／巴人・文　可飛・圖

丹孃

火燒石板街　再鬧提督府

火！後院竟然火起，剎時之間，竟然已是火焰騰空，火光熊熊，那喊聲已可聞了，竟是高喊捉賊！

那漢子也喝道：「快走，若是驚動了前院的人，咱們可就難脫身了。」

怎會不驚動前院，早聽前院也發起喊來，黑牡丹一跺脚，說：「我知是誰，是那……小賊！」

話聲未落，驀聽一人大喝一聲，道：「在這裡了，好賊子，竟敢太歲頭上動土，截住了，敢情還是三個！」

火光熊熊，三人如何能遁形，便那黑牡丹也心下一寒，因爲火光映着刀光，三人才奔出走廊，落在院中，不但身後已有人追來，房上已竄落三個漢子，落在三人身前，只看那身手，就知都非弱者，眞個是前無去路，後有追兵！

那知這三個漢子脚方點地，早聽有人呸了一口，說：「不要臉，賊喊捉賊！」

火光中人影倏晃，只聽啪啪連聲，那房上飛落的漢子同時被人打了個嘴巴子不說，而且掄刀仗劍，宛若泥塑木雕，皆同時也，被人點了穴道。

啊呀！連人影也沒看清，只不過眼前那麼一暗，黑牡丹的臉蛋兒上，又被人擰了一把。

却早聽身後兩聲慘呼，黑牡丹一劍掃空，身隨劍轉，恰見身後追來的兩個漢子屍橫就地，分明是有人相助，替他們殺了追兵，但她心下可寒透了，這人若是與她爲敵，她那還有命在！

說時遲，人聲沸騰，前院已奔來了無數人，叫聲、哭喊聲，不絕於耳，三兄妹正駭然發楞間，驀聽有人喊道：「此時不走，更待何時。」

這番話聲不飄浮了，只見火光之中，有人略一現身，敢情是在對他們招手，隨已騰身上房，好快的身法，分明那騰身上房的人，再又回身向他們一招手，但身形一晃，已踪跡不見。

火光熊熊，更大了，黑牡丹已看得明白，正是那美少年！

說時遲，三人那敢怠慢，也隨後騰身上了房，才知越過房脊，便是那後巷了，慚愧，變生頃刻若不是人家指引，幾乎失了方位。

三人那敢怠慢，落下後巷，即刻轉出大街，那大街之上，已是人頭湧湧，梨花院失火，豈不會驚動街坊，何況不過才是二更天，煙花巷，正是熱鬧人客多的時候。

三人混入人羣，轉回下處不提。却把那後巷牆角的少年嚇壞了，因爲火光已把後巷照亮得明如白晝，正長起身來，驀聽頭上風生，一個沉重的包袱差點打中了他，眼前一暗，蕭丹衣袂飄飄，已俏生生站在他面前，也扛着同樣大小的包袱。

一墻之隔，那高喊捉賊，叫殺了人之聲，如何不清晰可聞，更多人在高叫救火，少不免夾雜着梨花院那鶯鶯燕燕的尖叫聲、啼哭聲，加上火光熊熊，那火更熾烈了。

少年嚇得直打哆嗦，道：「小兄弟，你殺了人，還放了火……」

蕭丹嘻嘻一笑，用脚兒踢了一下脚邊的包袱，說道：「還偷了不少金銀，大哥哥，若不快走，咱們就會被人家人贓並獲，捉將官裡。」

脚下一勾，那包袱已挑了起來，不由那少年不接住，蕭丹像是毫不費力，那知入手……啊喲，好重。

蕭丹驀然大喊一聲：「賊呀！」

掉頭就跑，嚇得少年魄散魂飛，竟以爲那奔來救火的人羣，是來捉拿他們的，沉重的包袱扛在肩上，沒命地跟着蕭丹跑，打從橋上過了秦淮河，一口氣跑到烏衣巷口，跑得那少年上氣不接下氣。

蕭丹才停下步來，把包袱放在脚下橋頭，說：「大哥哥，我去去就來，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斜陽斜，就是這裡了，只不過昔時的王謝高堂，而今作了客棧。」

少年只道他去找棧房，自是不能扛着賊贓去落店的，也氣喘得說不出話來，只能直點頭。

好在那秦淮河畔已是人海人山，這裡黑暗燈昏，街上少人行，有人，也是遙望梨花院那面騰空的煙火，那火，看來燒得更大了。

蕭丹去了不到兩盞茶工夫，說：「走啦，扛起包袱來。」

少年一怔，說：「扛着賊贓，落店？」

蕭丹取下包袱瞧了瞧，說：「沒有啊？這包袱上可沒寫着賊贓，而且我們也不扛着去落店。」

「甚麼？不是落店？」

「是去把包袱寄存起來，這兩個包袱可關係着成千上萬條人命呢！」

少年嚇得連臉色也白了，連聲音也打起抖顫來，說道：「甚麼，你殺了成千上萬個人？」

蕭丹沒好氣，說：「即使把梨花院的人殺光了，也不過一百幾十，我是說可救活成千上萬的人，跟我來啦。」

連她也不明白，爲甚要把這少年帶在身邊，也許身邊少了齊女，獨個闖蕩江湖，怪寂寞的。

「到了。」

蕭丹停下步來，少年抬頭一看，兩個風燈，照亮了金字招牌：「金鳳鏢局」，夜已深，大門緊閉，門外街上，也杳無人影。

蕭丹步上台階，放下包袱來，說：

「大哥哥，你會不會寫字兒？」

少年好眉好貌，敢情才眞是個銀樣的蠟槍頭，也許三兩手兒莊家把式倒是會的，竟也敢冒充情俠，不知文才又如何？

甚麼？誰不讚他文武全才，不由挑了眉兒，蕭丹掏出塊木炭遞給少年，道：「好，我說，你寫，就寫在門上。」唸道：

丹丘有狂生，
夜送濬河金，
財來雖不義，
義擧不讓仁。

她唸一句，少年寫一句，寫完，怔住了，少年說：「丹丘！那應是仙人居住的地方？」

蕭丹見他墨炭走龍蛇，字字鐵畫銀鈎，讚了聲：好字！既知丹丘爲仙人所居之地，可知也飽學，心說：「可惜武功不濟。」嘴裡道：「好，我也不瞞你，那是我的名兒，姓丹名丘生，別誤了時刻，咱們得連夜出城。」

把兩個包袱放在門下，把門環震天價敲了起來，說：「快走。」

拖了少年又跑，一口氣跑到莫愁湖，冷月洒清輝，湖畔媚柳煙濃，蕭丹把已入睡的丹孃喚了起來。說：「你不用相思苦了，要會蕭郎咱們這就上路，接取你的來人，已在城外等候。」

丹孃在風塵中久了，閱人多了，蕭丹本就是個姑娘，自無男女之別，本來行動擧止，劾近輕薄，好在蕭丹扮起男兒來，也不過是少兒郎，何況義贈黃金，即使年長的一個少年，也滿面正氣，何況苦相思，日盼夜盼，非是不信，但突然之間，夜半被喚醒起來，難免驚疑。

蕭丹倒點了點頭，却也明白，不自覺退了一步又一步。道：「要不說個明白，你必然不信……」

「不。」丹孃惶悲道：「兩位相公白天突然前來，我已知不是偶然了，只不過……還請說個明白，釋我疑雲。」

蕭丹一揚眉兒，道：「你可知我是誰？」

丹孃斂袵道：「慚愧，今日公子贈金相助，義薄雲天，來也突然，去也匆匆，竟未請教貴姓大名。」

蕭丹的眉兒揚得更高了，說：「不敢，大鬧揚州，火焚衆香樓，殺死鴇兒官差，就是在下。」

那剛喘過氣來的少年啊呀一聲，猛的一跺脚，說道：「小兄弟……原來你就是……就是……」

「還有這一位，好教丹孃你得知，」蕭丹向驚得目瞪口呆的少年一指，道：「丹孃，你必聽說過，

他便是情俠希夷。」

那丹孃不驚，而是大喜，情俠的傳說遍遐邇。風塵煙花地，豈僅傳說更勝，那薄命的女子，雖未焚香，誰不禱告。尤其是這相思薄命的丹孃，盼不來蕭郎，早已日盼夜盼，盼望俠踪無定的情俠，有朝一日突然降臨。

既然隱居匿跡，爲何日日悲歌，敢情便是期望歌聲引得情俠來。

而今竟然天可見憐，情俠眞已在面前了。面前的那少年，可不是與傳說中的情俠一般無二，如何不信。

蕭丹隨即把火焚梨花園之事，說了一遍，道：「若不趕快，天明就更難出城了。因爲火光之中，難免現出眞面目來。」隨向東南方一指，道：「你出去一瞧就明白了，已紅了半邊天。」

「而且，人命關天，他……還殺了人，而且不祇一個。」

那少年像才知道害怕，心下着慌起來，他見那丹孃毫不驚恐，却皺了眉頭。道：

「但是，天色未明，城門尚未開啟。」

蕭丹已把話說明了，霍地上前一步。道：「沒法兒，他背你出城。」

不由那丹孃說不，蕭丹只不過旋身一托，丹孃已在少年背上了，不由她不緊抱着少年。

蕭丹對少年說：「要命兒，不怕捉將官裡，那就快跟我來。情俠義薄雲天，當仁不讓。」

蕭丹在前，出得茅屋，可不是紅了半邊天麼，情俠當仁不讓，當眞！那少年被蕭丹一口一聲情俠，頓覺毫氣干雲，背上背了一個人，竟不覺得沉重，也不氣喘了。蕭丹向北面一指。道：「聽得那水聲嗎，那就是長江水，滾滾滔滔，大哥哥，你背着她先走一步，去江邊等我。」

夜深人靜，長江水像在咆哮，英雄救美，自是豪氣滿胸懷，少年邁開大步向北奔去。走出才十來步，已消逝於夜霧迷茫中。

蕭丹轉身進屋，取過油灯，那茅屋要放起火來，那還不容易，點了幾個火頭，從火煙中鑽出屋來，只一會工夫，便已是火光熊熊。

蕭丹追得上氣不接下氣，追到江邊，張大了咀兒喘氣，說：「大哥哥，眞不愧……英雄了得，不愧你是情俠希夷。」

是麼？放下丹孃，少年又搔起頭來，當眞，他鎭日裏追趕蕭丹，只有他追趕得上氣不接下氣的，怎麼背着丹孃走路，這小兄弟倒追不上了？

其實他的胸膛在一個勁兒起伏，只不過，他若張大了咀兒喘氣，還算什麼英雄了得？眞不明白，小兄弟氣也喘不過來，不但能說得出話來，還說得很大聲，好在江邊夜靜野曠，附近無人。

他是跑得眞快，雖然背着丹孃，但一想那小兄弟殺人又放火，大火燒紅了半邊天，秦淮河畔的石板街，全是妓院，名副其實的花街，只怕整條花街已陷入火海了，否則不會燒得那麼久、那麼大，不由他不害怕被捉將官裡，加上身後的茅屋熊熊地燒起來，如何不嚇得他魂飛魄散，簡直是在逃跑，加上……嘿，丹孃在他背上，若然背着一個弱質女流也跑不動，那還算什麼情俠。

說時遲，風聲颯然，那起伏的高與腰齊的野草中，忽然竄出三條人影，嚇得那少年眞是魄散魂飛，若然他想逃跑，只因嚇得腿也軟了，更也跑不動。

那三人飛掠而來，當先一個漢子竟然拱起手來，說道：「我兄妹遵從指示，來此聽候差遣。」

這三人分明剛剛趕到。蕭丹提高了的話聲顯然已聽到了，但眼前兩個少年英雄，一個女子，已知女的便是丹孃了，却不知兩人之中，誰是情俠希夷，是以拱着的手，便沒放下，分別瞧了兩人一眼。

早聽咦了一聲，是那漢子身旁的一個姑娘低聲驚呼，另一個却啊了一聲。

敢情來的正是那賣藝的三兄妹。

蕭丹竟然已不喘氣了，向少年一指，那知尚未開口，那嬌俏的黑牡丹已搶了出來，無限驚喜，說道：「原來你就是……情俠希夷！」

只有那姊姊和蕭丹，才知道她爲什麼摸起臉兒來，因爲那是蕭丹兩番擰過的地方。

是眞名士自風流，是情俠，自然是個多情的種子，眞是無限驚喜，不料還是這般美丰姿、瀟洒年少，那武功之奇詭絕倫更令她心折，走南闖北，不知懲罰教訓過多少登徒浪子的黑牡丹，竟然躲不開他那一擰，而且一而再。

啊呀！原來他就是如雷貫耳的情俠，不自覺摸起臉兒來，那心兒裡可甜透了。

蕭丹的手兒仍指着少年，差點跺了一下脚兒，糟！這黑妞更難纏難惹，見過鬼怕黑，他偏又撩了這黑妞，一見她搶出，心下如何不着慌，離了地的脚兒不是跺下，而是一滑步，躲在少年身後，那手兒就不是指，倒是按在少年肩上，慌說：「不不！不是我，好教三位得知，如假包換，他便是情俠希夷。」

少年揚了揚頭兒，道：「不敢，那不過是江湖中人抬愛。」

其實心裡又得意、又着慌。指

着蕭丹又道：「不敢相瞞，我這小兄弟也是堪嘆古今情不絕，可憐風月債難酬，大鬧揚州，火焚衆香樓的，就是他，人稱丹秋生……」

那本來有些兒失望的黑牡丹，登時心花兒朵朵開、喜孜孜，說道：「還火焚梨花院，我就眼見他還殺了五個萬惡的黑道上的賊子，當眞是琴心俠膽。」

便那丹孃也啊了一聲，說：「當眞，聽說的那位……那情俠，眞和傳說的一模一樣。」

蕭丹先前已對少年自認是大鬧揚州的丹丘生，不過是不願多費唇舌，豈有敢承認的，已指着丹孃，道：「也不敢相瞞，在下便是丹丘生。丹孃已在此，三位受人之託，忠人之事，忠心更義膽，其實可敬，我把丹孃交與你們了，趁天色未明，趁早上路吧。」

那漢子大喜，道：「慚愧，若非兩位情俠相助，我們何能忠人之事。」

那黑牡丹急了，說：「你把丹孃交給我們，那麼你……你……」

蕭丹却也不敢躭誤時刻，道：「我和這位大哥哥要先走一步了，不瞞你們，我已有了主意，你要教那食古不化的吏部尚書，綵輿迎新婦，丹孃風風光光，進入吏部堂上。」

「當眞，」那漢子道：「我們其實也在發愁，那吏部尚書重門第，這丹孃雖是可敬，其實出身青樓。其實迎接得這丹孃進京，何能成其眷屬。若得情俠如此成全，那是最好不過了。只不知……如何能令那食古不化的尚書綵輿迎新婦？」

蕭丹掃了張着咀的黑牡丹姊妹一眼，指着丹孃道：「天機不可洩漏，只不過，你們護送丹孃進京，且在長辛店住下，我不僅要令丹孃風風光光進入吏部堂上，而且要風風光光進京城，那時，丹孃可就是侯門千金了。我自有安排，這也就是我們要先走一步之故。」

聽說不過先走一步而已，京中仍得相見，那黑牡丹仍然噘了咀。那漢子喜極，有甚麼是情俠辦不到的，傳開的情俠事跡，早已傳遍天下，傳開必然也加鹽加醋，簡直被神化了。忙拱手道：「謹遵吩咐。」

遙望西南方，火光仍映紅了半邊天，道：「秦淮河畔，納汚藏垢，一把火燒了，當眞乾淨，但金陵城必然地覆天翻……」

「而且還殺了人，人命關天……」

蕭丹在心下呸了一口，不讓少年說下去，道：「故爾，我要你們即刻上路，丹孃有兩位姑娘相伴，倒也便當，後會有期。」

那漢子却也不敢怠慢，年長的姑娘走來已攙扶着丹孃，黑牡丹却一步一回頭，已去得遠了，兀自仍然回頭望。

蕭丹高聲說道：「等一等。」

追上前去，她自有法兒令黑牡丹心兒裡一路甜到北京。啊喲！像是收勢不住，與回過身來的黑牡丹，撞個滿懷。

黑牡丹如痴如呆，因爲這番不是擰，而是被人家親了一下，只不過快得只有她獨個兒知道，別人只見到蕭丹塞了甚麼在她手中。

蕭丹說：「一月爲期，提督府的車轎必去長辛店迎接小姐，休誤了時刻，你們帶着丹孃，必然快不了，要趕路，少不免要乘車船，不多帶點兒盤纏怎行！」

原來是兩錠黃金，蕭丹還在黑牡丹手上捏了一把，又在她耳邊說了句：「後會有期。」

那黑牡丹兀自仍在如痴如呆，蕭丹去得無影無踪，那少年不過眼前一黑，已脚不沾塵，被蕭丹拖着走了。

*　*　*

那龍蟠虎踞的石頭城，眞個被鬧得天翻地覆，整個一條石板街，數十百家大大小小的楚館秦樓，竟被一場火燒得乾乾淨淨，幾乎兩日之中，兀自煙籠秦淮。

後來清理火場，又發現了五具屍體，沒有一個女子的屍體，全是男子，而且並未燒焦，都是在院中發現的。

消息漸漸洩漏出來，全是犯案累累、官府緝拿未獲的大盜。

有那從梨花院逃得性命的人，傳說漸漸更多了，原來是一個美少年殺的，親眼見到的不祇一個，火也是那美少年放的。

那美少年，與從揚州衆香樓傳出來的，分明是殺死活閻羅焦雄的同一個人。

從官府到民間，全都明白了，知道又是情俠希夷，懲惡除奸，大鬧金陵，這番更了不得，簡直火焚了整整一條石板街。

相距不到半月，消息傳來，京城也天翻地覆，却更了不得，不僅皇上寵信的內務總管在城中的豪華住宅，一夜之間被一場大火燒毀了，分明是先劫後放火的，據說被劫去了無數的奇珍異寶。

更令京城震動的是：皇帝的皇宮內院，皇上的寢宮中，亦被盜了，盜去了皇上心愛的幾件奇珍異寶，龍顏大怒，下令九門提督，五日內捉拿歸案，尋回失竊的珍寶。

一聲令下，京中九門緊閉，逐戶搜查，那才眞個是天翻地覆了。連衞成京畿的官兵也出動了。若眞個逐戶搜查，那還了得，不用說，那搜查的官兵，也成了賊，不免順手牽羊，成了公然劫掠了。

不過，那搜查令下，九門提督

却又收回了，而且嚴令不許擾民，有敢妄取民間一草一木者，按軍法，斬！

告示立即張貼出來，那京中居民，莫不額手稱慶，因爲消息隨即傳遍京中，說那九門提督之所以突然收回逐戶搜查之令，是那提督大人正召集京中衞戍部門，與地方官，與六扇門的頭兒，會議之時，光天化日之中，警備森嚴之下，陡然颳起一陣狂飆，衆人眼前微微一暗，那提督大人面前桌上，已擺着一張紙條，筆走龍蛇，寫着四句：

不准擾民，立即解禁，宮中失寶，年夜送還。

那九門提督身邊站着被吏部借調去的守備官兒，對提督一點頭，趁尚無人發覺，取來袖了。隨在提督耳邊說了幾句。

提督大人立即下令，大開九門，解除所有禁令，各官兒回到衙門，衞戍部隊回到防地，不許妄動，吩咐明日前來聽令。

待得都散去了，那守備隨同提督回到後堂，不待那提督開口，守備已道：「恭喜大人，只在今晚，宮中失寶，所失而復得，何用三日，只一日之間，大人已建大功。」

那提督兀自驚疑，道：「你眞相信那紙條上說的？」

那守備已從袖中取出紙條呈上，指着後面的四個小字，說道：「大人請看，原來是情俠希夷所爲。」

原來那紙條上，果然還有一行小字署名：情俠希夷。提督的眼睛睜大了。

情俠希夷，懲惡除奸，琴心俠膽，身在九門提督，衞戍京畿，豈有無聞的。不自覺竟摸着脖子，適才在大堂之中，颳起一陣狂飆，只不過眼前微暗，連人影也沒瞧見，面前已擺着紙條，人影若要取他首級，他那還有命在！

守備在旁說道：「大人請想：憑這情俠的身手，眞個是來去無踪，如何能捉拿得了他，若不遵照他的吩咐，他一怒之下，非但官中所失取不回來，只怕對大人不利。再說，不許擾民，可見俠義仁心，若我猜得不錯，金銀財寶，即使是異寶奇珍，在他眼中不過如糞土而已，對手到可取來的情俠來說，豈會放在心上，我猜他必是有求而來。」

「你說他眞會前來，送還宮中失寶？」

「大人放心，情俠希夷豈會言而無信。」守備道：「今晚入夜，大人在內書房中，準備下一席酒筵，盡撤僕從侍衞……」

那提督即使久經戰陣，雖沒面露驚恐，却有難色，道：「那那……那怎麼行？你不怕……」

守備道：「大人請放心，今日大庭廣衆，刀槍劍戟林，又何能阻止得了他。若其要加害大人，也不會等到今晚了，我猜他必有求於大人。」

那提督心想：所說如何不是。到底經歷萬馬千軍大場面的將軍，既然防不勝防，倒不如坦然大方些。便點了點頭。

守備又道：「大人放心，我雖不能隨侍在側，但絕不離大人左右。」

就這般商議停當，那九門提督其實惶恐，陣陣心寒。

果然一聲令下，令出如山，那原已駐守九門的官兵，盡皆撤退，街頭連一個巡邏的官兵也不見，京城衞戍京畿，剛直不阿，宵小斂迹，口碑載道，那自好傳聞，傳說宮中失寶已被尋回，提督大人親自出馬，那膽大包天的賊子如何不束手就擒。

那街道之上，又復攘往熙來，酒樓茶肆又復客似雲來。

黃昏時候，那天色其實尚未黑，前門大街之上，鬧市灯如書，尤其是那珠市口，天橋一帶更是擦踵摩肩，走江湖賣藝的，沒一些兒禁忌。

那少年讚道：「小兄弟，看來這九門提督端的了得。天大的案子，不用一日，便擒獲賊子，起回宮中失寶。」

「是麼？」少年身邊的美少年道：「不瞞你說：大哥哥，我已是第二次來京了，竟不知京城有這麼多熱鬧又好玩的地方，我原以爲金陵的夫子廟，已熱鬧好玩了，不料比起這天橋，遠有不如。你聽。」

那美少年拖着那年長些的少年，在人叢中鑽進又鑽出，那說書的，說了前唐又說後漢，琴聲响叮咚，這邊廂，那女郎打着小鼓唱京音；那邊廂，姑娘好不嬈妖，大鼓却唱梅花。嘿！今兒個天橋可來了個闊客，好一個慷慨的美少年、佳公子，是那賣藝耍把式，賣唱的，公子爺皆有賞，出手好不闊綽，莫不是一個元寶。

眞不知他瞧了聽了沒有，也不知他聽不聽得懂，一個圈中鑽出，又鑽進另一個場子，簡直就是在散銀子，把身邊的銀子散光了，不由分說，又把身邊那年長少年身上的銀子，也奪來散盡了。

那美少年拍拍手，道：「大哥哥，這就叫做千金散去還復來。」

那少年抹了抹汗，才鬆了口氣，不再左望右望了，望着那天橋的人羣已逐漸散去，左近無人，這才說道：「小兄弟，你也太大膽了，內務總管被盜，數十萬金銀珠寶無影無踪，最後還一場大火夷爲平地，跟着皇宮內院，連皇上的寢宮的

奇珍異寶亦被盜了，嘿！你好大膽，竟敢在這稠人廣衆之中散銀子，你簡直……」

「視六扇門中無人，朝中的大小官兒無能。」那美少年揚了揚眉兒，嘻嘻一笑，說：「我替你說了吧……」

竟然提高了聲音，嚇得那少年額上又見了汗。

原來這美少年正是蕭丹，帶着那少年日夜兼程，數千里迢迢，竟然不到十日，已到了京中，白天逛遍了那六市三街，但天一入夜，便早早歸寢了，還道他累了，少年也不以爲意，直到昨晚，少年道：「大哥哥，咱們的衣衫舊了，京城中，多少公子王孫，瞧人家莫不是駿馬輕裘，衣服錦繡，咱們也換個光鮮的。」

那少年皺了眉頭，一路上，蕭丹花費如流水，梨花院取來的金銀珠寶雖多，却被蕭丹留下在金鳳鏢局門外，作了濬代賑的義舉，後來又把留下在身邊的，分了一半給護送丹孃進京的三兄妹，所餘已無多了，在京中又逛了幾日，那還有剩餘。

蕭丹却拖了他就走，進入王府井大街的一家最大的估衣店，吩咐把最好、最高貴的衣衫取來。兩人出來時，簡直成了小王爺，豪門貴公子。那少年大大鬆了一口氣，却又搔起頭來，眞不知蕭丹那裏來的銀兩。

日則同行，眞是寸步不離，夜晚分房而居，早早入睡了，那金銀何來？

少年眞不明白，因爲蕭丹從懷中取出來的，不但有銀，而且金光閃閃，更多的是黃金。

蕭丹揚眉兒一笑，說：「別搔頭了，大哥哥，咱們辦正經事要緊，這番輪到你出馬啦。」

少年嚇了一跳，蕭丹的金銀何來，不用說非偷即盜，面色一沉，說道：「小兄弟，我……」

「你行得端，立得正，是不是？」蕭丹說：「不是要你作什麼不義之事，正相反，光明正大，要你作大義之事。隨我來！」

轉出長安大街，少年一怔，道：「虎威鏢局，來這裡做什麼？是了，是了……」

少年不蠢，經歷過這麼多事故，同行了半月，豈有仍不知蕭丹大有來歷，其實有一身奇異高絕的功夫，只不過初相識時，以爲蕭丹不過是蠻惹人喜愛的小兒郎，而自已千不該，萬不該冒充情俠，如今放不下臉，改不過口來。

少年以爲蕭丹必出身武林世家，既與金陵的金鳳鏢局有交往，這京中的虎威鏢局，必也有相識。

蕭丹倒怔了怔，道：「既然你已知道，最好。咱們扮成了王孫公子，由你出面，委託他們保鏢南下，他們自然就不疑了，你不是叫我小兄弟麼？人家必然不信。」

「保鏢……你是說……」

「押解數十萬金銀珠寶南下金陵，交由金鳳鏢局收。大哥哥，那晚在金鳳鏢局門外，要你書寫的那四句詞兒，也要你同樣再寫一張。」

「數十萬……」少年目瞪口呆，登時明白了。道：「原來，那內務總管府第的一場火……」

蕭丹又揚了眉兒，嘻嘻一笑，說：「取不義之財，作利萬民大義之事，誰說不宜。走啦，你瞧人家迎出來。」

果然那鏢局中走出一個虬筋栗肉的漢子來，拱手道：「兩位公子必有所託。請進。」

蕭丹捏了他一把，說：「大哥哥，可見我們所託的人了，了不得，人家一見，就知咱們來做什麼。」

鏢局開門做買賣，鏢走南北，運送財物，上門前來，倒是若無所託，來做什麼。但那漢子呵呵一笑，說：「公子爺好請，敝局能爲兩位公子效勞，當眞的無上之榮。快請。」

蕭丹一揚頭兒，道：「是……小王爺……」

瞧不見，又捏了少年一下，少年咳了一聲嗽，蕭丹忙向身後左右瞧了一眼，吐出舌頭兒來。那漢子忙又拱了手，添了分恭敬，道：「原來是兩位小王爺，請放心，咱們保鏢，敢不保密，只問地頭，是從不問出處的。」

蕭丹已取出懷中的銀包來，遞給那漢子，道：「這是黃金百兩，有勞你們保送一箱珠寶前往金陵，交付與金鳳鏢局。請你們即刻派一輛鏢車來，爲了掩人耳目，已在客棧中了，正要你們保密。」

京城之中，有五位王爺，好傢伙，酬金已是黃金百兩，那保送的珠寶自是價值連城了。那漢子會意，雙手接過，多一句也不敢，何況地頭是金陵金鳳鏢局，又何必多問？道：「既是紅鏢，那就不用鏢車了，兩位小王爺請稍候，在下就順便送兩位小王爺到尊寓。」

那漢子入內轉了一轉，一會，一輛轎車駿馬來到兩人身前，那漢子已在車中了。兩人上得車去，直駛到客棧。

蕭丹道：「虎威鏢局名震江湖，信義也譽滿京城，大哥哥，你去寫一封書信來，託運之物，由我交割。」隨對那漢子道：「久仰貴鏢局信義走江湖，金字招牌，若不是信得過，也不敢有勞貴鏢局了，一切手續都免了。」

那漢子道：「恕在下無禮了，請公子放心，不敢相瞞，金鳳鏢局與我們乃是聯號。」

那漢子以爲人家在掩人耳目，客棧之中，須防隔牆有耳，是以不敢再以小王爺相稱。

蕭丹指着地上一隻已貼了封條的大木箱，那漢子喚進駕車的夥計來。那木箱好不沉重，合兩人之力，才能抬上車去。少年寫了書信，早得蕭丹吩咐，寫的自是那晚在金陵蕭丹口唸的詞兒。自是已審封了。

送走了漢子，不僅是那少年了，便蕭丹亦如釋重負。少年更是目瞪口呆，又如何不慚愧，他口口聲聲叫人家小兄弟，白天無時無刻不同行，人家做出這般天大事來自己尚蒙在鼓裏，不用說，那內務總管的府第，又是他放火燒的了，眼見那木箱之沉重，可知價值連城了。

蕭丹却打了個哈欠，道：「大哥哥，我累啦。」

少年點頭道：「小兄弟，眞難爲你了，關起門來，睡一個大覺。」

「好，」蕭丹說：「大哥哥，咱們明兒見。」

蕭丹再走出房門來，已是第二天天光大亮了。

＊　＊　＊

天才初更時候，九門提督的內書房中，已擺好一席酒筵。提督府內外，一切如常，灯火亦不輝煌，除了守門的兩個親兵，甚至沒有巡邏的兵卒。

那守備前後巡查了一遍，不禁皺了眉頭，表面上，提督府雖然一切如常，其實外弛內張，黑暗中，角落裡，其實弓上弦，刀出鞘。不少伏樁暗卡，如臨大敵。

那提督大人到底不會聽他勸阻，如何不令他皺眉，心說：大白天，大堂中那麼多兵將，人家來去亦如入無人之境，連人家的影兒也沒瞄見，何況是黑夜中。

來到內書房，只見那坐立不安的提督大人，兀自負着手，在房中轉來轉去，一見守備進來，眼睛睜大了，說：「來了？」

守備搖了搖頭，道：「大人放心，情俠希夷，言而必有信。此時尚未二更，却是……我猜得必不會錯他一定有求於大人，我在大人身邊，恐有不便……」

那知言尚未了，驀一個清脆又朗朗的聲音，說道：「誰說早了，黑牡丹那妞兒說的不差，果然你是條好漢子，你非但不用迴避，而且還要你留下。」

啊呀！話聲入耳，分明在門外，但身却已落在門內了，那灯光只是微微一暗，却又不見人！任那提督是經歷過千軍萬馬大陣仗的將軍，也不禁心中一寒。

便那守備也不由一怔，已然拱了的手，竟放不下來，因爲聞其聲，竟也不見人。

却聽屋角擺設筵席之處，有人說了，未說，還打個哈欠，像是剛由睡夢中醒來，才說：「妙極，我可眞餓啦，我一睜開眼，就匆匆趕來，有勞兩位久等了。」

話聲雖然清脆又朗朗，其實低沉帶憂。

都看見了，一個美少年，身形竟然嬌小，已經坐在席上，不怪駭然問，竟沒發現了。

那美少年連兩人看也不看一眼，竟老實不客氣，已吃喝起來，又道：「不怕兩位見笑，忙了一日，竟忘了飲食。」

嘿！敢情不過是個小兒郎，堂堂將軍大人，倒怕了個小兒郎不成？

若不是仍然心存驚疑，那提督大人必然哼出聲來，不過頭兒抬得高了，道：「原來你就是……」

含了滿咀食物的蕭丹抬起頭來了，連連搖搖頭，待把食物嚥下，才道：「我不是情俠希夷，那是我大哥哥。」

但眉兒却揚得高了，又說道：「喂！你們聽說過麼？大鬧青州，青州近在咫尺，你們不會沒聽說過吧，之後大鬧揚州，又大鬧鎭州……」

那守備拱着的手尚未放下，生怕他說殺死官差一十三人，殺官如同造反，如何不也轟動了京城，在提督大人面前，豈可說得的，若說出口來，提督大人想閉着眼兒也不行了，是以忙道：「失敬了，原來閣下亦是人稱情俠的丹丘生。」

蕭丹一拍桌子，道：「不怪黑牡丹讚你雖作了官兒，仍然利祿不迷心，仍然江湖俠義，英雄了得了。」啐了一口，才又說道：「我就是不服氣，天下人心目中，好像只有一個希夷才是情俠，雖然那希夷是我的大哥哥，我也不服氣，好，我交了你這個朋友啦。你知道尚有我這個情俠丹丘生。」

那守備放下的手又拱了起來，讚道：「情俠丹丘生，當眞豪氣干雲，不愧人稱丹丘狂了，眞個是聞名不如見面，見面勝如聞名。閣下風流更瀟洒，令天下的怨女痴男，有情人成眷屬，這情俠的尊號，當眞是當之無愧，較之那情俠希夷，只有過之。」

從沒人這麼讚過她的，了不得，人家竟連齊女叫她丹丘狂也曉得，可知這守備雖作了官兒，仍是個在江湖中行走的老江湖，如何不心花怒放。

那提督大人心中的驚疑已一掃而空，忍不住說道：「今日大堂之上，送那紙條兒來的，可眞是……是……」

一時之間，不知該如何稱呼，英雄、好漢？又太嬌嫩了，衣着又似公子王孫，美貌又像姑娘。

蕭丹的頭兒揚得不能再高了，說道：「丹丘狂，不錯，就是我，我可沒功夫和你嗑牙兒，那是一人作事一人當，不許你擾民。不錯，那皇帝官兒寢宮的珍寶，是我偷的，誰教他昏庸，不過是示警，小施懲戒。那內務總管家的火，也是我放的，宦官亂朝綱，欺君罔上，鬻爵賣官，其實死有餘辜。喂！我且問你，那內務總管氣焰不是薰天麼？你可想知道他爲什麼不追究？你且拿去看來。」

說着，蕭丹掏出個布包兒來，擲在桌上。那守備忙取來打開了，原來是一綹頭髮。

蕭丹哼了一聲，就道：「且饒他這遭兒，若不知悔改，下一次，便是取他首級。」

那提督這才恍然大悟，內務總管的府第失火，火頭竟多達十數處，分明是有人放的，衞戍京畿的提督，自是責無旁貸，那知捏了幾天汗，總管竟然不追究，兀自不明白是何緣故。

原來如此，那總管氣焰薰天，府中不亞王侯，警衞何其森嚴，竟被人割去頭髮，若要割下他的首級，那還有命在，可知被這個美少年的情俠警誡過，也嚇破膽了。

那提督大人不僅釋去心上的重負，而且好生敬仰，竟連提督大人的威望也失去了，也拱起手來，道：「俠士……」

「情俠丹丘狂。」蕭丹一揚眉頭。

「是，」提督大人慌忙改口，道：「情俠懲惡除奸，好生令人敬佩，其實功在朝廷，利在萬民，只是：皇上寢宮的珍寶……」

啪的一聲響，蕭丹從脚邊提起一個包袱來，擲在桌上。

那提督大人心花怒放，搶上一步，那知蕭丹一伸手，把包袱按住了，喝道：「且慢！」

嚇得那提督退了一步，那守備忙道：「情俠若有吩咐，必也是義行，大人絕不敢辭。」

那提督記起守備的話來，聽他如此說，也忙道：「正是，不知道下官有何效勞之處？」

蕭丹走出席來，說道：「第一椿，那皇帝官兒限你三日，必要尋回失物，若三日之內不尋回，你該當何罪？」

提督心下一寒，道：「輕則撤職，重則處斬。」

蕭丹道：「而今你不用三日，只一日，就把失寶尋回了，不用說，也要加官晉爵。」

提督拱手道：「那是情俠的恩賜，下官感激不盡，沒齒難忘。」

蕭丹道：「我可不要你沒齒難忘，只要你辦一件事兒，收一個義女，那當眞是出汚泥而不染、可敬的奇女子。」

蕭丹向那守備一指，道：「這女子，他不但見過，而且其實心中生敬，若非如此，也不會請求黑牡丹兄妹南下，接取來京了。」

那守備啊了一聲，道：「敢情是那丹孃？」

蕭丹點了點頭，道：「那兄妹三人護送來京，也該快到了，我不過先行一步，聽說那吏部尚書食古不化，若不爲丹孃安排個門當戶對的宦官之家，那尚書豈會娶她爲媳？」

那守備肅立生敬，才知蕭丹所求，非但爲人不是爲己，而且是大義之行。

而且，雖然是把丹孃接進京來，但如何能令那尚書點頭，丹孃得能進入吏部堂上，正苦無良策，眞個是大喜過望，若得提督收爲義女，自是千古佳話，戶對門當。登時大喜，搶上步，不是拱手，而是一揖到地，喜不自勝道：「多謝情俠成全，便在下亦感同身受。」

提督大人愕然！甚麼話？入宮盜寶，這可是殺頭的死罪，只爲了要他收一個義女，這豈不是小題大做？

那提督的眼睛本沒離開過包袱，也不禁抬起頭來，望着蕭丹了，丹孃端的是甚麼人？必有緣故。

千古佳話，又與吏部尚書有關？那雙瞪大了的眼睛，又不自覺，轉向那喜極又興奮的守備了。

蕭丹那本是揚了的眉兒，現在可挑起來了，哼了一聲，拍了一下包袱，說道：「吠！不點頭，就叫你的頭兒點地！」

殺人不過是頭點地，押赴刑場，砍下的頭顱落在地上，如何不是頭點地，那本是江湖豪客的豪語，她日日和齊女閒話江湖，齊女說來無心，她却聽來有意，竟被她記住了，不料衝口而出，今日竟被她用上了，嘿！誰敢說她……現在而今，不是老江湖。她心下一得意，那本已挑高了的眉兒，自是挑起得更高了。

那守備只道她惱了，忙道：「情俠……」

「丹丘狂！」

「是，」守備忙改口：「丹丘狂情俠請息怒，提督大人若知那丹孃雖出身煙花院……」

可又把那提督嚇了一跳，道：「甚麼！你說那丹孃是煙花女子？」

甚麼話？竟要他收一個煙花女子爲義女！

守備一臉肅容，他道：「好教

大人得知，那丹孃雖生長在煙花之地，却不但守身如玉，而且九烈三貞，眞個是出污泥而不染，倍加令人可敬。」

不敢怠慢，忙把丹孃的可憐出身，說了一遍，道：「那吏部大人之孫，大人不亦讚許爲人中龍，比之如皓月當空，與丹孃眞個是一雙人中龍鳳，良緣巧合。從來潔身自愛的蕭公子，竟與丹孃相識於秦淮河畔，不僅是一見鍾情，且互相傾慕，終成連理……」

提督點了頭，道：「此事我亦有所聞，尚書得知，亦爲此事日夜不安，故爾命你兼程南下，接取蕭郎回家。」

守備嘆了口氣，道：「我到了金陵，簡直不用打聽，只要一提及丹孃，莫不讚譽有加，竟無人視她爲煙花女子，待得一見，果是神仙中人……」

蕭丹亦不禁接口讚道：「穠艷不露凝香，當眞是，若非羣玉山頭見，會向瑤台月下逢，自你接取那蕭郎來京後，便已洗淨鉛華，後來更粗衣布裳，隱居於莫愁湖畔，起居操作如農家女，眞個是望穿秋水，日日相思悲苦，以淚洗面。」

那守備接口又道：「蕭公子又何嘗不是相思悲苦，因愁人更瘦，爲瘦更添愁，相思成病，尚書三代單傳，大人你是知道的。」

那提督大人一聲浩嘆，點了點頭道：「便我亦推薦過幾個名醫，那知醫藥罔效，眼看不久人世了。」

「大人。」守備上前一步，道：「心病還須心藥醫，卑職蒙尚書知遇提拔，接取蕭公子來京，一月相處同行，公子飽學，人品更如皓月當空，與卑職竟成了莫逆之交，其實亦憂心如焚，是以自作了主張，暗中請託好友，那三兄妹，兄是英雄，妹亦女中豪傑，行俠仗義，急人之難，請託其南下，接取丹孃來京……」

蕭丹接口道：「妙極，却也巧極了，那三兄妹一到金陵，便與我相遇了，還道那蕭郎薄倖，得知其情，即把丹孃交付與三人，護送來京，這早晚便到了，我已吩咐他們在長辛店等候，喂！」

蕭丹一拍包袱，對那提督道：「那皇帝官兒的珍寶在此，若不昏庸，宦官豈能亂朝綱，依着我的性子，哼！」揚眉兒，一拍桌子，道：「這不過是小施懲責，這包袱中，不但有他寢宮失去的珍寶，更有那總管鬻爵賣官，受賄的罪證，以及歷年被總管盜取的先朝珍寶，你把這包袱呈上，諒那昏君敢不從此近賢臣，遠小人？不用說：你這提督官兒，非但無罪，且要晉爵加官。」

那提督早拱起了手來，更是一揖，道：「情俠懲惡除奸，淸君之側，利朝廷，萬民感戴，下官敢不聽吩咐，何況那丹孃貞烈奇女子，這丹孃到京之日，敢不以綵轎接取來府，下官膝下尤虛，得女如此，老懷堪慰，感激尚且來不及！」

「好！」蕭丹說：「你把丹孃接取來到府中，收爲義女，之後……」

提督忙道：「下官即請吏部尚書過府，不瞞情俠，吏部尚書與下官原是知交，那蕭郎相思病苦，已是命在旦夕，自當刻不容緩，那時戶對門當，詩禮傳家的尚書，必也不會推辭，那是當然，除了你我，沒人知道那丹孃來自秦淮河畔，不用說，我以綵轎接取小女來京，尚書既是下官知交，豈能不賀，好教情俠得知，尚書原知下官有女在鄉，却不知已病歿了，似這般貞烈的奇女子，下官必以親女相待。」

「好極了。」蕭丹道。

「再好也沒有了。」那守備心花怒放，道：「我這就去尚書府，讓蕭郎得知，那病苦必然不葯而癒。」

＊　＊　＊

那少年轉來又轉去，這是從來未有過的事，已是日上三竿了，小兄弟尚未走出房來，忍不住，這已是第三次了，在蕭丹的房門上又敲了幾下。

眞不明白，這小兄弟走南闖北，跑過不少碼頭，年紀輕輕，已在江湖上闖蕩有年了，有時又像大姑娘一樣，從不和他同房而眠。

不，現在，他有些明白了，慚愧，敢情人家小兄弟才是情俠，雖不是情俠希夷，却是丹丘狂，情俠多情的英雄事蹟，倒有多半是他做的。

必是這緣故，夜黑風高，他懲惡除奸，殺人又放火，想想來京不過幾日，他作出了多少驚天動地的大事來，把京城，甚至天下轟動了，就像他大鬧揚州，大鬧金陵一樣，又放起一把火，燒了內務總管的豪華府第，難爲他了，價值數十萬的金銀珠寶，眞是妙手空空，竟被他搬運了來，更了不得的是，竟然潛入皇宮，盜取寢宮的寶物，他雖未說，未承認，但已轟動了京城，除了他，還有誰有這樣的能耐膽識。

眞令他滿腹狐疑，本來京城人心惶惶，九門緊閉，要逐戶搜查的，提督大人竟又下令，城門大開，不再搜查擾民了，莫非這又是他做的？

現在，日上三竿了，莫非，風高夜黑，他又作出甚麼令人震驚的大事來？

他的手仍停留在門上，那門却霍地開了，蕭丹打了大大的呵欠，走了出來，說：「大哥哥，你找我？啊喲！眞不早了，好睡呀。」

如何不好睡，要辦的事全辦好了，一切都按照她預計的，順利完成了，自北京城以來，眞還沒像昨晚一樣，甜甜地睡了一大覺。

那少年鬆了一口氣，他如何不提心吊膽，這小兄弟膽大妄爲，所做的，莫不是論律該斬，甚至誅九族的罪。但見蕭丹豈僅神閒氣定，而且一覺睡到這般時候，至少安心了些。

少年盯着左右無人，才道：「小兄弟，我是來告訴你……」

進入房中，忙不迭把門關了，才道：「今日早朝才罷，消息已不脛而走，此刻京城已傳遍了。」

「是麼？」蕭丹又打了個呵欠，說：「可是那內務總管已打下天牢，九門提督官陞三級了？」

少年退了一步，大吃一驚，說：「小兄弟，你你……怎會曉得？」

「因爲那提督已把宮中失去的珍寶，在早朝時呈給皇上了，而且還多出幾件被那內務總管盜去的先朝奇珍。這麼說，總算那皇帝官兒，還不算太昏庸。」

只把個少年嚇得心膽俱裂，若被人聽到了，那還了得，皇帝九五之尊，豈是罵得的！不禁也睜大了眼兒，再又把蕭丹瞧了又瞧，瞧甚麼？

瞧得蕭丹怪臊的，因爲剛從床上起來，仍穿着貼身的衣裳，說甚麼她也還是個姑娘，怎可不穿外衣就見人的？

她把外衣抓來披上了，少年說：「小兄弟，你眞是……神仙中人。」

「你……說甚麼？」

輪到蕭丹大吃一驚了，昨晚她對提督讚丹孃美貌：若非羣玉山頭見，會向瑤台月下逢，那羣玉山，乃是西王母居住的地方，意即是讚那丹孃是神仙中人。莫非……莫非少年已知她是女扮男裝！適才穿着的貼身衣裳，不僅艷麗，而且單薄了些！

那知少年的神色只有驚訝，並無異處，又道：「小兄弟，你像是未卜先知！不，不是見識高人一等，分明是……」

湊近蕭丹耳邊，說道：「夜黑風高時候，你一定……一定見過提督大人，不用說……」

蕭丹嘻嘻一笑，當眞，她行動舉止，一些兒破綻也沒有，精明如齊女，也不會識破，何況這帶着幾分傻氣的老實人。現在，她又笑得起來了，說：「大哥哥，了不得，這番被猜着了。現在，你大可放心啦，不用再吊膽提心。」

（未完。三）

上文提要：小高想看方振遠的絕技沒有看到，却看到大雲頭陀劫了鏢貨而去，爲何方總鏢頭雙手奉送不過招，原來還有雷方雨等三人來劫鏢，也是雙手奉送鏢貨，並無還招，眞使小高迷惑不解，車行三天，未再發生事故，但方振遠的神色未見開朗，反而更爲陰沉。小高冷眼旁觀，發覺有三批行商、旅客和鏢車行宿相隨，原來是鏢局安排的接應伏兵……



新派武俠奇情故事／臥龍生・文　可飛・圖

劍嘯江湖

鏢貨既然失去　輪車何故前行

這一路風景很美。

小高目光轉動，突然發覺那兩位三十左右的中年人，帶着兩個同伴坐在道旁休息。

方振遠看了兩個中年人一眼，突然勒住了馬韁。

他一停，整個行列也停了下來。

雁蕩四雄、何坤、柯福等很自然地又把大飛輪給圍了起來。

方振遠緩緩下馬，舉手一招，兩個中年大漢站起身子走了過來。

小高恍然大悟，忖道：「原來這批旅客，竟是九江鏢局的伏兵，但那兩個老者又是何許人呢？」

兩個中年人走近方振遠，不再掩飾身份，躬身一揖，道：「總鏢頭。」

原來安排的接應伏兵，突然間不惜暴露身份，自然是有了非常的變故，小高暗中凝神傾聽他們的談話。

自從中州大豪雷方雨出現之後，小高已感覺到這趟鏢充滿着神秘。

旅程也是神秘的，迄今爲止，除了總鏢頭之外，沒有人知道行止何處。

再則是鏢貨神秘，輕巧靈動的大飛輪只不過載了幾個小箱子，而且，又讓火雲頭陀和雷方雨輕易取走了。

還有劫鏢的人物神秘，五行頭陀是江湖上出了名的難纏人物，但他們的聲譽一向不錯，火雲頭陀出現了，其他的四行是否也會出現呢？

雷方雨名列當代五大高手之一，竟然蒙面劫鏢，這種事非但親眼所見，就算說出去，別人也不會相信的。

但最可怕的，還是他劫鏢之時，所表現出的那份無可奈何和痛苦。

似乎是有某種力量在强迫他出面劫取鏢貨。

甚麼人有這麼力量呢？能夠逼使雷方雨那樣人物做出劫鏢的事來，使得數十年的聲譽盡付流水。

小高發覺有股洶湧暗流正在襲捲江湖，江湖上一些甚有名望的人都被捲入了，武林中恐將有一場大變。

平靜了十餘年的江湖，已點燃了動亂的火苗。

只聽方振遠沉聲說道：「出了甚麼事？」

兩個中年大漢互望了一眼，左首一人說道：「回總鏢頭的話，發現了三毒標幟。」

方振遠呆了一呆，道：「三毒標幟？」

「是，程、馮二老已帶人進入了標幟區內，留下記號，要我等會

合總鏢頭，由總鏢頭裁示。」

方振遠沉吟了一陣，道：「好！你們改做後隊瞭望，不可輕易涉險，兩個時辰內未得信號，立刻撤回總局。」

兩個中年大漢應了一聲，轉身而去。

小高心中忖道：「這方總鏢頭原來還另有部署、安排。」

他回頭看去，只見陳三雙眉緊皺，臉上有着恐懼之色，心中大感奇怪，這陳三生性豪勇、忠心職守，大有視死如歸的氣概。

他怎會有所恐懼呢？於是小高忍不住道：「陳三哥，你……」

這時，方振遠已召集了雁蕩四雄、何坤、柯福等圍集一處，方振遠手中拿着一截樹枝，在地上邊畫邊說，似是在解說應變之法。

看看附近無人，陳三才低聲說道：「小高，你溜下去，逃命去吧！」

小高一怔，道：「逃命，爲甚麼？」

陳三道：「小聲一些，你剛才沒有聽到嗎？」

小高道：「哦！聽到的不多……」

陳三道：「最重要的是『三毒標幟』，聽到沒有？」

小高點點頭，道：「聽到了，不過，我不太明白。」

陳三臉上恐慌之色，更見濃重，他嘆口氣道：「三毒標幟就是代表三個人，他們除了善役毒物之外，用毒的手法也高明得很，遇上一個，活的機會就微小得很，如今三毒聚於一處，進入他們的標幟區內，想要不死也難。」

小高道：「你看咱們會不會進入標幟區內？」

「會！」陳三嘆口氣道：「總鏢頭已在部署，大概要直闖毒區了。你年紀還輕，還未正式補上趟子手的名字，送了命不是可惜得很。」

小高問：「你呢？」

陳三神情肅然地道：「我當然要去，生是九江鏢局的人，死是九江鏢局的鬼啊！」

小高接道：「我也是啊！」

「你不同，你還未補上名字，小高，快些溜吧！現在正是時機，你這點點年紀，死了也是夭壽啊！」

小高心中大爲感動，這世上竟然有柯老大和陳三這樣關心他的人。

他只覺鼻頭一陣酸，忍不住情緒激動，熱淚滿眶。

陳三久不聞小高回答，轉頭看去，只見小高正流着淚，不禁一呆，道：「小高，你哭？」

小高舉起衣袖，拭去臉上的淚水，道：「陳三哥，我不能走！」

「唉！年輕人要講道義、明是非、輕生死、重信諾是不錯，可是你目前的情形不同，你只是我的一個助手，還不算九江鏢局的正式夥伴。再說，你也幫不上忙，去了只不過多送一條小命。」陳三伸手解下腰中一個布搭褳，道：「把這個拿去，快走吧！」

小高問道：「那是甚麼？」

陳三把布搭褳交在小高手中，道：「這是我在九江鏢局十幾年存下來的家當。少說點，也有千兩銀子的價值。

「大生意做不起，小買賣也該夠了，你拿去娶個老婆、生兩個胖小子，也好接續你們高家的香火。

「不要學我一樣，三十七八歲了，仍是光棍一條，過的刀頭舔血的生活，只混得吃喝玩樂。」

「陳三哥，這是拿性命換來的全部家當，我怎麼能要……」

陳三兩眼一瞪，道：「收起來！這是我請你幫忙，我是孤家寡人一個，兩腿一伸，這些家當白白便宜了別人。

「你心裏過意不去，將來就在每年今日給我燒點紙錢就好。」

小高打量着陳三，道：「陳三哥，我看你的相貌，至少能活到六十多歲，今年三十七八，還早得很哪！」

這時，方振遠已經和唐瑜等研究好對付之策，回頭走了過來。

陳三嘆口氣，低聲道：「來不及了，眞是不聽老人言，吃虧在眼前。」

小高笑笑道：「反正我也沒有打算走，你陳三哥和柯老大，待我像兄弟一樣，無論如何，我也應該留下來……」

陳三輕輕咳了一聲，打斷了小高的話，道：「總鏢頭來了！」

方振遠果然大步走了過來，雁蕩四雄、何坤等緊隨身後，唐瑜站在原地未動，凝目沉思着。

陳三躍下車轅，小高也跟着躍下。

陳三躬身行禮，小高也跟着行禮。

方振遠說：「陳三，大飛輪的情況如何？」

陳三道：「好得很！屬下常常修護，輕巧靈動，一口氣跑上個百把里，絕不會出一點毛病。」

方振遠嗯了一聲，道：「車上的機關呢？」

陳三道：「狀況全部都很好。」

「好！把刀箭安裝好！」方振遠神情肅然地道：「再仔細檢查一下，我給一炷香的工夫。」

「要不了那麼多的時間，只要一盞茶的工夫就可以完成了。」

方振遠道：「陳三，所有的機關都要整修完備，調動威力最大的

極限。」

陳三「哦」了一聲，道：「總鏢頭，是不是要把所有的暗器都裝上去？」

「對！每一種都裝到最高限量。」方振遠目光轉到小高臉上，道：「你叫……」

「我姓高，他們都叫我小高。」

方振遠點點頭，道：「嗯，你今年幾歲了？」

「二十。」

方振遠嘆息一聲，道：「你進入九江鏢局多少時間？」

「還不到兩個月。」

方振遠看着陳三，道：「操縱大飛輪是不是一定要有小高幫忙？」

陳三一時無法捉摸出方振遠的用意，呆了一呆，道：「小高很聰明，也很能幹！」

方振遠微微一笑，道：「他很年輕，進入鏢局也不久，等一下可能有一場激烈的打鬥，能不讓他去，就別叫他去！」

陳三道：「對！總鏢頭，我一個人就可操縱了，用不着要人幫忙！」

「那很好，」方振遠對小高道：「你可以離開了。」

小高急急道：「爲甚麼？我犯了甚麼錯？總鏢頭要我離開？」

陳三道：「總鏢頭是好意，快些走吧！」

「不！我一定要問清楚。」

方振遠微微笑道：「你加入九江鏢局的時間還短，用不着爲九江鏢局賣命，所以，我放你離開。」

陳三道：「小高，總鏢頭完全是一片愛護你的心意，還不快些謝過？」

小高道：「不行，我既然參加了這趟鏢，至少應該走完這趟鏢再辭退我，我不願這樣就走！」

陳三怒道：「小高，你……」

方振遠一揮手阻住了陳三的話，笑道：「小高，你不怕死？」

小高道：「千古艱難唯一死，說我不怕死，那是騙人的。不過，一個人到了該死的時候，也不能逃避。心中雖然害怕，但是義理所在，也只有慷慨以赴了。」

方振遠笑笑道：「陳三，好！由現在開始，小高是九江鏢局的一級趟子手，月支紋銀二十兩，暫派爲你的副手。」

小高喜道：「多謝總鏢頭。」

在那個年代，一個普通的人，做一個月工，能賺上三、五兩銀子，那就是很好的工資了。

九江鏢局的一級趟子手，竟有二十兩銀子的月俸，難怪會一點拳腳工夫的年輕人，都想擠入九江鏢局當差。

陳三心中又是高興，又是難過，高興的是小高一下子就升到一級趟子手。

這個差事至少要在九江鏢局混個三五年才有機會得到，或者立下相當的功勞，還要鏢頭從中美言，總鏢頭特別提拔。

小高卻不到兩個月，就升上了這個職位。柯福柯老大在九江鏢局幹了十年，也只不過是個趟子手的領班。

難過的是一進入三毒標幟區內，定然是九死一生。小高這個歷練不足，武功不高的人，自是難逃一死。

但總鏢頭已有決定，陳三只好忍下心中那份悲苦，開始整理大飛輪上的機關。

小高從旁相助，才發覺這麼大的飛輪上，車轅、篷頂、車廂欄木的兩側，都有裝置着巧妙的機關。

陳三由前座下面的木箱內，取出長箭、飛刀、鋼針之物，一一裝入機簧控制的射座中，但最使小高驚訝的，卻是十二支長逾三尺的鋼矛也有射座的安置。

這輛大飛輪竟有如此多的妙用，不由看得呆了。

陳三動作熟練，很快地把各種暗器裝好，大飛輪又恢復了原來的樣子，不知情的人看去，絕看不出可疑之處。

小高心中忖道：「難怪陳三一步也不肯離開大飛輪，原來這樣精巧的車子竟有着這大妙用。」

用陳三操縱大飛輪，想來絕不是個車把式的身份。

他目光流動，發覺雁蕩四雄、何坤等都整理身上的暗器兵刃，連方振遠也不能免俗，畢竟這是一場生死之戰。

其實，他們身上的兵刃暗器，早就放好了。此時取出瞧瞧，只不過是一種下意識的動作，一種安慰自己的行爲。

只有柯老大站着未動，他看着小高，滿是關切之色。

陳三的神情很嚴肅，冷冷地說道：「你自己要做烈士，那就要有勇氣面對死亡，到時候可別死得一點氣概也沒有。」

小高笑笑道：「陳三哥，你只管放心，我小高不會給你丟人。」

陳三道：「好！車前面的暗器，由我操縱，我現在教你。」

小高一面學，一面問道：「車廂中是否還有人控制？」

陳三道：「由總鏢頭控制，如果總鏢頭下車應敵，那就由我施放了。」

小高點點頭。

但聞步履聲響，柯老大走了過來，伸手在小高肩上拍了一掌，笑笑道：「小高，你夠種，我……」

他雖然在笑，但笑得比哭還難看，兩眼中滿是淚水，又道：「我……沒有看錯人。」

小高亦感心酸，暗道：這算甚麼場面？面對強敵，不見英風豪氣，反而生死訣別了起來。三毒標幟，眞的那麼兇惡，見者必死嗎？心念轉動，口裏卻說道：「柯大哥，進入毒區之後，你要跟着大飛輪啊！」

柯老大笑笑道：「好！小高，大哥跟你死在一起。」

小高搖搖頭道：「不會的，你、陳三哥、我都不是早夭的相貌，我們兄弟還有幾十年的朋友好交呢！」

柯福搖搖頭，道：「小高，你少在江湖上走動，知道的不多，那三個毒人……」

陳三冷冷截道：「柯老大是甚麼時候了，少說廢話吧！讓小高學點東西。」

「對！對！」柯老大吁口氣道：「陳兄這大飛輪上，名堂多得很，構造精巧，你要用心學啊！」

小高點點頭。

但見方振遠右手一揮，高聲說道：「走！」一提韁繩，拍馬當先向前走去。

唐瑜、何坤、雁蕩四雄緊隨在方振遠身後。

大飛輪緩緩啟動，走在最後。

藍天無雲，山風之中夾雜着陣陣野花香味。

突然間，方振遠勒住了馬韁。

小高凝目望去，只見大道之旁豎立着三根木牌，木牌上畫着三種不同的毒物：蝎子、蜈蚣、蛇。

方振遠翻身下馬，唐瑜、何坤、雁蕩四雄也紛紛離鞍。

唐瑜緩緩向前走了兩步，和方振遠並肩而立，何坤和雁蕩四雄一字排開，站在方振遠的身後。

大飛輪緩緩行進至何坤等丈許之處，才停了下來。

三個奇怪的木牌豎立，卻不見半個人影。

方振遠仰天吁一口氣，抱抱拳道：「九江鏢局總鏢頭方振遠，恭請借過，還望三位網開一面，隆情盛意，九江鏢局感激不盡。」

小高暗道：「保鏢生涯，果眞不易。憑着刀箭雙絕在江湖上的聲望，仍要如此地委曲求存。」

但見那畫着毒蛇的木牌忽然一陣搖動，接着被摔到一丈多遠處，而掛着木牌的淡紅色木樁突然倒下。

竟成了一條淡紅色的怪蛇，由草叢中揚首而起，巨口開合，吐出二尺多長的紅色蛇信來。

原來，那面畫蛇的木牌是掛在豎立着的蛇身之上。

能使一條蛇倒豎不動，作爲掛木牌的木樁，此人的役蛇之能，實已到了神乎其技的境界了。

隨着那揚首而起的怪蛇，草叢中忽然坐了一個一身翠綠的艷麗婦女。

只見她臉色艷紅，啟唇微笑，露出了一口細白的牙齒。不論怎麼看，她都是個美麗的女人，渾身散發着誘人的魅力。

可惜的是，如此的美女竟與蛇爲伍。那條淡紅色的怪蛇，就盤在她的身側。

方振遠道：「蛇娘子？」

綠衣婦人道：「喲！敢情方總鏢頭還認識我呀？」

方振遠道：「久聞大名，今日有幸得會。」

原來，兩人也是第一次見面。

坐在大飛輪上的小高冷眼旁觀，暗暗忖道：「這蛇娘子穿着一身如草般的衣服，隱在草叢之中，不留心很難發現，那蠍子、蜈蚣不知是男是女，又藏在甚麼地方？」

方振遠笑笑，又抱拳說道：「方某的鏢車想借道行過，不知蛇娘子能否賣給九江鏢局一個面子？」

蛇娘子格格一笑，道：「哎呀！方總鏢頭，你可是言重了，小妹一向面嫩心慈，聽不得人家二句好話。」

「這麼說，夫人是答應借過了？」

蛇娘子嘆口氣，道：「小妹尚未嫁人，還是小姑獨處，方兄怎能以夫人稱小妹呢？」

「是，是，是，是方某的疏忽！蛇……」方振遠沉吟了一下，道：「姑娘不會姓蛇吧？」

蛇娘子道：「大家都叫我蛇娘子，叫久了，把小妹的眞名姓氏倒給忘了。方兄何妨從俗，叫我蛇娘子就是。」

方振遠道：「請問蛇娘子，九江鏢局的鏢車，現在是否可以通過了？」

蛇娘子「嗯」了一聲，道：「可以，不過，蠍子、蜈蚣兩個老毒物，十分難纏，不知他們是否同意？」

說了半天，全是些廢話，顯然是有意戲弄方振遠。

幸好方振遠在心理上早已有了準備，並未被激怒。他笑笑道：「蛇娘子既然不能作主，何不請蜈蚣、蠍子一見，也許他們能跟姑娘一樣，仁義大方，放了九江鏢局鏢車一馬。」

蛇娘子道：「說的也是！只是小妹與他們相處不睦，一見面不是吵架便是打架……」

方振遠截道：「姑娘的意思是……」

蛇娘子道：「這麼辦吧！咱們各算各的。他們兩位，是他們兩位

的事，我和你方總鏢頭單獨算，不知方兄意下如何？」

三毒本來相尅，說他們相處不睦，應該不錯。但這些話出自蛇娘子之口，就叫人無法分辨出眞假了。

「這麼說，姑娘也要向方某討取一些代價了？」

「我在這荒野草叢之中躺了大半天，風吹日曬的，方兄意思，該不會說小妹太貪心了吧？」

「好！你蛇娘子打開天窗，咱們就說亮話，你要些甚麼代價，請說出來，只要方某人能辦得到，絕不推辭。」

蛇娘子道：「夠意思！聽說貴局帶有一個小巧的木箱子，裏面放着一幅古畫、幾本爛書，小妹的胃口不大，就把那箱子送給我吧！」

方振遠淡淡一笑，道：「只要一個小箱子？」

蛇娘子道：「你也許自認爲聰明，此行帶了不少個相同的箱子，可是小妹這一次不想再上方兄的當了。」

「姑娘的意思是……」

「當面打開瞧過，是我要的東西，小妹提着就走，絕不再和你方兄囉嗦。如果貨不對，你也應該給小妹一個交代。你是堂堂男子漢，名重江湖，總不會欺負我一個婦道人家吧？」

這女人，貌美如花，口舌似刀。

方振遠笑笑道：「姑娘說的也是，九江鏢局這幾天運氣不佳，被人劫走了不少小箱子，就算方某人此次願意奉上，可惜也沒有了。」

蛇娘子霍然站起身子，隨手一揮，那盤在她身側的淡紅色怪蛇突然鑽入草叢，消失不見。

那條怪蛇長約一丈五六，身子有碗口粗細，但行動起來，卻是靈活得很。

方振遠暗暗戒備，右手五指已緩緩握在金刀柄上。

蛇娘子一直帶着笑容的臉上，此刻確是冷寒無比，道：「方總鏢頭可是看不起小妹嗎？」

「不敢，方某人實話實說罷了。」

蛇娘子道：「小箱子雖然丟了不少，但那古畫和幾本破書至今還在方兄手中，沒錯吧？」

方振遠道：「我說被人劫走了，姑娘定然不信是嗎？」

蛇娘子道：「肯不肯交出來？」

方振遠笑道：「蠍子、蜈蚣肯不肯答應呢？」

蛇娘子皺皺眉頭，道：「你手中的子母刀及十三支甩手鐵翎箭會過了大江南北很多高人，難道還怕蠍子、蜈蚣不成？」

方振遠道：「姑娘是否覺得自己比蠍子、蜈蚣高明很多？」

蛇娘子道：「至少，我不怕他們。」

方振遠道：「他們也未必怕你。古董、破書交給你，他們再向方某索取，要我如何交代？」

「那是你的事情了，我管你那麼多？」

方振遠道：「所以，最好的方法是誰都不給。」

蛇娘子冷笑道：「看來，用不着蠍子、蜈蚣兩個毒物現身了。」

方振遠暗自提取眞氣，分佈全身，道：「你蛇娘子有自信一定能打敗我們九江鏢局的人嗎？」

他態度忽轉强硬，大有立刻動手之意。

蛇娘子格格一笑，道：「方總鏢頭威風八面，自然不會把我這個婦道人家放在眼中了。」

話猶未盡，她忽然飛躍而起，撲向方振遠。

方振遠早已全神戒備，心知蛇娘子這種終年與毒蛇爲伍的人，全身都可能藏有毒物，不能用手招架。

所以他右手一抬，金刀出鞘，寒芒一閃，在身前佈起一片刀幕，封阻蛇娘子的來勢。

但聞「波」的一聲輕響，金刀擊中一物。

果然，蛇娘子在飛身撲向方振遠的同時，右手一揚，打出一物，人卻懸空倒飛而退，翻了兩個觔斗，落在三丈之外。

小高看得暗暗喝采，道：「這女人，好高明的輕功！」

方振遠對敵經驗何等豐富，金刀擊中來物，心中已覺不妙，大喝一聲：「快退！」急急向後退出五尺。

但見粉末飛散，一股濃重的怪味撲鼻而來。

只道是火器或是子母彈一類的暗器，想不到卻是一片細如白麵的粉末，方振遠不禁一呆。

幸好他及時發出警告，唐瑜、何坤與雁蕩四雄等都已退出一丈開外。

只聽蛇娘子嬌聲笑道：「方總鏢頭，可是聞到了一股腥味？」

方振遠冷哼一聲，道：「聞到的不多。」

「一點點就夠了，那是我用七種毒蛇製的七毒子午奪魂散，子不見午，午不見子，十二時辰之內，必毒發身亡。」

「只要你聞到腥味，表示毒粉已侵入肺腑，除了我的毒門解葯之外，天下無葯可醫。」

方振遠暗暗吃驚，忖道：「似這等手段，就算再好的武功，也是無用武之地了。」

小高心中也在盤算着：「如果閉着呼吸，不把毒粉吸入內腑，那飄雪一般的毒粉，沾在人身上，不知是否也能傷人？」

唐瑜取出一個玉瓶，倒出一粒丹丸，道：「方兄，這是辟毒丹，快些吃下。」

方振遠一張嘴巴，唐瑜屈指一彈，一粒白色丹丸準確地飛入方振遠口中。

蛇娘子冷冷道：「你是追風劍唐瑜？」

「正是區區在下。」唐瑜向前走來，道：「七毒子午奪魂散，聽起來確實嚇人，唐某人也想試試。」

蛇娘子道：「你那辟毒丹不可能解去方振遠之毒的。」

「那只有把你捉住，逼你交出解葯了。」

他忽然縱身飛去，八步登空，人落地已到了蛇娘子的身前，劍已同時出鞘，銀芒一閃，刺向蛇娘子咽喉。

他號稱追風劍，果然是出劍如風，眨眼之間，連攻出一十三劍，蛇娘子被逼得連退七步。

避過了一輪快攻，蛇娘子也怒火中燒，冷笑道：「唐瑜，我無意傷你……」

唐瑜截道：「只想傷害方總鏢頭了？」

「也無意取他性命，」蛇娘子道：「我只是要逼他交出一件東西，如果你不管方振遠的生死……」

唐瑜回頭看去，不禁一呆。

只是一下子工夫，方振遠的臉上已泛起淡淡的黑氣。

顯然，那粒辟毒丹，無法醫治這種奇絕的蛇涎毒粉。

雁蕩四雄已了無聲息地由兩側包抄過來，各自佔取了極有利的形勢。

方振遠忽然感到身上有些癢，似乎突然有許多爬蟲在身上爬動，他暗暗咬牙，儘量忍耐着不動聲息。

唐瑜輕嘆一聲道：「方兄，你……」

方振遠截口道：「不要管我！」

蛇娘子冷冷道：「方振遠，不要逞强，由毒發到死亡這十幾個時辰之內，你全身由癢到痛，那種痛苦不是人所能承受的。」

方振遠突然大喝一聲，飛躍而起，撲向蛇娘子，一面叫道：「蛇娘子，方某跟你拚了！」

他早已有備，飛躍而起的同時，右手中已挾了一支鐵翎箭投擲而去。

哪知身子躍起的同時，忽覺行血不暢，全身一陣痲木，眞氣不繼，飛躍不足一丈，人突然墜落下去。

投出的鐵翎箭也緩慢無力，還未到蛇娘子的身前已自行落地。

雙脚着地，方振遠竟感到兩腿無力，雙膝一軟，跌坐在地上。

唐瑜伸手要去扶，方振遠卻就地一翻，滾開五尺。

蛇娘子高聲道：「好！不愧是久闖江湖之人，果然是見多識廣。」

唐瑜橫劍戒備，冷冷說道：「甚麼意思？」

蛇娘子道：「方總鏢頭的身上，仍有蛇涎之毒，他怕你沾上手，豈不也要中毒？」

唐瑜看了方振遠一眼，看他咬牙切齒的神情，分明是在强忍着一種巨大的痛苦，他頓感心頭一寒，道：「蛇娘子，方兄他……」

「他是條好漢，正在忍受着全身如蟲爬的奇癢之苦。」蛇娘子讚嘆地道：「一般人身中此毒，此刻早已滿地翻滾，哀哀求饒了，他竟能咬牙忍受，不發一言，老實說，小妹心中早敬佩萬分。」

小高暗暗忖道：「和蛇娘子這種人動手，需要快打、猛攻，使她無法出手施毒，才有獲勝之望。」

唐瑜嘆道：「要如何才能解去他身上之毒？」

蛇娘子道：「很容易，只要他交出鏢貨。」

唐瑜無法作主，回頭望着方振遠，方振遠滿頭是汗，口齒啟動，卻發不出聲音來，他已到了忍受極限。

「這件事，我不能給你答覆，」唐瑜無可奈何地道：「必須得方總鏢頭答應。」

蛇娘子沉吟了一會，道：「我先止了他身上奇癢……」

蛇娘子緩步走近方振遠，取出一個錦盒，打開盒蓋，一條細如手指，長逾兩尺的金色小蛇長身而出，盤在方振遠的雙腕之上，有如一條金索一般，把方振遠的雙手緊緊地纏在一處。

解葯就放在那錦盒之中，金蛇纏上了方振遠的雙腕，蛇娘子自錦盒中取出一粒丹丸，投入了方振遠的口中。

對症下葯，奇效立見，方振遠全身奇癢立即消退。

蛇娘子道：「方總鏢頭，你身上餘毒未除，如不續服解葯，三天之後還會發作。」

方振遠目光轉動，冷冷地看了蛇娘子一眼。

「纏在你雙手腕上的奇蛇，是天下有名的金線蛇。」蛇娘子冷厲地道：「以你見聞之豐，或許聽過，金線蛇是苗疆奇種，絕無僅有，爲了這條金線蛇，花我五年的青春，其身堅韌，刀劍難斷；其毒絕厲，咬人必死，當今之世，無葯可治。」

方振遠看看腕上的金蛇，蛇首

昂起，紅信伸縮，可見兩顆銳利的毒牙，他吁口氣道：「你可以說用意何在了？」

蛇娘子道：「火雲頭陀和中州大豪雷方雨取去的木箱都是你僞造的贋品，現在我想取得那個眞正的木箱。」

小高心中一動，忖道：「聽起來，火雲頭陀、雷方雨和這蛇娘子似乎是來自一處，至少是來自一個人的命令之下。」

甚麼人有如此大的力量，能夠使這等人物甘爲效命呢？

但小高心中更爲驚訝的是，那天晚上另外兩個蒙面人之一，頗似一劍千鋒董百葯，他自信不會看錯。

爲甚麼這些武林中的名人好手竟會聯手劫鏢？

小高有太多的疑問，有太多的秘密隱藏心中。

一個人的心中隱藏了太多的秘密與疑問是種難以負擔的痛苦，如梗在喉，不吐不快，他幾乎忍不住要把心中的隱密告訴陳三……」

但他還是忍了下來。

此時方振遠冷冷地道：「在下受到委託，送幾個小箱子到指定的地方，但沿途已被人取走了不少。」

蛇娘子道：「聽你的口氣，似乎是還有幾個了？」

「不是幾個，而是還剩一個。」方振遠神情肅然地道：「在下在想，這一個應不應該交出來？」

蛇娘子道：「爲甚麼你肯交給火雲頭陀，交給雷方雨，就不肯交給小妹？」

方振遠道：「在下如果把木箱交給姑娘，蠍子、蜈蚣如何肯放過九江鏢局？」

蛇娘子沉吟道：「如果由小妹出面和兩個老毒物商量，他們能夠不再找貴鏢局麻煩，方兄以爲如何？」

方振遠道：「蠍子、蜈蚣肯和姑娘合作，在下自會交出箱子。」

蛇娘子格格一笑，道：「方總鏢頭，小妹請教兩事，不知方兄肯否回答？」

方振遠道：「姑娘請問。」

蛇娘子道：「你一共帶了幾個木箱？」

方振遠道：「四個，一般模樣，現在只剩最後一個了。」

蛇娘子道：「九江鏢局是當今江湖上最有聲望的鏢局，如果失了鏢貨，方總鏢頭將如何向貨主交代？」

方振遠道：「如果你有此顧忌，爲甚麼還要逼方某交出最後一個箱子？」

「答得好！」蛇娘子笑道：「這麼說餘下的最後一個箱子裏放的定然是眞品了？」

「方某受到的委託，只是把四個木箱護送到指定的地方，至於木箱中裝的是甚麼，我就不知道了。」

蛇娘子冷笑一聲：「據小妹所知，火雲頭陀、雷方雨所取去的木箱之中，全是經文、書畫，想必方兄早有準備了？」

「我說過，我只是受僱護送幾個木箱，箱中存放何物，方某人確實不知。」

蛇娘子沉吟不語。

方振遠嘆口氣道：「姑娘要甚麼東西，自己應該知道吧？能否說出來聽聽？」

蛇娘子道：「老實說，我只知道一個箱子，箱子裏放些甚麼我並不知道，但我知道火雲頭陀等取去的箱子是假的。」

「現在是最後一個箱子了，箱子中存放之物，是否是你們所需要的東西，方某人不知道，可惜的是姑娘也不知道。」

「最好的辦法，就是姑娘把這個箱子拿回去，你已完成了任務，你已得到了最後一個箱子，且是最後一個。」

蛇娘子冷笑道：「這話倒是有理，只是如果我仍取不到想要的東西，方兄這一路是不會平安的。」

方振遠道：「方某人的處境如此，也是無可奈何，只有過一關是一關了。」

蛇娘子道：「小妹和九江鏢局素無恩怨，也不願結仇。方兄交出那最後一個箱子，小妹這就告辭了。」

方振遠苦笑道：「姑娘，你這條金線蛇纏住方某的雙腕，要我如何行動？」

蛇娘子笑道：「別忘了，你身中奇毒，還未全解。」說着右手一招，口中同時吹出一聲清脆的口哨聲。

那金線蛇忽然自行轉動，離開了方振遠雙腕，飛落在蛇娘子的身上，蛇娘子打開錦盒，金線蛇緩緩爬入盒中。

蛇娘子順手取出一粒丹丸，合上蓋子，放入懷中。

方振遠活動了一下手腕，道：「姑娘，現在可以請出蠍子、蜈蚣兩位商量一下，三位一同意，方某立刻奉上木箱。」

蛇娘子道：「方總鏢頭江湖走得太久了，比起小妹還要滑溜幾分。」

方振遠道：「方某久聞三位役毒者的大名，卻也知道三位最重信諾，只要他們兩位出面說一句話，方某絕不拖延時間。」

蛇娘子心中別有打算，她略一沉吟，高聲道：「方總鏢頭只餘一個箱子，如果你們兩個毒物還不現身，小妹只有獨享了。」

但聞兩聲怪嘯，隨着嘯聲飛馳而來的是二條人影。頃刻間，已站在蛇娘子的左側。

兩人來勢如箭，但卻不先不後地到達，同時停下了脚步。

小高凝目望去，只見兩個一般枯瘦的老頭，形貌近似，有如兄弟一般，但他們的身份卻一眼可看得清清楚楚。

他們一個穿着黑袍，上面繡着一隻白色的大蠍子，一個穿着白袍，卻繡着一隻黑色的蜈蚣。

蠍子看了蛇娘子一眼，冷冷地道：「怎麼？是不是姓方的玩了甚麼花樣？不肯把東西交出來？」

蛇娘子嬌聲一笑，道：「小妹辦事一向週全，用不着郭兄和周兄擔心。」

方振遠一抱拳，道：「區區方振遠，已和蛇娘子談妥了，但等兩位到此做個決定。」

蜈蚣道：「你是方振遠？」

方振遠道：「正是。」

「蠍子」黑衣老者道：「我叫郭蠍子，他叫周蜈蚣，只要看我們的衣服，大概就不會認錯人了。」

方振遠道：「不錯，兩位的大號都繡在衣服上面了。」

周蜈蚣道：「咱們以號代名，清清楚楚，一目瞭然，不似別人衣冠楚楚，見過幾次面還是記不得對方的姓氏。」

蛇娘子笑道：「蠍子、蜈蚣，你們同不同意小妹的決定？」

郭蠍子道：「決定甚麼？」

蛇娘子道：「好啊！原來你們都沒有聽到我說的話。」

周蜈蚣道：「我聽到了，是不是方總鏢頭要交給我們一個箱子？」

蛇娘子道：「看來蜈蚣要比蠍子聰明一些。」

郭蠍子道：「是不是方總鏢頭只剩下一個箱子？」

蛇娘子道：「喲！原來兩位都聽到了。」

周蜈蚣道：「你這條小毒蛇已經答應了人家，我和蠍子就算不同意，也要給你小毒蛇一個面子，你說是嗎？」

郭蠍子道：「不不不，我蠍子是完全聽小毒蛇的決定。」

小高心中暗暗笑道：「蛇娘子把蠍子、蜈蚣兩個老毒物玩弄於股掌之間，她雖生得嬌艷如花，但終日與毒蛇爲伍，一般的男人如何敢接近他。」

「物以類聚，也只有和這兩個老毒物湊和一下，交交朋友了。」

方振遠道：「既然三位同意了，方某這就奉上箱子。」

方振遠轉身走上大飛輪，又取出一個箱子走了下來。

小高心中奇道：「車箱之中，早已沒有箱子了，方振遠怎又取出一個來？大飛輪中如有暗格，還不知有多少個這樣的箱子呢？」

蛇娘子接過箱子在手中，笑道：「方總鏢頭，你要多多保重，可別叫別人把你殺了。」

方振遠先是一怔，繼而一笑，道：「蛇娘子如此關心方某，好叫在下感激。」

蛇娘子微微一笑，道：「把這粒丹葯吃下去，餘毒即可全除。」

方振遠接過丹丸，一口吞了下去。

蛇娘子轉頭看着唐瑜，笑道：「唐瑜，閣下的劍法很好，小妹希望日後還有領教的機會。」說完，嬌媚一笑，眉挑目語，風情無限。

唐瑜道：「隨時奉陪！」

郭蠍子怒道：「姓唐的，老夫有空也要找你較量、較量。」

唐瑜道：「好！唐瑜隨時候教！」

方振遠以目示意唐瑜。

周蜈蚣道：「姓唐的，你小心，老夫也要找你算帳。」

忽然間成了衆矢之的，唐瑜心中大感奇怪，但因得到了方振遠示意，這一次他倒是未再多言。

蛇娘子冷笑道：「好了，你們有完沒完哪？」她提着箱子轉身而去。

眼看三人的背影消失了，唐瑜搖搖頭道：「這是因何而起？蠍子、蜈蚣似是恨上我唐某人了。」

方振遠微微一笑道：「唐兄弟還瞧不出來麼？那兩個老毒物都在暗戀蛇娘子，他們都被那條小毒蛇擺來弄去，擺佈得貼貼服服。」

「蛇娘子和你交談時，態度輕佻，引起了他們的妒意。」

唐瑜苦笑了一下，道：「這眞是從何說來，蛇娘子那般身懷絕毒奇蛇的女人，縱然織女倚門待，何處牛郎敢問津？蠍子、蜈蚣也未免太多心了。」

方振遠道：「蠍子、蜈蚣、蛇本身是三毒各行其事，互不相關，如今兩個老毒物暗戀上蛇娘子，三毒一體，惹上他們還眞麻煩。」

* * *

大飛輪繼續向前駛去，方振遠、唐瑜並騎而行，不停地低聲交談。

小高四顧左右，見他們都離篷車很遠，忍不住試探地問：「陳三哥，這三毒總算被總鏢頭應付走了，以後還會不會有人劫鏢？」

陳三神情肅然地道：「麻煩還大得很。火雲頭陀、雷方雨、蠍子、蜈蚣、蛇三毒齊現，一關比一關厲害。

「只不知下一次，咱們還要遇上甚麼厲害人物。」

小高道：「咱們已把最後一個箱子交給了蛇娘子，再遇上劫鏢的人要，如何應付才好呢？」

陳三苦笑道：「就算這大飛輪上還有箱子，只怕也應付不了。」

小高嘆口氣道：「火雲頭陀、雷方雨、蛇娘子等，似乎皆不是劫鏢的正主兒……」

「對！想不到你小小年紀，初入江湖，竟有這等見識。」陳三大爲讚賞地道：「只是我想不出甚麼人能命令這些人爲他做事。」

小高道：「陳三哥，你看正主兒會不會親自現身，攔劫咱們？」

「一定會！他派出這麼多高手，意圖劫取鏢貨，不得手豈肯罷休……」

「對！我看他派出的劫鏢人都是在敷衍他，並非是甘心情願地爲他效命，」小高打斷了陳三的話道：「他們雖然明知那箱子裝的並非眞正的鏢貨，卻是自願受騙。」

陳三怔了一下，道：「小高，說下去！你小子可眞有一套，我越聽越想聽了。」

小高笑道：「我是胡說八道的，還要陳三哥多多指教！」

「不！你說得甚有道理，快說下去。」

小高點點頭，道：「奇怪的是，那派他們劫取鏢貨的人，不肯告訴他們要劫取甚麼東西，只要他們取回去一個箱子。

「而且還要保持箱子的完好，不能打開來看。所以，他們只要取回去那樣一個箱子，就可以交差了。

「咱們總鏢頭只要多多準備幾個相同的箱子，就可以打發他們回去了。」

陳三點點頭，道：「對！可是那正主兒如果親自出馬，這件事就痳煩了。」

小高道：「我想不通的一件事是咱們總鏢頭竟然也不知道保的是甚麼東西，就把生意接下來。」

陳三皺眉道：「小高，總鏢頭可能知道。」

小高心中暗道：「也許方振遠眞被蒙在鼓裏，這只是委託人的金蟬脫殼之計。」

這個念頭他沒有說出來，此情此景，小高頗有自知之明，還不宜表現出大智慧。

突然間，當先開道的方振遠和唐瑜勒馬停下，隨行的鏢師和大飛輪也跟着停下來。

小高轉頭望去，只見道旁並坐着兩個五旬左右的老者，正是假扮商旅的鏢頭程義、馮道二老。

兩個人並肩而坐，似是運氣調息。

方振遠翻身下馬，走近兩人身前，沉聲道：「馮兄、程兄，二位怎麼了？」

程義、馮道二人仍然端坐不動。

方振遠仔細觀察了一陣，突然伸手在二人身上各自拍了一掌。

程義伸動一下手臂，睜開眼睛，道：「總鏢頭！」長身站了起來。

馮道吁了一口氣，道：「好厲害的蠍子、蜈蚣！」

方振遠笑笑道：「兩位運氣試驗一下，看看有沒有中毒？」

兩人運氣試過，覺得全身無礙。

方振遠道：「說說經過，你們是怎麼傷在蠍子跟蜈蚣的手裡？」

程義道：「雖然久聞武林三毒之名，卻是沒有見過，不過他們身上繡了標幟，一看即知身份。」

方振遠道：「是否施用毒物傷了你們？」

馮道搖搖頭道：「不是，他們出手如電，屬下等驟不及防，被他們點了穴道。」

說完低着頭，十分慚愧的樣子。

方振遠並沒有責備二人，只是輕嘆一口氣，道：「咱們遇上了最厲害的敵人，僞裝接應都用不上了。

「兩位請立刻回到九江鏢局，通令各處分號，暫停接運生意，三個月後，我如果還沒有回去，就由程鏢頭主持，宣佈解散九江鏢局。

「好在鏢局中已有了一定的規矩，儘量把存餘分給弟兄們，讓他們各謀生路去吧！」

程義道：「總鏢頭，主持大局，還得要您這樣的大才，如果這趟鏢前途堪慮，就請把這個擔子交給屬下承當。」

馮道道：「對！我留下幫助程兄，總鏢頭請先回九江鏢局。」

方振遠搖搖頭，道：「不成！你們兩位要立刻回去，馮兄請幫助程兄。」

程義道：「總鏢頭，我……」

方振遠冷冷地道：「不許再說，立刻上路！」

程義、馮道應了一聲，轉身離開。

這時方振遠突然飛躍而起，追上程義，低聲道：「程兄……」

程義回頭道：「總鏢頭，還有何吩咐？」

方振遠黯然說道：「鏢局的存銀甚豐，想辦法抽出五萬兩，派人送到唐瑜的家中。」

程義道：「立刻就辦嗎？」

方振遠道：「你回到九江，先辦這件事情，等候三個月，再遣散鏢局兄弟。」

（未完・三）

上文提要： 江青嵐和白玫坐船直放夔州，中途發現唐門派人跟踪，準備選擇在牛肝馬肺峽下手，果然船到此處，只見姜仁、沈康，還有一個不知名的黃衫老者最厲害，想不到在長恨谷外受到襲擊不死，以爲平安渡過，豈料又在水路襲擊，自己這次溯江而上，原爲追踪紅線姑娘下落，怕她一人單身涉險，既然相遇，就和白玫全力而戰。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八劍揚威

船毀墜江漂浮　巫山偸鴿惹禍

恰好白玫已在沈康半截蝎尾鞭脫手之後，短劍一撩，雙脚在桅檣上輕輕點動，連人帶劍，化作一團銀光，由上而下，迎頭下撲。

兩下裡同時發動，也同樣迅速，按理白玫姑娘往下疾撲，身子凌空，「絕情針」往上撒開，正是極好目標，連躱閃都無可躱閃。

但事實却大謬不然，一大團銀虹，疾若奔雷飛擊而下，千百縷藍絲和劍光一接，立時像泥牛入海，消失得踪影全無。但見銀光閃過，黑蝎子沈康發出一聲慘嗥，身子搖了兩搖，還沒倒下，白玫已翩然飛回桅上。

正當此時，後艙忽然冒起一股濃烟，火舌從艙頂透出，十來個黑衣大漢，慌慌張張沒命的往甲板逃出。

「殺不完的賊子，你們往那裡逃？」

嬌叱入耳，一條人影跟着追出。那是一個身材嬌小的黑衣少女，她緊繃着粉臉，滿是煞氣，手仗一柄寒光如雪的長劍，兇霸霸地逢人便刺。正是蘭兒，方才白玫替她解開繩索之後，她因唐門弟子在客店中做了手脚，把自己擄來，心中有氣。這就一脚追到後艄，正好唐門的手下人，奉了黑蝎子沈康之命，從艙下把豢養的毒蛇、毒蝎打開籠子，放出艙來。

蘭兒一怒之下，連刺帶劈，砍翻了多人，一邊就在後艙放起火來，船上二十幾個唐家手下之人，那是蘭兒的對手，片刻工夫，就死傷狠藉，紛紛逃上甲板。

蘭兒自幼被析城雙兇嬌縱慣了，有人惹火了她，豈肯干休？何況小姑娘心中還在酸溜溜的發酵，她把兩股氣兒併作一口發洩，也是唐門中人平日裡在江湖上作惡多端，才碰上這位煞星。

她橫眉豎眼，手持利劍，把十來個大漢一一逼入江中，一時只聽噗通、噗通、啊喲、啊唷之聲，連接響起。

這些人平日雖會水性，但在這激流奔騰的牛肝馬肺峽中，水性再好，那有掙扎的餘地，眼看一個個隨波逐流，往下江衝去，後艙的火勢逐漸擴大，已延燒到中艙，火舌四捲，無數青蛇經火勢一逼，全向前艙亂竄。

還有黑蝎子沈康特別飼養的二三十隻大蝎子，飛也似的由艙中爬出，很快的沿着桅檣，向上爬去，白玫又怕又急，粉臉上現出驚惶之色，短劍不停的撩撥，一連刺了五六個，那蝎子爬得甚快，已有幾個從帆上往下襲來。

牠們原是經過特別訓練，襲擊敵人，有着聯貫動作，前仆後繼，上下一致，有的還沿着繩索，從側

面掩至，一瞬工夫，已從四面八方向白玫存身之處集中。

白玫一手攀着桅檣，短劍左右連挑，忙得手忙脚亂。甲板上的蛇羣，也被火勢一逼，有的昂首竄起，有的蜿蜒着往桅上游來，白玫越瞧越怕，膽戰心驚，忍不住驚啊出聲。蘭兒把一干黑衣大漢悉數逼下水去，又翻身趕來，一眼瞧到白玫那副驚惶樣子，嘴角微微一撇，玉腕連揚。

白玫只聽嗤嗤幾聲細微的聲響過處，向自己圍來的蝎子紛紛跌落，不由心中大喜，連忙叫道：「蘭兒姐姐，妳眞好！」

蘭兒並不作答，右手揮動，長劍如輪，往甲板上滾滾而舞。刹那之間，已被她砍殺了二三十條青蛇，腥血四濺，蛇羣紛紛退讓，蘭兒臉上露出得意之容。

火勢越來越盛，一陣陣的濃烟，逼人而來，帆檣和那面繡着蜈蚣的旗子，都燃燒起來。只聽「砰砰」兩聲巨響，船身忽然斜傾，隨着急流衝下去。

原來大絞盤的纜索也起了火，大船所以能在江心穩住，就靠這兩條繩索，纜索一斷，船就像奔馬般衝出。

猛聽轟隆隆一聲巨響，船底衝上礁石，撞了一個大窟窿，半截船身立時沉沒水中，還有半截，却擱在礁石上面，船身反而穩定下來，江青嵐和黃衫老者，却愈打愈是猛烈，兩人雙脚釘在船板之上，奮力拆解，奮力進攻。

江水衝擊的洪洪之聲和木材焚燒的劈啪之聲，挾着兩人拳風掌聲，更顯得聲勢驚人，凌厲無匹。

白玫在大船撞上礁石之時身子早已從桅檣上飛出。她施展「龍飛九天」的身法，飛落在十丈開外一塊露出水面的礁石之上。此時白衣飄飄，遠遠望去，好像凌波而立。

蘭兒手按長劍，站在江青嵐身後，凝神觀戰。

黃衫老者滿臉獰惡，呼呼兩掌，把江青嵐逼開一步，猛的脚尖一挑，勾起一支木槳，順手撈住，往江青嵐劈而出。

江青嵐不防他有此一着，微微一愣，後退了兩步，黃衫老者一着搶得先機，那肯放過機會，一時把木槳使得勁風呼嘯，十分威猛，逼得江青嵐往後連退。

他站在船邊沿上，左面是江水，右邊已接近火勢，再後退，已沒有地方了，有，那就是蘭兒站着的船頭一角之地了，她敢情還生着嵐哥哥的氣，所以這一陣子，光是站着瞧，並沒上前相助。

其實小妞兒是個性急的人，她眞有點忍耐不住，躍躍欲試，此時一見江青嵐被逼得連連後退，不由心中大急，嗤的冷哼了一聲，叫道：「人家用槳，你就不會使劍？眞是傻瓜！」

江青嵐被她一語提醒，驀地手腕疾翻，七星劍一道長虹，電掣而起。

黃衫老者自是識貨之人，眼看這年輕人不但內功掌法均已達到上乘境界，即是這一掣取兵器的手法，劍上功夫，也顯然不弱。尤其是那柄寒光四射的長劍，也是罕見神物，心念疾轉，人却不禁後退了一步。

江青嵐一劍在手，精神陡震，朗朗一笑，右臂揮洒之間，立時飛出一大片銀花，劍炁驟發，纓絡續紛。

他使的正是千里孤行客八招劍法中的第一招。

黃衫老者心頭猛震，這又是什麼劍法？出手如此凌厲，他木槳急旋，勉强還了一招，那知江青嵐劍勢一沉，第二招又緊接着使出，這會和方才又自不同，一片纓絡還沒消失，朵朵劍花又由身前湧起。

第一招如果是天，那麼第二招就象徵着地，兩招連接，有若上覆下載，天地交泰，强烈的劍氣上下驟合，簡直綿密得連一絲空隙都找不到。

黃衫老者急切之間，那有還招的餘地？怒吼一聲，雙足猛然一頓，人已往船外飛出，他這一頓脚，何等力量，只聽「喀啦」一聲，半截船身被他頓得往左一沉，此時火勢越燒越熾，三張風帆，燒得有若一片紅雲。

突然嘩啦啦一陣巨響，正中豎着的一根大桅桿轟然倒下，半截船身，本來擱在礁石之上，經這麼一震，驀地往左傾斜，蘭兒站在船舷上，那還立得住脚，驚啊一聲，翻身往江中落去。

這差不多是同一時間發生的事，黃衫老者雙足頓起，半截船頭往下一沉之際，也正是桅桿斷折，蘭兒往江中跌落之時。

以黃衫老者自身武功來說，可不在天狠天狐之下，由船上縱起，原不難藉着水面礁石，飛渡急流，但他數十年來，從未如此慘敗，憤怒之火已到頂點，身形乍起，瞥見蘭兒翻身落水，不由猛吸一口眞氣，身子又復下沉，雙足輕點，人在水面上疾掠過去，一把撈住蘭兒。

方想再次吸氣縱起，那知蘭兒可也並不含糊，方才驟出不意，被猛力一震，船身側傾，一個立足不住，掉下江去，正待翻身躍起，只覺自己身子已被人家一把挾住，先前還當是嵐哥哥呢，她假裝生氣，故意把身子扭了幾下。

忽然她感到不對，嵐哥哥決不會用擒拿手法挾住自己的，她急忙

睜眼一瞧，原來挾着自己的是黃衫老者，心中大急，驀地身子一躬，雙脚連環踢出，左手蘭花拂穴，迅速無比的往黃衫老者「鳳尾」穴上拍去。

這一段話，說來雖慢，其實不過眨眼工夫，黃衫老者是何許人，蘭兒落在他手上，這一掙扎，那想襲擊得到？身子才動，早被他一下制住。

但他也因手上挾了一個人，半空中又稍微躭擱了一下，再想換氣縱起已是不及，只聽噗通一聲，兩個身子同時往江底沉去。

黃衫老者心中大驚，他深知牛肝馬肺峽水勢湍急，伏流極多，只要人一冒上，就會立時被水冲走，再也掙扎不得。

當下一手挾着蘭兒，一手牢牢攀住水底岩石，仗着數十年功力，精深水性，向岸邊爬去。江青嵐瞥見蘭兒跌落水去，心頭一慌，要想拉她，已是不及，又見她已被黃衫老者挾住，又同時下沉，直急得他五內如焚。

眼看這兩人落入波濤洶湧的急流之中，久久不見浮起，焉有命在？他回憶着和蘭兒初次邂逅，兩次誤會，一幕幕的往事重現眼前，當眞肝腸寸斷，呆若木鷄。

半截斷船，頃刻之間已下沉了數尺，船艙上的火勢，被江水一冲，發出嗤嗤聲響，一股白烟冒起數丈來高。

白玫站在四五丈外的一塊礁石之上，滾滾急流從她脚下掠過，往下瀉去，不禁頭暈目眩，那敢稍動，這時眼看嵐哥哥被濃煙包圍，斷船又在逐漸沉沒，還不見他躍起，心頭更是慌張，不由大聲急叫：「嵐哥哥，這裡有礁石，快來啊！」

白姑娘急得要哭，聲音也帶着顫抖。

江青嵐聲音入耳，驀然驚醒，只覺江水已淹上膝蓋，趕緊一個急躍，飛身縱起，往白玫身邊不遠的一塊礁石之上落去。

身子站定，目光向岸上瞧去，自己兩人立身之處，和右邊崖岸，少說也有二十餘丈距離。再加陡壁如削，十分光滑，即使輕功再高，施展「雲龍三折」，能在空中換氣，勉强掠過水面，但到了壁下，一口眞氣也已再衰三竭，那有能力飛得上滑不留足的陡壁？

心頭一涼，看來自己和白玫妹子，也得與波臣爲伍了。

白玫瞧着嵐哥哥劍眉緊皺，心中一陣難過，臉色黯然，幽幽的道：「都是我不好，不肯聽你的話，嵐哥哥你生我的氣嗎？」

江青嵐想起蘭兒，也同時想起千里孤行客的叮囑，心情更是沉重，微微搖頭，沉吟着道：「玫妹，生死有命，妳也不必深責，只是……咳！我們終得盡力想想辦法才對！」

「嵐哥哥，你眞……」

白玫展然一笑，連「好」字還沒出口，突然「啊」了一聲，眼珠一轉，急急的道：「辦法！嵐哥哥！我有辦法了！」

江青嵐瞧她說得認眞，正想開口。白玫搶着笑道：「嵐哥哥，你還記得我們脚底不是縛着木板嗎？雖然這裡水勢湍急，沒法施展登萍渡水，但我們脚底有着木板，決不會下沉。」

江青嵐笑道：「那我們還不是被水勢往下流冲去？」

白玫拍手叫道：「對呀！我們只要不沉，從這裡往左邊跳去，你方才不是使過『雲龍三折』？少說也可以掠近十丈八丈，那不就接近崖岸了嗎？然後順着水勢流去，等換了氣再躍，再順着水勢流去，就可以登岸啦！」

江青嵐聽她一說，覺得果然有理，這就點頭道：「這個法子不錯！」

白玫經嵐哥哥一稱讚，高興得喜上眉梢，她皓腕一伸，露出纖纖柔荑，十指微翹，望着江青嵐道：「來來！嵐哥哥，你握住我的手，咱們一起跳！」

江青嵐果然依她所說，也伸出手去，緊緊握住！白玫甜甜一笑，側着頭道：「嵐哥哥你快吸氣，咱們跳啦，一……二……三……」

兩條人影倏然從水面上一衝而起，躍到將近五丈來高，江青嵐猛吸一口眞氣，右臂一划，雙足懸空一蹬，身子忽的橫掠而出，右手帶着白玫，使出崑崙絕學「雲龍三折」身法，往江邊飛去。

這一下快速如電，他只覺白玫身輕如絮，毫不費力的橫掠出八九丈遠，正待往水面落去。只聽白玫叫道：「嵐哥哥快吸氣！」

嬌聲入耳，登時感到白玫左手突然一緊，反握住自己右掌，往上一提，兩個身子，呼的又升起三丈來高，「龍飛九天」！自己曾見千里孤行客使過這種身法，心念一動，立即驀吸一口眞氣！

「絲」！前掠身子，迎風又升起一丈來高，江青嵐暗暗驚奇，想不到稚氣甚重的這位義妹，輕功竟然高出自己甚多，自己所學「雲龍三折」，出之崑崙老人，能在空中迴翔，已算輕功中的最上乘身法，但比之「龍飛九天」，則又要遜上一籌了。

正想之間，只覺啪的一聲，脚上一浮，自己兩人已落到水面之上，舉目瞧去，原來離岸已僅有五丈遠近。

木板被江水一沖，疾如奔馬，往下流駛去，兩人手牽着手，順水而下。青衫白衣，經江風一吹，衣袂飄飄，在一片急流中，並肩而立，活像一對水上神仙！

白玫早已高興得忘了危險，春花似的臉上，眉兒挑、眼兒笑，好玩已極。眨眼工夫，兩人已順流駛出十數丈外。陡然，崖岸上響起吆喝，同時轟隆隆一聲巨響，只見一塊比磨盤還大的石塊凌空飛墮，往兩人頭上砸來。

風聲颯颯，壓頂而下，白玫驚啊一聲，雙脚頓處，帶着江青嵐，滑出兩丈來遠。只聽轟隆一聲巨響，水花四濺，同時，山崖上風聲呼呼，兩塊巨石又已凌空飛下。

白玫和江青嵐兩人，不過藉脚下兩塊木板的一點浮力，提着一口眞氣，輕蹬巧縱，維持住身子重量，水面上可比不得陸地，你的武功再高，稍一大意，就不堪設想。

何況第一塊巨石，才堪堪躲過，第二第三塊又相繼飛來。

山崖上敢情隱藏着敵人，把巨石一塊塊接連不斷的推下，隆隆之聲，不絕盈耳。

水面投下巨石，立時在兩人左右前後，濺起一條條的水柱，不但聲勢驚人，兩人的衣履，也全被浪花濺濕，感到有點防不勝防，避不勝避。

本來兩人手攜着手，才不致被水勢沖開，此時既要提氣減輕重量，又要趨避飛襲而來的巨石，就不得不分開手來，但如果分開拉着的手，兩人勢必立時被急流一沖，失去彼此照顧。

江青嵐被這一陣襲擊，當眞激得怒火高熾，劍眉陡軒，放開白玫玉掌，驀地身子打橫裡竄出，脚尖一點，憑空拔起五丈來高，大叫一聲：「玫妹，我們快往上衝。」

雙臂倏張，虛空一划，颼！身形再次竄起，宛若大鵬展翅，往崖上撲去，這一崖岸，還是十分陡削，牽道（牽夫走的道路）離開水面少說也有二十來丈。

江青嵐使出「雲龍三折」的身法，再次騰身，才到八九丈左右，若要相繼縱起，勢必得有個落脚之點，這峭壁筆立光滑，簡直找不到半點凹凸之處。

但他此時憤怒之下，那管這些，陡地一聲長嘯，奇快無比的從腰間掣出七星劍，右手一點，劍尖嗤的一聲，插入石壁，他趁着這一點之勢，猛吸丹田眞氣，身子便又向上拔起。

正當此時，驀聽頭頂上一聲厲喝，接着「隆隆」大震，只見兩塊巨石，由崖壁上翻滾下來。這兩塊巨石，聲勢之大，敢情全在一兩千斤以上，風聲呼呼，壓力奇重，崖上的敵人，瞧到自己，推下巨石，原是意料中事。

但巨石堪堪推下，緊接着崖上同時傳出女子的驚呼之聲和兩聲慘嘷，血雨驟洒，兩條人影，也往崖下直墮下來，這正好是江青嵐劍尖一點，身形飛起同一時間。

巨石離開崖岸，下落之勢何等迅速，眨眼之際，已如泰山壓頂迎頭而來，他心中一驚，趕緊身形斜斜一側，避過來勢，說也眞險，那一塊落下的巨石，總算堪堪避開，打身邊擦過。

那知第二塊巨石，又已到了頭頂，不！這兩塊巨石，根本接連而下，只有毫釐之差。江青嵐凌空閃避了前面一塊巨石，緊接着又臨頭落下來，別說陡壁上光滑得根本無處立足，就是有，時間上也不容你再變式閃讓。

他耳中聽到風聲，左掌本能地驟然往上托去。他可忘了身在半空，手掌雖然托住巨石，但雙足凌空，借不到半點力道，巨石下墮，何等力量，如何能夠托得起來？

這原是電光石火般的事，他左掌出手，巨石和人同時往下驟落。江青嵐心頭淸楚，自己被巨石這一懸空壓下，勢難倖免，他落到兩丈左右，陡然奮起全力，更加速了下墮之勢，直線落去。

就當此時，江青嵐忽然覺得自己右臂似乎被人一把抓住，同時又向上騰起！不！簡直奇速無比，瞬息工夫，又衝起了八九丈高，距離牽道只有五丈左右。

「快上去！」

嬌聲入耳，自己一個身子已被人丟起，直往牽道上飛去。江青嵐玄關已通，內輕兩道，已有極深火候，在這千鈞一髮之際，猛地吸氣躬身，挺腰蹬脚，雙臂一划，人已翻上牽道。

這聲音好熟，分明是白玫妹子，趕緊往下瞧去，誰說不是？一團白影，正像殞星般往下墮落，江青嵐不由得失聲驚叫，方才敢情是白玫妹子冒險相救，把自己丟上崖來，她却因這一丟，力道用盡，反而往下跌落。

他方才眼睜睜地瞧着蘭兒落水，自己來不及救援，這回白玫妹子又因自己而身墮江心，她這一跌落下去，脚底江流如奔，那還提得住氣。

只覺頭上如中巨杵，眼前金星亂冒，一個踉蹌，驀地往後倒去，他身懷崆峒無上絕學「離合神功」，最近又得了大方眞人遲老殘的「先天兩儀眞解」，內功更是精進，方才實因兩位妹子在半日之間相繼落江，一時急痛攻心，才有這等現象，但脚下一個踉蹌之後，心頭一驚，立即穩住身子。

忽然，一陣清風拂面而來，眼前白影一閃，那不是白玫是誰？她滿臉關切，睁着一雙黑白分明的眼睛，俏生生地立在面前，「嵐哥哥，你怎麼啦？是不是不舒服？」

江青嵐揉着眼睛，舒了口氣道：「玫妹妳沒掉下去？」

白玫瞧他急成這副模樣，不由甜甜一笑，道：「沒有啊！哦！嵐哥哥，我知你會『雲龍三折』呢，誰知道你只會了一半，這是誰教你的呀？差點把我急死了！」

江青嵐聽得臉上一紅，「雲龍三折」是自己曾瞧黑衣崑崙摩勒使過，摹仿而來，那有誰教過來着？不過這是崑崙派的獨門功夫，白玫怎會知道得如此詳細？

白玫却不待他開口，接着又道：「方才我瞧你施展『雲龍三折』身法，凌空撲上，只打了一個折，就要借仗劍尖之力，我已經感到奇怪，後來你避開第一塊大石，到第二塊上，你應該身子凌空橫掠，再扶搖而上，可是這一式，你又沒有使出，就跟着落下，我心中一慌，才急忙把你拉住。

「『雲龍三折』，我是聽教我本領的師傅講解過，可是我沒有練，我練的是『龍飛九天』，他老人家說，『龍飛九天』練好了，比『雲龍三折』快速得多，因爲一個是衝天直上，一個還須在半空中打兩次迴旋，才能上昇。嵐哥哥，這口訣我還記得，你喜歡『雲龍三折』，我講給你聽好啦！」

江青嵐在她說話之時，目光一轉，瞥見這崖岸上橫七豎八倒卧着十幾個大漢，瞧他們赤着上身，膚色如銅，正是自己那條小船上的牽夫。

敢情方才一塊的巨石，就是他們從崖上推下去的，此時一動不動躺在地上，早已死去多時，不由回頭問道：「玫妹，這些唐門爪牙，是你殺死的？」

白玫微微一怔，秋波閃動，怯生生地把嬌軀貼近嵐哥哥身邊，眼中露出驚怖之色，搖頭道：「沒有啊！我……我從沒殺死過人，就是方才船上，一劍刺中了那個黑衣漢子（黑蝎子沈康）我駭怕極了。啊！嵐哥哥方才我用『龍飛九天』拉了你一把，把你送上岸來，我就往下落去，第二次才飛上來啊，這些人不是我殺的呀！」

江青嵐連忙拉住她纖手，笑道：「玫妹別怕，這些人作惡多端，原本死有餘辜，只是……他們死得有點古怪……」

白玫壯着膽子，又瞥了死屍一眼，方想問話，江青嵐又道：「你瞧，他們面帶痙攣，膚色發紫，而且全都身子蜷屈，敢情臨死之時，驟感十分寒冷，目前正在盛暑，那有這種現象？那麼他們一定是中了什麼劇毒暗器致死。」

白玫瞧着十幾具屍體，果然和嵐哥哥所說一樣，不由點頭道：「啊！你說得一點不錯，他們當眞被凍死的，嵐哥哥，什麼叫做暗器呀？」

江青嵐聽了一怔，白玫妹子一身武功，不在自己之下，她怎會連暗器都不懂？但繼而一想，千里孤行客武功入化，爲人又極正派，敢情除了傳她內功劍法之外，並沒教她使用暗器，不禁對千里孤行客更生了景仰之心，一面答道：「暗器，就是除了用刀劍對敵之外，另外練成的一種偸襲敵人的小巧武器，趁對方不防之際，猝出傷人，像飛刀、飛鏢、袖箭一類，都叫暗器。」

白玫聽得高興，側臉笑道：「我以前時常用小石塊打鳥兒玩，那算不算暗器？啊！嵐哥哥，你一定會的，幾時教我好嗎？」

江青嵐點頭道：「練暗器主要是目力和指勁，發射準確，並不甚難，像你這樣聰明，自可一學就會。」

白玫心中一喜，挽着江青嵐臂膀，蹦了一蹦，道：「那我一定要學。」

她「學」字才一出口，忽然纖手一搖，叫道：「嵐哥哥，你瞧，石壁上有花呢！」

江青嵐順着她手瞧去，果然前面石壁上，開着一朵紅花，十分鮮艷。

玫瑰花，那是一朵含苞初放的，玫瑰花，俏生生地插在石壁之上。

石壁可不是花瓶，有誰在這裡插上一枝花兒？何況花枝又那麼柔弱，插花的人，如無精深內功，那能插得上去？

啊！石壁上面，還用石塊劃着一行小字，「快去毒宮救人！」字跡娟秀，好像出之女子之手！毒宮？

救人？江青嵐心中一動，這分明是對自己而言，西川唐門，毒名四播，毒宮，當然是指唐天生所居之地！救人？難道紅線姑娘眞如鐵算盤姜仁所說，被唐天生擒住了？一念及此，陡覺憂心如焚，急急的道：「玫妹，我們就趕上毒宮去罷！」

白玫心中甚是納罕，嵐哥哥一瞧到石壁上這幾個字，無端臉露焦灼，不知毒宮是什麼所在？這朵玫瑰花又是什麼？

她對這位嵐哥哥，是百依百順的，他說到那裡去，自己自然跟他同去，她天眞的點了點頭，向四面一瞧，問道：「嵐哥哥，毒宮在那裡啊？」

江青嵐被她問得微微一怔，接

着說道：「毒宮，一定是碧目蟾蜍唐天生所住的地方，我們只要趕到西川，就不難找到。」

白玫眨了眨眼睛，好像領會似的問道：「嵐哥哥，你是說那夥船上的賊人，就是毒宮來的？壞死啦！紅線姐姐也趕到毒宮去了？我們眞要快走啦！」

兩人就沿着牽道奔去，好在這時已是黃昏時候，上行船隻，全都停了航，牽道上寂無一人。兩人施展輕功，攀崖越嶺，走了一陣，這一帶全是陡壁峻嶺，崎嶇山路，那有什麼宿頭，兩人趁着月色，加速趲程。

這樣奔了百來里路，只見綿綿山峯，已成一片雲霧，兩人又翻越了一道峯嶺，瞧瞧天色也已快到三更左右，這就在一棵大樹底下坐下養神，靜待天明雲開之後再走。

不知過了多少時候，東方漸漸吐出曙光，但峯巒之間的霏霏雲氣，却愈來愈重，兩人直等到日上三竿，才辨清方向，繼續上路。

這一陣工夫，已趕到巫山附近，遠望十二峯，纖麗秀拔，並排雲表，如屏如幛，極爲壯觀。

白玫姑娘以前住在長恨谷中，雖然也時常翻山越嶺，但獨個兒孤伶伶的有甚麼好玩？這時和嵐哥哥在一起，就有些不同，遠山近林，松風流泉，莫不覺得可愛。

小姑娘白衣飄忽，笑靨如春，一蹦一跳，不時跑在嵐哥哥前面，正在行走之間，只見左近樹林上，飛翔着一對白色鴿子。白玫忽然想起暗器，一時好玩，立時俯身從路旁撿了兩塊小石子，一面回頭笑道：「嵐哥哥，你瞧，我這打暗器的手法可對？」

她「對」字出口，皓腕輕揚，兩塊石子早已脫手飛出，兩隻鴿子「噗」的一聲，同時墮地。

江青嵐瞧她手法極準，不由稱讚道：「暗器手法，原取隨機變化，並無一定式，妳這一手已得暗器發射之訣，實是難得，等西川事了，我替妳去定製一些銀彈子，再教妳練習手法好了。」

白玫更是喜不自勝，美目流盼的望着嵐哥哥，甜笑道：「你對我眞好！」

說到這裡，忽然「啊」了起來，從地上拾起鴿子，扭頭笑道：「我們跑了一個晚上，還沒吃東西呢，正好烤鴿子……」

她話未說完，只聽刷刷兩聲，兩條人影忽然從林中竄出，落到兩人身前，原來那是兩個頭梳雙辮，身穿青衣的少女，她們打量了江青嵐和白玫一眼，左邊一個年齡較大的一臉嚴霜，冷冷說道：「你們兩人好生大膽，竟敢跑到巫山朝雲峯來撒野，你們知道這兩隻鴿子是誰養的？」

白玫姑娘一團高興，給人家這麼一說，登時弄得臉紅耳赤，手上拿着兩隻鴿子，十分尷尬，尤其對方態度冷傲，話又說得相當難聽，不由雙腮一鼓，說道：「這種野鴿，深山荒林，到處都有，是妳們養的，就不該放牠出來，誰還稀罕這個，妳們拿去好啦！」

說着氣憤憤的把兩隻死鴿往地下丟去，正待回身就走。

那年長的冷笑一聲，道：「小丫頭，妳倒說得輕鬆，打死我們仙子的信鴿，想一走了之，可沒這麼簡單！」

白玫怒道：「丫頭，誰是丫頭？妳要待怎的？」

年長一個冷嗤道：「丫頭，妳眞不知天高地厚，朝雲峯是什麼所在？豈容妳發橫？還不乖乖隨我們去向仙子領罪，聽候發落？」

白玫被她一口一聲丫頭，氣得嬌軀亂顫，那裡還忍耐得住？怒聲說道：「朝雲峯難不成是妳們的私產？姑娘既然來了，可不在乎什麼仙子不仙子。」

年少的一個突然插嘴道：「丫頭，妳敢出言不遜，得罪仙子？敢情不想活命了？」

江青嵐瞧她們言語越來越僵，方想阻攔，那年長的早已欺近白玫身邊，冷哼聲中，施展大擒拿手，羅袖一翻，往白玫右臂扣去。

白玫姑娘那容對方近身，柳腰輕挫，雙手一封，口中叱道：「妳敢在姑娘面前動手？」

玉掌揚處，「啪」的一聲，清清脆脆，打在年長一個的臉頰之上。

那年長的根本沒見人家如何動手，便挨了打，這可把她一怔，突然臉露煞氣，厲聲喝道：「丫頭，妳是活得不耐煩了？」

嗆！兩柄繡鸞刀已握在手上，刀一出鞘，人跟着發動，寒光疾閃，往白玫攻出，年少的一見年長的發動攻勢，也立即掣出雙刀，跟着上前。

白玫姑娘又豈是省油之燈，白衣飄動，沒讓人家搶到眼前，左手一圈，呼的拍出一掌，右手銀虹如電，一柄寒光四射的短劍也隨手撩出。

她動作實在太快了，快得兩個青衣女子眼花撩亂，連江青嵐要想叫住都來不及，但見銀虹閃過，嗆嗆連響，兩個青衣女子同時驚叫，手上四柄繡鸞刀被一齊削斷。

白玫長裙曳地，已俏生生的站在一丈開外，妙目流轉，揚着眉兒，輕聲笑道：「原來妳們也不過如此！」

她收回短劍，纖手一揮，道：「妳們走罷！」

兩個青衣女子做夢也想不到眼

前這個白衣少女，身手會有如此快捷，手中握着兩柄斷刀，一時驚駭得說不出話來。

正當此時，突然半空中絲的一聲輕響，接着響起一個女子聲音：「唷！誰個吃了豹子膽，敢闖到巫山朝雲峯來撒野？」

此人音調清脆，妖嬈無比！

兩個青衣女子驟聽聲音，臉色倏變。江青嵐急忙抬頭瞧去，只見鄰近一棵大樹之上，不知何時，俏生生地站着一個身披輕羅的苗條少婦。

她眉如新月，臉如芙蓉，腰繫兩條紫色束帶，隨風飄展，胸前斜抱一張錦瑟，臨風立在林梢之上。

嬌滴滴，怯生生，媚態橫生，全身沒一處不挑逗人心，尤其那雙勾魂攝魄的媚眼，滴溜溜地從白玫落到江青嵐身上，立時化戾氣爲祥和，嘴角眉梢，春意盎然，眼光被拴住了似的，死命看着，瞬都不瞬。

絲！一陣沁人欲醉的甜香，漾起清風，羅裙捲着旋律，她身如飄絮，美妙的飛落人前，未言先笑，口氣變得嬌柔無比，輕聲說道：「兩位倒眞是稀客，到朝雲峯可有什麼見教？」

江青嵐雖然瞧不慣對方這副烟視媚行狀，但白玫妹子打死人家豢養的信鴿在前，又削斷人家四柄兵器於後，不管如何，自己總覺於理有虧。這回他怕白玫妹子再搶着回答，言語上引起衝突，這就趕緊抱拳道：「小生兄妹，因事入川，路過貴地，適才妹子一時觸發童心，投石擊下貴府豢養信鴿，致和兩位姑娘引起誤會……」

羅衣少婦嫣然一笑，一雙水汪汪的桃花眼望着江青嵐，攔道：「得啦！得啦！打下兩隻信鴿，算不得什麼，賢兄妹不必介懷。」

說到這裡，忽然回頭向兩個青衣女子嬌笑着叱道：「妳們呀，就是給我惹事，還不快向這位公子小姐陪禮？」

兩個青衣女子神秘地對望了一眼，果然俏生生走到江青嵐、白玫跟前，一齊襝衽，輕聲說道：「公子，小姐，請恕婢子方才失禮。」

白姑娘反倒有點不好意思，粉臉飛紅，忙道：「兩位姐姐不可多禮，方才是我不好咯！」

羅衣少婦攔着白玫話頭，格的笑道：「小妹子，妳快別和她們客氣，平日裡讓她們放肆慣了，幸虧妹妹妳不是外人，否則眞笑話呢？」

她說來親切，俏眼角無限風情地又向江青嵐瞟去，口中唷一聲，嫣然失笑道：「我眞糊塗，連賢兄妹高姓大名，還沒請教呢！」

江青嵐見她說得如此謙虛，連忙笑道：「小生江青嵐，她是我……妹子白玫……」

羅衣少婦一聽江青嵐說出姓名，似乎微微一怔，接着抿嘴笑道：「啊！原來江公子就是近日江湖上盛傳的『橫天一劍』，今日一見，眞是有緣！」

她說到「有緣」，眉梢眼角更露蕩意，一面瞟着白玫問道：「令妹武功也大非弱手，只是倒還沒聽人說起，想來平日極少在江湖上走動？」

她江湖經驗何等老到，方才因江青嵐口中雖說白玫是他妹子，但姓氏不同，早已料到兩人並不是親兄妹，這才拿話相套。

果然江青嵐被她拿話一擠，不由俊臉驟紅，囁嚅的道：「她是小生義妹。」

羅衣少婦眼中閃過一絲嫉妒之色，蕩笑一聲，拉着白玫玉手，羨慕的道：「小妹子，妳有這樣一位英俊的乾哥哥，福氣眞好！」

白玫姑娘天眞未鑿，那有什麼機心，人家當着自己誇獎嵐哥哥，心頭覺得甚是受用。何況對方和藹可親，說話又十分婉轉，不由早把羅衣少婦當作好人，一面坦然的道：「是啊！嵐哥哥待我很好！哦！姐姐妳貴姓呀？」

她覺得人家和自己兩人談得甚是投機，嵐哥哥還沒請教人家姓名，這才問了出來，其實她不請教人家姓名，一時也想不起和人家說些什麼好？羅衣少婦格的笑道：「小妹子，我姓柳……」

她沉吟着還沒說完，只聽一旁那個年少的青衣女子接口道：「我家小姐，就是江湖上人稱錦瑟仙子的柳瑤姬……」

柳瑤姬媚眼一橫，笑駡道：「誰要妳嚼舌根？還不快去收拾收拾，邀請江公子白小姐盤桓幾天呢！」

嵐哥哥心急毒宮之行，那肯躭擱，聞言忙道：「小生兄妹實有要事在身，容待另日再行造府拜候罷！」

柳瑤姬緊拉着白玫，媚笑道：「到了蝸居門口，不讓我略盡地主之誼，妹妹妳說，那怎麼行？走！就是沒什麼招待，也該進去喝杯茶水才對呀！」

她不讓白玫分說，扭着腰兒，就往峯前走去！

白玫姑娘涉世未深，被錦瑟仙子口口聲聲怪親熱的叫着妹妹，人家一片好心，怎好堅辭，何況手兒又被柳瑤姬緊緊挽着，這就回頭叫道：「嵐哥哥，人家柳姐姐既然這麼說了，咱們就打擾她一次罷！」

柳瑤姬嬌笑道：「這才是我的好妹妹吶！」

說着又瞟了江青嵐一眼，催道

：「江公子，蝸居就在前面，請呀！」

* * *

江青嵐見白玫已被柳瑤姬拖去，也只好跟着兩人走去，柳瑤姬和白玫花枝招展，一路有說有笑，顯得十分親密，轉過峯腰，前面是一條白石小徑，穿林而出，只見翠篁之間，已露出畫閣雕樓，不大工夫，已走到樓前。

這座雕樓，方才遠看，已覺金碧輝煌，十分精緻，這一走近，更覺翠樹花叢之中，玉階映草，雕欄流彩，分外光彩奪目！

江青嵐瞧得微微一楞，不想荒僻深山，竟有如此富麗堂皇的別墅！他出身閥閱，自小見慣了，雖覺驚奇，倒還不覺得什麼，白玫姑娘可是第一次看到，早就拉着柳瑤姬玉臂，不停地東瞧西瞧，嘖嘖稱讚！

三人拾級登階，走到門前，只見四個青衣少女早已站在門邊，垂手迎客，柳瑤姬却滿面春風，引着兩人，徑自往樓上走去。

那是一間佈置得堂皇高雅的客室，四面均是雕花格子落地明窗，案頭放着周敦商彝，牆上掛着古畫名聯。

江青嵐落座之後，先前那個年少的青衣女子，早已笑孜孜的端上茶來。柳瑤姬却拉了白玫一把，輕聲笑道：「瞧妳風塵滿面的，快隨我去淨面洗手。」

白玫不疑有他，就跟着錦瑟仙子往側門走去。江青嵐跑了一個晚上，口中確也感到有點乾燥，隨手揭開茗碗，一股清香，沁人肺腑，的確是上好茶葉。

不由輕輕一嘗，覺得並無異樣，不由放心呷了幾口，瞧瞧白玫還沒出來，獨自坐了一陣，方想起身往窗外眺望，那知身子才一站起，陡感頭腦之間一陣昏眩，這一驚，當眞非同小可，口中暗叫一聲：「不好！」這分明是茶中有異。

急忙運氣抵抗，一面封閉全身要穴，那知已是遲了一步，只覺雙眼一黑，天旋地轉，再也支持不住，身子驀地往酸枝椅上倒去，他失去知覺，不知經過了多少時間，也許只是一會工夫，只覺自己躺在一張軟綿綿的榻上，身邊隱約聽到一陣女子的笑噓之聲。

但自己頭昏腦脹，眼皮沉重，連半點氣力也沒有，這眞把江青嵐急出一身冷汗，他努力睜開眼睛，只見先前在峯頭見過的兩個青衣少女，臉上紅馥馥的站在榻前，交頭接耳，低聲說話。

只聽年長的一個嬌聲笑道：「小蹄子，瞧妳眼巴巴的饞涎欲滴，是不是動了心啦？」

年少的呸了一聲，嬌羞不勝，扭頭道：「別說人家，我可知道妳那心眼兒裡，正癢得難挨，告訴妳，別急！等仙子樂過了，還不分給妳一杯羹？」

年長的叱道：「小蹄子，妳人小鬼大，越說越不像話了。」

年少的那肯服輸，披嘴道：「難不成我說錯了？上次那個，仙子玩膩了，妳却餵他吃了兩粒『鎖龍丸』，躲在房裡，嘖嘖唔唔地，還瞞得過……」

年長的被她說得滿臉飛紅，笑罵道：「小鬼頭，妳……」

她一伸手，往年少的膈肢窩上摸去。

「啊……啊唷，好姐姐……」

「妳還敢貧嘴不？」

「哎唷……呀……我……不敢了。」

年少的彎着腰，笑個不停，年長的還不肯放過她，兩人咭咭格格，鬧做一團。

忽然，房門外又一陣風似的跑進一個青衣少女，瞧着兩人叫道：「紫燕姐姐，妳們還不快把他抬去薰香沐浴？仙子等急了呢！」

先前兩人給這一嚷果然立時停下手來，年長的白了年少的一眼道：「小蹄子，妳記着！」

年少的吐着舌頭，扮了個鬼臉，兩人不敢怠慢，七手八脚的把江青嵐抬起，走出房去。

穿過一條短廊，只聽「呀」的一聲，推開另外房門，往裡走去。江青嵐只覺燈光耀目，四邊壁上，全裝着白銅落地大鏡。他想起方才那個青衣少女說的「薰香沐浴」，這敢情是一間浴室。

這時兩個青衣少女已把江青嵐放在一張軟榻之上，年少的返身扣上房門，一轉身，兩人悉悉索索的脫起衣裙來了。

迅速、熟練，眨眼之間，她們只剩下那麼一點又薄又窄的緊身褻衣，映入眼簾的是緋色抹胸，緊包着兩對渾圓聳動的玉球，綉花兜肚，緊兜着微微隆起的三角地帶。

此外，那細膩的蝤蠐，那深凹的乳溝，那雪藕似的玉臂，那光緻緻的大腿，和僅僅一握的蓮瓣，已毫無遮掩。

那時候可沒有三點游泳衣，但抹胸兜肚，這份浴裝，和三點游泳衣也並無多讓。憑良心說，女性暴露到恰到好處，着着實實比袒裼裸裎，一絲不掛還要來得誘惑，這撩人春色誰受得了。

江青嵐目光乍接，心頭禁不住怦怦亂跳，趕緊闔上眼皮，收攝心神。但兩個青衣少女，不！不！兩個半裸妖精，却笑盈盈地迎着他走來！不！她們四隻手兒，搶着來替他寬衣解帶。

（未完‧二）

袁紫烟

俠義奇情中篇連載／臥龍生‧文／可飛‧圖

上文提要： 如玉怕七絕道長看出李世民假裝花花公子露出馬脚，便自動獻色相以堅妖道的信念，妖道仍不放過，傷了李公子和如玉，還假惺惺給毒丸作療治，如玉已知來意不善，示意李不要吞下，以待外援，果然袁天罡和李靖趕到，虬髯客設宴迎接李靖，請李世民赴宴，他怕妖道知道自己並無中毒，便假裝懨悶欲睡，難赴盛宴……

愛美色謀殺義弟　聽讒言進兵長安

「妳知道 除了張出塵、袁寶兒之外，還有一位仙女下凡一般的美女，名叫袁紫烟。」李世民道。

「二公子見過她嗎？」

「見過，論氣質高雅，姿容清麗，張出塵未必能及。」李世民道：「李靖也見過她。」

「李爺動心了？」如玉道：「世上還有超過張姑娘的美女？眞是難以相信吶。」

「李靖心中只有張出塵，」李世民道：「所以，他不會動心，但如張姑娘移情別戀，那就很難說了。」

「那位袁紫烟，是否喜歡李爺呢？」如玉道：「二公子是否已看出一些苗頭？」

「不能再談了，」李世民道：「他們都是這一代人中精英，都具龍鳳之姿，誰能妄作測斷，但願出塵姑娘情堅金石，李靖愛心專一，那才是一段人間佳話，美滿良緣。如玉，我們一同向天祈求，祝他們無難無災，佳偶天成。」

「是！祝他們百年好合。」如玉眞的閉上雙目，合掌當胸，默默祝禱起來。

* * *

李靖的神情很嚴肅，雙目盯在張出塵臉上看。

他們一整年沒見過面了，張出塵也凝神望着夫君，目光滿是溫柔、情意。

燈光下看美人，張出塵增添不少嬌美。

「出塵，妳瘦了一些，也倍增了清麗之氣。」李靖說出了第一句話。

「相思惱人啊！我恨你好忍心，拋下我一個人遠走天涯。」張出塵道：「全不念新婚燕爾的夫妻情意。」

「深閨纏綿，春情無限，出塵，妳能練成這高深劍術嗎？」李靖道：「我走開，是爲了妳好，成全妳練成上乘劍術的心願。」

「見過了李世民，我才知道你的恩情偉大。」張出塵道：「我自私，沉迷於練劍之中，逼走了自己的丈夫，你却默默的承受了我的冷淡，不發一句怨言，成全我的自私心願，我好慚愧，竟然體會不到你付出深情愛意，反而感覺被你拋棄，二公子分析了其中情勢，才知道全是我的錯，李靖，原諒我，饒恕我。」張出塵撲入了李靖的懷中，緊緊抱住李靖道：「醒來才知夢中險，憶往事餘悸猶存，不要再離開我，要走，就帶着我一起走，天涯海角隨夫行。」

「都已經過去了。」李靖輕輕拍着張出塵的肩背，道：「現在不是很好嗎，妳已經練成嚮往的馭劍之術，心願得償。」

「可是，幾乎失去了丈夫。」張出塵道：「現在，再讓我作次選擇，我不要練劍了，寧可作一個洗碗煮飯的小婦人，終日隨侍夫君側。」

「出塵，妳會心有遺憾的。」李靖道：「事非經過不知難，當時妳沉醉劍術的狂熱，連性命都可以拋棄，劍術不可不練，我如强力阻止妳，妳會恨我的，就算妳溫柔的答應了，也會在心中留下了很大的傷害和遺憾，會讓妳一生不快樂，我用全部愛心作補償，也不能塡補妳心中留下的遺憾，我怎能如此的自私，再說三元李靖的夫人，也應該是縱橫天下，馭劍飛行巾幗英豪啊！」

張出塵緩緩離開李靖的懷抱，道：「李靖，你眞的這樣想嗎？」

「眞的，我走得胸無塊壘，心安理得。」李靖道：「只是妳在短短一年多的時間中，竟然使劍術有成，進步得快速，倒是出了我的意外。」

「難道你一點也不懷疑我？」張出塵道：「放心的離開我，遠走到數千里外？」

李靖微微一笑，道：「不會，我相信妳自己的主見，我的判斷不錯啊，我也相信仲堅大哥，是一位有很有義氣的人。」

「李靖，人心難測啊！」

李靖突然推開了張出塵，大聲喝道：「什麼人？」右手揚處，一片金芒疾射而出。

張出塵也霍然拔出壁上的長劍，準備出手了。

「是貧道，李爺的奪命金環，更有威力了。」

「是七絕道兄，請進房裏坐。」

七絕道長推門而入，右手執着一枚金環，恭恭敬敬的遞給李靖。

李靖神色平靜，笑一笑，接過金環，套在右腕上。

張出塵却面有不豫之色，道：「道長，這是我的閨房，道長悄然闖入，不覺得有點失禮嗎？」

「大王急令宣召李爺和張姑娘即刻入帳議事。」七絕道長道：「傳報不及，還請張姑娘海涵。」

「現在什麼時候了？」張出塵還劍入鞘，口氣冷然說道。

「初更將盡，二更不到，見兩位房中仍然有燈火。」七絕道長道：「貧道想李爺既已歸來，彼此誼屬好友，大王召請兩位，研商的機密大事，也不便驚動他人，就貿然闖了來。」

「也該先行招呼一聲啊！」張出塵似對七絕道長有着很深的成見，道：「如是急切出手，有所誤傷，豈不傷了和氣。」

七絕道長深沉冷靜，一副古井不波的樣子，冷冷一笑，道：「正要出言招呼，但李爺已金環出手。」

「出塵，七絕道兄是大哥的心腹重臣，」李靖道：「些小事情，就不用計較了。」

「還是李爺豁達，貧道在大王營帳恭候，兩位請早光臨，大王也在虎帳等候了。」

「在營帳等候，深夜之中，還有軍情議論嗎？」李靖奇道。

「如非是軍情大事，貧道又怎敢貿然闖來？」

七絕道長說完話，合掌而立，忽然間消失不見了。

張出塵吃了一驚，道：「李靖，這是甚麼武功啊！一個人，不動不跑，忽然間不見了。」

「遁術！」李靖道：「七絕道長不但武功精絕，而且兼通遁術，臨去時炫露一手，讓我們開開眼界！」

「李靖，你也會吧？」張出塵道：「術法詭異神秘，殺人於無息無聲之中，任何武功，都難於抗拒了！」

「也不盡然，仲堅大哥的武功，已達爐火純青之境，就非術法能傷，」李靖道：「妳的馭劍施展出手，也不是一般的術法能傷。」

「剛才，他潛入我們住處，爲甚麼不施展遁術呢？」張出塵道：「那就不是我們能發覺了！」

「是的，他本想保留下這個秘密，只是忍不下心中的氣怒，」李靖笑道：「臨去秋波，是反擊妳的責難，說明了他不是怕妳，只是忍讓，仲堅大哥身側，有這樣的奇人，過去，我們全無所知，不知道是否還有別的高手？」

「還有一個鍾木魁，」張出塵道：「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我們雖然義結金蘭，似是還未得到他的絕對信任，還有很多秘密，不讓我們知道。」

李靖沉吟一下，道：「走吧！別讓大哥等待太久。」

進入了中軍大帳，李靖立刻發覺了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軍事會議，大帳中坐滿了人，足足有六十多位，龍、虎二將之外，還有數十位分着不同顏色的長袍大漢，排成一個馬蹄形，環圍着虬髯客而坐。

七絕道長和鍾木魁，坐在虬髯客的右首，左首兩個位置似是留給李靖和張出塵的。

虬髯客對李靖和張出塵極爲客氣，站起身子，道：「義弟，義妹請坐。」

早已排好的位置，李靖也無法推讓，牽着張出塵坐入席位，也在衆目睽睽之下，表現了夫婦之間親密和愛。

七絕道長微微一皺眉頭，張仲堅卻來個視而未見，重重咳了一聲

，道：「本王原有意和李世民合作，分頭進兵，攻入長安，但李世民縱情酒色，至身體不適，無法參加這場誓師大會。」

李靖一揚雙眉，欲言又止。

他忽然想到了，這是一次早有計劃的軍事行動，在未瞭解內情之前，出言阻止，很難有說服的力量，倒不如先聽過一些內容，再行發言。

「義弟有何高見？」虬髯客道：「你回來得及時，天助小兄也！」

「小弟今日歸來，全然不知軍情，」李靖道：「俟小弟瞭解到全盤情勢之後，自當提出意見，恭請大哥裁決！」

「好！」虬髯客道：「七絕道長說明這次行動部署，再由李兄弟提出修正，作個決定。」

「隋朝名將，相繼凋謝。」七絕道長侃侃而談，道：「縱有餘者，也被隋煬帝猜忌罷職，不是退休田園，就遭殘殺滅門，賢路閉塞，奸佞當道，隋煬帝縱情酒色，奢侈浮華，已耗盡國庫公帑，近年天怒人怨，旱、澇成災，亂民嘯聚，隋煬帝不得不傾舉國之兵，四出剿撫，但亂源已成，遍地烽烟，長安城早已空虛，正是大王舉事之秋，我隱伏於中原的甲兵十萬，半數聚集長安四週，一旦起兵，不難一舉取下長安，活擄隋煬帝，擁大王登上帝位……」

「慢來！慢來！」李靖接道：「據我所知，長安城中，至少還有五萬近衛軍，另有宇文成都統帥的數千宮衛勇士，那是天下最精銳的戰士，以一抵十，其中至少有近百員豪勇之士，當得武林高手之稱，進兵長安事，就算挑起了反隋旗幟，再無迴旋餘地，皇上可以下令征剿……」

「縱有此心，也無此力，」七絕道長道：「貧道住在長安城中十年，目睹隋文帝擴展疆域，統一全國，隋煬帝謀兄霸嫂，毒父登基，建造迷宮，廣征美女，戕害賢臣、能將，敗壞朝政，由盛而衰，如不早圖，讓別人捷足先得，就悔之晚矣！至於五萬近衛軍，原屬精銳之師，但統帥非人，積弱日甚，早已戰力消退，形同虛設，宇文成都統率的宮衛禁軍，確屬精銳，只是人數太少了，單用作保衛皇宮，亦顯不足，那裏還有反擊之能，大王的龍、虎勇士，就足以克制他們，何況還有貧道訓練已成的三百劍手，雙方一旦對陣，多則三日，少則一天，可擊潰宇文成都統帥的宮衛戰士，單是長安城內、城外，大王散佈的甲士，一聲令下，立可振起三萬精銳，只要一日鏖戰，就可使五萬近衛軍，棄城潰逃，何況，大王召集的四方甲兵，蜂湧而至，貧道保証，長安城指日可下。」

「道長，事關重大，要三思而行啊！」李靖道：「我們沒有據以自立的地盤，兵源糧秣，籌集不易，亦無來處，如是一戰不能成功，就很難再有機會了！」

七絕道長搖搖頭，道：「兵貴神速，宇文成都正在招聘能人，調整人事，一方面擴大宮衛的組織，一方面，準備接手近衛軍，整頓成精銳之師，此刻攻下長安，是千載難逢的良機，等到宇文成都完成了準備，錯失戰機，抱撼事小，可能誤了大王的千年基業。」

「這……」李靖轉望着虬髯客，道：「正式興兵造反，非同小可，大哥何不親自進入長安城內，觀察一下，再作決定呢？」

「這麼辦吧！」七絕道長道：「大王一面傳令發兵，一面進入長安觀察，如覺不妥，悄然退走，如覺機不可失，立刻下令攻城！」

「好吧，就依七絕道兄的計劃執行，」虬髯客作了決定，才望着李靖，道：「你也不能置身事外呀！」

李靖欠身應道：「小弟恭候大哥的吩咐。」

「你就留守在華陰吧。」虬髯客道：「留一萬精銳部隊，由你指揮，等候我由長安傳來的指示。」

「是，小弟留此候命。」

「出塵，妳呢！和爲兄進入長安，幫我觀風察色？」虬髯客道：「還是留在這裡陪陪李靖。」

張出塵雖然已心生警惕，但在虬髯客面前，仍然保有十分的溫柔，道：「大哥如肯允准，我要留在這裏陪陪李靖，我們夫妻一年沒見面了。」

「說得對！小別勝新婚，妳也留下來吧！」虬髯客道：「就這樣決定了，我先出發，大軍明日晚上登城。」

在衆人面前，虬髯客直言不諱，張姑娘也有着羞意難抑之感，雙頰飛紅，低下頭去。

但虬髯客已揮手散會，起身離去，一剎間，走得人一個不剩，只留下李靖夫婦兩人。

李靖冷眼旁觀，發覺了虬髯客樹立在張出塵心中的形象，仍然極具威望，張姑娘抗拒力量十分脆弱，暗暗吁一口氣，道：「出塵，我們回去吧！」

張出塵抬頭四顧了一眼，道：「奇怪呀！既然撥出了一萬人馬，由你坐鎮華陰，就該交給你兵符、令牌呀？」

「我想，他們晚一點會向我呈交兵符！」李靖站起了身子，道：「回房去吧！」

張出塵點點頭，站起身子，依偎在李靖身上行去。

她突然泛起了一種惶愧和不安之感，深深感覺到愧對夫君。

「大哥的威嚴，我似是有些畏懼，」張出塵道：「一直沒有堅決抗拒他命令的能力。」

「半師半友的大哥，」李靖道：「早已在妳我心中，鋪設下一種權威，我明知長安城中，充滿着殺機、兇險，絕不是出兵時機，也沒有全力抗爭，大哥作了裁決，只好遵照行事了。」

「你心有顧慮？」張出塵道：「我感受得到，但却不知道究竟是爲了甚麼？」

「七絕道長再三强調，也暗示我別有用心。」李靖苦笑一下，道：「我如堅持下去，恐將鬧出個不測之局，出塵，我們夫婦，似是已被排擠出核心之外，唉！我是咎由自取，常住太原，和李世民走得太近了，疑我、排我，事屬應該，只是把妳也拖入漩渦中了。」

「我們夫婦，本屬一體，七絕道長排擠我們，也許別有原因，李靖。」張出塵道：「我不能堅毅拒抗大哥的命令，是因爲，他一直視我如妹，不管他心中如何想，我心中有些甚麼警惕，都是出自於心中的猜想，沒有証明和根據。」

「我明白，大哥要越過道義關口，」李靖道：「對他而言，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

回到房中，燃起了燈火，張出塵拉上了窗簾，關上了房門，竟然主動的幫李靖寬衣解帶，一面低聲說道：「一年了，夫婦未同床，相思苦難當，難道你就沒有想過我？」

李靖沒有拒絕，任她脫去衣服。

張出塵似是要盡量展現出一個妻子的溫柔，跪在榻前，幫李靖脫去皮靴。

「沒有一番徹骨寒，那得梅花撲鼻香，我李靖如不忍受這一年的相思，再等個十年八年，也難得嬌妻這番恩遇。」

「說得好可憐吶！」張出塵道：「過去年紀小，不解夫妻情，閨房中少有侍候，夫君莫見怪。」

李靖笑了，是一種滿足、開心的笑。

張出塵一把抱住李靖，倒入被窩中，迅快的脫去了自己的衣服，偎入箇郎的懷中，道：「大哥的感情，似正在開始轉變，我已從他熾熱的目光中，感受到强大壓力，他力大無窮，一旦動强，我絕對無能抗拒，事後拔劍相向血流五步，又能得回些甚麼？李靖，帶我走吧！此地已非善地，不能再留下去了。」

「眞的決定要走麼？」李靖道：「出塵，我們兩個一起走，就永無回頭之日了，也許兄弟再相逢可能在兩軍對陣之上，妳要仔細的想一想啊！」

「不相見，也就算了，」張出塵道：「爲甚麼一定要兵戎相見呢？」

「雙雄不並立呀！」李靖道：「李世民和仲堅大哥，必有一番搏殺、爭執，我們投效了李世民，就無法避去兄弟反目這一關。」

張出塵坐起身子，道：「李二公子還在華山行宮，七絕道長想害他，快走，我們到行宮去，看看他是否無恙？」

李靖拉倒張出塵，擁入懷中，道：「現在去？只怕來不及了，七絕道長要害他，恐怕早已下了毒手！」

「去了總比不去好！李靖，二公子對你好啊！我有這番轉變，」張出塵道：「也得他指點不少，你……你怎能見他有難坐視不救？」

李靖點點頭，道：「他只和妳一次交談，就讓妳如此敬服……」

「你扯甚麼呀？」張出塵道：「李世民是你最心儀的朋友，難道你就這麼小心眼？」

「賢妻誤會了，張仲堅大哥和妳日夕相處有一年之久，我都能忍得下，何況是李世民，」李靖道：「他只和你一次深談，就能使妳如此關注到他的安危……」

「他是眞正君子啊！值得人尊重。」張出塵接道：「把事理分析的讓人折服。」

李靖微微一笑，道：「好，好！多幾日相處，妳會發覺他是一位救世天神，只有李世民得到天下，人間才有幸福可言，天下大治，人民安樂。」

「這樣重要的人，還不快去救他。」張出塵伸手去抓衣服。

但李靖却緊緊的抱住了張出塵不放。

張出塵眞的急了，抓住李靖的雙手，道：「急也不在一時啊！此後夫走千里路，妻在馬後隨，夜夜任君抱入懷，你怎忍心不顧好友的生死啊！」

「早已有人去了，」李靖道：「錯非如此，我怎能如此沉得住氣。」

「你帶了太原的人來了？」張出塵道：「那也靠不住啊！七絕道長豈是好相與的人物？」

「他來自太原，但非我帶來，」李靖道：「我們是不期而遇，論術法之高，爲夫是望塵莫及，七絕道長絕對鬥不過他。」

「你怎麼知道啊？」

「因爲，到此刻爲止，我還沒有收到他告急的信號！」

「好啊！你們早有計算了，却來寃我！」張出塵不抓衣服了，却

一轉身，把後背給了李靖。

「是妳打岔、接口，不讓我說清楚啊！」李靖搬過了張姑娘的嬌軀，道：「明天，我們一起去看他。」

張出塵道：「等你接了兵符、令牌，就可以放李二公子走了。」

「出塵，妳認爲，他們眞的會把兵符、令牌交給我麼？」李靖道：「就算大哥眞有此意，七絕道長也會別作安排，留下一萬大軍，可能就是要監視李世民。」

「這倒不會吧！」張出塵道：「他令必行，無人敢於折扣，他既然吩咐了，七絕道長也不敢擅作主意。」

「會不會，明天就可知曉，」李靖道：「我倒希望七絕道人從中搗鬼不交兵符、令牌。」

「沒有兵符、令牌，想救李世民就得大費一番手腳，」張出塵道：「明天我要查問一下，誰敢違抗他的令諭。」

「接了兵符、令牌，痲煩就更大了。」李靖道：「還是不接的好！」

「爲甚麼呢？你已準備和他們翻臉動手了？」張出塵道：「我們可以走！可以投效李世民，但趁大哥離去的機會，動手救人，殺得血流五步，就有失厚道了！」

李靖歎息一聲，道：「大哥長安之行，肯定碰在鐵板上，我如接了兵符、令牌，大哥下令相召，我能拒不赴援麼？我去了，也未必能有勝機！」

「長安城中，眞有這麼個厲害人物？」張出塵道：「七絕道長加上大哥，都非他的敵手？」

「是！有一個非常難惹的高人！」李靖道：「大哥也許兵强，但對方將勇，勝算就不太大了！」

「長安城中有此能人？」張出塵道：「你認識嗎？他又是誰？」

「袁紫烟，」李靖道：「一個術法勝我十倍的高人。」

張出塵呆了一呆，道：「我聽過，她是隋朝的國師。」

「也是隋煬帝的愛妃。」

「救助李世民的，又是誰呢？」

張出塵打斷了李靖的話。

「袁天罡，」李靖道：「也是一位勝過我李靖的人。」

「李世民手下有這樣的厲害人物，爲甚麼一直按兵不動呢？」張出塵道：「是不是也害怕袁紫烟？」

「那只是原因之一，最重要的是時機未至，」李靖道：「順應天時，才能取得天下。」

「照你這麼說來，」張出塵道：「大哥這一次入長安，必敗無疑了。」

「是！對大哥而言，有益無害，但他剛愎自用，剛則易折，讓他受些挫折，才會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李靖道：「經過這些變化，我們再從中斡旋，大哥能放棄逐鹿中原的志向，也許會留一個全身而退的機會。」

「那裏能容下他呢？李世民不會讓他割據一隅，」張出塵道：「坐居一把交椅，他又不甘屈居人下，也是死路一條了！」

「不然，中原之外，疆域廣大。」李靖道：「我們可以幫助他，開拓一片新天地。」

張出塵一下子滾入了李靖懷中，道：「老公總比老婆高……」

「出塵，」李靖捧住了張姑娘的雙頰，接道：「一年小別，妳出落得更美麗了，這一段相思之苦，眞刻骨銘心，使人有着渡日如年之感。」

「再也不會發生這樣的事了！」張出塵道：「深夜憶夫君，淚濕綉花枕，那凄冷的長夜，魂縈夢繞的痛苦，常使我通宵難眠，有幾次難耐相思的寂寞，我眞想放棄練劍的心願，奔向太原，投入你懷抱之中，但仲堅大哥却一再誇讚我進步神速，專心一志，一年內可能大成。」

「這實在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但妳竟然作到了，」李靖道：「劍術的招術，馭劍的技巧，可以用聰明、智慧克服，但實力和馭劍的眞元之氣，却無法速成，但妳竟然兼得了魚與熊掌。」

「猜猜看，那是甚麼原因！」張出塵緊緊抱住了李靖，整個的嬌軀貼緊在李靖的身上。

「一定是仲堅大哥幫助了妳！」李靖道：「他要你速成疾進，才會堅定你學劍的興趣。」

「要猜出他怎麼幫助我，才能算數，」張出塵道：「至於他……」突然住口不說了。

李靖也不追問，淡淡一笑，道：「仲堅大哥一定是讓妳服用了他收藏珍奇神品，增長了你的功力。」

「討厭呀！怎麼甚麼事都會被你猜中，」張出塵道：「他讓我服用了一支千年人參。」

話說完，整個人偎入了李靖懷中。

小別三月勝新婚，何況，分別了一年之久，這一夜風情無限，張出塵婉轉嬌吟，譜出了鸞鳳和鳴。

春眠不覺曉，醒來時，已然日上三竿。

理一理散鋪在枕畔的秀髮，張出塵挺身坐起，回首看李靖，也睜開了眼睛，嬌聲嗔道：「一向是五更即起，練一陣劍法再梳裝盥洗，昨夜被你搞慘了，日上三竿才醒來！」

「我也一樣啊！春眠不覺曉，

可惜身在是非中，」李靖道：「少了那份處處聞啼鳥的詩情畫意了。」

「你等着，我去替你準備梳洗面水。」張出塵一跳而起。

果然，未喚使女，親自替李靖備好洗面水。

丫頭送上早點，道：「使女聞香，一早就來求見，已被小婢擋在門外一陣了。」

李靖道：「快些請她進來。」

「聞香，不是大哥的伺酒丫頭嗎？」張出塵道：「怎麼會一早就來見你？」

「千萬不要多疑！見她之後，一切就明白了，也許有軍情報告。」

「軍情？」張出塵奇道：「她是大哥的心腹，有軍情也不會……」

聞香已快步而入，打斷了張出塵未完之言。

李靖揮揮手，跟隨聞香進來的丫頭，退了出去。

聞香很沉着，回顧丫頭去遠，才拜伏於地，道：「弟子叩見師父。」

「起來，不用拘禮，」李靖道：「妳職司理酒，應隨侍大王身側，怎會留在華陰？」

「大王下令，入長安不得飲酒，不讓小婢隨行，以示決心。」聞香道：「弟子此番冒險求見，有兩件重要事，奉告師父。」

李靖神情凝重道：「快些說，說完就走。」

「二公子在如玉的照顧中，大王不下斬殺令，可保平安。」聞香道：「可怕的是，七絕道長數度進言，要處死李世民，大王礙着張姑娘的面子，未置可否。」

「我已是李靖的妻子了，」張出塵道：「爲甚麼還叫我張姑娘呢？不稱我李夫人？」

「對不起，李夫人，」聞香道：「大營中都這麼稱呼妳，在大王面前，更是小心翼翼，誰敢叫李夫人呢？」

張出塵微微一呆，欲言又止。

李靖道：「未置可否的意思，是不贊成，也不反對了？」

「是！大王沒有堅決反對的意思。」聞香道：「但大王未同意，七絕道長就不敢明火執仗的去殺二公子。」

李靖道：「吃過早餐再去，何況，聞香還有重要的事要說。」

「是的，師父，看過李世民後，師父、師娘就跟着二公子一起走吧！」聞香道：「這地方已不適合兩位久留了。」

李靖第一次被人稱作長輩，而且稱呼中還帶個師娘，心中又驚又喜，又有舒暢之感，忖道：「要生個女兒，長得和聞香一樣大，恐怕要二十年，這幾年江山爭霸，兵禍連結，就算很想生，恐怕也沒有空生了。」

「爲甚麼要走得這麼急呢？」李靖道：「可是有甚麼不尋常的原因？」

「師父，七絕道長謀你很急，大王是裝作不知，」聞香道：「唯一出大王意料之外的是，張姑娘拒絕了同往長安一行，不過，這也激起了大王的怒火，所以，大王似是同意了七絕道長的計劃。」

張出塵臉色大變，心中激動不已。

但李靖還是十分沉着，道：「妳知道甚麼樣的計劃？」

「大王要留下一些人馬，防守華陰。」聞香道：「師父可知道留的甚麼人嗎？」

「甚麼人我不知道，但留下一萬人馬，要由我統率，以固華陰。」李靖道：「難道這一點也有變嗎？」

「不但有變，而且是翻天覆地的大變呀！」聞香道：「一萬軍兵，已經離開營地，分別埋伏，兵力如何部署，弟子不太清楚，但重點是華山行宮，上山容易、下山難。」

「可惡呀，可惡！」張出塵道：「一定是七絕道長搗的鬼了。」

「還有甚麼佈置？」李靖道：「那些兵力以防堵爲主，要捉拿我們夫婦，還要特別的高手才成。」

「師父說得是，留在城中的八劍客，是主力之一……」

張出塵打斷了聞香的話，道：「八劍客，不是大王的八個弟子嗎？」

「是！他們沒有追隨大王到長安，却留在華陰！」聞香道：「現在分守在師父、師娘住宅的東、南兩面，除了八人之外，還有一百名龍、虎武士，每一個方位五十人。」

張出塵氣得臉也青了，全身微微抖動。

「守在北方和西方的人，又是些甚麼高手呢？」李靖道：「事關重大，想清楚了再說！」

聞香果然凝神思索了一陣，道：「我沒見過，好像是七絕道長的人，他們穿的衣服很怪，一半白、一半紅，每個人除背插長劍之外，還懷抱一個黑色長筒，黑得很濃，看不清甚麼質地。」

李靖一皺眉頭，似是對那黑筒十分在意，道：「那黑筒長短如何？」

「長約一尺五寸，但却粗如人臂。」聞香道：「有一根黑色繩子繫住掛在肩上，瞧不出內藏何物？」

「這麼說來，他們已經佈置好了，我們若離開此地，他們就動手攔截，連李世民也不讓我們見了，是嗎？」

「這一點弟子就想不通了。」聞

香道：「好像堵擊的重點是華山行宮，爲甚麼又把師父、師娘住的宅院包圍住呢？而且，在四週佈置了高手。」

「妳算過沒有？那穿着半紅半白衣服的人，一共有多少個？」李靖問得非常詳盡。

「人數我沒有算過，約略估計總有二十上下，分守在西、北兩面。」聞香道：「他們也有從屬，全部是黑色的勁裝，奇怪的是背後用羽毛紮了兩個翅膀，蹲在那裏，就像一隻奇大的烏鴉。」

「爲甚麼像烏鴉？」張出塵道：「不像別的鳥呢？」

張出塵暗自生了半天的氣，還是回到了現實，情勢發展，似難免一場大戰，瞭解敵情，才是破圍而出的重要事情。

「回師娘話，他們全身黑衣，背上羽翅也是黑的，」聞香道：「頭上又戴了一頂黑帽子，裝了一個長嘴巴，看起來就像一隻大烏鴉了！」

「李靖，這是甚麼怪裝束呀？」張出塵道：「帽子上裝嘴巴，背上紮翅膀，打起仗來方便嗎？」

「如此的大費週折，必有它特殊的作用，不要小覷了它！」李靖歎息一聲，道：「聞香，妳恐怕已經走不了啦？」

「弟子死不足惜，」聞香道：「只是此番身份洩漏，日後無法再爲師父效勞。」

「那就不用回去了，」李靖道：「還有甚麼重要東西要帶嗎？」

「弟子人一個，命一條，身外無長物，」聞香道：「只要師娘借弟子一支寶劍就行了，等一下，弟子爲師父開道。」

張出塵推碗而起，道：「過來，我們換衣服去。」

聞香隨着張出塵進入內室。

李靖非常沉得住氣，慢慢的吃了兩碗稀飯，兩個饅頭，待張出塵和聞香換好了一身勁裝，佩帶好寶劍走出來，他才放下碗筷，擦擦嘴，道：「進來吧！」

侍侯張出塵的女婢，臉色蒼白的走了進來，道：「小婢被他們強迫的！」

李靖微微一笑，道：「他們在那裏？」

「現在門外等候，」女婢打量了張出塵和聞香一眼，低聲道：「李爺，他們也帶着兵刃。」

李靖揮揮手，讓女婢退到一側，高聲說道：「諸位既然已經來了，爲甚麼不進來呢？」

人影閃動，兩個人並肩走入了房中。

左首大漢勁裝佩劍，年約三十四五，正是虬髯客大弟子八大劍客之首，破天劍黃雲，一欠身，道：「黃雲見過張姑娘。」

他對張出塵恭敬有加，但對李靖却視而不見。

「好，好，好，」李靖不但沒有生氣，而且連叫了三個好字，不但把黃雲叫糊塗了，連張出塵也被他叫出了一頭霧水。

極盡收斂學溫柔，張出塵非常想問李靖好甚麼？但却忍下沒說，也沒理會黃雲，夫婿當廳坐，一切就由他作主了。

「黃雲，你不給二爺見禮，也就算了，一年多不見，大家變生份了，」李靖道：「這位奇裝異服，一半紅衫、一半白的怪物，是人是鬼？該給我介紹一下吧！」

黃雲心中有點慚愧，一年前是這麼叫的，見李靖時，恭敬有禮，連呼二爺，相隔一年，神態大變，經李靖當面點破，黃雲一張臉全羞紅了。

幸好右面的身着水火衣，背負長劍，不過手中沒抱聞香說的黑筒，開了口，道：「用不着黃爺介紹，在下自報姓名，也是一樣！」

「好！你既然有名字，那就說出來聽聽！」李靖道：「要詳盡一些，最好把你的出身來歷，一並說出來！」

「李靖！別太過份呀，辛老二不吃這個！」

「你姓辛？叫老二？」李靖道：「沒有個像樣的名字嗎？」

「這就不勞你費心了，知道我是辛老二就行了。」

李靖雙目神光如電，盯注在辛老二臉上瞧了一陣，道：「我明白了，你根本沒有名字，你也不姓辛，你們是七絕道長訓練的殺手，我不明白，他爲甚麼給你們一個辛姓，但我知道老二只是一個編號，辛老二，辛十二，辛九九，都是一個意思，也許一個辛老二就永遠死不了，殺一個，再有一個頂上來。」

辛老二的臉上飛起了一片紅暈，似是被李靖說破了心事。

但辛老二並未承認，冷笑一聲，道：「希望你的武功和你的口才一樣的凌厲，否則就是你的不幸了。」

李靖淡淡一笑，道：「不會讓你失望的，你盡管出手試試！」

黃雲一擺手，制止了辛老二，道：「李爺，我們奉命行事，情非得已，請李爺賜諒。」

「不要緊，我不會怪你，義結金蘭的大哥，要殺他的兄弟、義妹，還有甚麼好說的？」李靖道：「不過，要你黃雲幫我說句公道話，背叛誓言，反目成仇的，不是我李靖李老二，是張仲堅，張大哥設下伏兵，要殺我們夫婦，我們夫婦是被迫反抗的。」

（未完・十六）

上文提要：宋小飛擺脫了張夢月的糾纏，回去芝罘島見師父逍遙居士方敬之，因為他替自己訂下婚約，才回來看看未婚妻的相貌如何，再作打算，却不知這位姑娘就是吳小雲，她也不知相約的是宋小飛，便裝成醜女相會。小飛也扮成醜男，以為捉弄對方，結果相見不如不見，有情却似無情，兩小不歡而散，而師父都為他們踐十年之約操心……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豆腐大俠

相親鬧惡作劇　二老啼笑皆非

「孩子，莫不是妳心目之中另有如意郎君？」

「徒兒不否認，心裡是有一個人。」

「是那家的小子？何人的高足？」

「他叫……」

「叫甚麼呀？快說！」

阿美扭一下身子，撒嬌道：「現在不講，以後自知。」

話完，化作一縷青煙，如飛而去。

老婦笑了，笑得很慈祥，很快樂，甚至還有幾許神秘。

* * *

另一邊，山腳下，豆腐大俠宋小飛也遇上一個人。

是逍遙居士方敬之。

雙方一照面，方老便直截了當的說：「小飛，你調皮搗蛋的老毛病還是改不了，又在胡鬧了。」

宋小飛愕然一楞，道：「師父怎知是徒兒？小飛的化裝術會這麼差？」

方敬之笑呵呵的道：「不是你的技術太差，而是此時此地除你之外，不會再有旁人從七丈坪下來。」

宋小飛鬆了一口氣，道：「哦，原來如此，小飛還以為露出了馬腳。」

「見到她了吧？」

「嗯，見到了。」

「印象如何？」

「很壞。」

「窈窕淑女，君子好述，怎會這樣？」

「算了吧，少給她臉上搽粉，甚麼窈窕淑女，實際上是個不堪入目的醜八怪。」

「醜八怪？不會吧，應該是個大美人才對。」

「美個屁呀，一個說多醜就有多醜的醜八怪。」

逍遙居士皺一下眉頭，道：「會不會是陰差陽錯認錯了人？」

「不可能，醜女曾說是赴她的未婚夫宋小飛之約。」

「談得還愉快吧？」

「不愉快！」

「那女娃兒此刻何在？」

「已下山而去。」

「怎未與她結伴同行？」

「沒興趣。」

「是你對她沒興趣？還是她對你沒興趣？」

「大概彼此都不感興趣。」

方敬之沉思少頃，乍然急聲驚叫道：「糟了，你小子行事莽撞，一樁美好的姻緣可能就此付之東流。」

豆腐大俠可不這樣想，理直氣壯的道：「山姑村女，庸脂俗粉，食之無味，棄之可也，不值得惋

惜。」

「傻徒弟，你看走了眼，中計了。」

「中計？中甚麼計？」

「跟你一樣，那丫頭也曾經喬裝改扮。」

「師父認為她是那一位？」

「假如為師的研判無誤，那個醜女孩正是你的未婚妻。」

宋小飛苦笑道：「說來傷人心，到現在為止，徒兒尚不知誰是小飛的未婚妻？」

逍遙居士故意跟他打啞謎。

「就是你朝思暮想的意中人呀。」

豆腐大俠心頭一震，道：「難不成是百花公主吳小雲？」

「是啊，沒錯。」

「快樂婆婆丁梅香丁前輩的高足？」

「對呀，早在十年前為師就為你訂下了這一門親事。」

懸在心中的一塊石頭終於落地，宋小飛長長的喘了一口氣，抱怨道：「你老人家眞會作弄人，也不早說，害得徒兒好苦啊。」

方敬之笑道：「不說是為你們好，以便一心一意的在江湖上闖蕩歷練，如其不然，成天膩在一起，花前談情，月下說愛，絕對不可能闖出一片天，佔有三畝地，贏得豆腐大俠與百花公主的名號。」

「可是，現在事情弄砸了，怎麼辦？」

「去追呀，去找呀。」

「小雲尚在芝罘？」

「沒見白馬王子，怎捨得歸去。」

「沒走就好，她在那裡？」

「芝罘只有這麼大，跑不遠的。」

「好，徒兒馬上去找。」

「孩子，祝你好運。」

「師父，小飛不會讓你老人家失望的。」

* * *

說是找，並不恰當，應該說是釣。

宋小飛惱吳小雲耍他。

現在，一報還一報，也想要耍她。

首先，在數里外，北面，海邊，一塊礁石上面，發現了伊人的芳踪。

依舊是醜女阿美的打扮，正極目遠眺，望着海天一線的茫茫大海，也不知道這小妮子心裡在想甚麼？

宋小飛沒驚動她，左顧右盼，靈機大動，臨時想出了一條絕妙好計。

就在海岸附近，小溪旁，選中了一處鬆軟、濕潤的小沙灘。

當即一躍而下，落在小沙灘的正中央。

眞是個天才，運足功力，一陣撥弄踩壓，細沙為之鬆動，居然被他硬生生的鑽入沙中數尺，深可及腰。

整個小沙灘也跟着活動起來，彷彿變成了一大塊可以隨心所欲的大豆腐，更像是一片可怕的流沙。

宋小飛頗有演戲的天份，與此同時，發出了一連串驚叫、呼喊、掙扎、惶急的聲音。

但却嚴守分寸，不失身份，「救命」二字始終未曾出口。

吳小雲就在近旁，僅十數丈之遙，想聽不到也不可能，很快便有了反應，嬌軀一掠而至。

現場的情況立收眼底，但她此刻仍是醜女阿美的身份，基於少女與生俱來的矜持，故意裝作不認識宋小飛，一臉驚惶的道：「你是誰？」

豆腐大俠也很會裝佯，一面奮力掙扎，一面道：「本俠宋小飛，也就是曾在七丈坪與妳相見的阿勇。」

百花公主吳小雲道：「哦，原來是你，跑到沙灘上做甚麼？」

宋小飛故作惶恐狀，道：「這是流沙，危險地帶，會要人性命，不是普通的沙灘。」

吳小雲一聽是流沙，花容大變，驚惶萬狀的道：「那就快出來呀，陷下去就災情慘重了。」

「廢話，能出來早就出來了。」

「別慌，小奴家來助你一臂力。」

「不要！」

「不要？你……」

「妳曾經說過一句話，本俠是妳的未婚夫？」

「是啊，小女子是說過這樣的話。」

「抱歉，咱家與妳無緣。」

「跟誰有緣？」

「百花公主吳小雲。」

吳小雲當然不會生氣，但表面上仍然冷冰冰的道：「可惜小雲早已嫁作他人婦。」

宋小飛演戲的本領不差，慨然言道：「情人已嫁，新郎不是我，本俠萬念俱灰，願以此流沙作為葬身之地，除非……」

「除非怎樣？」

「除非小雲親自前來搭救。」

「小奴家救你也一樣呀。」

「不一樣。」

「有何不同？」

「本俠要娶小雲為妻，不會娶一個村女山姑。」

「你好固執啊。」

「這是原則問題。」

言談間，豆腐大俠動作頻頻，愈陷愈深，這時候已深及胸部，行將被細沙掩埋。

百花公主急得不得了，銀牙一

咬，道：「坦白告訴你，豆腐，我就是小雲。」

「咱家不信。」

「要怎樣你才相信？」

「見了眞人才算數。」

小雲百般無奈，只好除去假髮，面具與外套，恢復了她淸麗脫俗，國色天香的本來面貌。

頭上有花，是鮮花，乃百花公主的標誌。

腰中有鞭，乃江湖人聞名喪膽的霸王鞭。

急人之急，百花公主毫不遲疑，就欲縱落沙灘施救。

却被宋小飛阻止了，道：「且慢，這樣我們兩個都會同歸於盡。」

「那該如何施救？」

「伸出玉手即可。」

「距離遠了些，手够不到，不如用鞭。」

「不必，靠近一些就可以了。」

這時的吳小雲柔情似水，言聽計從，百依百順，小心翼翼的前行數步，伸出右手，跟宋小飛緊緊地握在一起。

「小飛，用『拔』字訣，向上拔！」

「小雲，用『拉』字訣，向後拉！」

「好，我拔啦！」

「好，我拉啦！」

兩個人都是頂兒尖兒的一流高手，一拉一拔，力大無窮，場中馬上演出了一場絕妙好戲。

吳小雲用力過猛，當場仰面栽倒。

宋小飛收勢不住，也不想收勢，自然而然的趴在了百花公主的身上。

一陣擁抱。

一陣熱吻。

顚龍倒鳳。

飄飄欲仙。

鷄鳴山上的往事又在此重演，更香艷，更溫馨，過往的風風雨雨一古腦皆暫時拋到九霄雲外去了。

豆腐大俠沒有想到自己的未婚妻會是吳小雲。

百花公主也沒料到自己的未婚夫會是宋小飛。

遲來的喜訊，格外值得珍惜，千言萬語盡在不言中。

久久，久久之後，方始興盡而分站起來。

吳小雲整理一下散亂的秀髮，嗔道：「剛才，本公主好像又上了你一次當。」

宋小飛故意跟她裝糊塗。「沒有呀，本俠向來不會設圈套。」

「那裡只是一個小沙灘，不是流沙。」

「是流沙，一個迷你的小流沙。」

「就算是流沙，也只能困住一隻貓，奈何不了你宋小飛。」

「無論如何，流沙還是幫了大忙，幫我們重歸舊好，重溫舊夢。」

一句「重溫舊夢」又引來是非，百花公主嘶着小嘴嘟喃道：「你大概常常跟別人重溫舊夢吧！」

「跟誰？」

「譬如張夢月。」

「寃枉，我們之間淸淸白白，妳是本俠唯一抱過的女人。」

「那朱綿綿呢？」

「也沒有，我們之間乾乾淨淨，妳是咱家唯一吻過的姑娘。」

「還有千嬌百媚燕雙雙。」

「這個爛貨，更別提了，送給我小飛還嫌她騷！」

宋小飛費盡口舌，吳小雲還是難以釋懷，冷言冷語的道：「不管你怎麼說，你和朱綿綿、張夢月之間有一段情，畢竟是不爭的事實。」

「小雲，與其耿耿於懷，倒不如徹底解決。」

「如何解決？」

「馬上結婚。」

「結婚？你以爲我會同意？」

「應該不反對才是。」

「對不起，本公主不同意！」

女人的心，海底的針，更像善變的天氣，宋小飛連探索一下的機會都沒有，吳小雲話一出口便頭也不回的走了。

* * *

一直追到逍遙居，追到逍遙居士方敬之與快樂婆婆丁梅香的面前，這一對歡喜寃家才又碰在一起。

二老睹此情狀，齊皆一楞。

稍頓，方敬之首先開言道：「怎麼，鬧意見了，未見面之前，一個非君不嫁，一個非卿不娶，如今名份已定，高興還來不及，爲何愁眉苦臉？」

豆腐大俠搶先道：「其實也沒有甚麼，小飛想早日成親，小雲不同意，如此而已。」

快樂婆婆丁梅香把吳小雲拉到身邊來，正容道：「男大當婚，女大當嫁，你們相識相戀已久，是該成親的時候了，雲兒因何反對？」

吳小雲瞪了宋小飛一眼，道：「他太花，到處留情，最起碼也要等他把外面的情絲剪斷以後再說。何況，目前武林擾攘，禍亂頻仍，理當將全副精力用在平亂息禍上面，斷不可爲了兒女私情，誤了天下蒼生。」

一篇大道理，贏得二老的共鳴，丁梅香頷首道：「雲兒言之有理，婚期是該延一延，緩一緩，以便集中全力對付惡勢力。」

逍遙居士亦道：「南巴、北趙之爭由來已久，朱家的家務事咱們

也大可不必過問，當務之急是應儘速將水無情、燕雙雙、神秘人這三個危險人物的底細弄淸楚。」

宋小飛道：「兩位老人家久已不問世事，也知道這三個惡魔爲害武林？」

快樂婆婆道：「略知一二，不够深入，還需你們多多提供資料。」

小飛、小雲見問，立將近來江湖上發生的大小事故，全部原原本本的說了一遍。

二老的臉色陰晴不定，時而凝神傾聽，時而閉目沉思，及至聽完之後，方敬之立即追問道：「小飛，你說那個神秘人曾有言，說他自己是一個男女同體，亦男亦女，可男可女的怪物？」

宋小飛恭恭敬敬地道：「是啊，神秘人是這樣說的。」

「後來，在蓬萊縣，先是燕雙雙，再是水無情，最後又變成了神秘人，你懷疑他們本來就是一個人？」

「是的，徒兒的確是這樣想，以當時的情形而論，如果不是一個人變來變去，根本不可能，許多疑點也無法解釋。」

丁梅香忽道：「這倒使婆婆想起了一個人。」

逍遙居士接口道：「爲師的也想到了一個人。」

小雲、小飛精神一振，齊聲道：「是甚麼人？」

逍遙居士方敬之與快樂婆婆丁梅香異口同聲地吐出來四個字：「陰陽老怪！」

宋小飛愕然一楞，面露驚容道：「這個陰陽老怪，師父以前曾提起過，算算年齡，該接近百歲了吧？」

方敬之沉吟少頃，頷首道：「不錯，爲師的尙在師門學藝，老魔便已肆虐江湖，即使不足百歲，至少也有八九十。」

吳小雲疑雲滿面的道：「不像，一點也不像，雖然未見其面，老魔的身手還靈活得很，看不出有半點老態。」

丁梅香一本正經的道：「這個老怪物駐顏有術，精於採補，自然與一般人有所不同。」

「陰陽老怪到底叫甚麼？」

「人怪，名字也怪！叫陰亦陽。」

「師父曾經說過，早在數十年前，陰亦陽便被趕出中原，在北天山跳崖自殺了。」

「跳崖是眞，看來老魔並未因而喪命。」

豆腐大俠宋小飛道：「這個老魔頭當眞是個陰陽人？」

逍遙居士方敬之道：「這是千眞萬確的事實。」

「男女同體？」

「男女同體！」

「亦男亦女？」

「亦男亦女！」

「可男可女？」

「可男可女！」

「神秘人曾揚言，爲男可以討老婆，爲女可以生孩子，是否確有其事？」

「大概假不了。」

「也就是說，你老人家認爲神秘人便是陰陽老怪陰亦陽？」

快樂婆婆丁梅香道：「這樣的推斷應該八九不離十，因爲江湖上除他之外，再也找不出第二個如此氣焰囂張的怪物來。」

百花公主吳小雲道：「那麼，依師尊之見，大衆情人水無情乃陰陽老怪的男化身？千嬌百媚燕雙雙是他的女化身？」

「想必是這樣。」

「可是，這當中疑點尙多，値得推敲。」

「小雲，妳覺得何處可疑？」

「據徒兒所知，陰亦陽在未逃往西域之前，並未練成魔鬼之音？」

「這是事實，許是跳崖之後另有奇遇。」

「然而，不論是水無情，或是燕雙雙，却從未施展過魔音邪功？」

方敬之接口道：「想必是陰陽老怪怕暴露身份，故意隱藏。」

宋小飛道：「師父所言極是，老魔確有藏私的可能，但燕雙雙，水無情細皮白肉，活蹦亂跳的，頂多二十出頭，怎麼看也不像是陰陽老怪變的。」

丁梅香不疾不徐的道：「陰亦陽又名千面人妖，不僅雌雄同體，對易容術亦有極深的造詣，把一個糟老頭變成小伙子，或者把一個老太婆變成美嬌娘，可說是輕而易舉之事。」

吳小雲道：「老怪物可以變成水無情、燕雙雙，也可能變成一個咱們素不相識的陌生人？」

方敬之肅容滿面的道：「既稱千面人妖，自然千變萬化，燕雙雙、水無情之外，說不定那一天江湖道上又會冒出一個更厲害的人物來，日後行走江湖，千萬不可掉以輕心。」

豆腐大俠憂心忡忡的道：「陰陽老怪的魔鬼之音十分霸道，可有制敵良策？」

快樂婆婆道：「方法只有一個。」

「請婆婆明示。」

「神珠可以壓制魔音。」

百花公主聞言花容大變道：「糟了，神珠早已落入燕雙雙之手，假使她就是陰陽老怪的化身，集

神珠與魔音於一身，誰還能奈何得了他？」

方敬之白眉緊蹙，一臉焦急。

「事情的確萬分嚴重，必須儘速設法將神珠奪回，否則，天下武林勢必會被老魔玩弄於股掌之上，從此將陷入萬劫不復之地。」

話至此處，大家的心情不由皆沉重起來，正自爲怎樣証明神秘人就是陰陽老怪，燕雙雙、水無情乃陰亦陽的化身，以及如何查清楚陰亦陽、水無情、燕雙雙確係同屬一人，苦思間，忽被遠處傳來的一陣腳步聲打斷。

推門而出，四下一望，四個人的臉色均驟然大變。

來人不止一個。

是一羣。

已通過石橋，正朝逍遙居士這邊行來。

爲首之人是跛腳皇帝應文和尚朱允炆。

南巴臥龍堡主巴德與他齊肩並步而行。

另有黑壓壓的一大堆人緊隨在後。

應賢和尚葉希賢，應能和尚楊應能、朱瞻圭、朱綿綿等人走在右邊。

二堡主巴正、五堡主巴永、六堡主巴通和巴三等人走在左邊。

直把快樂婆婆丁梅香的兩隻眼睛都看直了，對方敬之低語道：「他們來幹甚麼？」

逍遙居士同樣莫測高深，還沒有來得及開口答腔，來人已近在眼前，巴德抱拳爲禮道：「方大俠，還認得小弟巴德否？」

方敬之哈哈一笑道：「巴堡主說那裡話來，多年舊識，雖說久未晤面，依然耳熟能詳。」

巴德的禮貌很周到，轉對快樂婆婆丁梅香道：「婆婆對巴某大概也不會陌生吧？」

丁梅香是個樂天派，成天笑口常開，故稱快樂婆婆，但面對幾位不速之客，却說甚麼也快樂不起來，勉强擠出一絲笑容，道：「南巴諸俠，名震武林，我老婆子曾爲江湖人，對巴堡主自然不陌生。」

巴堡主八面玲瓏，禮貌周全，除鄭重其事地將朱允炆介紹一番外，巴家、朱家的隨行人員也逐一引見，讓神州二老認識。

好不容易結束了這些繁文褥節，逍遙居士方敬之當即開門見山的道：「芝罘孤懸海外，難得有貴客光臨，想必是來訪古覽勝的吧？」

建文帝朱允炆的帝位儘管早在二十年前就被他的四叔朱棣所篡，但神態言語之間仍以帝王自居，聞言哈哈一笑，朗聲道：「芝罘乃仙島，昔日秦皇漢武東巡，必來此島一遊，朕自亦當到此一觀，不過，今日此來主要的目的並非爲了訪古覽勝，而是專誠來拜訪方老英雄的。」

巴德補充道：「芝罘事畢，皇上本打算再訪快樂谷，丁女俠既然在此，太行山之行就免了。」

快樂婆婆丁梅香一怔神，道：「各位似乎有事？」

應賢和尚葉希賢上前一步，道：「無事不登三寶殿，聖上有要事與兩位相商。」

方敬之遲疑一下，道：「諸位遠來是客，別站着說話，請至蝸居喝一杯山泉野茶如何？」

應能和尚楊應能道：「不必了，皇上軍務在身，戎馬倥傯，說幾句話就走，不敢叨擾。」

丁梅香面無表情的道：「不知有何事見教？」

朱允炆字斟句酌的道：「朕首先想知道，寡人與燕王朱棣之爭，兩位站在那一邊？」

逍遙居士不假思索，立道：「小老兒金盆洗手，歸隱芝罘，久已不問世事。」

這樣的答覆，跛腳皇帝朱允炆當然不滿意，道：「那麼，依二位高見，朕與叛王兩方那一方面獲勝的機會較大？」

方敬之依舊支吾其詞道：「隱居之人，所知不多，不敢妄加猜測。」

快樂婆婆却接口反問道：「我老太婆倒想聽聽你們自己的評估。」

巴德搶先道：「自然是皇上這方面的勝算大。」

「憑甚麼？」

「憑實力。」

「有軍隊？」

「不錯，有雄兵十萬，死士千人，另外還有三千紅色娘子軍。」

豆腐大俠插言道：「巴堡主別忘了，朱棣已在位二十年，帝位已穩，坐擁雄兵百萬，彼此差距甚大，根本不成比例。」

六堡主巴通不以爲然，理直氣壯的道：「宋朋友之言差矣，叛王雖然兵多將廣，但分散各地，皇上則可集中兵力，放手一搏。更何況燕賊欺君罔上，失盡人心，只要勤王之師一發，燕軍必會望風而降，最後的勝利一定非皇上莫屬。」

宋小飛冷然一哂，道：「恭喜啦，既然情勢大好，就該早點發動才是，以免貽誤戎機。」

朱瞻圭雙眉一挑，道：「這一點勿須宋兄操煩，目前大軍已集結齊備，只要父皇一聲令下，隨時可以發動。」

吳小雲道：「兵貴神速，既然決定用兵，就當從速行事。」

平燕公主朱綿綿嫣然一笑，道：「吳姐說得是，兵貴神速，之所

以未即刻行動，是想在用兵之前多爭取一些助力，減少一些不必要的阻力。」

宋小飛道：「這一點公主大可大放寬心，家師絕不會出面攔阻。」

二堡主巴正道：「單是不攔阻還不夠，希望能夠大力相助，神州二老，望重武林，只要兩位肯出面登高一呼，江湖中人定會羣起響應。」

逍遙居士方敬之與快樂婆婆丁梅香互換一道眼神，搖頭道：「這可能有困難。」

五堡主巴永追問道：「有何困難？」

快樂婆婆道：「主要的關鍵是我們早已歸隱林泉，不想再過問塵世之事。」

臥龍堡主巴德道：「這不是問題，只要有心相助，隨時可以再入江湖。」

葉希賢馬上隨聲附和道：「當然，皇恩浩蕩，聖上絕不會叫各位白出力，必當重用，必有重賞，眼前有一件事馬上就可以辦。」

方敬之錯愕一下，道：「葉大人是指那件事？」

葉希賢的眸光從宋小飛、朱綿綿的臉上一掃而過，道：「皇上早就有將平燕公主許配令徒的意思，如果方老英雄不反對，宋大俠搖身一變，就是現成的駙馬爺。」

逍遙居士淡然一笑，道：「小徒福薄，無緣高攀，早已有了婚約。」

「沒有關係，可以退掉。」

「人無信不立，礙難從命。」

「設法給對方一點補償如何？」

「這無異是一種莫大的侮辱。」

「難道沒有改變的餘地？」

「大概沒有。」

朱允炆聞言流露出一臉失望之色。

平燕公主則顯得神態自若，一雙黑白分明的大眼睛滴溜溜的轉來轉去，也不曉得她在想些甚麼。

楊應能目注百花公主吳小雲，問快樂婆婆道：「令徒該不會也有了婆家吧？」

快樂婆婆的回答很乾脆。「很不巧，已有婆家。」

「不能退婚？」

「不能！」

「有無補救之策？」

「沒有！」

「不想做太子妃？」

「不想！」

臥龍堡六堡主巴通不死心，鼓起如簧之舌大吹法螺道：「娶公主爲妻，就是皇親國戚，嫁給皇太子，一入門就是皇太妃，將來還會當皇后哩，這種一入龍門便身價百倍的好事，別人做夢也想不到，只有傻子才會往門外推。」

逍遙居士方敬之報以一聲冷哼，道：「凡夫俗子，愚夫愚婦，有何不好，身如閑雲野鶴，常伴清風明目，也免得禍起蕭牆，殃及後世子孫。」

這話語氣稍重一些，和尚萬歲爺的臉色微微一變，但他此刻有求於人，並未發作，依舊滿臉堆笑地道：「暫時別談兒女嫁娶之事，且說二老師徒是否願助寡人一臂之力？」

快樂婆婆丁梅香婉拒道：「身爲江湖人，不問朝中事。」

巴德臉色一沉，道：「婆婆快別這樣說，常言道得好，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朝中事亦即天下事，任何人皆不應也不該置身事外。」

方敬之不表贊同。「隱退之人應該另當別論。」

「然而，此乃另創一番轟轟烈烈大事業的千載良機，切勿失之交臂。」

「垂垂老矣，心如止水，雄心壯志早已隨風而去。」

「人生在世，追求的不外是榮華富貴……」

「富貴如雲，榮華如煙，很快就會煙消雲散。」

朱允炆聽到這裡，接口道：「朕舉事在即，需才若渴，無論如何盼再作考慮。」

丁梅香道：「我們心意已決，沒有改變的可能。」

「如有甚麼條件不妨提出來。」

「世外之人，一無所求。」

「雁過留聲，人過留名，名利……」

「名利如浮雲，何足道哉！」

「最低限度，請答應寡人一件事。」

「請明示。」

「不要幫燕賊朱棣的忙。」

方敬之立即滿口答允道：「這一點小老兒可以答應，保証立場超然，不會站在他們那一邊。」

巴德望着宋小飛、吳小雲道：「二老已退出江湖，本堡主不敢强人所難，兩位正值巔峯時期，相信定會趁此機會，大展鴻圖，爲皇上奉獻心力吧？」

豆腐大俠宋小飛却令巴德大失所望：「抱歉，本俠早就有言在先，無意過問朱家的家事。」

百花公主吳小雲亦道：「本姑娘寧願做一個默默無聞的江湖人，也不想名沽釣譽，謀權謀利。」

芝罘之行，可謂一無所獲，巴德與朱允炆自然心有不甘，仍然存有一線期盼，臨別之時，留下了一句話：「隨時歡迎回歸，共創大好帝業。」

（未完・廿一）

上文提要：妙手幫偷得莫少白的許多財物及百寶箱，白樹人率幫徒往秦嶺韓家祠堂分贓，照章平分皆大歡喜，爲避脫凡師太跟踪，一住三個月，趁機練功强身，特別小玉兒學到不少武功。將近新年，妙手幫徒不得不分手各回其巢。白樹人、丁香帶着小玉兒回到寶鷄居處，不料脫凡師太已在此等了三個月。師太取走百寶箱，征服了白樹人與丁香，帶走小玉兒上峨嵋山……



俠情輕鬆技擊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一女成名萬骨枯

脫凡疼愛小玉兒　峨嵋山上傳神功

小玉兒道：「哦，怪不得爹娘同大伙住在高原上不出門，原來是躲躲藏藏呀！」

脫凡師太道：「甚麼高原上，唔，難怪我守在丁香地方三月多，他們原來在躲藏呀！」

便在一個小鎮上，脫凡師太看看小玉兒一身衣衫不好看，便拉着小玉兒走進一家布莊店。

「小玉兒，師父給你換新衣，妳這身衣服太花俏，不太適合上峨嵋。」

小玉兒道：「師父，妳說了就好！」

脫凡師太笑了。

*　*　*

布莊店內有縫衣師父在，那脫凡師太比手劃腳的吩咐店中裁縫師父，盡快的爲小玉兒縫製兩套衣服。

裁縫師父爲小玉兒量身子，脫凡師太就在小玉兒剛脫掉外衣的時候她臉色大變。

脫凡師太只是臉色變，爲甚麼變臉色，別人不知道。

小玉兒也不知道，她站在椅子上平伸雙臂叫人爲她量尺寸吶。

脫凡師太見小玉兒量好尺寸，便放下銀子對店裡師父道：「明日一早取衣褲，多辛苦了。」

她說完帶着小玉兒便走。

脫凡師太把小玉兒帶到小鎮外，在座小山下，她見四下無人，便對小玉兒說道：「把妳脖子上掛的觀音玉像解下來！」

小玉兒一怔，道：「師父，妳要我的這玉像？」

脫凡師太一瞪眼，道：「師父說話馬上做，不許妳多問，快……」

小玉兒見脫凡師太目露凶光，她心中膽怯，此刻怎敢有違抗。

小玉兒從未見過有人對她如此發狠，便是白樹人教她學本事也從未這樣。

小玉兒急急忙忙的把脖子上那個串在紅絨繩上的玉觀音像取在手上，她雙手恭敬的送上給脫凡師太，道：「師父，別生氣嘛，妳要妳拿去。」

脫凡師太接過手上，她衝着日光仔細看，不由得一陣激動。

「不錯，不錯，就是這玉觀音，嘿……哈！」

小玉兒道：「師父，這是……」

脫凡師太再瞪眼，叱道：「不許多口。」

小玉兒雙手捂緊了嘴巴，她害怕。

她本打算告訴脫凡師太，這玉觀音乃是從那小小的百寶箱中取得的，不料脫凡師太厲叱一聲，小玉兒便只好三緘其口了。

脫凡師太對小玉兒道：「小玉兒，妳給我牢牢記住，忘了這觀音玉像。」

小玉兒忙點頭，道：「是，師父，小玉兒忘了玉觀音，再也不提這玉像了。」

淡淡的，脫凡師太又恢復她年長的慈暉，她親切的拍拍小玉兒，道：「小玉兒，師父實對妳說，這玉觀音並不好玩，如被人發現，就有殺身之禍！」

小玉兒吃一驚，道：「眞的？」

脫凡師太道：「師父怎會騙妳？」

她把玉觀音背面展示在小玉兒面前，又道：「小玉兒，妳看這上面密密麻麻是甚麼？」

小玉兒看了又看，道：「我不知道。」

脫凡師太道：「此乃一套武功秘笈，這些密密麻麻的細刻正是文字呀！」

小玉兒道：「武功秘笈？」

脫凡師太又一瞪眼，道：「師父對妳說得太多了，妳一個娃兒也不會懂，以後別多問！」

小玉兒一怔，立刻把頭低下不再多問！

脫凡師太爲小玉兒把新的衣褲與小靴縫製兩套取回，當天便帶着小玉兒奔向峨嵋而去。

小玉兒跟在脫凡師太身邊，奇怪的乃是脫凡師太要叫小玉兒落髮，但小玉兒很珍惜她的一頭長髮，叫她落髮，她就哭叫。

脫凡師太也不急，她有的是時間等。

*　*　*

小玉兒不落髮却引來脫凡師太的不高興，只不過，脫凡師太還是將她那壓箱底的無敵屠龍劍三絕招傳給小玉兒，因爲脫凡師太發現小玉兒好像天賦有習練其三招的本錢。

小玉兒不怕摔，摔得越重她越舒坦。

脫凡師太的屠龍三絕招，每招雖只三式，但每出招均有不同的姿式着地。

頭一招「血龍殺」左肩連臂先撞地，隨之駕着一片刃芒便宛如推動一片刀山，滚向敵人。

第二招「大屠龍」，那要輕功絕佳方才奏效，但當敵人鮮血標濺之時，出劍者在空中翻騰時候重心最難捏拿，免不了在落地之時被摔得極重。

第三招「龍泣刃」，更是以劍爲重，撞擊爲先，敵我雙方互撞，便只有靠摔了。

脫凡師太對敵便很少用這「無敵屠龍三絕招」，但當脫凡師太發覺小玉兒不怕摔，初時她還眞的大爲驚奇，遂決心傳授小玉兒這套劍法。

只不過小玉兒却受到她兩個師姐的欺侮。

小玉兒不落髮，這如果在一般情形下，原本沒甚麼大不了的，但她却處在羣尼中間，大家都落髮，只有她一人長頭髮，自然的受到排斥。

小玉兒現在就在受欺侮。

她的頭髮被拴牢，人被倒掛在樹上面，大師姐快四十的人了，一副不正常的模樣。

她叫「了緣」，她雖然是出家人，但人的生理現象却難免令她行爲乖癖，她經常欺侮小玉兒。

小玉兒的二師姐叫「心緣」，這個也快四十的尼姑愛打人，她當然常常打小玉兒。

小玉兒挨打總是笑，因爲她還嫌心緣師姐打得輕，打得她不過癮。

心緣不知道小玉兒的皮肉早就異於常人了，小玉兒不說，心緣一輩子也不知道，那心緣經常是一邊打一邊還叱駡小玉兒：「妳皮肉賤就多打！」

小玉兒又被了緣尼姑掛在樹上了。

那了緣尼姑雙手叉腰站在樹下笑。

「小玉兒，好玩嗎？」

小玉兒道：「大師姐以爲好玩，那就一定好玩！」

了緣冷叱道：「妳的這長髮呀，有甚麼用？」

小玉兒道：「好玩呀！」

了緣冷冷道：「好，這是妳說的！」

她推動小玉兒的身子宛如在打着鞦韆，小玉兒的身子幾乎在半空中甩下來。

「小玉兒，痛嗎？」

「不痛，不痛！」

「眞的不痛？」

「眞的，大師姐，長頭髮眞好玩，唉，可惜妳們沒有長頭髮，要不然妳也可以掛在樹上玩呀！」

「大師姐，小玉兒反譏笑起咱們來了。」

附近走過來心緣尼姑。

了緣尼姑把小玉兒的身子穩住，道：「小玉兒，妳解了下來。」

小玉兒道：「師姐不叫我拴頭髮晃了？好吧！」

小玉兒解下頭髮便往地上摔，她摔了個結結實實的發出「咚」的一聲響。

這光景兩個尼姑不吃驚，她們早就看習慣了。

*　*　*

了緣尼姑拉過小玉兒，她指着下面山溪對小玉兒道：「妳也老大不小了吧！」

一邊的心緣尼姑接道：「都十來歲了吧！」

了緣尼姑道：「妳每天奔到山下去練劍，練完了妳又奔上山來白吃飯，這樣吧，以後妳下山挑着水桶去，回來的時候帶着一擔水。」

小玉兒道：「大師姐叫我挑水呀，我挑水。」

心緣尼姑道：「師父閉關已十天，咱們都聽大師姐的吩咐，小玉兒，峨嵋山的規矩妳小心吶！」

小玉兒笑笑，道：「二位師姐，妳們叫我幹甚麼我幹甚麼，只要別剪頭髮。」

了緣冷笑，道：「剪髮！早晚的事。」

小玉兒心中不高興了。

她以爲，女人光頭不好看，她已來此地數年了，時時擔心她的頭髮。

她現在跟着兩位不喜歡她的師姐往大殿走，忽然間，迎面過來脫凡師太。

脫凡師太原本閉關的，她每年要閉關潛修一個月，爲甚麼她才閉關十天就出來了。

脫凡師太臉色冷酷，她木然的站在大殿廊上，了緣與心緣立刻迎上去。

「師父，妳老人家……」

不料脫凡師太却向小玉兒招手，道：「小玉兒，跟我到後山。」

小玉兒忙走近前：「師父，我也要閉關呀？」

脫凡師太叱道：「不許多問。」

小玉兒嚇得伸舌頭，緊跟着脫凡師太奔向後山。

小玉兒似乎聽到師父說的話。

脫凡師太重覆着「氣死我也！」

她爲甚麼說氣死我也，小玉兒當然不明白，只不過小玉兒的體質變了樣，她不怕挨揍，否則，幾年前她就被她的兩個不喜歡她的師姐打跑了。

如今，小玉兒的本事有多麼大，她自己也不知道。

有一回小玉兒以她的長髮一束掛樹上，她仍然不會感到痛苦，她已練得長髮與氣功混爲一體了。

* * *

小玉兒從未走進過脫凡師太閉關的地方，今天她是頭一次跟師父走進去。

小玉兒錯身走進一道石洞，才只不過三丈深處，眼前突然一亮，有一束陽光自頂上洒下來，只見這洞內一邊是禪床，對面有佛像，裊裊香煙往洞外昇去，山腹中冒出一股清泉，再由石壁一邊靜悄悄的淌過去，五丈方圓的青石地上，一個個足印看得清，想是高人在此練過武功。

脫凡師太趺坐在禪床上，她的手上托着一件東西。

小玉兒立刻看見，那正是這幾年一直留在師父身邊的那個小小玉觀音。

小玉兒不敢伸手要，她的目光却停在玉像上。

脫凡師太十分懊惱的指着玉觀音，道：「小玉兒，我曾對妳說過，這玉觀音背面刻的是武功秘笈，這幾年師父閉關苦練，總是在要緊的時候有力不從心之感！」

她伸手，拉過小玉兒，又道：「師父教妳的無敵三絕劍法，如何了？」

小玉兒道：「小玉兒不叫師父失望，天天在溪邊苦練。」

脫凡師太道：「很好，那也是妳的造化！」

她走下床來，從石床一邊用力的拉開一道布幔，小玉兒看得一瞪眼。

她發現布幔隔的石墻上，以刀刻了二十一個石像，二十一個栩栩如生却又形狀不同的雕像，有平飛，有倒立，有單掌拍地，有單足過頂，每一個像都是氣勢磅礡，似乎有巨大的潛力發出來。

脫凡師太對小玉兒道：「小玉兒，這就是玉像上的修羅二十一式，練到極至便有隔山打牛牛即斃之功力！」

小玉兒眼睛一亮，道：「師父要小玉兒修習這功夫？」

脫凡師太道：「還得看妳的造化。」

小玉兒道：「我兩位師姐練不練呀？」

脫凡師太冷冷道：「嗔雜之念難除，依舊肉眼凡胎，我不指望她們有成。」

師太看向洞口，又道：「這些年她二人整治妳也夠厲害了，師父知道，師父不攔阻，那正是對妳有好處，妳的頭髮就有致人於死地的功力。」

小玉兒高興的道：「師父不剪我的頭髮了？」

脫凡師太道：「心誠何需俱形式，若非我們中人，留也留不住。」

小玉兒道：「師父，妳眞好！」

她拉住脫凡師太，又道：「師父，小玉兒會孝敬妳的！」

脫凡師太笑了。

小玉兒却在這石洞之中閉關苦練那修羅二十一式絕世拳術。

* * *

日子過得舒服極了。

這幾年白樹人與丁香二人過的日子舒坦吶，他二人早就把小玉兒忘了。

小玉兒被脫凡師太帶走，也只在小玉兒離開的幾個月間，丁香還懷念一陣子，但小玉兒終非她生的，去了，一去不回來，也就算了。

可是有個人已找了小玉兒幾年了。

這個人便是金娘子。

金娘子找小玉兒，她把全部希望託付在白樹人身上，她相信白樹人爲了難嚥下被騙的一口氣，必會暗中殺敖杰，所以她等在關帝廟。

金娘子爲甚麼不找敖杰要女兒，很簡單，她的武功比敖杰差遠了。

金娘子也只能同白樹人打個平手。

金娘子不能永遠等下去，她等了半年多，便決心去找敖杰拚命。

金娘子以爲白樹人必是失手反被敖杰殺了。

白樹人若死了，金娘子還等甚麼？

白樹人如果眞死了，金娘子的希望也幻滅了。

一個失去希望的人，她只有玩命了。

* * *

金娘子不顧一切的奔向馬鬃山的流石谷，她立刻找到敖杰與她曾住過的那幢屋子，但屋已焚不見人，金娘子宛似墮入深淵中似的跌坐在地上！

金娘子放聲大哭，她掩面哭着往山峯上狂奔，她準備不活了。

也不知奔跑了多久，金娘子已站在一塊巨大的石頭上面，她……

她歇斯底里的對着空谷大喊。

「敖杰……敖杰……還我女兒來喲！」

她的尖號，四山迴鳴，那眞是令聽的人非一掬同情之淚不可！

任何一個鐵石心腸的人，也都會爲金娘子的凄號而動容，而嘆息。

* * *

還眞有人發出深長的一嘆。

這個人會是誰？

這人不是別人，敖杰是也。

是的，敖杰沒有死，他仍然活着，敖杰的背上中的一刀扎得他半身不遂難行動。

他單足跳動，當時白樹人與沙巧巧二人合殺敖杰於古洞之中，白樹人先打出一刀，狠狠的紮在敖杰的脊骨上，可也眞把敖杰弄成殘廢了。

敖杰無法離開流石谷附近，如今他十分明白，平日裡目空一切，樹仇敵不在乎，到此刻他只有躲起來。

他躲在大山裡另一石洞中。

於是，匆匆的半年過去了，但敖杰千方百計的苦用功，他就是無法把傷殘弄好。

如今他正在洞中運氣吶，聞得有呼喚聲，而且又是金娘子的聲音，他感動了。

* * *

人吶，永遠都是活在後悔的日子裡。

敖杰就很後悔，他何必一定要奪走金娘子生的女兒？他可以同金娘子商量，合力調教小玉兒呀。

那種母女連心的呼喊，人性的純眞流露，令敖杰再也忍不住了。

敖杰半帶爬匐的到了荒洞口，他吃一驚，因爲他發現這面的斷崖上面站着一位長紗飄飄宛似仙子的金娘子，唔，她太美了……

敖杰到了此刻地步，他才發現金娘子多美呀！

金娘子的雙臂張開來了，那是作勢欲往深谷跳下去的模樣。

敖杰一見吃一驚，他厲吼如打雷。

「金娘子……」

是的，金娘子滿面淚痕欲尋短見，忽聞得一聲喊。

初時以爲錯覺。

「誰在叫我！」她自語着。

「金娘子。」

又是一聲呼喚，金娘子聽清了。

「敖杰，是敖杰，這可惡的傢伙。」

她收起雙臂用盡平生之力大叫：「敖杰……」

「金娘子。」

金娘子一聽之下，拔身便往發聲之處狂奔過去了。

她也立刻燃起了無窮希望，她仍然邊跑邊叫。

「敖杰，敖杰！」

「金娘子！」敖杰也一聲聲的回應。

金娘子跳過山澗，奔向對面山上，她已香汗淋漓帶着喘息。

她不是累得喘息，人在緊張的時候就會喘。

金娘子當然緊張，如果她此刻找不到敖杰，便會立刻虛脫。

她拔身如飛，直往荒林斷崖奔去。

* * *

「金娘子。」

聲音小多了，聲音發自金娘子附近。

金娘子猛回頭，她幾乎嚇一跳。

「你……」

「金娘子，妳不認得我了？」

「你……不錯，你就是敖杰。」

「哈」的一聲，金娘子拔出尖刀來。

「你這可惡的番僧，快還我的女兒來。」

金娘子的尖刀已指在敖杰的鼻尖上了，但敖杰只不過淡淡的一聲苦笑。

「金娘子，是我對不起妳呀，妳殺我吧！」

金娘子道：「我女兒呢？」

敖杰道：「金娘子，我慚愧呀！」

「怎麼說？」

「我原打算調教咱們女兒，叫她未來前程遠大，領袖羣雄的，可是……我……唉！」

「少拖延，我的女兒呢？」

敖杰指着身上，嘆口氣道：「我中了白樹人那偷兒偷襲一刀，中在脊背上，我如今半邊身子不能動，妳看我斜躺地上模樣，唉！」

金娘子冷冷一哂，道：「報應！」

「我承認，金娘子。」

「我女兒呢？」

敖杰咬牙咯咯响，他目露凶芒。

金娘子刀一推，道：「敖杰，我女兒呢？」

敖杰忽然嘿嘿冷笑起來了。

金娘子道：「還我女兒來！」

敖杰道：「金娘子，女兒也是我的呀！」

金娘子道：「我不否認，但你却在我要生女兒的當天走了，去找甚麼叫柳依人的女人！」

敖杰道：「我未找到柳依人那賤婢，她沒生甚麼兒子，她跑了。」

金娘子道：「所以你搶走我的女兒。」

敖杰道：「金娘子，我也是一番善意，妳不想咱們的女兒領袖羣倫？」

金娘子叱道：「你的手段惡劣！」

敖杰道：「但也值得原諒！」

金娘子道：「快說，我的女兒呢？」

敖杰道：「金娘子呀，妳如果同我再合作，我保証很快找到妳女兒。」

金娘子吃驚，道：「找……到……」

敖杰道：「是的，找到咱們的女兒。」

他在金娘子吃驚中又道：「金娘子，我困在此地沒別的，眞正的目的是修練一種神功，等我把這門功夫練成功，嘿……我會去找他的。」

「誰？」

「白樹人！」

金娘子立刻搖頭，道：「不，不可能。」

敖杰道：「甚麼不可能？」

金娘子道：「我在玉門鎭外關帝廟等着那偷兒送回我的女兒，他如果抱走我女兒，必會送上的，可是……」

敖杰冷冷一笑，道：「八成被白樹人抱走了，咱們的女兒生得那麼可愛。」

金娘子怔住了。

「敖杰，你……你……不會騙我吧？」

敖杰道：「我到這步田地，怎會再欺騙妳呀，金娘子，無論我們之間有甚麼恩怨，且等我有一天找到了白樹人，奪回咱們的女兒敖生玉，我必定交給妳帶。」

他話未說完，金娘子已怒叱道：「誰，你說誰是敖生玉？」

敖杰道：「就是小玉兒呀！」

金娘子吼起來了。

「甚麼，你改了她的姓氏，我的女兒她叫金生玉，她不姓敖。」

敖杰此刻無別的話可說，他若能站直身子，他是不會認帳的。

「好，好，就金生玉吧！」

「她本來就是我生的。」

敖杰道：「等咱們找到了白樹人之後，妳高興叫她甚麼隨便妳叫！」

「我們？」

「是呀。」

「誰同你一起呀！」

敖杰道：「金娘子，妳若一人去找，妳必然佔不到便宜，妳打不過白樹人，而且白樹人的地盤我知道，當時我找上他，他正同一幫妙手高人在一起，這些人的武功妳一個也難侍候。」

金娘子道：「我不怕。」

敖杰道：「可是他人多呀！」

金娘子道：「還要我等多久？」

聽口氣，金娘子似乎有些軟化跡象，敖杰心中一喜，立刻道：

「快了，快了，只不過再有個三五天吧！」

金娘子道：「敖杰，你練的甚麼功？」

敖杰面上冷厲道：「大羅掌需要馬樁穩，而我却半邊身子已麻木，只有這右邊聽使喚，我在苦練獨腳頂天功，以右腿支撐全身。妳看我身邊這東西……」

金娘子看是個支杖，道：「支撐身子用呀！」

「不錯，我必須習慣於這玩意兒，我的左面要支這玩意兒，我也要由右邊把功力通到這支杖我……」

金娘子道：「你又何必費這麼大的功夫？只問你，你的大羅掌法，功力還在？」

她此言一問，敖杰嘿嘿一聲怪笑，忽然右掌疾拍，但聞「卡查」一聲脆响，兩丈外的小樹折斷了。

只這一手，金娘子就佩服。

金娘子也抵不住敖杰這一掌。

於是……

金娘子點頭着，道：「敖杰，我有主意了。」

敖杰道：「金娘子，快說！」

金娘子道：「摸住良心說話，玉兒原是我二人的，只因爲你的一念之私，才惹出今天這局面。」

敖杰會做作，他嘆口氣，低頭。

金娘子道：「找回玉兒，已是咱二人的責任，我以爲由我弄輛車子推你去，只要找到白樹人，我推車子你出掌！」

敖杰忙點頭，道：「金娘子，我贊成！」

他看看天色，又道：「快扶我，咱們先回我原先的山洞去，我回去加以整裝，妳看我這身多狼狽。」

金娘子拉起敖杰，她把那支杖支撐着敖杰身子，二人一步一步的往另一山崖處走去。

* * *

荒涼了半年多的洞室，經過金娘子一番收拾，立刻又見舒暢。

兩間石洞中的主石洞，敖杰躺在石床上，他在閉上雙目的時候，好一陣唏噓。

是的，不可一世的大喇嘛敖杰，如今竟落得如此淒慘無奈。

敖杰見金娘子的手腳俐落，完全一副居家婦道的模樣，他還眞的又動心了。

他的目光就有了異樣的光芒。

那是他慣常對付女人的光芒。

敖杰似乎又動了他的攝魂大法了。

只不過當他見金娘子把做好的吃食，一件一件的擺在床邊來，他立刻又收回了這種光芒。

敖杰右手取食，邊吃邊道：

「許久未曾好好的吃頓飯了，金娘子，謝謝妳了。」

金娘子冷然道：「女兒找到，你我仍會分開。」

敖杰道：「女兒找到，咱們再回此地來，我教女兒學會那一套『混元一氣通天功』，我要她成爲天下無敵。」

金娘子道：「我不會同一個喇嘛住在一起的，當初……當初若非你……」

她未再說下去，敖杰已拍胸道：「我還俗，我不再出山，金娘子，我要同妳廝守。」

金娘子只是冷冷的笑。

眼看着東西快吃完了，金娘子忽然抬頭，她的雙目便也一下子黯然了。

敖杰的雙目似有電，電流射入金娘子雙目。

金娘子全身一哆嗦。

這個喇嘛功力深，半身不遂他仍然能把女人攝住魂，他伸手了。

他只能伸出右手。

「來……來……」

金娘子眞聽話，上身斜倚過去了。

她口中邊回答：「是，是！」

敖杰呵呵笑了。

敖杰雖然只有半邊身子可以動，但他仍然性趣濃，這半年多可也把他憋壞了，如今……

如今金娘上找上門，他怎會失去這機會。

敖杰也有另一目的，他要叫金娘子知道，他雖然一半身子不聽指揮，但他仍然具有「男子漢」之能！

他眞的比個男子漢還男子漢。

敖杰單臂摟住金娘子，他發號施令似的。

「解衣。」

金娘子回應着「解衣」。

她眞解，而且回應着一邊解，一邊還文靜似的去吻着敖杰。

敖杰回吻，而且「噗通」一聲躺在床上面。

金娘子的全身赤裸了。

不旋踵間，敖杰已全身赤裸的躺着，他的唯一右手不閒着，似揉饅頭般的輕揉着金娘子那一雙晶瑩光柔帶着豐富彈性的乳峯。

「唔！」金娘子爬匐在敖杰的身上了。

* * *

石洞之中顚鳳倒鸞好忙亂，那金娘子久旱也似逢甘霖一般，忍不住的低聲叫。

那敖杰，只能一邊抖動着，可也令他一番辛苦的忍不住喘息着。

他，半身不遂還要這般苦中作樂一番，實在說，倒也夠難爲他的了。

世上，大概也只有敖杰這種身俱功力之人，才會在這種痛苦之中作樂一番。

雖然如此，但也令金娘子滿足了。

金娘子醒過來的時候也大感驚奇，她怎麼也想不出敖杰會有此一着！一個半身不遂的人呀。

只不過金娘子仍然不打算守在敖杰身邊，她不會同一個殘廢人生活一起的。

有一天找到了小玉兒，也許她還會出手殺了敖杰。

* * *

敖杰在金娘子的扶持下出了流石谷，離開了馬鬃山。

他們走得慢，兩天半才走到馬鬃山附近的鳳凰城！

鳳凰城北住着齊王，齊王府就是城北面最大的宅院，那敖杰最怕遇上四王妃，因爲四王妃他也冒犯過。

客棧中，由金娘子買了一部拉車，一匹馬拉着車，車上二人坐，金娘子駕車，當天便往關內駛來。

小拉車走的是陽關大道，直到進了玉門關，路上的人才漸漸的多起來。

* * *

敖杰坐在小車上，他對金娘子道：「金娘子，咱們到了寶雞以後，先別去找白樹人。」

「爲甚麼？我等得太久了。」

「我自有主張。」

「你有甚麼主張？」

敖杰道：「到寶雞，你我住在街北邊，先找一輛獨輪小推車，我們郊外先練一遍！」

金娘子道：「還練甚麼？」

敖杰道：「教妳如何推車呀！」

金娘子道：「我對準了白樹人推過去，你二話不說就出掌，何必練。」

敖杰道：「不練不成，要知道白樹人的輕功非常厲害，如果他拔身而飛逃，妳我攔他不住的。」

金娘子道：「好像你與白樹人十分熟悉呀？」

敖杰道：「不錯，我十年前在長安遇到他，他是妙手幫的絕頂高手，否則……嘿……」

「否則你也不會找上他，把我懷中的女兒偷走！」

敖杰一聲乾笑，道：「金娘子，何必再提呢？」

金娘子道：「我一輩子也忘不了。」

敖杰嘆口氣，他不開口了。

金娘子却又冷冷的道：「我當時知道你必送了白樹人甚麼好處了。」

敖杰道：「只可惜不能把這偷兒毒死。」

「毒死？」

「不錯！」

「你也用毒？」

「有時候順手而爲！」

金娘子道：「你與我姐之間比較如何？」

敖杰嘿嘿笑道：「毒娘子金蟬呀！」

「不錯，我姐是用毒高手！」

敖杰道：「我從不與妳姐打交道，我也知道她恨我，我不想被她毒死。」

金娘子道：「唉，一個人，一個橫行江湖的人，如想活得命長，這個人不但武功要高，機智也需高人一等吶。」

敖杰道：「所以我決心把咱們的女兒，調教成一個機智過人，武功奇高，又十分美俏的高手。」

金娘子道：「我要我的女兒是個堂堂正正的江湖人，敖杰，我不要女兒死得早。」

敖杰雙目一厲，道：「何人敢叫我女兒死，大膽。」

他幾乎忘了他是個半身不遂的人了。

＊　＊　＊

現在，金娘子頭包黑布巾，趕着單馬車進入寶雞北面的街頭上來了。

這時候天色將黑，街上已有幾戶人家掛上了燈籠。

再看渭水河，河水已由紅變暗，由暗變灰白，看上去宛似一條半彎曲的銀帶。

金娘子抬頭看，只見街北頭的一家客棧，招牌上刻寫的是「平安客棧」四字。

客棧中有個伙計奔出來，他攔住小馬車。

「客人，住店了，後院乾淨房間，馬槽上馬料摻黃豆，還有熱水洗個澡，還有……」

金娘子道：「伙計，弄間上房，你扶車上的病人先回後院。」

伙計早看到車上坐躺着個大喇嘛！

伙計伸手拉過車頭攏住那匹馬，便笑對敖杰，道：「佛爺，你不方便？」

敖杰道：「背我進去！」

伙計轉過身，他把敖杰背上了。

「嚄，佛爺呀，你看來瘦瘦的，却是如此重呀！」

敖杰叱道：「少廢話！」

伙計忙笑道：「佛爺，有福氣的人身子重，佛爺金身，你的身子自然重呀！」

敖杰吃吃一笑，道：「算你會說話，等會佛爺有賞。」

伙計忙稱謝：「多謝佛爺！」

他把敖杰背到後院客廂中，金娘子也隨之進來了。

敖杰自懷中摸出銀子一錠，他對伙計揚揚手，道：「伙計，你聽着。」

「佛爺你吩咐。」

「你如果合作，這五兩銀子是你的了。」

「佛爺，替佛爺辦事，小子榮幸！」

敖杰道：「馬上爲我弄上一輛手推車，車要輕便，也要容易操縱，你能辦得到嗎？」

那伙計把胸脯拍的「叭叭」響。

「佛爺，交在小子身上，明日一早就有車。」

敖杰立刻把五兩銀子抛向小二。

那小二接銀子快，放入懷中更快。

「佛爺，你二位吃些甚麼？」

敖杰道：「有好的全送上來。」

小二轉頭便往外走去。

金娘子道：「也不問問我呀，你仍然傲性欺人！」

哈哈一笑，敖杰道：「不是不尊重妳，金娘子，我命小二把好的呈送上，妳挑好的吃個夠。」

金娘子道：「找不到女兒，我吃得下嗎？」

敖杰道：「快了，快了，白樹人就住在渭河邊。」

他用手指向南邊，又道：「白樹人早以爲我活不成了，哈……我却找來了。」

金娘子道：「我們應該先探探路呀！」

敖杰道：「不用，咱們一旦被發現，白樹人必往他處溜走。」

金娘子道：「你要出其不意？」

「不錯，只有出其不意，咱們才能得手。」

金娘子點頭了。

伙計把酒菜一件件的送進房中來了。

＊　＊　＊

一輛雞公車，看上去屬於小型的，推着轉動起來相當方便，它帶着吱吱嘎嘎的怪聲音，因爲這小小的雞公車上坐着一個喇嘛！

令人奇怪的是，推雞公車的人却又是個相當出色的少婦型女子。

是的，就在一片廣場上，敖杰與金娘子二人正在苦練「步法」吶。

所謂推車步法乃是由敖杰指揮着金娘子。

只聽得敖杰在車上喊着：「向右。」

金娘子隨之扭腰擺臀把雞公車往右轉。

敖杰呼叫原地轉，金娘子便斜着身子原地轉。

這二人四更天起來練，一口氣練到天亮才歇手。

於是，金娘子與敖杰二人回到平安客棧內，兩個人吃飽了早飯歇一陣，金娘子已迫不及待的對敖杰道：「我們還等甚麼？」

敖杰道：「我在想，咱們是找上門去呢，還是差個伙計把白樹人那偷兒約到場子上？」

金娘子道：「找上門去的好。」

敖杰道：「理由呢？」

金娘子道：「出其不意可以制敵機先，咱們出手快、狠，幹了便帶着女兒上路。」

敖杰想了一下，遂點頭道：「我聽妳的！咱們找上白樹人常去的地方。」

敖杰一邊整備，一邊又對金娘子道：「當初我找白樹人，便是往他常去的姘頭那兒找，雖然當初我還撲了空，因爲他許久未去他姘頭那兒了，但我却相信，白樹人如果帶着咱們的小玉兒，他就非去找他的姘頭不可，因爲養小娃兒須要女人，白樹人不會一個人弄個娃兒在身邊的。」

敖杰還眞的想對了。

那白樹人爲了不想丁香糾纏，他一直躲在塞上，白樹人也眞的有了小玉兒之後，才又找上了丁香的。

只不過事情雖然被敖杰料到，但小玉兒已不在丁香這兒了。

小玉兒被脫凡師太弄上峨嵋山去了。

＊　＊　＊

現在，太陽光帶着醉人的暖意洒在渭河水上，河面上漾蕩着金光燦燦似銀河。

當然，暖意也洒在那個斜躺在一張大睡椅上的漢子臉上，陽春三月晒太陽，不算甚麼，舒坦的乃是一邊還坐了個細柳長眉笑靨掛臉上的美婦人。

這美婦人手上拿着一個紅嘟嘟的大蘋果，她用小刀削着皮。

仔細看，那男的還將一條腿擱在女人的雙膝上，一邊還在閃呀晃的。

男的只是微微笑，那女的口中似乎還哼着陝西的老梆子調。

她唱的甚麼不知道，但這二人都是很懂享受的。

人生難得是享受，人們只知道拚命賺銀子。

人生可不全是爲了賺銀子，賺了銀子懂得去花用，那才眞正享受到賺到銀子的價值，只不過這世上太多的人只會賺而不會用，頂多賺給兒女用，忽略了兒女將來也一樣會賺銀子，等到髮白齒落，腰骨塌陷，雙目昏花時才想花用，已經是：望着美景難動彈，看着美食難下嚥了。

白樹人與丁香二人不一樣。

白樹人會享受，丁香比白樹人更會花銀子。

自從上一次向咸陽縣令莫少白下手幹了一票之後，他二人至今未出門，如果不是受了傷，他們這個年可過得樂了。

＊　＊　＊

白樹人的一條腿便愉快的擱在丁香的雙膝上，他微微的閉上雙目。

當丁香用小刀尖扎着一塊蘋果送上白樹人的口邊時，白樹人只把口張開——他享受那張口送來的服務。

便在這時候，附近轉來吱吱嘎嘎車輪聲。

誰管甚麼聲音呀，白樹人連眼皮也不抬一下。

丁香不唱了，她忍不住看過去，因爲……

因爲那車輪聲漸漸的近了，而這裡幾十丈內只有她這麼一個小小的家。

丁香口中忍不住「咦」了一聲。

「這是誰呀，怪怪的，怎麼反而女人推車子？」

她還不知道，要命的人來了。

白樹人更不知道，因爲他理也不理的仍然閉目在享受着吶。

＊　＊　＊

丁香站起來了，她迎上去：「喂，往那兒去呀，這兒只能到河邊呀！」

推車的女子低着頭，一直把雞公車推到屋前的小小場子上停下來。

丁香這才看清大紅袈裟的大喇嘛。

「大喇嘛呀，你們……」

她只這麼一聲吼叫，躺在睡椅上的白樹人幾乎是被彈起來似的。

白樹人挺身躍下地，他雙目一厲，不由滿臉吃驚。

「你……你們……」

不錯，金娘子與大喇嘛敖杰來了。

白樹人看得吃一驚。

「你……你沒死在深山裡呀？」

敖杰在車上挺起上身斜着肩，他冷沉的道：「死？佛爺那麼容易死？」

白樹人道：「刀扎中了要害，你是怎樣救治的？太出人意料之外了。」

敖杰道：「意外嗎？」

白樹人道：「而你們……怎麼又會合作在一起的？更出我的意料了。」

金娘子冷冷道：「你這偷兒，今天還有何話說？」

丁香已聽出這男女二人是誰了。

打橫身子阻在白樹人前面，丁香道：「二位，有話好說呀！」

突然一聲怒吼，敖杰道：「滾開，想當替死鬼不成！」

丁香雙目一亮，她笑了。

她轉頭對白樹人道：「樹人哥，你瞧瞧，是個半身不遂的番僧呀，嘻……」

白樹人也瞧見了，大喇嘛爲甚麼坐在雞公車上不下地，原來半邊身子無法動。

白樹人的膽子立刻大起來了。

愉快的哈哈一笑，白樹人道：「敖杰，你眞是個極端頑固的出家人吶！」

敖杰冷冷道：「是嗎？」

白樹人道：「一個死而未死的人，你已到過鬼門關，爲甚麼不珍惜再生之年，却帶着一身傷殘的找上我白樹人來，也好，咱們這就算一算彼此老帳吧！」

敖杰道：「佛爺就是找你算帳來的。」

白樹人道：「出招吧！」

敖杰嘿嘿冷笑了。

金娘子却立刻追問：「白樹人，你答應抱回我女兒的，你失信，你害我在關帝廟久等。」

白樹人道：「金娘子，先別問妳的寶貝女兒，我問妳，妳恨透了敖杰，怎麼又同他混在一起呀！」

金娘子道：「有必要告訴你嗎？」

白樹人道：「我是個好奇的人呀！」

金娘子道：「很簡單，我與敖杰都在找我們的女兒。白樹人，我女兒呢？」

白樹人哈哈笑了。

丁香道：「你們的女兒呀，唉，不提也罷。」

金娘子聞言大震，她顫聲道：「她怎麼了？」

丁香道：「被人抱走了。」

「誰？」

「說了你們也不敢去惹。」

金娘子大怒，道：「快說，是誰？」

丁香偏就不說，她冷冷的笑。

敖杰大吼一聲，道：「鬼才相信你們的話。」

白樹人道：「敖杰，信不信已不重要，重要的乃是今日你送上門來了，當然我們之間的恩恩怨怨也該清算一下了。」

敖杰嘿然道：「你以爲佛爺半身殘，你就可以佔盡便宜了？」

白樹人道：「登門都是討債的，白某人不敢稍有大意，敖杰，你必然有所恃。」

敖杰道：「白樹人，算你聰明，在未交手之前，快把我們的女兒叫來吧！」

白樹人道：「小玉兒確實人見人愛，只可惜……」

「可惜甚麼？」

金娘子也尖叫：「小玉兒怎麼了？」

白樹人道：「別急呀！」

金娘子道：「能不急嗎？」

白樹人看看丁香，道：「還是由妳說吧！」

丁香道：「我說就我說。」

她正要上前細說吶，敖杰突然伸手制止，道：「等等！」

丁香一怔，道：「不想知道了？」

敖杰道：「非也！」

丁香道：「那又爲甚麼？」

敖杰指着渭河岸，對白樹人道：「偷兒，你站在河邊上別過來。」

白樹人雙眉一挑，道：「爲甚麼？」

敖杰道：「爲了你們的話能取信於人。」

白樹人立刻明白了。

白樹人也哈哈大笑，他躍到十丈外的河岸邊。

他不怕丁香一人留下吃虧，因爲敖杰要証明他二人的話是否是一樣的。

* * *

敖杰見白樹人已站在河岸邊，他才對丁香道：「妳可以說了。」

丁香心中在罵，這番僧眞狡詐。

先是看看遠處白樹人，丁香這才對金娘子道：「我樹人哥是把小玉兒帶回來了，我們將小玉兒當成親生的一樣對待，也盡力傳她功夫。」

敖杰叱道：「敎我們女兒當偷兒呀，可惡！」

丁香道：「咱們不偷無義之財，還常周濟貧戶人，我們是賊却也講仁義呀！」

敖杰叱道：「賊就是賊，走到天邊還是賊。」

金娘子道：「咱們聽她說下去。」

丁香道：「有一天，忽然來了個老尼姑，她的名字叫脫凡，峨嵋山的脫凡師太，你們知道嗎？」

金娘子大吃一驚。

敖杰怒目睜得圓，道：「那個正邪不分的怪尼姑，她爲甚麼找來此地？」

丁香原是不想說出偷盜莫少白之事，敖杰如此一問，她便不得不加以細說了。

丁香來一個去頭斬尾留中間的把事情說一遍，聽得敖杰與金娘子全冒肝火。

敖杰怪吼如虎，道：「做偷兒的眞缺德，那麼小的娃兒也帶去行偷吶。」

金娘子道：「脫凡師太會爲那貪官出力呀！」

丁香道：「脫凡找上門，她打傷了我二人，便把小玉兒也帶走了。」

金娘子頓足道：「壞了，壞了，老尼姑必會叫我的小玉兒當尼姑的，怎麼辦？」

敖杰只那麼想了一下，道：「丁香，妳一邊別開口，我問白樹人。」

他向河邊站的白樹人招手，白樹人立刻又奔回來。

敖杰道：「偷兒，你說一遍，我們的女兒呢？」

白樹人先是清清嗓門，接道：「敖杰，你聽着，如今你的寶貝女兒被脫凡師太帶去峨嵋山了，要找人，你們去峨嵋山找人，只不過，你還得過我這一關。」

白樹人是不想留禍根的，尤其是像敖杰這樣的惡僧，早打發早安心。

敖杰嘿嘿冷笑，道：「偷兒，你眞以爲佔定便宜了？」

白樹人道：「不敢有此奢想，你也不是省油燈的。」

丁香道：「樹人哥，還是叫他們去找脫凡師太吧，咱們何苦再動手？」

白樹人立刻叱道：「妳懂甚麼？」

他雙肘猛一抖，雙尖刀已握在雙手，臉皮也繃緊了。

丁香一見白樹人刀已出現，她也出刀。

金娘子道：「白樹人，我也早想殺你了。」

白樹人道：「新仇舊恨一起算上吧，二位，這種地方，這樣的天色，不正是清帳的好時光？」

敖杰的右掌平抬，他的臉上泛紅色，那正是功力已至天庭的模樣。

他沉聲對推車的金娘子，道：「左轉右。」

金娘子扭腰把車頭轉左，忽然往右朝向白樹人身上撞去，她的動作十分迅速，快得令人吃驚。

白樹人似乎早就思忖好對策了。

他見車忽然往他撞來，大吼一聲拔身而起三丈高下，雙尖刀一指敖杰，另一却掃向金娘子。

金娘子推車難抵擋，她急忙頭一偏。

「颯！」

「噢！」

當白樹人落地的時候，他笑了。

金娘子的肩頭之上在冒血，而敖杰的一掌却落了空。

白樹人道：「敖杰呀，金娘子是你的雙腿，我先斬掉你的雙腿，再從容不迫的對付你！」

敖杰牙咬得似嚼乾豆。

「金娘子，要挺住呀！」

「我會的。」

只這麼兩句話，白樹人已大吼一聲：「殺！」

他不等車撞來，便二次拔身殺過去。

他仍然騰空上，雙尖刀又是左刀指向敖杰，眞正的殺招在右手上。

金娘子雙手推着車，她力旋之間，便又聽得「絲」的一聲怪响。

金娘子的肩背上又挨一刀。

「噢！」

金娘子幾乎把持不住車把了，但她又不能把車丟下。

敖杰一掌掃個空，他氣得翻白眼。

一邊握刀的丁香道：「金娘子，妳別推車，咱們放妳一馬。」

她只要白樹人把番僧殺了心就滿足了。

白樹人冷冷道：「妳這女人眞有種，挨了兩刀還不鬆手，也罷，送你們一起歸西吧！」

他的雙尖刀一上一平，立刻又拔身而起。

白樹人眞的要先幹掉金娘子了。

他那撲擊的架式，宛如老鷹抓小雞一般凶猛！

於是，突然間空中出現兩團黑影，兩團撲擊在一起的人影！

聽吧，半空傳來「轟，彭，嘶」聲是連貫的。

當兩團人影分別墜落在地上的時候，老天爺，兩個人全變成血人般。

（未完・八）

上文提要：單于飛上次被車秀夫婦重創未死，現車秀夫婦再找他擊殺，被清兵包圍，魚得水等人也在其中，李雙喜、麥高蒙面協助單于飛，幸得一白毛女人將他們拯救出來……李、麥投靠清廷作進身之階，事爲平西王吳三桂知道，正想將李捉拿爲圓圓雪失身之恨，收買麥高將李擒獲，李爲了脫身，說陳圓圓並無失節，使吳三桂入信……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司空羽・文　可飛・圖

霧夜快刀

各出奇招克敵　互相試探內情

吳三桂道：「甚麼關係？」

李雙喜道：「你問他！」

麥高厲聲道：「你不要胡扯！」

吳三桂道：「就讓他說好了！」

麥高道：「他自忖必死，就會胡說八道！」

「也不見得。」

李雙喜道：「他有個怪癖，喜歡雌伏，也就是扮演母雞的角色。」

「呸呸呸！」吳三桂道：「信口雌黃，滿口噴糞！」

「我知道你不信，這可以驗証。」

吳三桂道：「如何驗証？」

「第一，有此癖的人，他的穀道比平常人的鬆弛寬大，有的甚至大腸頭探出，這是抽拉所致。其次，他的屁股上有兩道刀疤，和一顆很小的紅痣。」

吳三桂一怔，第一個現象，想了也信。

有分桃斷袖之癖的雌性者，必然有那現象。

至於，屁股上有刀疤，可能是在洗澡時看到。但屁股上有一顆很小的紅痣，這就很難看到了。

沒有特殊關係，是看不到的。

「如果王爺不信，可以馬上查驗，如我說的不實，王爺可以用最殘的方式剮了我，絕無怨言！」

吳三桂看看麥高。

麥高臉紅耳赤，事實如此，他無法巧辯。

吳三桂心有數，八成是眞的。

眞是世界之大，無奇不有，麥高這把子年紀，居然好此道，而且專作母雞，內心不由大笑，却道：「本爵不信。」

他要繼續利用麥高，就要裝着不信。

麥高怒極，撲上去一脚踩向李雙喜的口鼻部份。

他要讓他根本說不出話來。

李雙喜本已被他點了兩處穴道，加之四周戒備森嚴，又有麥高在一邊，不怕他跑了，可是事有意外。

這一脚麥高誠心想把他的鼻骨踏碎，也要把他的牙齒及牙齦踩塌，但是，李雙喜忽然抓住了他的脚踝一扭。

麥高絕對沒有提防，甚至脚踩下，眼睛却沒有看他。

因此李雙喜才能抓住他的脚踝。

這一扭，由於未提防作應變的身子扭動，只聞「克察」一聲，腿骨已斷，李雙喜一躍而起。

爲甚麼他能解穴，且點了他兩個穴道？

這是因爲李雙喜由車秀夫婦復功及傳他三招武功的事他沒有對麥高說。根據車秀夫婦的武功路子被

點穴後，即使與人交談，也能同時進行解穴。

這是麥高所絕對未想到的。

此刻麥高倒地蜷在一起，因右腿骨已嚴重斷裂。

只不過帳外還有侍衞。這工夫李雙喜撲向吳三桂。

吳三桂是武將，但他學的是馬上騎射功夫。

這和武林高手來比，是絕對不能比的。

吳三桂當然知道，和這些人動手，可能連兩三招也接不下來，立刻大叫「來人啊！有刺客……」

外面射進四名侍衞，掄刀劍猛撲上。

李雙喜此刻當然是逃命要緊，一旦被大軍包圍了，那就完了。他上了帳頂，飛掠而去。這在麥高是件最窩囊的事了。

當然，吳三桂更窩囊，到手的仇人又飛了。

＊　＊　＊

魚得水睡到半夜，突然醒來坐起。

這怪夢使他大爲驚異。

夢中遇見小童，說是要謝謝他上次咳了一聲爲他製造脫身的機會，雖然那一次並非不敵。

這種夢當然不算甚麼。

只不過小童在夢中告訴他，送他五招武功，記在小冊子上，放在屋頂用瓦壓住，醒後可以去拿。

這使他以爲有點玄了，眞有這等事嗎？

這當然很簡單，到屋頂上去看看就成了。

他披衣下床，上了屋頂，找了一會就赫然發現，一片瓦片壓了一本小冊子，上寫「菊花天」五招字樣。

魚得水四下張望，夜深人靜，那有人影。

星月在天，夜風料峭。

他呆了好一陣，才回到屋中，見冊內寫了五招功的用法以及動作繪圖。後面有「徐世芳」具名。

魚得水仔細回憶，那是夢，絕對是夢。

「菊夫子」能托夢，這不是太玄了？

如果「菊夫子」眞的有了道基，托夢不能算玄。

於是他開始學這五招「菊花天」武功。

第二天早上，小熊和小郭由於睡得早，起得早，肚子餓了就上街吃早點，魚得水練到四更過半才睡，現在還在酣睡呢。

小熊和小郭在吃豆漿油條，突然發現數十名清兵押着一輛囚車轆轆入鎮，看來這囚車是連夜趕路的。

小郭道：「有沒有看到，囚車內是個女人。」

小熊道：「當然，女人也會坐囚車的……」

小郭道：「看來這女人長得還不賴哪！」

小熊正在低頭，這時忽聽小郭「咦」了一聲，道：「是她？」

小熊抬頭望去，這女人十分疲憊憔悴，約三十多歲。

小熊道：「你嚷嚷甚麼呀？認識她？」

小郭仔細望去，道：「她就是馬士英的寡妹馬琳，她對我有恩，看來她落入了清軍之手。」

小熊道：「就是上次你進馬士英府內認識？」

「對！」

小熊道：「小郭，救她值得嗎？」

「這是甚麼話，如果這囚車中的女人是田卿府中的丫頭玫瑰，你救不救？」小熊和玫瑰有一手。

「當然，不知魚大哥同不同意。」

巧的是，這囚車就住入了他們住的那家客棧對面的人和客棧中。

小熊道：「囚車不易打開。」

小郭道：「入了客棧，會放出來的。」

小熊道：「只是她身上的手銬和脚鐐不會打開。」

小郭道：「當然，馬琳是高手，用的鐐銬特別粗大。」

小熊道：「要弄斷她身上的鐐銬，須用寶刀寶劍。」

小郭道：「魚老大的『梅花』如何？」

小熊道：「大概差不多。」

小郭道：「咱們至少該先到人和客棧去看看情況。」

二人想進後院，但被擋駕了。有清兵把守後院門，說是全包下了，閑人莫入。

兩小帶了早點回去，已是辰時末了。見李悔輕手輕脚地端了一盆洗臉水，走進魚得水的房中。

兩小在窗外窺伺。

李悔放下來，輕輕地坐在魚的床邊打量他的睡態。

那知他忽然一把拉住她一臂，她倒在床上。

「魚得水……你壞……」雖然這麼說着，却並未有拒絕，跟他抱緊，狂吻以及愛撫，眞像兩團熱火在一起燃燒。

「哥……不要這樣……我不能像白芝那樣給你。」

「我知道，我要隆重地娶妳！」

「也不一定要隆重，只要誠意就夠了！」

「李悔，近來我好想……」

「不行……哎呀！這是甚麼？嚇死人了……」李悔下床往外跑，窗外兩小來不及迴避，被李悔看到

了。

李悔道：「下流，讓你們兩個瞎眼！」

小熊攤攤手道：「李悔，我們不過是剛回來適逢其會而已。」

李悔道：「再這麼下流我可不饒你們！」

小郭道：「只許你們熱乎，我們看看都不成，我們只是好奇而已，是甚麼東西把妳嚇得倉皇而逃？」

李悔有點不好意思。

小熊道：「大概是碰上了太硬的東西吧！」

李悔追打二人，魚得水苦笑搖頭，下床洗臉。

這天晚上，小郭偷了魚得水的梅花，等到半夜，偷偷溜出，進入了對面的人和棧中，後院有人看守，但並不是太嚴。

因爲這兒也是清軍的後方。他們以爲，也不可能有人敢來劫人犯的。

也正因爲如此，守衛的人偷懶，坐在屋外打瞌睡。

小郭在後窗外輕敲了三下，低聲道：「琳姐……」

裡面有人走到窗內，傳來拖動腳鐐之聲，低聲道：「甚麼人？」

「我是小郭……」

「你？你怎麼會在這裡？」

「不要談這些，琳姐，妳的鐐銬很牢固是不是？」

「是的，普通刀劍弄不開。」

「琳姐，我們帶來了寶刀，我這就進去。」

小郭入屋，小熊把前門外一個守衛的點了穴道，使他倚在門旁，看來像站在那兒一樣，靠近才能看清。

小郭入內，由於沒有燈，摸索着二人抱在一起。

「琳姐，我很想你。」

「我也想你。」

「怎麼會落入他們的手中？」

「遇上了高手，而那時正好來了月事，身子不舒服，勁力自然減退，就這樣被擒，他們要把我交給鄭親王濟爾哈郎。」

「琳姐，我們來切鐐銬，速離此處爲妙。」

「梅花」雖是寶刀，但比之古代「干將」「莫邪」之類上古神兵，自是無法比擬的，削了七八下未削斷。

因爲這鐐銬太粗大了。

砍削鐐銬，總會弄出聲音。

小熊在外道：「別弄出那麼大的聲音來。」

小郭道：「不成，不用力砍更不成，快了！你看着點。」

「錚錚」聲連續傳出，終於被其他地方的巡邏士兵聽到了，立刻過來查看，被小熊打倒，又來了兩個。

小熊對付這些貨色，固然不需三五招，但立刻被人發現，這巡邏人一嚷嚷，來了個高手，疾掠而至。

其實也不是甚麼高手，他就是「豹子」高登。

他正是某次在酒樓上和「拚命七郎」爭着向白芝敬酒的人。

只不過，「豹子」高登對付魚得水和李悔二人，固然相差很遠，但對付小熊却是綽綽有餘了。

小熊接了十五六招眼看不敵，而且四周又被清兵包圍，屋中的小郭已切開了馬琳的腳鐐。

如果手銬弄不開，還是跑不快。

現在正在弄手銬，如果點起燈來切，就快得多了。

小熊一時情急，疾退五步，手中握着火器，道：「誰上就先嚐嚐這顆特號的爆米花！」

「豹子」不信邪，道：「小子，我就先嚐嚐……」

「豹子」高登一撲，小熊就出了手。

高登動作快捷，眞有如豹子，自然射不中他。

只不過小熊不射人而是往他腳下擲。

這東西威力不是很强，大小只有鴿卵大小。

但「轟轟」爆炸之聲却極大，甚是唬人。

在塵土飛揚中，小熊又擲了兩顆，對方看不清就不能及時閃避，所以傷了五七人之多，高登却未受傷。

只不過高登雖不敢接近他，却在指揮人手重重包圍他。

這工夫有人撞開了押馬琳的小屋之門。

小郭一刀掃去，把個清兵的腦袋劈成兩片。

只不過後面湧入的人更多，小郭低聲道：「琳姐妳先走，到對面長興客棧後院去等我們，我們來應付。」

「你們能脫身嗎？」

「一定能，我們有這個。」

馬琳也精於火器，道：「可惜我身上的火器都被搜去了，不然的話，威力可比你們的厲害的多了！」溜入屋中的六七個清兵，那是小熊的敵手，掄着「梅花」寶刀，有如劈瓜切菜，慘呼連連。

這工夫馬琳已經走了。

小熊衝出屋外，和小郭會合，二人連續丟了五六個火器，把追的人拋下，轉個彎子，回到對面客棧後院中。

這工夫馬琳剛剛見到魚、李二人，也剛剛說了兩小救她的事，魚、李二人不放心，正要去看看，兩小已回來了。

「魚老大，這就是馬琳姐，當初入馬府，她發現了我，並沒有難爲我，而且還對我……」

小熊道：「還對你大肆施捨？」

「去你的！」

魚得水道：「馬姑娘沒有和令兄馬士英一起？」

「家兄庸才誤國，我恨透了他，常和他吵架。」

李悔道：「他和阮大鋮不會有好下場的，只可惜大明江山，本來尚有望光復，這後半段就被他們斷送了。」

馬琳道：「所以我逃亡之後，改爲牛琳，寧願姓牛。」

小郭大聲道：「改得好！我們這裡有一牛一熊，合作起來，乖乖，那股子勁兒可算夠瞧的了！」

李、魚大笑，馬琳道：「我喜歡純眞的年輕人，雖然我老大不小了，但我有一顆年輕的心！」

魚得水道：「心年輕，人才會不老！」

李悔道：「馬姑娘就和我們一起吧！」

小郭道：「琳姐，我們成親好不好，成了親在一起就名正言順了。」

馬琳道：「小弟，我三十七，你大概十七八，這怎麼成？」

李悔道：「馬姐也不能這麼說，年紀不成的問題。」

馬琳搖着頭。

小熊道：「馬姐，當初你們上了床，曾經想到年紀的問題嗎？妳可曾因年紀大了而招架不住他？」

馬琳笑罵道：「小熊，你就沒有一句正經話！」

小郭道：「琳姐不要怪他，我們哥們一起嬉皮慣了的！」

魚得水道：「如果你們都覺得很需要對方，甚至別人無法取代，年齡就不會有甚麼障礙了！」

馬琳道：「這件事讓我考慮了一下。」

這工夫外面有人敲門，伙計進來報告，道：「貴客，對面客棧住有囚犯及清兵，囚犯被劫，清兵還被炸死幾個，如今來到搜查匪盜了！」

魚得水道：「伙計，爲免麻煩，我們還是避一避好些，他們問起，你就說我們傍晚就走了！」

伙計以爲這些人怕事，也沒想到其他。

開了後門就讓他們走了。

* * *

湯堯追逐蓮足女蒙面人。

女蒙面人也跟踪他。

二人跟來跟去，在這山道上遇上了。

湯堯道：「小珠，我知道是妳！」

「……」蒙面女子不出聲。

「小珠，我也知道妳一直在跟踪我！」

「小珠，告訴我，妳懷疑我甚麼？」

蒙面女子仍不出聲。

「小珠，我很想妳。妳難道不想我，我們何不開誠相見，我們是恩愛的夫妻呀！不是嗎？」

蒙面女子又出了手。

這次出手更凌厲，甚至出招不留情面。

是徐小珠嗎？

如果是她，對丈夫會手下不留情嗎？

湯堯似乎應付得很吃力，即使如此，蒙面女子仍然加緊攻擊，湯堯已連連後退，招架不住了。

非但如此，蒙面女子還撤劍攻擊。

湯堯也只好撤刀。

二人以兵刃相見，似乎湯堯仍然不敵。

三十招後，湯堯只好逃離現場。

他的輕功了得，蒙面女子居然未追上。

就憑這輕功，蒙面女子就以爲他深藏不露。

徐小珠從未見過他施展這種輕功。

湯堯改變方向，甩掉了徐小珠，已在十六七里以外了，他坐在林中石上休息，而且思考今後的計劃。

他已經不大可能再隱藏一些秘密了。

他以爲即使是魚得水，都已經開始懷疑他了。

該怎麼辦呢？他深深地嘆了口氣。

就在這時，一個淡淡的影子一閃。

林中雖暗，影子也淡，却瞞不過這等高手。

一個怪衣人站在他的後側一丈五六之地。

眞正是形同鬼魅，闃無人聲。

這人全身密封，只露出一雙眼睛。

湯堯道：「尊駕是……」

對方道：「你又是誰？」

聽口音是個中年以上的女人。

「在下姓湯名堯。」

「你是『五柳先生』的甚麼人？」

「那是家師。」

「剛才的輕功是他教你的？」

湯堯以爲這答案是當然的，但却未必能如此回答。

這女人功力高深，來歷不明。

湯堯道：「女士只問不答，恕難奉告。」

「承認了師門，不敢承認輕功是誰教的？」

「尊駕是否也該亮出身份來？」

「你接我幾招再說……」這女人一滑而至。

湯堯全神貫注，全力施爲。

他發現這女有小童的招術。

也可說有徐小珠的招術。

是徐小珠的甚麼人？以前他的妻子說過，岳母去世了。

湯堯的壓力越來越大，這女人自然又比徐小珠厲害多了。

湯堯不得不再亮出「桃花」來。

那知這女人却不亮兵刃，似乎身上也未帶兵刃。

這樣拚搏，不用兵刃的自然大爲吃虧。

只不過，如此打了十七八招，湯堯竟未沾到便宜。

這女人却是步步進逼，出招凌厲。

湯堯的「桃花」刀幻起一蓬彩色刀芒，風雨不透，然而，在第四十招左右，一隻手伸進刀芒中砸了他一掌。

這一掌砸得他改變了主意。

他以前深藏的奇招一直未曾亮過。

自上次遇上小童，逼急了不得不施展絕技一招，他可是從未露過，剛才爲了逃避徐小珠，也露過不平凡的輕功。

湯堯以爲，他已經作得很嚴緊了，終於還是一點一滴地開放，一點一滴地洩漏了一些秘密。

這些秘密是他的師門嚴厲叮囑，不到緊要關頭是不准洩漏的，甚麼是最緊要關頭？他以爲他洩漏時，那就是最緊要關頭。

剛才一掌自刀芒中砸中他，又到了緊要關頭。

該不該再施絕技，又到了抉擇的檔口了。

的確，這怪女人一招緊似一招，似乎非把他打倒不可。

湯堯道：「咱們有仇嗎？」

「不一定。」

「不一定是甚麼意思？」

「就是有可能是仇人，也有可能不是。」

「這不是太可笑了嗎？」

「一點也不可笑。」

「爲甚麼以爲我們有仇？」

「因爲我看到一件怪事！」

「甚麼怪事？」

「丈夫不認識妻子，妻子也不認識丈夫！」

「這和妳有甚麼關係？」

「我看着有點不順眼。」

「可是妳剛才說我們可能有仇？」

「對，『可能』二字要記牢。」

「女士未免有點找麻煩了吧！」

「不是我找麻煩，是王麻子膏藥——找病。」

「女士和那蓮足蒙面女子是甚麼關係？」

「她可能是我的徒弟。」

「自己的徒弟都不認識，還要用『可能』二字？」

「這是因爲她蒙了面！」

「女士到底是甚麼人？」

這女人不再回答，掌影如山壓到，湯堯刀法居然無法施展，而且這女人掌掌不離他的要害，所以他以爲又到了關鍵時刻。

關鍵時刻也就是生命受到威脅，非施絕技不可了。

湯堯刀芒一斂，看似要撤退逃走。

陡然間，刀上「嗡」地一聲，瞬間一柄「桃花」幻化成數十柄乃至於數百柄，就像摺扇扇骨一樣，有層次地、集密地向這女人罩下。

猝然變招，這女人一時不及變招，絕招太厲害，也太奇絕。

這女人發出一聲驚「咦」！

湯堯既然已經亮了底牌，施出極爲秘密的絕技，就必須一不作二不休，使這女人喪在「桃花」之下。

於是，又是一招奇學。

第二招似比第一招更兇狠。

第一招所以能造成絕對的聲勢，主要是因爲出奇不意，事出意外，但這第二招又有不同。

這女人連連後退。

儘管她的身手奇高，身法也絕高奇詭。

怎奈她是以赤手來對付用刀、而又奇招突出的湯堯。

湯堯動了殺機，想就地除去她。

這女人接下第三招奇學時，已退出十步以外。

湯堯一臉殺機。

他要對師門的承諾負責。

他當然必須使這洩漏了的秘密徹底湮滅。

這方法很簡單，就是殺了此人。

那麼，在徐小珠面前洩秘的輕功，以及在小童面前洩秘的奇招，他都要設法使之湮滅了嗎？

現在還言之過早。

在他的奇招乍出下，這女人赤手應付，顯然已經不支了，整整退繞了一大圈，而且看來也無法反擊。

湯堯道：「妳願不願說出妳的眞正身份？」

「不願！」

「如果不說出來連命也保不住，妳也不說？」

「說出來也許更保不住。」

她的話自然也很有道理。

她已經可以證明，湯堯要殺死她。

證明這一點是十分重要的，沒有深仇，不會殺人。

正因爲如此，她才不出全力故作不敵。

現在既然已看出湯堯的心意了，已經不必再藏拙。招式一變，變守爲攻，像爆炸開來，湯堯立刻變成守勢了。

湯堯大爲心驚。

他看出，這女人身懷絕技，剛才採守勢及不支的樣子，是故意誘他顯示殺機，然後再展示實力。

湯堯以爲，自己還是太嫩了。

只不過，這女人雖然重展實力，扳回頹勢，却也不大可能在二、三十招內擊倒湯堯，於是湯堯溜了。

這女人追了一會未追上，第一是起步稍遲，其次是對這一帶的地形不熟，並非湯堯的輕功比她高明。

湯堯奔出八九里外，進入一個小鎮。

他叫開了一家客棧的門，要了個房間。

時已深夜，要吃的已太遲，只好上床。

只不過他剛躺下，房門上輕扣了三下。

湯堯警覺地坐起來，道：「誰？」

「是我，魚得水！」

「老魚……」湯堯皺皺眉，覺得魚得水來得太巧了。

開了房門，魚得水走進來。

兩人坐在床上談話，畢竟二人的交情非比泛泛。

「得水，你怎知我在這家客棧中？」

「因爲我們也住在這間客棧內。」

「巧！」湯堯道：「這段日子裡有遭遇？」

「先談談你吧！」

湯堯道：「我沒有甚麼新鮮事兒奉告。」

「不見得吧！」

「你是說……」湯堯瞇着眼望着魚得水。

魚得水道：「我對你說過，遇見一個蓮足蒙面女人，與她動過手，十分了得，而且還不止一次。」

「怎麼樣？」

「你不以爲他可能是你的老婆徐小珠？」

「我也以爲如此，但尚未能証明這一點！」

「我以爲你已經証明了這一點！」

「老魚，你這話是甚麼意思？」

魚得水道：「不論她如何裝假，蒙面也好，不出聲也好，夫妻在一起生活數年，必能看得出來的。」

湯堯道：「你以爲我看出是她，而不敢承認？」

「不是你不承認，可能是她暫時不能承認。」

「爲甚麼？」

「這答案問你自己比問我好得多。」

湯堯道：「得水，你似乎對我……」

魚得水揮揮手，道：「先不談這箇，那蒼老口音的小童是誰？」

「你知道他是誰？」

「他自稱是『菊夫子』。」

「不錯，但是，你信嗎？」

「我不太信，却又提不出不信的理由來。」

「所以，那不足採信。」

「你不信他會是你的岳父『菊夫子』？」

「不信，因爲岳父已經去世多年了。」

「可是根據車秀前輩談及『菊夫子』，說他的道基深厚，當初是被人施襲不治，有可能靈魂投胎，投在那小童身上，所以能記得前世的事。」

「神話！」

「不是神話！道基有成，這並不玄。」

「玄！我以爲太玄，道基是甚麼？」湯堯道：「凡夫俗子眞能托生小童，仍記得前世的一切？」

「這在佛家，稱之爲『宿命通』，即知生前及死後之因果，是『六通』之一。另外還有『天眼』、『天耳』、『他心』、『神境』和『漏盡』，合稱六道。」魚得水道：「道家也是如此。」

「你是說小童就是我岳父徐世芳，那他爲何不認自己的女兒？」

「他們也許已經認了！」

「得水，你對我有甚麼意見嗎？」

「有些事不大明白！」

「甚麼事？」

「你『獵頭湯』似乎身懷絕技！」

湯堯心頭一緊，眞正是世上沒有絕對的秘密，魚得水居然也知道了，八成在暗中看到了他和小童或那神秘女人動手。

湯堯道：「老魚，『身懷絕技』四字用得上嗎？」

「用得上。」

「你還知道甚麼？」

「我最早不知蒙面蓮足女人是誰，後來想到八斤半的趣事，就懷疑她是你的妻子，我還到府上印証過。」

「如何？」

「她在家，還有人來看過病，但病人走了之後，我在街上聽到兩個老病人談論你們夫妻，你常不在家，你妻子有時也不在。」

「所以你猜想，蓮足蒙面女子即是我妻？」

「對，而且我事後突然想到，你的堂客特別鍾愛菊花，院中種菊，瓶中插菊，到處都是菊花。」

湯堯心想：這小子心細如髮……

魚得水道：「湯堯，我深信，你有甚麼解不開的秘密，正在為難，你我是至交，有心事不能對朋友說嗎？」

湯堯也以為他們的確是至交。有話的確也可以對他說，或徵求他的意見。

只不過，這麼做，他的師門絕對不會答應的。

湯堯搖頭，道：「我有甚麼解不開的秘密，你為甚麼把我看得神秘起來了？」

「湯堯，你變了！」

「我眞的變了？」

魚得水點點頭，道：「也許，你身不由己，非保密不可。非但你不願相信自己的岳父，似乎對自己的妻子也不大熱衷承認她。」

「不，我愛她，沒有人能體會那種感情。」

「你有甚麼打算？」

「我要回去看看，証明一下，是不是你說的那樣。」

魚得水道：「你的確應該如此，而且越快越好。湯堯，我回房了！」

魚得水走後，湯堯楞了好半天，不禁想起師門的叮嚀：凡是知道本門秘密的人，一概清除。

湯堯皺皺眉頭，他很不願聽這句話。

只不過他也不願違背師門的命令。

他相信小童即岳父徐世芳。那神秘蒙面婦人又是誰？那婦人的路子有點像蒙面蓮足女人，必和他們父女有相當的關係。

湯堯悄悄地離開了這家客棧。此刻他不願見魚、李等人。

他們這些人提出的一些敏感問題，他都無法回答。

他要回家看看，他想徐小珠。

在鎮外，他遇上了一輛雙馬馬車。

車內有人探頭出來道：「是不是湯大俠？」

是個很年輕的女子，走近一看，也相當動人。

只不過湯堯却不認識她，道：「在下以前和姑娘見過嗎？」

「見過，我見過你，你却未注意我。」

「姑娘貴姓？」

「夏侯蘭。」

湯堯一怔，隱隱猜到她的身份了。

「湯大俠要去何處？」

「回家看看。」

「正好同路，請上車吧！」

湯堯道：「在下步行即可，謝謝姑娘。」

「自己人客氣甚麼？」

「何謂自己人？」

「湯大哥，這夏侯一姓，對你也陌生嗎？」

「不……不陌生。」

「這不結了？上車嘛！」

「單男獨女，這……這不大方便吧！」

「啊呀！你這人眞古板，咱們也算是師兄妹呀！看你這份死腦筋，眞不像個『獵頭湯』！」

湯堯道：「是師父的千金嗎？」

「『五柳先生』是我叔叔，那也差不多！」

「以前沒見過姑娘。」

「怎麼知道我的身份了，還這麼稱呼？」

「師妹……」

「上來嘛！有些秘密，我要告訴你……」

所謂秘密，這對湯堯很有吸引力，於是他上了車。

車內倒也寬敞，可以看出，她有時在車內睡覺，有香噴噴的寢具，湯堯有點後悔上了她的車。

他是個情感頗為專一的人。

尤其是對愛妻徐小珠，那份特殊的情感，不易忘懷，甚至稍減。

夏侯蘭倚在車篷上，衣領下的扣子敞開了兩三個，隱約見紅肚兜上邊的湘繡，這景象很撩人。

練武的年輕女子，身上會勾勒出健康之美，胸挺，腰細，屁股翹翹地，在此情況下更加迷人。

「師哥，你要不要躺下休息一下？」

「不必……我不累……」

「不要緊哪！大方點，師兄妹嘛，我叔叔都不管我，甚至他說過，可以和師兄多接近接近……」

湯堯眞的有點後悔，他不上車，她總不會强拉他上車吧。

「師妹剛才說過，有秘密要告訴我。」

「是啊！」

「甚麼秘密？」

「小童見過吧？也動過手吧？」

「是的，他說是我的岳父徐世芳，妳信？」

「信！」

「妳信他是我的岳父？」

「對，而且眞的是死了再托生，再世為人！」

湯堯道：「妳怎能如此肯定？」

「事實証明。」

「甚麼事實？」

「他眞的死了嘛！」

「這句話就可以挑明一件事，除非是向『菊夫子』施襲的人，才有資格說這句話，才能証明『菊夫子』已死。」

這不是很明顯，告訴夏侯蘭這件事的人即為向「菊夫子」施襲的兇手嗎？

這很明顯，湯的師傅夏侯心，應是施襲之人。

要不，為何要對知道此一秘密的人都下殺手？

「還有一件事，你可能還不知道。」

「我不知道的事很多。」

「關於你的岳母……」

「岳母？她不是早就死了……」

「她沒有死，只是這些年來藏得很好，一直找不到她，而現在，她也出現武林了……」

「她出現了？誰見過？」

「見過的人不少，你自己也見過……」

湯堯一怔，發現夏侯蘭正以含情脈脈的目光睨着他，甚至身子半躺，玉體橫陳，胸前的扣子又解開了兩個。

更撩人的是她的臥姿。

兩條修長的玉腿，作出有限度的開放。

車子在山道上不疾不徐地行駛，她的胴體自然會作撩人的扭擺和顫動，御車的是個健婦，似是她的心腹。

湯堯忽然感到渾身燠熱，丹田下有股熱勁上昇、下降，慾火大熾。

在這情況下，他好像一個三五天未進食的飢者，而夏侯蘭却好像一隻烤得香噴噴的酥雞。

她的臥姿改變了一下，簡直是在作迎戰的準備。湯堯不是好色之徒，他尚能抗拒。

漸漸地，他的視野中出現了顫巍巍的酥胸，甚至還有白裡透紅，修長圓潤的玉腿，以及驚心動魄的其他部位。

湯堯還在熬，但是，越來越不濟，她的身子貼上時，他居然無力推拒，於是在車子動盪中，他們作了銷魂的勾當。

醒來時，夜色仍深，才不過四更左右。

湯堯發現，兩人仍是一絲不掛。

她的胴體仍然緊緊箍緊了他。

湯堯可以作某種程度的回憶。

他記得幾乎一切由她來主動，她大膽、熱情，甚至可以說是狂熱，這幾乎不像一個年輕姑娘應有的作風。

這是慾海老手的作風。

他知道，他中了她的圈套，必是春葯之類藥物。

一個使用春葯和男人做這事的姑娘，其行為操守也就不問可知了，湯堯心中很不快，但表面上却不表示出來。

也許師門默許她如此作的。

這樣就可以左右他，控制他。

事實上效果正好相反，他以為自己被人佔了便宜。

至少他覺得對不起徐小珠。

要不是他必須回去一趟，和小珠私下談談，他可能在半途就溜了，這件事引起了他的反感。

到了他家居的大鎮上，夏侯蘭先落了店，開了房間等他，他返回家中，但徐小珠不在，門上有鎖。

這當然更能証明，那蓮足蒙面女子是徐小珠了。

她經常在武林走動，家中自然要鎖上門了的。

湯堯內心很慚愧，空有一身醫術，却不能濟世活人，而是在作些不光明甚至陰謀的勾當。

他決定在家中等兩天。

於是，他為夏侯蘭留下一封信，說有急事，要立刻去金陵一趟，後會有期，夏侯蘭不過是上了一趟街，而未見到他，只見到了這封信。

她還到湯家去看了一下，大門上有鎖。

她仍不死心，翻入內院看了一下，靜靜地沒有人影。

夏侯蘭十分不悅地離開了本鎮。

事實上湯堯藏在屋內，他瞞過了夏侯蘭。

第二天晚上湯堯聽到了聲音。一聽足音，就知道是徐小珠回來了。

徐小珠以為無人，冷不防被他抱住。

「誰？」

「還會有誰！是我。」

徐小珠道：「你這是幹甚麼呀？嚇人一跳！」

湯堯吻着她的粉頸，道：「小珠，想不想我？」

「不想。」

「這和過去的口氣不一樣啊！」

「是嗎？」

「小珠，妳到何處去了？」

「採購藥嘛！」

「去了多久呀？」

徐小珠道：「不太久，你不在家，這類事都要我一手幹囉，那有甚麼辦法。」

「算了吧，妳買的藥材呢？」

「我去購藏紅花，貨色太差，沒有買！」

「小珠，我們似乎應該坦誠相對了！」

「你……你說甚麼？」

「不必顧左右而言他了，我知道，妳就是那個蓮足蒙面女人，我們動手過幾次，而且我也開始相信，那小童可能眞是岳丈托生的……」

「你說甚麼？」

「小珠，不必再裝了，我知道妳為何提防我。」

（未完・廿三）

口腔痛楚，慘過大病

請即服用廣西桂峯牌

復方 片仔癀西瓜霜

桂峯牌復方西瓜霜片具有優越的清熱解毒、抗菌消炎、消腫止痛、止血降火功能，對口腔、咽喉、牙、鼻等部位炎症疾患有獨特療效。它採用中國桂林中藥廠獨家生產的桂峯牌復方西瓜霜爲基礎，配以消炎解毒、止痛良藥——中國名藥片仔癀，用現代科學方法精製而成。

總經銷：仁泰公司 電話：5713173 國貨公司・葯行有售



首烏酒

首烏汁

烏髮駐顏・健脾和胃

滋養補血・强腎壯身





經銷處：**中慶國產葯品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北角健康東街25號

電話：5632251-4